武俠世界
第31年
50
$10.00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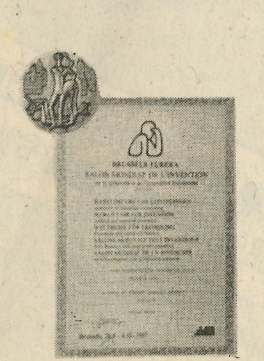
# 強力生髮靈

## EFFICIENT HAIR PANACEA

###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代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 楊振華教授
#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 華 牌

# 振華 851

##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 (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 編者話

本期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的精選作品「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唐三彩馬」，故事描述尼哥是一個天才橫溢的科學家，可惜佔有慾極强，加上身患怪病，身軀日益縮小，使他更加不顧一切地派人搶奪價値連城的唐三彩馬，據爲己有，並擄走知情者唐三采和裘佩絲，馬獅龍和江湖在多默的帶領下，來到水底迷宮，驚見一座人間地獄，揭發尼哥正在從事一項駭人的研究，經過一番鬥智鬥勇，馬獅龍終於找到這名瘋狂的科學家，但却沒有把他繩之於法……故事情節迂迴曲折，緊張刺激，結局更是出人意料，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刋的各項開支亦相繼遞增，致令本刋不得不由第32年第1期起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十二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在此還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支持及意見，謹此致謝！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乃司空羽先生新作「十面埋伏」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260.00 |
| | 一年港幣 | $520.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289.00 |
| | 一年港幣 | $577.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346.00 |
| | 一年港幣 | $691.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50期**
（總號159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元 ·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 唐三彩馬

## 古董被劫 牽連廣泛

「馬先生，請問你是否有空，接見一位客人？」桌上的傳話器傳來秘書李小姐的聲音。

「是誰？」

「是保險公司的江先生。」

「買保險的事，爲甚麼不直接找經理？」

「馬先生，我姓江，我並不是推銷保險的……」

馬獅龍聽到了傳話器傳來一陣「勒勒」的聲音，看來是秘書李小姐阻止那姓江的用那傳話器。

「我是來向你說一個故事……」

傳話器又被按下了。

來辦公室說故事？

傳話器又響起，馬獅龍聽到李小姐的斥罵聲：「你再不離開……我叫保安人員……」

傳話器的聲音又終止了。

馬獅龍忽然心動，按下他桌上的傳話器，道：「李小姐，讓他進來。」

李小姐似乎有些愕然，道：「好的。」

有人敲門。

馬獅龍道：「請進。」

進來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修飾得非常整齊，一套深藍色的行政人員西服，深紅色的領帶。

「馬先生。」他伸出手來。

馬獅龍站了起來，也伸出手來與他相握。

據說，握手可以顯露一個人之性格，那麼，這個人並不太熱情，因爲他只是輕輕的一握便放開了。

「我姓江。」他從衣袋掏出了咭片。

馬獅龍接過。

咭片上寫着——江湖。

好趣怪的名字！

咭片的上款是保險公司的名字，江湖的名字下，却沒有甚麼職銜。

「江先生，你的名字很有趣！」

「是的，每個接到我咭片的人，都有這種感覺，馬先生，我可以坐下嗎？」

「當然可以！」

「我剛才已經在傳話器上說過，我並不是來推銷保險，而是前來說故事。」

「我想一定是個極爲有趣的故事。」

「是的，相當有趣！不過故事極簡單——有一件無價之寶，在買重了保險之後，準備赴運，却被匪徒劫走了！」

馬獅龍聽了，勉强一笑。

江湖道：「我明白馬先生經歷過大風浪，對於這些雞毛蒜皮的小故事並不欣賞。」

「那得看那件是甚麼無價之寶。」

「一隻馬。」

「甚麼馬？」

「唐三彩馬。」

馬獅龍抬起頭，道：「就是最近失竊的那一件？據說價值是……」

江湖搶着道：「無價之寶！」

「在保險上來說呢？」

「那當然有一個一定的價值，這古董的唐三彩馬投保了一億元。」

「港幣？」

「不，美元。」

差不多是八億港幣，那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

馬獅龍沉默，心想：「那的確是一個有趣的故事，甚麼人會偷這名聞天下的無價寶？」

江湖道：「我想馬先生已經猜到了我的職業是……」他故意沒有說下去。

馬獅龍道：「你是保險公司的調查……」

「對，我不是經理，也不是主管，我只是一個調查員，調查部經理臨上飛機前，吩咐我一定要找到馬先生閣下，協助調查這件事。」

「你的上司是誰？他怎會認識我？」

「是姓蟻的。」

「蟻？是蟻龍？」

江湖點點頭，道：「蟻先生說過，一說出他的姓，馬先生一定會記得，並且不會拒絕這個任務。」

馬獅龍笑道：「最後一句話，是你加上去的。」

江湖靦覥地笑着。

蟻龍，馬獅龍當然記得，第一，蟻是一個罕有的姓；第二，這名字充滿了古怪的意念，蟻是卑微渺小的昆蟲，而龍却是龐然大物。

他是馬獅龍的同學，其實也不算是甚麼同學，他曾在一間夜校與他一起學習英文，爲期三個月，之後，他們便沒有見過面，不過，馬獅龍仍然記得他，乃是因爲他的名字。

還有，雖然只是三個月的交情，馬獅龍却了解這個人極有毅力，想不到十多年後，他成爲了保險公司的經理。

馬獅龍道：「這次失竊事件，給你們保險公司一次相當大的震撼。」

「是的，因此蟻先生要親自前去倫敦，與有關方面接洽此事，他渴望可以找回……」

「爲甚麼找我？」

「蟻先生並沒有說，不過，我看過馬先生的資料。」

「甚麼資料？」

「馬先生嫉惡如仇……」

「你的資料錯誤，我不喜歡奉承。」

江湖有點尷尬，續道：「你對古董有相當的認識，譬如金剛杵與金縷玉衣。」

這兩件東西曾經帶給馬獅龍一次驚險的遭遇。

「你很好奇，越是難以理解的事，你越感到興趣，並且要查個水落石出才罷休。」



「這點相當正確！」馬獅龍道。

「有很多細節……」

馬獅龍道：「我想在你的辦公室說你的故事，較爲適合。」

江湖有點喜出望外，道：「馬先生，多謝你！」

「不，千萬不要那麼快說多謝，我並沒有答應過你甚麼，我並不一定會答應調查這事，因爲我要先了解這故事是否能引起我足夠的興趣！」

江湖道：「我可以保證，事情實在有趣。」

馬獅龍按下了枱上的傳話器，向那位秘書小姐交代了幾句，一會兒，那位李小姐拿了幾份文件進來，馬獅龍簽了名之後，便站起來。

「我的車子泊在樓下的停車場。」

* * *

江湖所屬的是間極具規模而又享有盛名的保險公司，因此辦公大樓也是極爲堂皇華麗。

江湖帶着馬獅龍直走進一間大辦公室，道：「這間並不是我的辦公室，而是蟻先生的，由於他暫時離開，這裏由我當值。」

從辦公室看來，蟻龍在這行業上的成就是不小的。

辦公桌上有他一張照片，十多年沒有見面，他的樣子沒有甚麼改變，只是蒼老了一點。

江湖倒了一杯飲品給馬獅龍後，便按動錄影機。

螢幕上出現了一隻馬。

馬獅龍一看便知道那是唐三彩馬。

市面上有很多唐三彩馬的複製品出售，這馬的造型實在十分美麗。

那電視機是先進的高解像畫面，因此，畫面上的唐三彩馬非常清晰。

鏡頭從正面影起，然後圍着那馬影了一圈，再由上影下，給人一個十分概括的印象。

然後便是局部的影像，先是頭部、馬身部份，然後是臀部，特別着重了馬身的顏色。

所謂唐三彩，意思是唐朝所造的三色瓷馬，以唐朝當時的造瓷技術來說，要把瓷泥保持三種顏色，這種功夫實在非常難得。

就以現代科技來說，那也並不是一件易事，因爲瓷泥在高溫之下，會有十分複雜的變化。

溫度過高與過低都會使瓷泥變色。

除了溫度之外，還有瓷泥本身的質地，加上上釉的功夫，也要極其講究。

經過各種天衣無縫的配合，才出現了這稀世之寶。

江湖道：「下面的一段，全是這匹馬的證明書，對案件並沒有甚麼幫助。」

馬獅龍道：「這件的確是稀世之寶。」

江湖道：「我見過那東西，在螢幕上出現，比不上實物般有風采，那東西實在有一種攝人的威力。」

「你在甚麼時候見過？」

「投保的時候。」

江湖關上錄影機。

馬獅龍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如何？」

江湖道：「這唐三彩馬的主人是本地一位富商的後人，他的名字叫左宗瀚。」

「沒有聽過這名字。」

「左家很早發迹，第一代的左家，可說名利雙收，但到了第二代，却不甚重視名利，而這位左先生，已是左家的第三代。」

馬獅龍道：「原來是第三代，他是個三世祖？」

「是的，左家有花不完的錢，據說，左宗瀚的父親是一個游手好閒的傢伙，把左家的家財花去了一半，又被人騙了一些，因此到了左宗瀚這一代，經過了十多年的奢華生活後，現在開始捉襟見肘。」

「唐三彩馬是他們家傳之寶？」

「可以這麼說，之前，他們曾委托倫敦的拍賣行賣了一批古董，如今竟向這無價之寶動腦筋。」

「由貴公司替他運往倫敦，並由你們負責保險？」

「是的。」

「你們早有經驗？」

「是的，上一批的古董也是由我們公司負責，那時我還未加入這間公司，但據資料顯示，一切順利。」

「被劫的情形如何？」馬獅龍問。

「負責把唐三彩馬包裝赴運的，是一間十分著名的空運公司，他們有最先進的包裝技術，也有高度的防盜設施，結果還是被三名賊人搶去了。」

「過程便是這麼簡單？」

「是的，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那天晚上，在寫字樓內，幾個熟練工人正在包裝那唐三彩馬，在旁也有保安人員，突然，有幾名大漢撲入，兩個制伏了保安人員，另外一個，雙手把唐三彩馬抱起，他們就這樣逃走了。」

「是投鼠忌器？」

「可以這麼說，他們實在想不到，竟會有人下手劫這東西。」

「爲甚麼你會這麼說？」

「因爲全世界都知道這唐三彩馬是左家所擁有，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就算劫走了，也沒有用。」

馬獅龍點頭，表示明白。

江湖仍解釋道：「第一，沒有人會買這件東西，因爲太昂貴，而且買了之後，一定負上接贓罪名；第二，就算買了，只能夠獨自欣賞，對於收藏古董或是愛好古董的人來說，那是沒有意義的，因爲古董一定要公諸同好，給人欣賞，給人讚嘆，那才物有所值。」

馬獅龍也極爲同意江湖的說法。



江湖道：「據我分析，有四個可能。」

「說來聽聽。」

「第一，是一個無知笨賊的集團，只知道這東西很值錢，便盲目去搶。」他頓了一頓，道：「不過，這說法並不成立，因爲既然合股作賊，而且要作大買賣，不會那麼無知的去搶這件東西。

「第二，這三個人可能是風雅賊，他們既渴望擁有這稀世之寶，却沒有錢去競投，眼看快要落在他人的手上，因此把它搶走。」

「也有這個可能。」

江湖道：「是極有可能，據犯罪心理學家所言，有很多人犯罪，並不是爲了金錢，而是想填滿心中的慾望，尤其是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慾望。」

「第三呢？」

「他們可能是受僱的賊匪。」

「有甚麼人肯冒這個大險，僱用三個人，搶走換不到錢的東西，一世受那三個賊匪的威脅？」馬獅龍淡然問。

「因此，這個可能性是有，但却不大。」

「第四呢？」

「第四是有大收贜家，他們冒着危險，願意接收這贜物，因此有人願意冒險。」

馬獅龍默然，其實這四個可能性都有，但也可能完全沒有。

忽然，馬獅龍直接地問：「左先生本人呢？」

「對，自己偷自己的東西，如今已不再是『高招』，不過，仍有這個可能性，可惜，據我所得的資料，這位左先生平生只懂四件事——吃喝玩樂！」

「他爲何拍賣他的家傳寶物？」

「目的是要滿足他的吃喝玩樂。」

「可以找到他嗎？」

「當然可以，他已是我們日夕監視的嫌疑人物。」

雖然江湖並不相信左宗瀚會監守自盜，但是骨子裏仍然認爲有這個可能。

「監視了多久？」

「自從事件發生之後，已有個多月了。」

「你們心中，還有其他嫌疑人物嗎？」

「有，在我們公司來說，有四個嫌疑人物。」

「四個那麼多，線索也不算少了！」

「是的，不過……」

「先說來聽聽！」馬獅龍並不想立刻知道他們判斷的結果。

「第一個是左宗瀚的傍友，此人與左宗瀚從小玩到大，感情不錯。」

「是個可憎的人物？」

「不，相反來說，是個人見人愛的傢伙，他不只臉相討好，可以稱爲英俊的男人，還有，他並不是不學無術之輩，而是一個有學問的人。」

「爲甚麼他要做左宗瀚的傍友？」

「他說是命中註定。」

馬獅龍忍不住笑起來。

「我們一直監視他，他是十分忠心於左宗瀚的，因此，左宗瀚毫無動靜，他也是毫無動靜。」

馬獅龍道：「可能他們都有耐性。」

江湖道：「第二個是運輸公司的老闆，這人並不簡單，他叫傅安平，不要小覷他的運輸公司，他一直跟很多拍賣行與保險公司合作，他對任何貴重東西的托運，都有獨特的見解。日前，有一隻明朝的花碗，要運往瑞士拍賣，沒有一間運輸公司膽敢托運，只有傅安平敢，而且的確分毫無損的平安抵達！」

「他是個搬運專家？」

「對，他是專家中的專家，但今次却砸破招牌。」

「第三個呢？」

「是傅安平運輸公司內的一名總管。」

「運輸總管？」

「不，是保安總管。」

「是負責他們公司內的保安？」

「是他一部份的責任，另外最重要的是負責那些貴重物品的保安，他名叫老保忠，他也是專家，他對現今世界上的保安系統都瞭如指掌。」

「這次招牌也破了！」

「因此，他也成爲了嫌疑人物。」

「第四個呢？」

「第四個是局外人，不，也可算是局內人，他是個專家。」

「又是專家？」馬獅龍笑起來。

「是的，只要一聽他的名字，你也會知道他是個專家。」

「這麼奇怪？」

「是的，他姓唐……」江湖故意賣關子。

「唐三藏？」馬獅龍開玩笑道。

「幾乎猜對了，應該是唐三呆。」

「唐三彩？是失物唐三彩馬？」

「不，他名字中的呆，是風呆的呆，並不是彩色的彩，你道他是不是專家？」

「是研究古瓷的專家？」

「是的，尤其對唐三彩馬更有研究。其實，他的眞名是甚麼，沒有人知道，因爲他對唐三彩馬有特別的研究，漸漸人們只叫他唐三呆。」

「他與這劫案有關係？」

「表面上完全沒有，不過，只有他才明瞭與這唐三彩馬一切有關的事，而且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個像他這麼了解唐三彩馬的人，那麼，他自然便被列入嫌疑人物之內。」

唐三呆，好個奇怪的人物！

馬獅龍頓了一頓，又問：「還有其他人嗎？」

江湖似乎吶吶，語氣有點吞吐。

馬獅龍道：「江先生，你是中國人？」

「當然是！」

「那麼，你並不是長期在這裏工作的。」

江湖點點頭。

馬獅龍道：「你不要說，讓我猜猜，你應該來自英國，更準確一些，你是來自倫敦？」

江湖點點頭。

「你是倫敦最大的保險機構的調查人員？」

「你怎會知道？」

「很簡單，從你的衣着、你的說話方式。」

「衣着？」

「你還年輕，但却穿着英國紳士式的西服，深色、裁剪講究、高級質地，但款式保守，這是倫敦行政人員的特色。」

「口音呢？」

「你一直沒有說過英文，不過，你的本地話雖不太流俐，但非常清楚，而且咬字十分準確，這是倫敦學者的口吻，雖然你說的是本地話。」

江湖點點頭，心下暗暗佩服馬獅龍觀人於微。

「其實，你們還有一個嫌疑人物。」

「誰？」江湖有些詫異。

「蟻龍，你們的經理。」

「甚麼？他在公司服務多年，自低層做起，而且一直對公司忠心耿耿。」

「不用再掩飾下去。」

江湖終於點了點頭，但仍然不服氣地問：「你是從那一方面猜測得到？」

「不是猜測，而是靠事實來推理，假若他不是嫌疑人物，豈會在這事件發生之後的不久便派他往英國，做些文件的工作？假若他不是嫌疑人物，貴公司不會借故調開他，讓你接手調查。」

「這是公司的行政措施。」

「不要再狡辯，那些簡單的文件工作，誰不會做，爲何要派一個要員？」

江湖終於承認，心中也更佩服馬獅龍。

「好了，嫌疑人物都有了，而且都經過你們的監視調查，結果呢？」

江湖苦笑。

馬獅龍道：「當然是毫無結果。」

「這也是我要請你幫忙的緣故。」

「你怎會認識我？」

「老實說，眞的是蟻龍推薦的，而且，你有過驕人的記錄，本地人不知道，但歐美的警方，尤其是有關緝毒的工作，有誰不知道你的大名？」

「你也調查過我？」

江湖笑了。

馬獅龍道：「你有沒有調查過我的個性？」

「有，你很好奇，也是你的致命傷，這只是說笑，其實，只有好奇的人，才能把事物的眞相找出。」

「還有沒有？」

「有，你是個不愛有束縛的人。」

馬獅龍道：「你的確是個精密的調查員。」

「因此，假若馬先生肯爲我們效力，你能完全自由的工作，不必向甚麼人負責，我只是向你提供差遣的人。」

「江先生，你太客氣了。」

「不，我希望從先生處學習。」

馬獅龍道：「希望我們能好好的合作。」

江湖聽了，有點喜出望外，道：「還有，保險公司照往例，酬金是保險額的一成。」

「一成？港幣八千萬？」

江湖點點頭。

那實在是一個極大的數目。

江湖按了一下桌上的電腦鍵盤，接着，那打印機吐出了一條字條，他撕了下來，遞給馬獅龍。

「馬先生，這些都是我們心目中的嫌疑人物的資料與地址，可以給你參考。」

馬獅龍接過來，放入袋中。

江湖道：「馬先生，我剛才說要供你差遣，是句老實話。」

「不要太客氣，也許有很多事情要還你幫忙。」

江湖聽了，知道馬獅龍答應合作。

馬獅龍看看手錶，道：「午飯了？」

江湖道：「想不到一談便是兩個小時。」

「有沒有理想的午飯地點？」

「沒有，我離開香港八年了，一切都已改變了，你有甚麼好介紹？」

「有，不過遠一點。」

「沒關係。」

* * *

午餐地點是港島接近西區的一間酒樓。

一間仍沒有安裝空氣調節的中式酒樓，這間酒樓的老闆並不是慳儉，而且順應顧客的要求，因爲這附近有很多老式的生意人，他們不單自己喜歡來光顧，很多時候還會帶同他們的寵物來。

那當然不是指番狗，而是令人眼花撩亂不同品種的鳥兒，鳥兒並不喜歡人造冷氣的。

那這間酒樓並不太熱，因爲這古老的建築物有差不多二十呎的樓底，空氣極爲流通。

到處掛滿了鳥籠，鳥聲處處聞。

兩個穿西服的人走進來，倒使一些茶客側目。

一個白衣黑褲的茶博士趨前，道：「馬先生，很久沒有來了。」

「老馮，你還認得我？」馬獅龍道。

老馮對馬獅龍十分殷勤的招待，那是因爲很久以前，馬獅龍曾經幫助過他，雖是極小的事，但那些舊式人物一直秉承着我們中國優良的傳



統——感恩圖報，當然，馬獅龍並不希望他有甚麼報答，他只是以一個老朋友的身份來光顧。

老馮不用馬獅龍的吩咐，已爲他叫來食物。

江湖一直在吃，沒有說話。

馬獅龍問道：「你在英國有沒有品茗？」

「有，不過總不是味兒，而今這些才是眞正的品茗，純廣東式的品茗。」

這的確是難得的風味。

馬獅龍道：「多吃一點吧，下次再來時，這地方可能已變成了一幢玻璃幕牆的大厦。」

老馮做完了功夫，上前跟馬獅龍搭訕。

「近日那些古董經紀有沒有來？」

「較少了。」

「爲甚麼？」

「近年，上面運了很多古董下來，人人手上都有一大批，不再像以前般物以稀爲貴，大家前來這裏欣賞鑒証。」

「有沒有人談過唐三彩馬？」

「當然有，這件事哄動了附近的古董商店，今早便有兩個人爲了爭辯劫走這唐三彩馬的賊人是聰明還是愚昧，吵得面紅耳熱，幾乎大打出手。」

「有沒有結果？」

「沒有，他們各有各的主見。」

「你認爲呢？」

老馮道：「我看這件事並非是聰明與笨拙的問題，內裏必定有其他原因。」

江湖實在看不出，這一個老實的茶博士，竟有如此的見地。

馬獅龍沒有插腔。

老馮滔滔地道：「這唐三彩馬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寶物，價值極高，偷去之後，實在不能換錢，只會換來坐牢，你說偷來作甚麼？假如對方只想擁有，但擁有了之後，又不能拿出來炫耀，也不能與人欣賞，那麼，要來又有甚麼用？」

老馮的分析，雖是粗枝大葉，但極爲有理。

馬獅龍道：「唐老吉有沒有出現？」

「對了，他才是最有資格談論這事的人，不過，在這事件發生之後，他似乎沒有出現過。」

馬獅龍問道：「失踪了？」

「不，他的古董店仍然開業。」

「可以找到他嗎？」

「相信可以，他仍然有到古董店上班。」

馬獅龍付了賬，出了門口，便直上一列石級。

「唐老吉是誰？」

「便是你說的唐三采。」

「是他？你早認識他？」

「不，他是個古董老行尊，也是一個極爲出色的鑒證專家。」

「原來是他。」

「你已經找過他？」

「是的，不過，我不知道他是老闆，開古董店的。」

過了那一列石級，上面有數間古舊的商店，看上去十分衰落似的。

其中一間是古董店。

沒有輝煌的裝飾，沒有高大的門面。

玻璃飾櫃滿是塵埃，一切東西都是古董似的。

馬獅龍道：「不要看輕這個地方，一年的生意，可以媲美上市公司。」

江湖道：「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馬獅龍撥開了垂簾，走進店內。

店內面積不大，却放滿了各式各樣的古物，包括了不同形狀的佛頭、大小不一的瓦缸、千奇百怪的玉雕石雕……

因爲這是一間古董店，人人的意識裏都認爲古董不論是眞是假，都是價值高昂，因此，這種地方給人一種寸步難行的感覺。

「先生要找些甚麼？」一個聲音來自那些古董堆中。

馬獅龍道：「隨便看看。」

「請便。」一個女孩子在店內一角站起來，原來那邊有一張小小的辦公桌，她坐下來工作時，前面的幾個佛頭剛好遮蔽着她。

江湖似乎對這種地方極有興趣，可惜那些狹窄的通道有東西阻礙着，根本沒法看個仔細。

馬獅龍看了一會，道：「老闆呢？」

「他在下面。」

「下面？」

「我的意思是他在下面的私人辦公室及貨倉。」

「我可以見見他嗎？」

「請問先生貴姓？我可以爲你通傳，但並不知道他是否會……」

「我明白，我姓馬，馬獅龍。」

「好，馬先生。」那女職員按下了傳話器，道：「老闆，馬獅龍先生想見你……沒有預約的。」

這傢伙的架子倒大，見他竟要預約。

由於站得相當遠，因此，他們無法聽到傳話器傳來甚麼話。

一會，那女職員道：「馬先生，你們可以進去。」她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循這樓梯下去，小心，下面有一頭大狠狗。」

馬獅龍與江湖依着她所指，小心奕奕地走過那條勉強可行的通道，來到地窖的門口。

推開了門，昏黃的燈光照着有點破爛的梯級，給人一種古怪而恐怖的感覺。

江湖道：「小心，有狗的。」

馬獅龍慢慢下了梯級。

梯級並不長，前面有一道門。

馬獅龍忽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可是，一時之間，他又說不出那是甚

麼的預感。

馬獅龍正想推門而進，忽然，他停了下來，自言自語地道：「爲甚麼沒有狗犬聲？」

江湖見他沒有推門，便伸手把門一推。

門口處有更多的古董，是一些大屏風，也有一些相當巨大的雕象。

一股難聞的氣味傳來，是血腥的氣味。

馬獅龍已看到那堆黑色的東西，一隻正在流着血但動也不動的狗。

馬獅龍一手拉開江湖。

「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從裏面射出來，接着是「轟」「轟」的回聲，十分刺耳。

馬獅龍連忙伏下，江湖也伏下。

等了一會，並沒有其他槍聲。

馬獅龍輕聲道：「我們進入那地窖之後，分兩頭走，不知裏面發生了甚麼事，小心。」

江湖點點頭。

兩人蹲着走，挨着石牆，一起竄進去。

出乎意料之外，在一大堆古董之後，却是十分空洞的，那是一個大廳模樣的地方。

當中有一張古老的大書桌，是酸枝造的，可能曾是甚麼皇帝在御書房用過的。

書桌後坐着一個人。

那人穿着一套白色暗花的唐裝衫褲，戴着一副金絲眼鏡。

一切看來都是協調的，除了他坐着的那張大椅子。

那是一張高背的大班椅。

酸枝木桌配高背的大班椅，那是極沒有品味的匹配。

桌上還有一柄槍。

「馬先生？」那人端坐着，發出的聲音似乎不太自然，好像喉間有些梗塞。

馬獅龍沒有回答，一個竄身，已來到那人的大班椅的背後，另一顆子彈也同時發射出來。

馬獅龍是有備而來的。

他當然不會這麼容易中槍，他一腳踢出，那躲在高背椅後的人低哼了一聲。

馬獅龍立時退到了那邊墻角。

那人的行動也快，他身上所穿的是一套全黑的衣服，因此無法看到他的臉目。

只能看到那是一個相當纖瘦的影子。

江湖的反應也快，立時從另外一個方向竄入，猛然撲向那人。

那人並無轉身的餘地，舉起手槍。

馬獅龍已飛身撲向桌面，抓起那桌上的手槍，反指着那黑影，叫道：「慢着。」

那人呆住，江湖也退向另一邊。

那穿着唐裝衫褲的人道：「一場誤會，果然是馬先生，你們起來吧。」

馬獅龍道：「唐先生，你在開甚麼玩笑？」

唐老吉道：「說來話長。」他轉向那仍在黑暗中的瘦削身影道：「珮絲，出來，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人自黑暗的地方走出來。

一身純黑的衣衫配着一副白晰的臉龐。

她把頭髮一甩，竟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孩子。

「舅父，他們是……」

「我以爲他們是……讓我來介紹，馬獅龍，這位是我的外甥女裘珮絲，這裏發生了事後，我第一個便找她。」

「發生了事？甚麼事？」

「你看不見我的狗死在門外？」

「是的。是被人殺死的？」

「相信是……最近有太多人騷擾我……因此，我連酒樓也沒有去，回到這裏……一入門口，便發覺有點不對勁，點算之下，却沒有被人爆竊，但發現旺財死了，還流着血的，看來死去不久。」

「那表示甚麼？」

唐老吉道：「看來是一個警告……」

「警告甚麼？」

「我想是……我對唐三彩馬的知識與學問，他們要我不再發表甚麼謬論。」

「謬論？你是專家中的專家，我是指在唐三彩馬這方面，連你的外號也叫唐三彩。」

原來這個人便是唐三采。

江湖也插口道：「唐先生，你近日發表了很多有關唐三彩馬的事？」

「他是……」唐老吉問馬獅龍。

「一位好朋友，江湖，長江的江，大明湖的湖，他想買一些古董回美國。」

唐三采對江湖，開始時並不看上眼，如今一聽他是來買古董的，立時改變態度了。

唐三采道：「好極了，我店裏……」

馬獅龍道：「唐三采，我們先談這事，再談生意，好嗎？」

唐三采有些尷尬，道：「事情是這樣的，你們也知，近日有新聞報導，說有一隻稀世奇寶的唐三彩馬被一些匪徒劫走了。」

「那又怎樣？」

「我有很多玩古董的朋友都很害怕。」

「害怕甚麼？害怕被人行劫？」

「不，因爲他們都有唐三彩馬。」

「啊！」馬獅龍笑了起來，道：「世上原來有這麼多唐三彩馬？」

「換句話說，他們擁有的是贋品？」

唐三采道：「那不一定，可能那隻被劫走的才是贋品。」

江湖道：「不會的，那隻唐三彩馬



一定是眞的，因爲有足夠的證明。」

那位裘珮絲一直沒有出聲，此時忍不住道：「你不是來買古董的，你來調查甚麼？」

江湖聽了，有些詫異，這女孩子倒很厲害。

裘珮絲又道：「你來自甚麼地方？大英博物館？蘇格蘭場？」

江湖道：「不，我只是看到報上的花邊新聞，說這古董馬是一位已逝世的富翁所擁有，這人一早便發迹，買到一隻眞的古董馬並不出奇。」

馬獅龍道：「唐老吉，你還是說回你的事吧。」

唐三采道：「他們却要我作鑒證，其實，他們不用我鑒證，也知道他們擁有的是假的了。」

「假的？」

「你想擁有一隻嗎？」唐三采問。

「我倒希望。」江湖答道。

「你過來。」他站起來，走到另一邊牆壁下，道：「你們過來幫個忙。」

馬獅龍與江湖走過去。

「推開這個大佛像。」

兩人合力推開了大佛像，露出了一個夾萬。

唐三采蹲下，把夾萬打開，道：「你們看。」

夾萬內有一盞照明燈，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裡面除了有一些鈔票之外，還有唐三彩馬。

而且一共是八隻。

江湖驚嘆道：「這麼多贋品。」

唐三采道：「江先生，你說話要尊重些，我這店是賣古董的，並不是賣贋品。」

「但是，這麼多……」

唐三采非常嚴肅地道：「我的商譽是十分重要的，我看你沒有能力賠償！」

「舅父，這的確是……」

唐三采白了他的甥女一眼，道：「連你也是那麼小看你的舅父！」

「我不是小看，而是不明白！」

「好，讓我解釋一下，你見過石灣公仔嗎？」

衆人點頭。

「製造石灣公仔，當然不會只製造一個，那麼，其他的唐三彩馬也不是只有一只，不過，那隻被劫的相信是最好的一隻，因此被視爲極品！」

馬獅龍開始明白，道：「因此，你這些的唐三彩馬並非是贋品，而是較次的一種！」

唐三采道：「是的，這些古董馬，就算你拿去作科學鑒證，仍然可以給你一個正式的答案，它們是眞的！」

「那麼……」裘珮絲仍是不明白。

馬獅龍道：「瓷泥是眞的，瓷彩也是眞的，不過已經過現代人的修飾，科學的修飾！」

裘珮絲也明白過來，道：「基本上是古董，但並不可以放在拍賣行叫價的那一種！」

唐三采道：「因此，我賣的全是眞貨，並沒有贋品，江先生，你可有興趣要一隻？」

江湖道：「暫時我要重新考慮一下。」

馬獅龍道：「再說回你的遭遇吧！」

唐三采道：「我的狗死了，我當然十分害怕，因此我叫我的甥女趕來，她是……」

江湖接口道：「讓我猜。」他端詳了裘珮絲一會，道：「她是個心理學家，愛好運動，尤其是射擊！」

裘珮絲十分奇怪地問：「你怎會知道那麼多？」

江湖得意地道：「我知道你是射擊好手這一點並不難，因爲我們幾乎被你射中！」

「那只是一柄可以亂眞的氣槍！」

其實，馬獅龍也早已發覺，這手槍似乎有些不同。

裘珮絲道：「至於我是心理學家呢？」

「我看你那麼冷靜，以你這麼年輕的女性來說，應該絕對不會那麼冷靜，因此，我猜你是心理學家，因爲你知道人性的弱點！」

這個理由解釋得十分牽强。

馬獅龍道：「讓我猜猜你的職業？」

裘珮絲點點頭。

馬獅龍道：「是個私家偵探？」

「差不多，但不是。」

「是警察？」

她搖搖頭。

裘珮絲道：「我給你一些提示吧！」頓了一頓，才道：「我從美國回來的！」

馬獅龍道：「啊，那很容易猜，你是律師！」

裘珮絲愕然，因爲她說出來的提示，其實也並沒有什麼提示。

「爲什麼你會猜中？」

「因爲我知道，美國的律師並不像其他地方的律師，只坐在寫字樓內工作！」

「是的，我們接了什麼案件後，要找尋有利的證據，一切要親力親爲！」

唐三采道：「因爲她剛巧回來渡假，因此，我第一個人便想到她！」

「有什麼線索？」

裘珮絲聳聳肩膊。

唐三采把夾萬收拾好，擺好椅子，到後面泡了一些茶，讓他們舒適的坐下。

馬獅龍呷了一口茶，道：「唐老吉，你對那些盜去唐三彩馬的人有什麼感想？」

「笨賊！」

「那麼簡單？」

「是的，就算你提供一個方法，保證百分之一百安全，我也不會去盜取！」

「爲什麼？」

「因爲那東西永遠也換不到錢，在做生意的人的眼光來說，是完全沒有用的！」

「假若用作欣賞？擁有呢？」

「除非這人有怪癖，或者有强烈的佔有慾！」

那倒是一個新意！

强烈的佔有慾！

馬獅龍道：「什麼人會來警告你？」

「我當然不能確定，我猜測是一些同行，他們也許會有另一些唐三彩馬要買，我說得太多，會影响他們的生意！」

「還有呢？」

「物主！」

在場的三個人都是精明之士，但也實在不明白，異口同聲地問：「爲什麼？」

「先聽我的一個假設，那是物主監守自盜，他不想這事再張揚，讓事情淡下去，他才可以置身事外！」

馬獅龍雖然覺得他的猜測有理，但却有很多疑點，不過，那不失爲一個好的想像。

馬獅龍道：「唐老吉，我也是爲了調查這一件事，我看你以後要小心一點，不要說太多了！」

唐三采道：「怪不得你會來找我！」

馬獅龍問：「假若匪徒要把這件東西運出去，以你買賣古董的經驗，有什麼辦法？」

「我是個正當買賣的商人！」

「我明白，我只是向你請教，那些只有你們行業才清楚的古惑招數！」

「這點我知道，但我並不會用！」

「例如……」

「利用漁船運出去！」

「還有呢？」

「找個地洞埋下，讓風聲過後，才再想辦法！」

「還有呢？」

「放在銀行的保險庫內！」

馬獅龍笑了，無疑那是一個好辦法，放在保險庫內，警察也不能搜查，確是一個最安全的辦法。

馬獅龍道：「看來我們這個探訪也應告一段落，很多謝你給我們上了一課！」

「什麼一課？」

「古董的一課！」

唐三采笑道：「我要補充一句——古董是一個眞誠的行業！」

馬獅龍道：「本來我也擔心你的安全，不過，你現在有這一位女律師保護你，一切都不用擔心！」

裘珮絲道：「我會照顧我的舅父了！」

江湖道：「唐先生，假若有什麼關於唐三彩馬的資料，請盡快通知我們！」

馬獅龍與江湖轉身離去，忽然，馬獅龍看見那桌上的手槍，便向裘珮絲道：「裘小姐，本地法例與美國的不同，你佩着這柄槍出街，說不定會惹官非！」

裘珮絲道：「多謝你的指教！」

她一直送兩人上梯階。

階梯處，那個女職員似乎正想辦法弄走那條狗屍，一個女孩子要做這種事，是相當難堪的，不過，看她的表情，倒是無可奈何。

他們離開了唐三采的古董店。

江湖道：「今日可算有些收穫！」

「收穫？你相信這個人？」

「有什麼不可信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只是有這個感覺！」

馬獅龍到停車場拿回汽車。

江湖道：「時間還早，有什麼打算？」

「去見運輸公司的人！」

「好，我也有這個想法。」江湖從衣袋裏找出那間運輸公司的咭片，交給馬獅龍。

*　　*　　*

地址是一處工業區。

下午，不是下班的時間，交通非常暢通，不一會，他們已來到那間運輸公司的地點。

那是一間相當陳舊的工廠大廈。

外牆有些剝落，到處塗滿了不文的圖畫，他們走進電梯，嗅到一些令人不大舒適的氣味。

上到八樓。

全層四個單位，這間永恒付運公司只佔其一，看來並不是規模大的公司。

門面的裝修有些陳舊。

馬獅龍對那位坐在門口處的接待員道：「我想找傅先生。」

那人端詳了馬獅龍與江湖一會，才道：「你們預約過嗎？」

馬獅龍搖搖頭，道：「談生意的！」

那人拿起電話，說了兩句，便對他們道：「你們等一下，傅先生有人客！」

他們等了大約十五分鐘。

馬獅龍心想：「這小小的付運公司老闆，倒是擺起大老闆的架子！」

當江湖也覺不耐煩的時候，那個接待員才道：「請兩位進內，傅先生等着你們！」

馬獅龍與江湖沿着通道入內。

外面有一個寬大的空間，看來是貨倉，但却沒有貨物。

然後是一間寫字樓。

工廠大廈的寫字樓也沒有什麼輝煌的佈置，但有差不多十個職員在忙碌地工作，寫字樓內滿是打字與其他文儀機器與電話聲响。

一個女職員問：「馬先生與江先生？」

馬獅龍與江湖點頭。

女職員道：「請跟我來！」

繞過了寫字樓，再經過一條短短的走廊，才是那位傅安平先生的辦公室。



門面不甚講究。

但門一打開，兩人却呆住。

女職員道：「請進。」

馬獅龍與江湖剛入內，門便關上，外面本是十分嘈雜的，如今却靜得耳根發响。

辦公室內佈置得美侖美奐。

這裡沒有窗，但完全沒有給人一種拘束的感覺，那是因爲有適當的空氣調節與四周那柔和的窗簾幔布，當中有一張大辦公桌。

桌後的高背椅上，相信是傅安平。

「傅先生？」馬獅龍問。

那位大塊頭的傅安平已站起來，並且伸出手，與他們分別握手。

另外一面，是一列黑色眞皮沙發，也有一人坐着，這時他也站起來。

江湖道：「我姓江。」

「喲，我們通過電話了，江先生，我眞希望你立刻爲我們找回那唐三彩馬，否則……」

江湖笑道：「我當然想！」

傅安平道：「這位是……」

「馬獅龍。」

傅安平初時並不在意這個名字，但過了一會，他才恍然大悟道：「你是馬獅龍先生，協助警方破獲無數有關毒品的人？」

馬獅龍道：「僥倖貢獻一些棉力！」

「喲，好極了，有了你這神通廣大的人物，唐三彩馬失踪之謎，快可水落石出！」

這位傅安平先生看來是個心直口快的人，這番話對江湖來說，並不好聽。

傅安平倒也知機，知道自己失言，立時轉了話題，道：「這位是我們公司的保安總管——老保宗！」

「老先生！」

老保宗上前伸出手來，與兩人分別握過，並道：「我姓老，並不算是老先生！」

事實上這人年紀不太大，看來是四十左右，爲人十分精明，尤其是那一雙眼睛。

馬獅龍與江湖分別坐下。

老保宗爲他們遞上咖啡。

江湖道：「傅先生，當時你在場？」

「在，老保宗也在！」

「那好極了，我再想聽一次！」

「聽一次劫案的現場情形？」

馬獅龍道：「是，我看過報告，但希望詳細一點！」

傅安平道：「其實，我向新聞界的報導，已是極爲詳細，我說了差不多有百次，老保宗，你講吧！」

「好！當時的情形其實十分簡單——那隻唐三彩馬是這次赴運的主角，兩位當然明白這東西價值連城，因此，負責包裝這個工作，我們不敢假借其他職員的手，由我們兩人負責！」

傅安平道：「我是從底層做上來的，因此，我對於本公司的一切操作瞭如指掌！」

老保宗道：「我也是，因此，我們兩人以爲一起工作，一定可以妥妥當當的把這唐三彩馬安全付運，但是，當我把一切準備妥當，正要動手包裝……」

傅安平道：「那三個賊人來了！」

「三個賊人？你認得他們嗎？」

「他們三人均幪着臉，每人手上都有一支手槍，裝有滅聲器，一進來，沒有說半句話，只是用槍指着我們的頭。」

「然後，其中一人一手便把唐三彩馬納入懷中，兩人然後退後，只剩下一人用槍指着我們，其他兩人同時提起兩個鐵箱，裏面也有一些十分值錢的古董！」

馬獅龍知道，這次的失竊，不只是失去唐三彩馬，還有兩箱古董，不過，唐三彩馬最值錢，也最受人們注意。

傅安平道：「當時老保想反抗，不過，那用槍指着我們的人反應極快！」

老保宗道：「他用極爲嚴厲的眼神望着我，那人的眼神，至今仍在我腦海之中，那眼神實在具有威勢，連我也不敢妄動！」

傅安平道：「這一猶豫，兩人抬着兩箱古董退出，然後，第三個人也退出！」

老保宗道：「我想追出，但傅老闆阻止我！」

傅安平道：「因爲那人臨走之前，在我桌上放下一件東西，然後又收回懷內！」

「那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可能是一枚小型炸彈也說不定，我知道那人拿出這件東西，是一種警告，假若我們追出去，我們一定會有生命危險！」

「當他們走後，你們可以按警鐘！」

「我有立刻按，但沒有反應，後來我們才知道，整間公司的保安系統早已被破壞！」

江湖道：「他們就是這樣抱着幾千萬走了？」

「就是這麼簡單！」

馬獅龍道：「老先生，我想請教一下，你是保安系統的總管，也是一位專家，你對於匪徒破壞保安系統的手法，有什麼看法？」

「事後我檢查過這些保安系統，雖被破壞了，但並不是把它們打得稀爛的破壞，而是破壞者明白整個保安系統的要點在那裏，作致命式的毀壞，因此，我們事後只維修了幾小時，又可再用！」

「換句說話，是專業式的手法？」

「對，是專業式的手法！」

馬獅龍又道：「傅老闆，以你在商場觀人於微的眼光，雖然那三人並沒有作聲，你仍可以看到他們的特徵！」

「沒有什麼特徵，不過，他們似乎對本公司的環境瞭如指掌，行動迅速，反應極快，像一次極有計劃的行動！」

江湖道：「老先生，請原諒我問一句，你的手下……」

「我查問過我的手下，却沒有結果，而且，包裝這唐三彩馬的事，根本沒有人知道！」

「傅先生，你的職員呢？」

「我也可以肯定沒有人知道，而且，當時所有職員已下班，只有我與老保未走！」

他們再說了一會，却沒有進一步的結果。

傅老闆親自送二人離去。

臨走之前，馬獅龍低聲問傅老闆道：「你相信老先生嗎？」

「絕對相信！」他斬釘截鐵的道。

看來他們是共同患難而組成了這一間公司的。

到了外面，馬獅龍駕着車子。

馬獅龍問：「你有什麼觀感？」

「這是一間外表並不顯眼，實際上却是這行業中首屈一指的公司！」

「我也有同感！」馬獅龍道。

江湖道：「其實，這兩個人同是這間公司的老闆，不過傅安平是表面的老闆，而老保宗是幕後老闆，兩人共過患難，也共同安樂！」

「難得的一對拍檔！」

「他們對這行經驗豐富，想不到却是老貓燒鬚！」

馬獅龍道：「你怎樣看那三個劫匪？」

「據他們的描述，太簡單了。」

「可能他們真的只是見到那麼多！」

「換句話說，那三個人是高水準的職業劫匪！」

「是的！你在其他案件中有遇過嗎？」

「有，不過，沒有他們這樣出色，因爲他們總會留下一些線索，而這三個却似完全沒有！」

「我看未必。」

「誰會知道……對，警方！」

* * *

馬獅龍把車子停在一間警署的門口，那守門的警察問了一下，便讓他們駛進停車場。

這間警署正是負責唐三彩馬這案的。

馬獅龍與江湖直上署長室。

署長姓勞，曾與馬獅龍見過面，但沒有合作過。

馬獅龍敲門。

「誰？」聲音有些粗暴，看來勞署長工作壓力太大，產生煩燥的表現。

「馬獅龍。」

「誰……我很忙……甚麼？馬獅龍？」

「是的，馬獅龍！」

門開了，是勞署長親自開門。

「馬先生，我找了你一整天！」

「找我？甚麼事？」

「我有幾十個同事向我推薦你，我希望找到你，但找了一整天！」

「那麼，我可以進來嗎？」

勞署長愕然，隨即道：「這件事令我頭大如斗……當然可以，請進來！」

馬獅龍與江湖進入署長室內。

勞署長的辦公桌上放滿了文件和各種不同的報告，還有很多不同的照片，但內容相同，都是唐三彩馬。

「這位是……」

「我是保險公司的調查員，江湖！」

「江湖？江先生，馬生生，請坐！」然後，他提起電話，道：「三杯咖啡，以後的一個小時，我不接聽任何電話，也不想見任何人。」

勞署長把桌上的文件稍爲收拾一下。

咖啡已送進來。

勞署長不失爲一個十分爽快的人，開門見山的道：「你看這些資料，都是有關唐三彩馬的資料！」

馬獅龍道：「你研究過，有甚麼心得？」

「根據負責這案件的張探長報告，匪徒留下很少線索！」

「很少線索，但仍然有！」

「有，一個鞋印！」

「一個鞋印？」

「是的，只有一個，根據那些分析專家說，本來這種鞋踏在地上，是不會留下痕跡的，但那個匪徒之中，有一個不知在那裏踏到一些油漆，因而留下了一個鞋印！」

馬獅龍與江湖立時感到興趣。

勞署長從那叠文件中找了一會，找到其中一份報告，遞給馬獅龍看。

馬獅龍接過，翻向後面那一頁。

那是一個清晰的鞋印，雖是影印的，但可以看到清晰的紋理，並不是普通的鞋印。

江湖道：「是一種爬山鞋？」

「對，是美國太空署用的！」

馬獅龍道：「說得確實一點，這種鞋不單可以用來爬山，而且可以爬牆！」

「是的，那是一種十分輕便，而又有吸力的鞋！」

「不是普通人可以買到的鞋！」

「誰可以買到？」

勞署長道：「美國的太空人、特種部隊！」

馬獅龍笑說道：「難道他們三個是太空人？還是往以色列拯救人質的特種飛虎隊？」

「我用傳眞機向美國有關方面查過，這種鞋並沒有流出市面，他們表示，近日也沒有甚麼大集團來香港犯事



，當然，那只是初步的了解！」

馬獅龍道：「他們不是普通人了！」

勞署長道：「以他們犯案的手法來說，更不是普通的匪徒，他們對保安系統極有研究，因此，他們一下手便能順利得手，另外，他們的行動極爲迅速，顯然是經過十分嚴格的訓練，還有……」

江湖有點心急的道：「還有甚麼？」

勞署長道：「他們實在太笨！」

出乎意料的答案！

勞署長解釋道：「他們並不笨，但僱用他們的人很笨！」

「因爲劫得了贓物，也換不到錢？」馬獅龍問。

勞署長點點頭。

馬獅龍道：「不過，假如那僱主的目的是唐三彩馬，而不是爲了錢呢？」

勞署長可能依循着一般犯罪的可能性，而忽略了這點，也可能他實在太累了，因而沒有向這方面思索，可是，他仍然有點不服氣地道：「滿足了物慾、佔有慾，而一輩子却要受匪徒威脅，那值得嗎？」

「假若是從外面僱用一些全然陌生的人來做案，那的確是一種冒險，可是，或許是他的手下，由他親手訓練出來的呢？」

勞署長放下了手上的文件，道：

「對，爲甚麼我一直沒有這麼想！馬獅龍，你果然是不同凡响！」

馬獅龍道：「不，我並不是不同凡响，我只是歸納各方面的資料而得出來的答案！」

「你有甚麼資料？」

馬獅龍把見過唐三采的事告訴了他，却沒有提及那位美國律師龔珮絲。

勞署長道：「這個唐三采的確是個有趣的人，我看以後要多注意他一下！」

馬獅龍道：「這方面我會注意，也許署長暫時不要派人去跟踪他，否則有可能打草驚蛇！」

「他是個可疑人物！」

「甚麼人會不可疑？」

「是的，包括物主、運輸公司的人、保險公司的、那個古董商人……所有人都有可疑。」

他們又再談了一會。

馬獅龍發覺警方只有紙上談兵的資料，暫時很難有重大的突破，於是便向署長告辭。

勞署長道：「請與我們緊密的合作。」

馬獅龍笑道：「我們一向都是好市民！」

勞署長親自送馬獅龍與江湖出去。

他們離開警署時，才知道天已黑了，一天已盡，對於偵查這件離奇古怪的案件來說，今天也算有收穫！

馬獅龍把車子駛離警署，問江湖道：「你住在那裏？」

江湖說出了地址，那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地點，是保險公司的高級職員宿舍。

「吃了飯才送你回去？」

江湖道：「這一頓一定要由我請客！」

「誰請客也沒有問題！」

## 遭人暗算　不見敵踪

馬獅龍把車子駛往一間大商場，那處有大量的泊車位，這樣可以安心的晚飯。

晚飯的時候，他們又談論日間的所見所聞，兩人分析下來，發覺最有用的線索還是那個鞋印，相信再追查下去，定會有收穫。

江湖道：「我們還有兩個人沒有見過！」

「明天才去吧，那位物主左宗瀚是個大人物，也許沒有那麼容易見到他！」

「還有一個，是他的手下，可能提供更佳的線索！」

馬獅龍道：「是的，那麼，明天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那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他們結賬，離開酒家。

他們來到了停車場，這是一間非常大的停車場，裏面超過二千個車位，場內每處都有閉路電視監視着。

馬獅龍走近他的車子。

他忽然覺得，車子似乎不大對勁。

車子的外表非常完整，但當馬獅龍一插鎖匙進車門，那左前輪竟然鬆脫下來，滾向一邊。

馬獅龍道：「咦？」

江湖也在另一邊道：「這邊的車輪洩氣了！」

馬獅龍道：「勿再動，快找管理員！」

這個停車場只由閉路電視監視着，沒有其他保安人員，他們走到出口處的保安組。

「我的車子被人拆了！」馬獅龍道。

「甚麼？」那人似乎不相信，接着道：「我們一直看着電視，沒有人在停車場內！」

江湖道：「不過，車子一邊的車輪鬆脫了，另一邊又洩了氣，一定有人動手腳！」

那人仍道：「不會的，假如你不信，我們可以重看那些錄影帶！」

「你們有錄影？」

「有，廿四小時不停的錄影！」

「那好極了，快給我們看看！」

「不，我們不能隨便翻看的，除非報警！」

「那便報警吧！」

馬獅龍另外打了一個電話給勞署

長，他們分別了兩個小時後，又再見面了。

勞署長除了親自來之外，還帶了幾個手下，附近的警署也派了一個警察來，可能因爲他們認爲是小事。

勞署長對那管理人道：「我想立刻看看那些錄影帶，可以嗎？」

那人道：「可以！」

他把錄影帶重捲，然後播放。

那當然是十分沉悶而又單調的畫面，幸好錄影帶有時間記錄，馬獅龍的泊車時間是下午七時十八分至九時十分左右，差不多兩個小時。

鏡頭是迴旋的，因此每隔五分鐘便可以看到馬獅龍的車子一次，其餘的時間則影着另一邊。

他們看了一大段錄影帶。

這一段時間也算是泊車的繁忙時刻，因此有很多人來來往往，但却沒有人接近過馬獅龍的車子。

到了八時半左右，停車場內的人比較少了，但仍然沒有人走近過馬獅龍的車子。

江湖道：「每隔五分鐘才看見車子一次，那麼，他們可以在那五分鐘內動手！」

馬獅龍道：「當然可以，不過，他們會不會知道這鏡頭是環迴攝影的？」

停車場的保安主管道：「普通人是不會知道的，因爲我們安裝的鏡頭相當隱蔽的！」

馬獅龍道：「是大行家呢？」

「大行家當然會發覺，因爲最隱蔽的鏡頭也要露出來的，否則如何拍攝！」

這時，勞署長手下的工作人員也來了，其中一個向勞署長報告：「車子的車輪脫下，顯然是人爲的，但車身及附近却沒有指模，也沒有其他痕跡。」

馬獅龍道：「高手！」

江湖也道：「果然是大行家！」

勞署長道：「換句話說，你們的行踪已在他們監視之內，你們要小心了！」

馬獅龍道：「不用再看下去了！」

勞署長爲他們辦了應做的手續，還提議用警車送他們回去，馬獅龍與江湖却拒絕。

勞署長道：「我代表警方向你們致歉！」

馬獅龍笑道：「署長太言重了！」

他們離開了停車場。

「乘甚麼車？」

馬獅龍道：「當然是乘計程車！」

江湖道：「不，我怕在高速公路上被匪徒追逐，甚至發生槍戰！」

馬獅龍道：「你是在作夢，我們這裡是法治之區，治安一向良好，他們不會這樣做的！」

江湖道：「我只是說笑，不過，我眞想乘坐這裏的地鐵與火車！」

馬獅龍道：「好極！對，你也算是個外來客人，應該看看這些現代化的交通！」

他們來到了地鐵站，地鐵站內，似乎甚麼時間也是繁忙時間，甚麼時候也是這麼多人。

特別是這個車站，一個乘客轉車的交滙處。

馬獅龍與江湖站在月台上。

他們並不趕時間，所以沒有跟其他乘客爭上車，因此，一班車到了，他們沒有擠上車。

另一班車來了，他們却擠不上。

馬獅龍道：「我們上前一點，否則要到十二時才可以上車也說不定！」

兩人站在黃線的後面。

列車來了。

播音筒宣佈：「列車正駛近車站，請勿超越黃線！」

這宣佈反而使人更迫近黃線。

馬獅龍感到有一股壓力，江湖也更靠近他。

車子終於駛來。

忽然，馬獅龍覺得有人用力向他推了一下，這一下，幾乎令馬獅龍跌下路軌。

幸好馬獅龍的下盤相當穩。

他想回頭看看是甚麼人推他一把，但列車已停了下來，人們趕着上車，馬獅龍無法看到是甚麼人推他！

「有人推我！」馬獅龍上了車廂後才說。

「甚麼？是冒失鬼？」

「不，是故意推的，幸好我站得穩！」

江湖道：「這裡是法治之區，那些人竟敢……」

馬獅龍道：「不要說了，那些人可能在我們附近。」

江湖環視四周，並沒有發覺有甚麼可疑的人。

馬獅龍也看着，以他的經驗來看，也沒有看出那一個人是可疑的！

過了三個站，車廂更擠迫。

馬獅龍道：「下一個站便轉乘火車！」

這一個站也是交滙處，因此十分擠迫，馬獅龍與江湖隨着人羣下車。

他們兩人都一直提高警惕。

他們走到火車月台上。

馬獅龍故意站前，希望可以引誘那人下手，這一次，他一定不會再放過他。

他一直站着，外表看來十分勞累，但內心却是澄明一片，只要有人做一些小動作，他也會動手攫住他！

可是，直到火車來了，並沒有人推他。

江湖一直站在旁邊，他也沒有甚麼異動。

火車停下。

馬獅龍兩人隨着人們上車。

馬獅龍先走，江湖跟着。

人們擠上車時，忽然，江湖叫了一聲「唷！」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江湖矮了



一截，原來他的一隻脚插進了月台與火車之間的空隙！

火車與月台的空隙和地鐵與月台間的空隙比較，火車這邊是闊多了，一小不心便很容易踏錯脚！

馬獅龍回身，一手扶着他。

江湖本來要跌下，幸好馬獅龍及時扶了他一把，並把他拉上車。

「這麼不小心！」

江湖道：「不是不小心，你看。」

他提起長褲管，只見小腿上一片紅印。

江湖續道：「我剛提步上車，便被人用脚尖一蹴！我的脚一軟，便要跌下！」

馬獅龍沒有說話，他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兩次襲擊都是無影無踪的，實在是高手！」

馬獅龍道：「你看見動手的人嗎？」

「沒有，那人從背後而來，人那麼多！」

情形與馬獅龍被襲的一樣，動作快捷俐落，而且不露痕跡，使人難以提防的高手。

一共是三次。

第一次先是汽車被弄糟了。

第二次是馬獅龍被人推下月台。

第三次是江湖被踢。

不見影踪的兇手，令馬獅龍也佩服的兇手。

高手也許不單是一個，但無論如何，那更挑起馬獅龍要拚命查出眞相的戰鬥火焰！

* * *

翌日，馬獅龍與江湖相約往找唐三彩馬的物主左宗瀚。

左宗瀚擁有一間大規模的公司，那是家族式的生意，一切都上了軌道，不用他費心機，也可以如常操作，賺一定的錢。

因此，要找左宗瀚並不是一件易事。

他在公司的時間並不多，在外面却也不易找到他。

他有手提電話，但並不是由他拿着，一切電話由他的傍友先接，徵求了他的同意，他才接聽。

馬獅龍先到他的公司，他並不在辦公室內。

他們很容易便找到了他的手提電話號碼。

馬獅龍立刻撥去。

接聽的並不是左宗瀚本人。

「請問你是誰？找左先生有甚麼貴幹？」這人的應對極有禮貌。

馬獅龍道：「我是調查唐三彩馬的。」

那人道：「我們的口供非常詳盡，已交給了勞署長，近日我們左先生已被這事煩擾不堪，不想再說些事……其實也沒有甚麼可再說的！」

馬獅龍道：「我並不是代表警方！」

「那你代表……」

「代表保險公司！」

「你們的目的是……」

馬獅龍斬釘截鐵道：「賠償！」

「賠償？」

另一個聲音出現在電話筒內：「我在馬坑小島的私人高爾夫球場內，你有興趣可以前來，我們有船接你來這個小島，只要你說出我的名字！」

馬獅龍道：「好極！」

電話掛斷了，江湖道：「想不到他對賠償會有這麼大的興趣！」

「有誰對錢沒有興趣？」

「他已擁有很多金錢！」

「沒有人會嫌錢太多的！」

江湖突然改口問：「你呢？」

「我當然也喜歡錢，問題是……」

「問題是否得其所！」

「對！」

「怪不得人稱你爲現代俠客，大俠也要吃飯的！」

馬獅龍笑了一笑。

他們先趕往離島碼頭，乘船往一個較大的離島，然後再乘專船，往那高爾夫球場。

那地方可算是本市一個世外桃源。

整個島其實是一個私人俱樂部，不是一般人可以前來的。

島上大部份土地用作高爾夫球場，因此到處一片翠綠，令人心曠神怡。

馬獅龍與江湖一踏足高爾夫球場的場館時，便有一位場地管理員模樣的人上前招呼他們。

「馬先生？」

馬獅龍點點頭。

「請跟我來。」

那管理員十分年輕，身體結實，皮膚黝黑，他帶着二人來到一處泊了很多電動車的停車場內。

管理員招呼他們上車，然後把車子開動。

這種車子十分輕快，沿着高爾夫球場上的小徑，繞過了一個大圈之後，見到前面有兩個人。

馬獅龍問：「那個是左先生？」

「正在打球的那位。」

「另外那一位一定是他的助手。」

「對，是應先生。」

車子駛近左宗瀚與應聲，停了下來，那管理員禮貌地對左宗瀚道：「左先生，就是這兩位人客。」

馬獅龍與江湖下了車。

左宗瀚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既沒有打招呼，也沒有其他的表示。

還是他身旁的應聲道：「馬先生？你是唐三彩馬的保險調查員？」

馬獅龍道：「是的，這位是我的同事江先生。」

「請問你們需要一些甚麼資料？」

馬獅龍道：「當然是所有資料都要，不過……」他實在看不過眼那個左宗瀚的架子。

應聲道：「不過甚麼？如果你們要問一些無關唐三彩馬的事，那麼請勿騷擾我們左先生打球的雅興。」

馬獅龍道：「假若你們認爲打球比唐三彩馬更爲重要，那也沒有甚麼關係，我們可以先走。」

他轉過身。

左宗瀚終於開腔，道：「你可以問，隨便問吧。」

馬獅龍回轉身來，道：「左先生，你投保唐三彩馬的時候，所呈上的資料之中，最重要的那份是古董專家的鑑證書，我看……」

「甚麼？鑑證書有甚麼問題？我呈上的並不只一份，而是三份……你們這些保險公司，收錢的時候是卑躬屈膝似的，但一說到賠錢，便是……」

應聲接口道：「是的，保險公司都是這樣的。」

江湖似乎有些憤怒，因爲他們的說話帶有侮辱保險行業的意思，他雖然不是直接參與保險的買賣，但他也是保險從業員的一份子。

江湖道：「請你說話尊重一點，我們公司是世界上頂尖兒的，從來沒有……」

左宗瀚道：「既然如此，你們還在挑剔甚麼？」

馬獅龍道：「我根本沒有挑剔甚麼，我還沒有說完。」他停下話來，故意使他們不耐煩。

應聲道：「請快點說，我們並不是空閑的。」

馬獅龍道：「那三份鑑證書中，有一份是科學鑑證的？」他看看江湖。

江湖點點頭，表示馬獅龍的猜測沒有錯。

「當然有，那份鑑證書花了我不少金錢，經過英國與法國的科學院用碳十四與最新的鐳射來化驗。」

馬獅龍道：「我懷疑你受騙了。」

「受甚麼騙？」

「鑑證書上所寫的，只是證明了那隻古唐三彩馬的年份，並沒有證明它是獨有而罕有的，你看過那證明書嗎？」

「沒有。」左宗瀚回頭看着應聲，道：「阿聲，你是看過的。」

「看過，看過。」

「那麼他說的……」

「我……」應聲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

馬獅龍便是故意利用這一點來恐嚇擾亂他們，雖然他自己也沒有看過那份鑑證書，不過，他可以想像得到，那份鑑證書上，全是一些科學上的字眼，一般人看過也沒有用，更不可能有甚麼記憶。

左宗瀚有點憤怒，向馬獅龍道：「那你實在想說些甚麼？不妨直說。」

馬獅龍道：「我想說，那份科學鑑證書，在投保的價值來看，並沒有甚麼價值。」

「沒有價值？我那的唐三彩馬……」

馬獅龍道：「請不用緊張，你還有另外兩張鑑證書，那兩張是古董專家簽發的？」

「我不知道，那是我父親遺留下來的。」

馬獅龍道：「那兩張鑑證書，才可以保證你得到應有的賠償。」

左宗瀚似乎吁了一口氣，道：「那既然有賠償，你爲甚麼要說這一番廢話？」

馬獅龍道：「我以爲大名鼎鼎的左先生是不會計較金錢的，想不到……」

左宗瀚接口道：「我當然不會計較金錢，不過，這次不幸被劫，我應得到我的賠償。」

江湖道：「你一定可以。」

左宗瀚聽了，又恢復他的不屑樣子，道：「那你們還說甚麼？」

應聲也附和着。

球僮已找回了那些高爾夫球，放在地上。

應聲小心道：「宗瀚哥，打球吧。」

左宗瀚一棒打出，相當瀟洒。

馬獅龍道：「不過，假若其中牽涉一些犯罪行爲的話，那麼……」

「你說甚麼？」左宗瀚道。

「那麼便沒有賠償！」馬獅龍並不退讓。

左宗瀚道：「阿聲，打電話給律師。」

應聲連忙從後袋裡拿出手提電話。

馬獅龍笑道：「你恐嚇我們？」

「是你恐嚇我們……我隨時可以告你誹謗。」

江湖道：「我們說過甚麼了？那只是我們作爲一個調查員的責任，向顧客提出的忠告。」

左宗瀚道：「不用打了。」

應聲道：「是的，是的。」他收好了電話。

左宗瀚道：「還有甚麼要問的？」

馬獅龍道：「還有很多，不過，左先生，我有一句話要說，你太緊張了。」

「緊張甚麼？」

「既緊張賠償，也緊張我提出的罪行。」

左宗瀚似乎想掩飾，回轉身大踏步而去，應聲緊跟着他的後面。

馬獅龍道：「左先生，希望我們下次再見面的時候，氣氛可以愉快一些。」

左宗瀚沒有回頭，但應聲却回過頭來，望了馬獅龍一眼，似乎爲主人不值。

江湖道：「其實你對他也沒有甚麼。」

馬獅龍道：「假如他心裏沒有甚麼，那便不會覺得我不友善。」

「換句話說，他心裏是有些東西了？」



「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們也會知道的，只是要花上一些時日、一些心機。」

馬獅龍與江湖走回那管理員的電動車，對那管理員道：「載我們跑一個圈，可以嗎？」

「你們是左先生的朋友，當然可以。」

江湖道：「由那邊開始。」

管理員開動車子，向另一邊駛去。

這地方極大，打理得非常好，轉過了一個大圈，後面是一個山崗。

管理員道：「這處是整個島最高的地方，上去可以俯瞰整個島的景色。」

馬獅龍道：「我們可以上去看看嗎？」

「可以，不過……」

「不過甚麼？」

「我還有其他事要辦。」

「那請你自便，我們上去看一會。」

「這裡經常有這種車子經過，假如你們看完後不願行走的話，可以乘搭順風車。」

馬獅龍道：「謝謝你。」

管理員離去，他們一起跑上那個山崗。

果然，上面可以看到整個島嶼的情形。

「咦，左宗瀚仍在那邊。」

不過，他們已不再是打球。

「你看，那人是誰？」江湖道。

馬獅龍看過去，只見一個女孩子跑向左宗瀚，那個女孩子的身形很面善，但因距離太遠，一時之間，無法看清楚她的面目。

「是昨天見過的。」

「是裘珮絲？唐三采的甥女？」

「是的，正是她。」

「咦，爲甚麼她會認識左宗瀚的？」

馬獅龍看着，似乎發現了一些甚麼似的，他自言自語道：「想不到跑上這山崗看一看，竟有這麼一個重要的線索，裘珮絲認識左宗瀚，而裘珮絲是唐三采的甥女，亦即是唐三采也認識左宗瀚。」

「那表示甚麼？」

「暫時未知道，不過，其中關係有些玄妙。」

江湖點頭道：「世事沒有這麼巧的。」

裘珮絲與左宗瀚說了幾句之後，便自行離去。

接着，左宗瀚與應聲也走了，他們乘車往碼頭。

「我們也走吧。」

「慢着，何必與他們一起走？」馬獅龍道。

左宗瀚並不是乘坐俱樂部的船離去，他自己有一艘遊艇，等了一會，那遊艇便載他走了。

馬獅龍與江湖才趕去乘船。

剛上船，便見到裘珮絲。

裘珮絲有些愕然，道：「眞巧。」

馬獅龍道：「來找人？」

「是的，我舅父有一位顧客要買古董，他找到了，於是叫我前來這裡找他。」

「找到嗎？」

「找不到。」

明顯是謊話，不過，她爲甚麼要說謊？當然是爲了她自己或是她的舅父。

馬獅龍道：「你認識左宗瀚？」

裘珮絲聽了，有些愕然，道：「認識。」

想不到她又直截承認了。

裘珮絲續道：「我一早便認識他，是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左先生也是美國留學生。」

「啊！你們是好朋友？」

「是不錯的朋友，他有一些古董，却不太值錢，都是由我舅父幫他找買家。」

「啊，原來如此。」

「唐三采也認識左宗瀚，而且是個大主顧。」

裘珮絲道：「是的，但也只是買賣的關係。」

「爲甚麼這次唐三彩馬，你舅父不插手？」

「那是大宗的買賣，我舅父也沒有這個本事，這些無價之寶的古董，只能在拍賣市場上交易。」

他們又談論其他的事情。

馬獅龍又問：「再有沒有人來麻煩你舅父？」

「沒有了，這裏的人都很忙，而且天天有大事發生，人們很善忘的。」

「那你開始研究這案件？」

「是想開始，但舅父脾氣很怪，一時要我爲他做一些生意上的事情，一時又要帶我週圍看看，不順他的意思，他不高興的。」

「那你也是個孝順的甥女。」

這時船已到岸。

裘珮絲還要在這個離島上爲她舅父找另一個顧客，因此沒有與他們兩人一起回市區。

看來裘珮絲並不是裝模作樣，馬獅龍也不想在這個時候打草驚蛇，因此並沒有跟踪她。

他們上了船。

忽然，江湖推了推馬獅龍。

其實，馬獅龍已經注意到了，那是三個人，三個外國人，他們都是背着背囊，好像那些四海爲家的流浪者。

值得他們注意的，那是他們的矯健身形。

他們腰肢挺直，走路的時候極有節奏。

馬獅龍道：「你以爲他們是甚麼人？」

「軍人。」

馬獅龍也點點頭。

三個人都是接近三十歲，臉孔木訥。

江湖道：「我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他們。」

馬獅龍亦有同感，可是却想不出在甚麼地方見過。

那三個人走出甲板。

江湖道：「我去與他們聊聊。」

馬獅龍道：「慢着，等船開了再算。」

過了一會，船開了。

這天並非假日，船上的人並不多。

江湖道：「我出去看看。」

馬獅龍道：「小心一點。」

江湖走出去，甲板並不大，兩旁放了兩張帆布椅，並沒有人坐在上面。

只有兩對情侶在風中擁抱着。

不見那三個人的影跡。

他們去了那裏？這裏根本沒有其他出口，假若他們要離開，一定要經過唯一的進口，那麼，馬獅龍與他一定會看見。

可是，他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離去。

下面是密封的玻璃窗。

從甲板往上走，便是船頂。

假若他們上了船頂，船長一定會喝止他們，可是，他們三人一起進入甲板之後，一直沒有人叫嚷過。

他們怎會無端失蹤？

三個人一齊失蹤？那實在難以置信，可是，擺在眼前的却是事實。

江湖走回船艙之內。

令他更為詫異的，是馬獅龍也不見了。

最初他不以為意，以為他上厠所去了。

江湖等了很久，差不多有十五分鐘，仍然不見馬獅龍回來，他立刻走到厠所。

船上的厠所有兩個，一個在船頭，一個在船尾。

江湖在船頭找不到，加快脚步走到船尾，也找不到。

可是，當地回到他們剛才坐的地方，却又見馬獅龍坐在那裏。

「你去了那裏？」

「追人。」

「追甚麼人？」

「那三個士兵模樣的人。」

「你見到他們？」

「沒有，我以為眼花，似乎看見他們在外面船身攀爬。」

「甚麼？在外面船身攀爬？」

「是的，我還以為是眼花，追出去後，却又不見了他們，這三個人好像有非常的本領。」

江湖道：「是的，你一直在這裏，沒見過他們從甲板進來？」

「沒有。」

「可是，外面却完全沒有他們的影踪，原來他們是爬着窗椽，攀了過去。」

馬獅龍也奇怪，道：「他們這樣做，目的是甚麼？」

「吸引我們注意？」

「我想除了這個可能，也沒有其他的了。」

「為甚麼要吸引我們注意？」

這問題更加難以解答。

馬獅龍想了一會，道：「既然他們要吸引我們注意，我們如果不理會他們，他們一定會設法再吸引我們。」

江湖道：「對。」

於是兩人閒談着，望着窗外的海景。

船快要靠岸了。

馬獅龍道：「這船有兩個上船的地方，一個在樓上，一個在樓下，我上樓上，你在這裏，看他們走到那裏。」

江湖點頭，道：「但上了岸之後，我們在那裏會合？」

「你先回家，我定然會找你。」

於是，馬獅龍上了樓上。

船上的人本來並不多，但他們却心急聚在出口處，因此形成出口處相當擁擠。

馬獅龍搜索着，並沒有見到那三個人。

船泊岸，跳板已放下，仍然沒有那三個人的踪影，馬獅龍以為他們三個人會在樓下的出口。

他走在甲板上，回首望下去。

江湖正慢慢走過甲板，也沒有發現那三人。

難道他們躲在船上？還是他們有三頭六臂，或者可以飛天遁地，離開這船而完全不會被人發覺？

沒有可能。

就在這時，船上一個船員叫道：「喂，你們三個醉酒鬼。」

馬獅龍循着聲音望去，只見那三個人，就是在船上發現的三個外國人，他們正用踩鋼絲的方法，沿着那條船纜，大步的奔向岸上。

三人身手矯捷，顯然並非喝醉酒，只是那個船員以為他們喝醉。

他們迅速的走上岸。

馬獅龍急步追去。

江湖也發現了那三個人的古怪行為，也立時追了出去。

當他們上了岸，發現那三個人已在人叢之中。

他們似是分道揚鑣。

其中兩個往西面走，走向那些貨船處，而另外一個却向東面走。

馬獅龍道：「我追那兩個。」

江湖道：「我追那個。」

於是，他們各自發力，在人羣中急走。

馬獅龍對這一帶的環境十分熟悉，看着那二人走的方向，已知他們並非熟悉這一帶，因為他們正走向掘頭路，唯一的出路便是上那些躉船。

馬獅龍飛奔。

那兩個人有些出乎意料，因為馬獅龍實在走得很快。





馬獅龍和裘佩絲發現唐三采被鎖困在保險箱中。

兩個人已走近那些躉船。

這一帶海面泊有一些大陸的躉船，現今已是黃昏時份，船員都已工作完畢，上岸尋樂去了，因此，一艘泊着一艘的躉船上，並沒有甚麼人。

那兩人被馬獅龍追近，無路可走。

看樣子，他們不想跟馬獅龍正面交鋒，因此，他們作了一個手勢，便跳上了近岸的躉船。

馬獅龍實在按捺不住好奇心，這兩個外國人要引起自己的注意是為了甚麼？

他也跟着跳上了躉船。

那兩人已跨過另外一船。

馬獅龍鍥而不捨的追着，再走，再越過第三艘。

那兩人並不熟悉這些中國船的設計，兩次幾乎被船上的繩纜絆跌，不過，他們的身手實在了得。

馬獅龍對這些躉船十分熟悉，因此，他已快要追近他們，那是在第五艘船上。

「喂，你們兩人究竟要幹甚麼？」

馬獅龍叫道。

兩個外國人當然不知道他說甚麼。

兩人回身，交換了一個眼神，便撲向馬獅龍，馬獅龍早已有備，一個閃身，讓他們落空，然後左右兩個手刀劈出，打中兩人。

兩人痛極，但沒有倒下，却借勢反身躍起，一人兩脚，兩人四脚，同時踢在馬獅龍身上。

馬獅龍躍起，一個轉身，既躲開了四條腿的攻擊，反而再踢倒二人。

這兩個人開始知道馬獅龍的厲害。

他們各自躍開，各佔有利位置，又再躍起。

馬獅龍心想：速戰速決，可能是唐三彩馬的線索。

那兩個人當然不是善類，他們的跳躍功夫極好，看來有極好的武功根底。

馬獅龍可以抗拒他們，却不易擊敗他們。

兩人重新估計過馬獅龍之後，又再一齊攻擊馬獅龍，這次出手更為狠辣。

馬獅龍左騰右閃，拚命引他們踏着船上一些不易見到的陷阱。

這一招個果然有效。

馬獅龍一個虛晃，那人以為馬獅龍不敵，便縱身撲過來，那知那處有一個下陷的地方，馬獅龍再撲身竄開，那人已被下陷的地方絆倒，不由自主的翻了一個觔斗，馬獅龍撲上，一手叉向他的咽喉。

這一叉，應該沒有理由失手。

但那人却是臨危不亂，一手格着馬獅龍，馬獅龍五指箕張，眞有如一個鋼爪，但被那人撥開，但爪力仍能

順勢而下，扯着那人的衣襟。

「嘶」的一聲，馬獅龍撕出了一條布帶。

那人受傷不重，却也感到一陣熱辣辣在皮膚上漫延着。

那人退開、滾開。

馬獅龍本可以再加一記重手，那人定受重傷，不過，另一人已撲到。

那人可算陰險，從他背後攻來，並且利用船上甲板一條粗繩，箍向馬獅龍。

馬獅龍猝不及防，被他一抱，感到有繩索纏身，立時順勢翻一個觔斗，擺脫了繩索，再利用轉身的去勢，橫蹴一脚。

這一脚是攔腰蹴出，那人中個正着。

那人悶哼一聲，立時竄開。

馬獅龍躍起。

但那人已竄開十米以外，但見他呼哨一聲，兩個人立時轉身，奔向岸邊。

馬獅龍窮追不捨。

可是，他們的速度實在太快，上了岸，再走十幾步，已完全沒有了他們的影踪。

馬獅龍站在岸上，持着一條布帶，那是他在那人身上扯下來的，他把布帶納入懷中。

他如今擔心的是江湖，他有能力對付那個外國人嗎？

一時之間，馬獅龍不知他們會走到那裡。

到了鬧市，他撥了一個電話，是江湖的住所。

馬獅龍握着電話，等了很久，仍沒有人接聽，正想放下電話。

忽然，「格」的一聲，電話被人拿起了，但却沒有聲音。

馬獅龍道：「喂，喂，是江湖？」

對方沒有回答。

「喂，喂？」

忽然，電話筒內傳來一陣低沉而帶沙啞的冷笑，笑聲令人在鬧市中也覺得毛骨悚然。

電話掛斷了。

馬獅龍也放下了電話，截了一部計程車，直往江湖的住所而去。

江湖的住所是極高尚的，保安很嚴密。

馬獅龍經過管理處，向那管理員道：「看見那位入住了不久的江先生嗎？」

「有，他們上去了。」

「他們？」

「還有一位外籍朋友和他一起上去。」

馬獅龍心中暗叫不妙。

江湖不只不敵那人，而且被他押回寓所。

馬獅龍立即乘電梯上去。

這些高尚住宅通常都很靜，走廊燈光十分明亮，沒有甚麼特別的形跡。

馬獅龍走近江湖的寓所。

他不敢按門鈴，輕輕推門。

門是虛掩的。

馬獅龍已作了極爲嚴密的防範，他把門再推開一點，然後等了一會才再閃身入內。

一踏進屋，他已感到有點不對勁。

馬獅龍想出聲，忽然，一拳打出——拳自門後，馬獅龍雖有防備，但那人出拳極快，也出得極有勁道而又狠，因此，馬獅龍避無可避。

他感到太陽穴一陣疼痛。

不過，他是個極有經驗的搏擊者，因此，他忍着疼痛，還了一記猛拳，那人「呀」的叫了一聲。

那人撲向浴室。

馬獅龍定了定神，追上去。

浴室內並沒有人，却見大窗打開。

很明顯，那人已從窗口逃走。

天呀，這是八樓，難道他跳下去？

馬獅龍奔進去，望下去。

那人竟已攀着水渠，爬至接近地下，這一刹的猶豫，應該在五秒之內，想不到那人便能從八樓爬到地下，實在是速度驚人。

馬獅龍不想追下去。

出了浴室，把大門關上，他叫道：「江湖，江湖，你怎麼了？」

江湖並沒有回應，等了一會，他聽清楚是馬獅龍的聲音後，才發出呻吟聲。

馬獅龍急忙走入大廳。

大廳凌亂一片，幾乎沒有一樣東西是完整的。

呻吟聲自臥室傳出。

馬獅龍推開臥室的門，只見江湖躺在床上，發出極爲沉重的呼吸聲。

馬獅龍急忙走上前，扶起他，問道：「怎麼了？」

只見江湖臉上青一塊、紫一塊，但却沒有流血，而他整個身體都是酸軟的，也沒有流血。

馬獅龍知道，這是打人的第一流手法，外表只有皮外傷的跡象，但却使人癱瘓似的。

「你怎麼了？去醫院吧？」

「不……不用……」可是，他已沒有氣力說下去，並且昏過去了。

馬獅龍立刻撥了個電話，叫了一部車子，直接送他進入一間私家醫院。

醫院的醫生立即爲他檢查，並且照X光，發現他內臟出血，幸好暫時沒有性命危險。

到了第三天，江湖才開始回復神智。

馬獅龍感到有點歉意，如果江湖跟着他，可能避過這一次的劫難。

江湖道：「馬獅龍，我接手這宗案件時早已預料了，我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



「那個對手實在太强。」

「你也認爲如此？」

「是的，因爲我在極度防範之下，也中了他的一拳，幾乎使我昏過去。」

「你也受了他一拳？」

馬獅龍笑道：「有甚麼奇怪，我也只是普通人一個，對了，你怎會被他押回寓所的？」

「說來話長，那人引我走向鬧市，因爲人多，我一直沒有機會接近他，不過，他是有意引我走的，因此，我可以看見他的背影。」

「他轉入了一條橫巷，我看機會來了，於是十分小心的跟踪着，在巷口站着，並沒有進去，那知，那人突然奔出來，向我迎面一拳。」

「說句老實話，以我的體格，沒有理由只可以捱得一拳，但那人太厲害了，從他身形和走動已知，但千萬也想不到會這麼厲害，眞的，一拳我便暈了。」

馬獅龍也嚐過那一拳的滋味，他明白那種感受。

「我被他挾着上了計程車，直駛回來，但我恢復知覺也快，入了家門，我便反抗，那知……」

「不反抗還好？」

「是的，我實在不知他用的是甚麼招數，兩拳中頭部，我格開他也來不及，身上又中了兩拳，只覺全身酸軟，他一手把我甩向床上。」

「我癱瘓着，連呻吟也不可能，因爲我的氣門受襲，一時之間，可說是上氣不接下氣，但我的神智仍然十分清醒，那人也知道。

「他用沙啞低沉的聲音說了一句話：回倫敦寫一個快賠錢的好報告！他只說了這一句話，然後是電話聲，他接了電話，只是笑了幾聲。」

「那是我撥來的電話。」

「他放下了電話後，便在大廳內搗毀一番，接着，我便朦朦朧朧的，然後你便來了。」

「那人實在厲害，而且，那句話也很明顯，叫你以後不要再查這件事。」

「是的，想不到……其實也可以想像得到，這三個人一定與唐三彩馬有關。」

「爲甚麼？」

「只有他們這樣的身手，才可以從容劫去那唐三彩馬……他們身手矯捷，甚麼地方也可以逃生。」

「是的，他們是經過特別訓練的。」

「你呢？你對付那兩個人也不易吧？」

「不易，但比你幸運一點。」

馬獅龍略述了他的遭遇。

「那條布帶呢？」江湖問。

馬獅龍道：「我幾乎忘了。」

他把布帶拿出來。

江湖一看便道：「極佳的質料，對了，是上次我們所碰過的料子，這種料子也不是普通人可以買得到。」

「甚麼人可以買到？」

「太空人。」

馬獅龍還以爲他在說笑。

江湖正容道：「眞的，這的確是太空人用來做太空衣的料子。」

「那麼，加上那個鞋印，三人是來自美國的太空署？」

「當然沒有可能。」

「那麼，這些太空物品代表甚麼？他們來自太空，是外星人？」

說到這裏，連馬獅龍自己也笑起來。

三個肯定是地球人。

江湖道：「馬先生，你以爲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地方，是用最好的方法去訓練罪犯？」

「當然有。」

「甚麼地方？」

「訓練間諜的地方。」

「美國有嗎？」

「不只美國有，英國有，蘇聯也有。」

「那麼，我有一個假設，他們三人是來自間諜學校的，可惜，他們不用學來的東西做間諜。」

「做罪犯更出色。」

「對，用做間諜的本領來犯罪，當然是更加出色……你看那三個人身手敏捷，武功厲害，反應奇佳，腦筋靈活……」

「腦筋靈活這點却有商量的餘地。」

「爲甚麼？」

「因爲他們無端出現來攻擊我們，實在是腦筋遲鈍的表現。」

江湖說得沒有錯，假若他們永不出現，也不作這警告式的騷擾，馬獅龍與江湖實在難以知道他們來自何方。

「也許他們身不由已。」

「他們受人操縱？」

馬獅龍道：「我看是的，也許他們是三個被人僱用的罪犯，他們要服從僱主的一切命令。」

江湖道：「那個僱主是誰？」

馬獅龍道：「看來這是整件事的關鍵。」

說到這裏，兩人沉默下來。

這時，有人敲門，江湖應了一聲，一個護士出現，說醫生要來給他檢查。

馬獅龍離開病房。

當醫生離開後，馬獅龍再度進病房，江湖十分高興地對馬獅龍道：「我下午可以出院了。」

江湖復原得也算快。

* * *

出院之後的第三天，他已可以活動自如，在這三天之內，馬獅龍也曾出外，四處找尋資料，也見過勞署長，可惜一直沒有新的突破。

第四天，馬獅龍前往江湖的住所時，江湖已穿好了衣服，準備與馬獅龍一起出外調查。

江湖一見馬獅龍，便說道：「我看這件事，我們太低估了一個人。」

「讓我猜？」

「好，你猜吧。」

馬獅龍道：「是唐三采？」

「是，這幾天我躺在床上，不斷把這多天來所發生的事加以分析，我覺得這個人實在有問題。」

「我也如此想過，好，我們立刻再找他。」

於是，他們直闖唐三采的古董店。

古董店却沒有開門。

門口有一張小小的字條寫着：「東主有事，休息七天。」

「休息？」馬獅龍認識唐三采多年，根本沒有見過他休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農曆年那一段時間，休息三五天之外，他是從不休息的。

古董店比他的家更為重要，他會休息？

江湖問：「你知道他住在那裏？」

馬獅龍道：「知道。」

他們從店後的石級上去，一直走到石級的盡頭，那是一間十分古舊的戰前建築物。

江湖實在不相信，以唐三采做的生意，以及他的收入，他是沒有理由會住在這些地方的。

這古舊的建築物有三層，唐三采住在二樓。

兩人經過那漆黑的樓梯，按鈴之後，等了很久，也沒有回應。

馬獅龍道：「我進去看看。」

「怎樣進去？」

「你在下面看着。」

江湖在下面把風，馬獅龍爬上後巷的水渠，三兩下手脚便進入屋內。

其實唐三采的家也像個古董的貨倉，單是放在他客廳內那套明朝酸枝傢俬，也值百萬以上。

屋內還有很多大小擺設，識貨的人，一定知道所值不菲，但一個普通竊賊入內，却會大嘆倒霉。

唐三采的睡房，有些凌亂，却不是有被搜過的跡象，很明顯地，他是有點忽忙的離去。

房內有一張古老的酸枝枱，枱上有紙筆墨硯。

一切都是古老的東西。

可是，在一個銅鎖的下面，却有一張紙。

一張刺眼的紙。

因為那張紙上印滿了英文，和這枱上的佈置與格調完全不同，因此極其刺眼。

馬獅龍小心的拿起來一看。

那並不是一封完整的信，是被撕剩的一部份，上面的字也看不出有甚麼意義。

那些英文字體也不是從普通英文打字機打出來的，而是由那些電腦用的打印機打出來的。

馬獅龍看着，實在大惑不解。

為甚麼唐三采會收到這麼的一封信？

這封信是否使他暫時失踪的原因？

馬獅龍把那紙條放入口袋，再小心察看了一會，並沒有其他發現。

忽然，他聽到江湖發出的暗號。

有人來了，馬獅龍並不急於離去，他躲在門後，看看來者究竟是誰。

一會，有人上樓。

馬獅龍在門縫間向外望，只見是一個窈窕的身形。

是裘珮絲！

裘珮絲敲門，馬獅龍當然沒有應門。

她敲了一會，似乎有點失望，便下樓而去。

馬獅龍等了一會，待她離開之後，才從後面的水渠爬下，找到江湖。

「見到裘珮絲嗎？」江湖問。

馬獅龍點點頭，道：「她往那裏跑了？」

「看來是朝着唐三采的古董店而去！」

「好，我們也去看看！」

他們沿着石級下去。

裘珮絲站在唐三采的古董店前。

「裘小姐。」馬獅龍走上前，道：「你不知道你舅父沒有開店？」

「他失踪了！」

「失踪？」

「是的，已有三天沒有開店，三天沒有回家，他失踪了！」裘珮絲道。

「你找過他店內裡的助手嗎？」

「找過，她說她只接過我舅父的電話，叫她暫時不用上班，直到再通知為止！」

「他也沒有告訴你？」

裘珮絲搖搖頭，道：「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你認為他會去了那裏？」

「我實在不知道！」裘珮絲誠懇地道。

馬獅龍道：「看來不簡單……裘小姐，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好嗎？」

裘珮絲沒有異議。

他們三人走到附近一間十分狹小的餐廳坐下。

「你對這事有何看法？」

「我看有兩個可能，第一，他是為了逃避某些事，而自動失踪！」裘珮絲道。

馬獅龍道：「我認為，他失踪的第二個可能性是有人威脅他！」

裘珮絲道：「是的，我也認為有這個可能！」

江湖道：「第二個可能似乎更有可能！」

馬獅龍道：「你知道他近日多與甚麼人交往？」

「不知道，我從外國回來，根本不認識他的朋友，而且我是住在酒店的！」

馬獅龍道：「三天來，你沒有查



過？」

「有，但無從着手！」

江湖說：「你有替你舅父做過一些事？」

「有，那天我們在俱樂部見過面，我就是替舅父去找左宗翰的！」

馬獅龍記起來了。

「找他幹麼？」

「只是傳一個口訊！」

「甚麼口訊？」

裘珮絲有點猶豫。

馬獅龍說：「也許這是事情的關鍵。」

裘珮絲道：「無能為力！」

「甚麼？」

「是四個字，無能為力！」

「甚麼意思？」

裘珮絲道：「我也不知道！」

「那四個字表示甚麼？為甚麼不用電話來通知他，而要你親自去見左宗翰！」

「我也不明白，當時舅父吩咐我這樣做時，我也有些疑問，不過，他却沒有解釋，只是叫我快去！」

馬獅龍聽了裘珮絲這一番話，知道她實在不知道唐三采的事，她並沒有與舅父朋比為奸。

裘珮絲說：「馬先生，我知道你很有本領，我想，除了你之外，沒有人能救他！」

馬獅龍道：「我當然會盡力，這事可能與唐三彩馬失竊的事有關！」

裘珮絲道：「是的，我也覺得其間存有大問題！」

馬獅龍道：「這信件是我從你舅父家中找到的！」

「你到過我舅父家？」

馬獅龍點點頭。

裘珮絲看了一會，看不出甚麼，江湖也看，也看不出一個所以然。

裘珮絲道：「我舅父並不懂英文，也沒有甚麼外國朋友，他怎會收到英文的信件？」

江湖道：「你們仔細看，其實上面英文字不多，數字卻很多！」

馬獅龍道：「可能是一些密碼！」

裘珮絲道：「我舅父只精通中文，他怎會懂甚麼密碼！」

忽然，馬獅龍道：「裘小姐，我有一個不情之請！」

「甚麼？」

「我有一個直覺，這件事與唐三彩馬有極大的關係，因此，我想再往你舅父的店內看一次！」

「我沒有他店的鎖匙！」

「這個沒關係，只要妳肯，妳也可以和我們一起進去！」

裘珮絲有點猶豫。

江湖也游說道：「已經三天了，你舅父一定遇上了危險，如果我們要救他，一定要有足夠的資料！」

「好吧！」

他們離開了餐廳，再回到唐三采的店子。

店子的門鎖極其堅固，不過却不敵馬獅龍手上的百合匙。門開了，他們一起進入店內。

店內一如那天所見的一樣，沒有甚麼不對勁的情況出現。

他們進入那地庫似的辦公室。

裏面一切也仍是秩序井然。

裘珮絲拉開了其中一個抽屜，裏面裝有她的一柄假槍，那是曾經用來指嚇過馬獅龍的。

裘珮絲把槍拿出來，叫道：「咦，為甚麼沒有了子彈？」

馬獅龍接過一看。

江湖道：「可能是你舅父怕有危險，把子彈退了下來！」

「不會的，我舅父說過，有這柄假槍在身旁，可以嚇一下那些小賊！」

馬獅龍道：「他既然是想用來嚇人，那麼，他不會退下那些子彈的！」

裘珮絲忽道：「有人來過！」

「你怎知道？」

「你看那閉路電視！」

他們都站起來，原來，唐三采外表雖是個古老人物，他却為自己的店子裝上了最先進的科技。

閉路電視的攝影機鏡頭片被一些紙條封着。

馬獅龍道：「快看看那些錄影帶！」

江湖對這些東西很在行，三兩下子便把錄影帶除下，放在錄影帶機內，回捲了一些部份。

小螢幕上出現了唐三采的店子的影像。

一會，有人下來，却看不清楚，再一會，馬獅龍與江湖叫起來。

裘珮絲並沒有看見甚麼，便追問：「甚麼事？」

「你看到嗎？好像有三個人！」

「是嗎？但接着便漆黑一片！」

「是，我們再回捲一看。」

這次他們仔細地看，螢幕上並沒有出現那三個人的身形或面孔，只是三個人影投射在一角。

再看，一切都沒有了，鏡頭已被封。

馬獅龍道：「現在已可以肯定，你舅父是被三個人擄走的！」

江湖道：「又是那三個人！」

「甚麼三個人？」

馬獅龍簡單地把他們與三個人週旋的事覆述了一遍，聽得裘珮絲心驚膽跳！

裘珮絲道：「那三個人既然這麼厲害，那麼，我舅父一定是兇多吉少了！」

「那也不一定，因為他們要的是唐三彩馬，並不是你舅父的性命！」

「我舅父眞的劫走唐三彩馬嗎？他怎會有這個本事？」

「其中當然有內情。」

江湖忽道：「你們記得嗎？那天，唐先生曾打開過那個地下保險庫，那裏有很多唐三彩馬。」

「那些……」

馬獅龍忽然有點靈感，道：「倒不如再打開來看看，說不定其中有一隻是……」

裘珮絲道：「我不知道保險庫的密碼！」

馬獅龍道：「你不介意我嘗試吧？」

裘珮絲沒有說話，但從眼神中流露出她似乎並不十分相信馬獅龍會有這個本領！

馬獅龍推開附近的東西，拉開了那個地蓋，露出兩個保險庫的旋鈕。

馬獅龍伏在地上，把耳朵貼在旋鈕附近。

他慢慢地扭動着那旋鈕，並且集中精神地聆聽。

一會，馬獅龍站起來，道：「江湖，你試試拉開它！」

江湖用力一拉，保險庫的門果然開了！

裘珮絲拿起燈來，照向裡面。

「嘩」的一聲，她大叫起來。

馬獅龍也叫，江湖更大聲地叫。

「快……快扶他……」

保險庫之內，甚麼東西也沒有，只有一個昏迷了的人——唐三采！

唐三采已全然昏迷，全身軟弱無力。

馬獅龍摸摸他的胸口，仍然有微弱的跳動，看來他仍然未死。

「叫救傷車！」

不一會，救傷車還未來，警察已到。

裘珮絲簡單的解釋了一下，而馬獅龍已知會勞署長，他也立刻親自來了。

馬獅龍把這件事向他報告了一下。勞署長的手下在店內套取了一些指模，準備送往英美兩個國家，希望可以找到那三個罪犯。

店內並無其他失竊，只是保險庫內本來有差不多十隻的唐三彩馬，都失踪了。

## 天才罪犯　匿居潛艇

唐三采經過急救之後，已渡過了危險時期，總算拾回一條命。

裘珮絲很感激馬獅龍救了她舅父一命。

馬獅龍道：「我也只是誤打誤撞！」

裘珮絲道：「其實，我有一些事是瞞着你們兩位的！」

「是關於你舅父的？」

「對，與他有關，也與我有關！」

江湖插口問：「也與這次唐三彩馬失竊有關？」

「我不敢肯定！不過，你們可以從我們的關係中推理，也許有想不到的收穫！」

馬獅龍道：「洗耳恭聽！」

裘珮絲道：「其實我認識左宗翰已有一段日子，那時候我在美國讀書，他也是，不過，我剛入大學時，他已快畢業了！」

「原來你們早已認識！」

「不只認識，而且成爲相當要好的朋友！左宗翰並非是讀書的材料，但他家裏有錢，加上他也懂得花錢，因此，他能順利畢業！」

「懂得花錢？」

「是的，例如用高價，請一個寫論文的槍手、與教授保持極爲良好的關係等等……他畢業之後，沒有離開美國，後來他父親因病，才召他回去！」

「那跟你有甚麼關係？」

「他向我求過婚，但我發覺他並不是我理想的終身伴侶，因而拒絕了他，不過，我却認識了他的一個好朋友！」

「是他身邊的傍友？」

「不，那時他在美國，只是個有錢的公子哥兒，並非一個大亨，那位朋友便是替他寫論文的一位，這人名叫尼哥，是個極爲聰明的人！」

「外表也英俊瀟洒？」

「不錯，是個既追得上時代，又滿腦子學問的人，我與他成爲了好朋友，左宗翰知道了後非常憤恨，以後不再請他做槍手，使他收入大減！

「他的家境不好，父親不能在經濟上幫助他，不過，他十分聰明，雖沒有了左宗翰幫助，不一會，他又找到另外一些有錢子弟，爲他們作論文！」

馬獅龍道：「這兩人的事，似乎與我們想知道的東西沒有多大關係！」

裘珮絲續道：「尼哥與我過了一段相當愉快的日子，可惜，他後來病了！」

「病了？很嚴重的病？」

「我不知道，因爲他拒絕見我，甚至拒絕見所有的人，他躲了起來！」

「究竟是甚麼病？癌症？」

「不是癌症，據一些同學告訴我，他患了一種叫做肌肉萎縮症，一個足有六尺的男子，因此病而萎縮成一個侏儒似的！」

「可惜！」江湖道。

「是的，這是一件極爲可怕與殘酷的事。」

「尼哥消沉下去？」

「我不知道，但據一些同學的消息，他並沒有死去，一直活着，並且活得不錯！」

「他怎能賺錢生活？」

「說來也夠神奇，他是個天生的贏錢好手，凡是賭博，他一學會便贏錢，因此，他可以靠賭博生活！」

「他與左宗翰有過節嗎？」

「除了不再請他寫論文之外，他還曾用言語侮辱過他，那多少是爲了我！」

「尼哥有沒有介意？」

「當時他只是個窮學生，介意也沒有辦法，但後來却不同了！」

「爲甚麼？」



「因爲他也有了錢，他是個經濟專家，也是個電腦專家，因此，他不費吹灰之力，便賺了一份豐厚的家財，那時，他想報仇。」

「怎樣報仇？」

「凡是左宗翰要做的事，他要暗中阻攔或破壞，用甚麼手段，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左宗翰也和他鬥了一陣子，終於，他敗下陣來，因爲尼哥始終是當地人，而且他也不懼怕他有錢！」

江湖道：「有錢並不代表一切！」

「是的，但有錢至少可以使一個癱瘓的人，建立起自己的一個王國！」

「你說尼哥一直病下去，仍然能夠建立一個商業王國？」

「是的，他倚靠電腦與他自己的腦袋，請了很多人材，建立起一個商業王國，而這個王國的皇帝，從不露面，沒有人知道他現在已病成甚麼樣子。」

「後來左宗翰被父親召回來了？」

「是的，事情本已告一段落，我也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我接到舅父的來電，他要求我爲他在美國或英國搞一個拍賣會！」

「古董拍賣？」

「是的，我知道我舅父的古董生意做得很大，不過他因不懂英文，一直想賺更多外國人的錢也沒有辦法，後來，他終於想到了我！」

「妳有辦法？」

「我從事法律工作，認識的人自然不少，因此替他在美國搞了一次拍賣，頗算成功，後來，我發覺在美國拍賣古董，始終不及在歐洲，因爲美國是一個講求實際的國家，因此我提議往英國試一次。

「結果，那是去年的事，我舅父要我與英國最大的拍賣行合作，最初接觸的時候，那些英國人並不理會我，後來知道其中有一件東西是價值連城，情況才改善！」

「那唐三彩馬？」

「是的，據說，近年來那唐三彩馬的價值一直上升，從二三十萬鎊一直上升至三五百萬鎊，如果來一次拍賣，價值是難以估計的，因此，英國人決定與我們合作！

「在整理那些古董的資料的時候，我才知道那唐三彩馬是屬於左宗翰的！」

「左宗翰爲甚麼要賣出那馬？」

馬獅龍道：「據一些路邊社的消息，他們在港的生意有問題，因此需要大筆金錢來補救！」

裘珮絲續道：「有一天，英國的拍賣行來了一個電話，告訴我他們已找到一位客人，想買下那一隻唐三彩馬！」

「他出甚麼價錢？」

「據那些專家說，那位客人出的價錢，可能比在拍賣時還要高！」

「那麼，左宗翰一定答應了？」

「不，他沒有答應，第一，他希望在拍賣場上可以得到更高價錢；第二，他要求調查一下，甚麼人那麼大手筆要買下那隻馬！」

「結果呢？」

「我們爲他千辛萬苦的調查到了！」

「他賣不賣？」

「他決定不賣！」

馬獅龍與江湖同時感到詫異！

「爲甚麼？」

「因爲那買家是尼哥！」

馬獅龍道：「呀，這點可以理解，左宗翰一方面記仇，另一方面，他也想得到更高的價錢！」

裘珮絲道：「如果他想得到更高的價錢，他是應該賣給尼哥的，因爲尼哥肯再出多一半的價錢！」

江湖道：「左宗翰仍然不賣？」

「是的，以前，他用錢玩弄過尼哥，如今是尼哥用錢來玩弄左宗瀚，他心有不甘。」

馬獅龍道：「其實尼哥也不用心急，只要等到拍賣，他一樣可以用橫手買下來。」

裘珮絲道：「那不一定，你知道，近年日本人瘋狂購買古物，說不定他們會出更高的價錢。」

馬獅龍道：「我看價值不是一個大問題。」

江湖也道：「是的，我看這個尼哥是一定要把唐三彩馬弄到手才甘心。」

馬獅龍道：「我也有這個感覺。」

忽然，馬獅龍又想起了另一個問題。

馬獅龍問道：「你的舅父與左宗瀚的關係又如何？」

裘珮絲道：「以我所知，他們是多年朋友，也是經紀與人客的關係。」

「唐三采介紹他買或賣古董？」

「是的，其實，舅父與左家已有多年的交情，左宗瀚的父親早已與舅父有交易。」

「至於其他呢？」

「這點我便不大清楚。」

馬獅龍道：「過幾天，等他神智回復、身體健康略好時，便有答案。」

在等待唐三采復原的這幾天內，馬獅龍與江湖一直在明查暗訪。

馬獅龍在黑道上探聽有甚麼大竊匪看中了這一單大買賣，也和勞署長合作，希望可以抓到一兩個嫌疑犯，可是，千頭萬緒却毫無消息。

至於在唐三采店內套了的一些指紋，經過本地的專家鑑証，沒有甚麼結果，依靠國際刑警方面的協助，也沒有回音。

他們兩人每天都去探望唐三采。

第五天，唐三采已經可以吃點東西了，而且可以說話，因但警方要問他的口供，馬獅龍沒有詳細的問他。

馬獅龍雖看過他給警方的口供，却沒有多大的新意，只是說他被人行劫，匪徒搶走了些古董後，便把他鎖在地下的保險庫內。

馬獅龍知道，他把眞相瞞住了警方。

江湖道：「爲甚麼他要騙警方？」

馬獅龍道：「那可能因牽涉其他犯罪活動。」

「唐三采是個可疑的人。」

翌日，他們有機會問唐三采，結果却令他們失望。

馬獅龍向裘珮絲游說：「你去問問你舅父的眞相吧，可能對整件事有幫助。」

裘珮絲單獨與他見面，也是無功而退。

馬獅龍道：「究竟有甚麼辦法令妳舅父說出眞相？」

裘珮絲道：「首先要令他知道他有罪。」

「如果他犯了罪，他便早知自己有罪。」江湖道。

「可是他以爲別人不會知道。」

馬獅龍忽然有一個古怪的主意，於是向他們說出，江湖聽了，大讚妙計。

但裘珮絲却認爲不大好，但在江湖的慫恿下，馬獅龍也陳以利害，終於答應。

究竟是個甚麼計劃？

* * *

那夜，他們三人換上一套黑色的衣服，外面却披上一件醫生的白袍。

本來，醫院是不許人們在夜裏探訪的，不過，他們三人並非去探訪，而是混進醫院內。

本地的人材大量流失，因而私家醫院內的人手也不夠，因此，他們進入醫院，沒有被人查問，因爲他們是身穿白袍，人們以爲他們是急診的醫生。

當他們來到了唐三采的私家病房，便脫下白袍，露出一身黑色夜行衣服。

他們還戴上了黑色的頭套面罩。

他們也不從大門直進，而是故意攀出窗外，由露台進入唐三采的房間。

唐三采並未入睡。

他剛見一個黑影，立刻大叫起來。

馬獅龍撲入，先止住了他的叫聲。

「你們又來要我的命！」

這句話已把當日的情形說出一半。

江湖怒吼了兩聲。

唐三采道：「你們已把十隻唐三彩馬偷走了，還要甚麼？要我的命也沒有用。」

裘珮絲也作狀咆哮了兩聲。

唐三采道：「當中有一隻是正貨，你們找個專家一看便知道了。」

馬獅龍突然從懷中抽出一把利刃。

白森森的刀，使唐三采顫抖起來。

唐三采道：「好了，好了，我說出其中的竅門吧，那隻眞正的唐三彩馬是陪過葬的，因此較一般的唐三彩馬的色澤較爲暗啞，另外，經過多年來的搬運，那馬的脚部有過斷裂，不過，經過專家的修補，並不那麼容易發現，但總有一些痕跡。」

原來眞的唐三彩馬果然是在唐三采手中，可是，如今却已落在那三個人的手中。

那三個賊人與唐三采的關係又如何？

突然，馬獅龍把頭套面罩拉下來。

唐三采一驚。

江湖與裘珮絲也拉下面罩。

唐三采呆了一會，氣憤地道：「珮絲，連你也出賣我。」

「不，舅父，我們是想幫助你。」

「幫助我？如今妳却害死我了。」

「害死你？如果你不把眞相說出來，那麼，不是別人害死你，而是你自己害死自己。」

唐三采仍然鼓着氣。

馬獅龍道：「那三個究竟是甚麼人？」

唐三采並不回答。

馬獅龍再問一次。

仍然沒有回答。

馬獅龍站起來，向門口走去。

江湖問：「去那裏？」

「當然是知會勞署長。」

唐三采緊張起來，道：「我說了。」

馬獅龍走回來。

「不過，我是有條件的，你們要想辦法赦免我的罪，我才肯作汚點證人。」

唐三采眞想得周到。

馬獅龍道：「我不能作主，因爲這是警方與法官的事，我們只想找回唐三彩馬，並且抓到那幕後人。」

唐三采道：「我是被迫的。」

馬獅龍道：「被迫賺一大筆錢？」

這話使唐三采無話可說。

過了一會，唐三采嘆了口氣，終於開口道：「我與左家是世交，左宗瀚的尊翁在世時，我已和他們交往，並且做了很多生意。

「以前，唐三彩馬並不是這樣貴的，雖然人們都欣賞那唐三彩馬的造型、手工精緻、色澤油潤，不過，一經陪葬，中國人却有了忌諱。

「可是，在外國人眼中却是不同，他們認爲陪葬之後再度出土，才是珍品，對上一次拍賣的時候，一對唐三彩馬只值幾十萬，想不到如今的價錢像火箭一般上升。」

裘珮絲插口道：「舅父，我們不想上歷史課。」

「你想聽甚麼？」

「那三個人，令你心驚膽顫的三個人。」

「我眞的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是左宗瀚僱來的？」

「不知道。」

「是甚麼人僱來的？」

「眞的不知道。」

「那麼，你究竟是怎樣與這三人遇上？」

「那是在發生劫案之後，那三個人來到我的店子，硬要把那唐三彩馬放在我那裏。」

「爲甚麼？」

「當然是有原因，他們知道我可能還會擁有其他的唐三彩馬，事實上，他們的估計也沒有錯，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在古董行上，名頭响亮，就算有警探搜查我的店，我也可以辯白。」

馬獅龍道：「你沒有必要替他們收藏贓物。」

唐三采嘆了口氣。

馬獅龍立時明白，道：「他們揑着你甚麼痛脚？」

唐三采道：「我們做古董的，只是一般商人，很多時候想多賺一點錢而……」

「作僞？」裘珮絲道。

「不是作僞，而是把古董的年代說得更古，因此……」

「他們有你出售的古董爲證？」

「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那三個賊人果然與衆不同，懂得利用唐三采的微妙地位以及弱點。

「照你估計，這三個人與你的舊買家有關係？」

「我想是的。」

「是誰？」

「我不敢肯定。」

「說出來也無妨。」

唐三采無奈的道：「珮絲，我想是尼哥。」

裘珮絲道：「尼哥？」

「你會介紹他來我店買古董，不過，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你還在美國讀書，而且他買的也不是甚麼上價的東西。」

「是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馬獅龍道：「尼哥親自和你接觸？」

「沒有，他只是打過一些信來。」

「電腦信？」

唐三采點點頭。

「就是那些電腦紙上有很多數目字的？」

「是的。」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那些數目字怎能通訊，道：「你不懂英文吧？」

唐三采搖搖頭，道：「所以他才用數字，那些數字其實是中文電碼，我們可以用電報公司的密碼書查出原文。」

實在是個聰明的辦法。

「尼哥不懂中文，他又怎能把英文轉爲中文電碼？」

「我不知道，也許他請人做吧。」

馬獅龍道：「不，你們忘記了他是個電腦專材，也許他有一套軟件，可以爲他工作。」

從這件事看來，尼哥確實不簡單。

馬獅龍道：「尼哥曾與你談過唐三彩馬，那麼，很明顯，那三個人一定是他派來的。」

唐三采道：「不一定，因爲他自始至終也沒有提過會派人來强搶的。」

「那只是他掩飾自己的嫌疑。」

江湖道：「本來，我們也不能肯定甚麼，可惜那三個人自作主張。」

裘珮絲並不明白他的話。

江湖道：「我想尼哥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派人來强搶，却全不牽上他的身上，可是，當那三個人知道我們插手調查這件事之後，却慌張起來，向我們下手。」

馬獅龍同意地道：「尼哥是個天才，他的計劃十分周詳——派人劫走唐三彩馬，把贓物放在一個古董商人的店裡，伺機才運回國，這實在是聰明的辦法，可惜却給這三個自認有本領的人破壞了。」

江湖道：「那麼我們先找出那三人，便可找到尼哥。」

裘珮絲道：「怎樣找？」

馬獅龍道：「那三個人不是泛泛之輩，唐老吉，我看他們三人早已以爲你死了，想不到你會這麼命大，我們想利用你來引出他們。」

唐三采聽了，十分害怕的道：「不！」

馬獅龍道：「不用害怕，我們先把你搬離醫院，再由我們扮你，等他們來自投羅網。」

江湖道：「警方呢？」

「這方面，我會與勞署長說的了。」

裘珮絲道：「那麼，事不宜遲！」

她是害怕她的舅父眞的會落在那三個人的手上。

馬獅龍道：「你們作好準備，我先與勞署長聯絡，然後由署長與醫院方面接洽，讓我與江湖留下來。」

裘珮絲道：「我把舅父安置好之後，也來與你們一起捉那三個人。」

馬獅龍道：「好極了。」

於是，馬獅龍往找院長，院長本來不願意合作，但經勞署長在電話中要求，他只得勉强答應。

裘珮絲立即把唐三采送到一間大酒店。

勞署長也決定採取馬獅龍的計劃，打算明天便發放唐三采被救活了的消息。

馬獅龍睡在唐三采的床上，江湖睡在旁邊的一張病床，兩人經過一天的勞累，睡得很香甜。

翌日，一切照計劃進行。

可是，等了一整夜，那三人並沒有出現。

再過了一天，仍然沒有甚麼跡象。

江湖開始有些不耐煩。

馬獅龍道：「除非他們聽不到唐三采仍沒有死去這個消息，如是聽到，就算他們離開了本地，也會潛回來。」

「爲甚麼你會如此肯定？」

「他們自認是萬中無一的高手，否則他們也不會自作聰明地來找我們，唐三采是關鍵人物，更是不能留下活口。」

江湖道：「看看今晚又如何。」

馬獅龍與江湖在日間睡過了，因此，那晚十分精神，他們詐作睡着，實則睁開了眼睛。

十二時、一時、兩時。

完全沒有動靜，馬獅龍了無睡意。

忽然，窗外吹來一陣風。

馬獅龍感到有些寒意，便想上前關窗，但是，他却感到手脚無力似的。

他叫了江湖一聲。

江湖沒有反應。

馬獅龍立時閉氣，暗地把手脚伸展了一下，幸好立時恢復了氣力。

那三個人來了？

馬獅龍一直注視着窗子與露台，這個時候，他們當然是從窗口或露台進入。

可是，出乎意料，那三個人是從門口進來的。

他們剛入來，便散佈開，他們的行動實在十分迅速，而且極有紀律。

那個瘦削的一奔向前，來到馬獅龍床前，一刀便刺下。

他的手法十分熟練。

可是，當他的刀剛接觸到那個軟綿綿的枕頭，他立時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大錯。

馬獅龍並不在床上，他早已躲在床下。

他一刺下，馬獅龍已從床底抓着他的雙腿，並且用力一甩，那人被甩向牆邊，馬獅龍從床下竄出，一手反扣那人的左手。

那人右手揮刀，馬獅龍早有準備。

那人放下了刀，因爲他感到背後有一柄槍指着他。

制服了此人，馬獅龍以爲暫時佔了上風。

但事實並不如此。

那兩個人的反應也快，他們並不上前救同伴，而是直接把江湖抓起來，並作勢要殺死他。

江湖整個人軟弱無力，因爲他吸入了太多的痲醉氣體，他是清醒的，但却軟弱無力。

雙方僵持着。

這一連串的變化，需要不少篇幅來描寫，但現實却只是費了三數分鐘。

馬獅龍道：「放開他。」

那兩個人也示意馬獅龍放開他們的同伴。

馬獅龍心想：「再僵持下去，江湖一定會受傷。」因此，他慢慢地放開了那人。

那兩個人也慢慢地鬆開了江湖。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

那兩個人立時緊張起來。

馬獅龍知道，那可能是裘珮絲來巡房，他却不希望她前來，否則……

那兩人也感到這脚步聲會對他們不利，他們交換了一眼色，便把江湖推向馬獅龍。

馬獅龍見江湖軟弱無力地撲向他。

他沒有其他選擇，只好放棄了那個賊人，接着那像一團軟泥似的江湖。

那人立時逃走，第一時間跑向窗口，沿窗而下。

另外兩人也走出露台，失去踪跡。

馬獅龍放下江湖，奔向窗口，伸頭向下一看，只見那人竟能沿着牆壁往下爬。

馬獅龍忽然想起那個鞋印，那個特殊的鞋印，這三個人所穿的鞋果然不是普通的鞋，而是可以用來「爬」牆的鞋，這種特殊的鞋底有特强的吸力。

另外兩個人也是沿牆「爬」下。

後面的門已打開。

果然是裘珮絲，她見江湖躺在地上，立刻扶起了他，叫道：「他們來了？」

「也走了。」

裘珮絲道：「江湖受了傷？」

「不，只是中了痲醉氣體。」

裘珮絲走到窗前，黑暗中再不見那三人的踪影。

「追？」

「不必，我已在其中一人身上下了手脚，先救江湖再說。」他把江湖放在床上。

「你怎麼了？」

江湖有氣無力地道：「沒有甚麼，只是全身無力。」

馬獅龍道：「他們的手段眞毒辣。」

裘珮絲問：「馬先生，你也在房內，爲甚麼不會被痲醉氣體痲醉？」

「我幾乎也受害，幸好我發覺得快，才閉住氣！」

「閉氣？」

「那是中國武術的一種，就是暫時停止呼吸，像潛水那樣。」

「中國武術果然神奇！」

「並不神奇，而是經過嚴格的苦練！」馬獅龍頓了一頓，道：「那三個人才神奇，他們行動迅速，假若我不是命大，可能已死在床上。」

裘珮絲出去，找來一個眞正的護士，希望可以使江湖快點復原，可是那護士檢查過他之後，却說沒有辦法。

江湖道：「我看一定要休息一段時



間，馬先生，是我連累了你，否則你應該抓到那個賊人！」

馬獅龍道：「不要這麼說。」

裘珮絲道：「我這時撞進來，也許是……」

「是救了我們！」

江湖道：「不知又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能再引出他們來。」

馬獅龍道：「不，這次由我們找他們好了！」

他從床頭櫃中拿出一個黑色的盒子，打開之後，才知道是一部跟踪器。

馬獅龍道：「我把一片感應器貼在其中一人身上。」

那接收器的液晶體銀幕出現了一個紅點。

馬獅龍道：「我們不必心急，待天亮後，才確定他們的位置。」

時間慢慢的過去，那接收器接收到的訊息較弱，但那紅點仍然在液晶體銀幕上閃着。

馬獅龍把那追踪器帶到警署去。

勞署長桌上的私人電腦正好大派用場，原來這個追踪器可以接駁電腦，在電腦的精密分析之下，可以準確地找出被追踪物體的正確位置。

經過了一連串的數據輸入，終端機上出現了那被追踪的正確位置。

馬獅龍道：「那訊號並不太强，而且閃動着，我看那地方應該是一處海面。」

勞署長道：「是的，正是本區最南端的一個海灣。」

江湖心急地道：「立刻去抓人？」

馬獅龍道：「不，勞署長，請你知會水警，在那個小海灣附近作佈防，然後由我們兩人去抓人。」

「爲何不直接派警察圍捕？」

「他們都是經過極其嚴格軍事訓練的人，他們不會懼怕人多，一旦人多，他們爲求脫身，反而會不擇手段！」

「你害怕他們會用大型武器？」

「說不定，我的意思是，讓我們兩人乘快艇迫近，一旦我們失敗，海灣外面的軍警，才採取行動吧。」

勞署長對馬獅龍是極爲信任的，他沒有意見，只是吩咐其下屬準備一切。

馬獅龍道：「我們只需要一艘快艇，艇上有足夠的潛水設備，那便可以了！」

「武器呢？」

「有漁槍、匕首，便可以了。」

勞署長道：「假如對方身在一艘船的話，他們可能不只有三個人，還有其他人員。」

馬獅龍道：「這次的追捕，應是一次鬥智鬥力的比賽，人多也沒有用。」

這時，裘珮絲也來了，她剛探望完她的舅父唐三采，告訴他昨夜發生的事。

她只能聽到他們其中一部份的對話，便問：「去追捕？我呢？」

馬獅龍道：「你懂游泳嗎？懂潛水嗎？」

「當然懂，我在美國時，在徒手潛水與深水潛泳兩個項目中得過奬呢！」

馬獅龍沒有拒絕裘珮絲加入。

下午，他們開始行動。

警方爲他們準備了一艘極爲先進的快艇，艇上有足夠的設備，足以對付一些突變。

軍警方面，他們先派來一部直升機，在上空追踪着快艇，然後才派軍警前去佈防。

裘珮絲駕駛快艇極爲出色。

馬獅龍看着那個接收器銀幕，指揮着裘珮絲的路線，警方的直升機則在上空跟着。

那海灣十分遙遠，快艇差不多兩個小時才可到達。

那時，紅點仍在銀幕上閃耀着。

馬獅龍道：「減速！」

快艇慢了下來。

這海灣已是公海了，面對南太平洋，風浪很大，波濤洶湧。

但一進入那海灣，却是風平浪靜，這海灣是一個天然的避風港，怪不得他們選擇這地方。

快艇慢慢地駛近海灣。

海灣內全無阻隔，一眼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切。

可是，平靜的水面上，却沒有他們想見的東西。

海灣之內，沒有其他船隻停泊。

馬獅龍看着那追踪器的銀幕，紅點仍然閃耀，這表示他們仍在那裏。

可是，前面的確沒有船隻。

裘珮絲索性把快艇停下來。

通話器突然傳來了直升機駕駛員的話：「怎麼了？」

馬獅龍拿起通話器道：「是這個地方了，按照計劃佈防！」

直升機接到命令，離開了這海灣的上空。

馬獅龍道：「下面！」

他指的是水底，並且往找潛水衣。

「我們一起下去，裘小姐，你控制快艇接應！」

江湖有點不知所措。

裘珮絲道：「我想潛下去看看。」

江湖立即接口道：「我可以控制快艇。」

原來江湖並不喜歡潛泳。

馬獅龍沒有異議，他們分別穿上了潛水衣，並且配備了漁槍及匕首。

每人身上都有通訊器，可以互相通話。

馬獅龍先下水，裘珮絲跟着。

水裏透着微寒，馬獅龍一馬當先，他跟着那追踪器的指示，向着南面游去。

游了不久，馬獅龍看見一個長長的黑影。

那紅閃光更加强烈。

馬獅龍示意裘珮絲小心。

再游了百多米，他們已可以清楚地看見那長形的潛艇，是的，那是一艘潛艇。

這艘潛艇相當大，可以載上十多廿人。

一時之間，馬獅龍不敢游近，看來他們已被監視，假若接近潛艇，不知他們會放出甚麼東西來攻擊他們。

他等了一會，潛艇毫無動靜。

馬獅龍看看氧氣錶，還有一個小時的氧量。

他不能再等下去。

馬獅龍開了通話器，對裘珮絲道：「我先走近，看看有沒有辦法。」

裘珮絲道：「好，我會掩護你。」

馬獅龍慢慢游近，潛艇仍然沒有反應，他越游越近，直至可以接觸到那潛艇爲止。

可是，那潛艇仍然是靜靜地停在那裏。

馬獅龍再看看那追踪器，不知在甚麼時候，銀幕上已經沒有了紅點。

但他知道，追踪器仍然是正常操作的。

裘珮絲也慢慢的游近。

忽然，馬獅龍感到有一陣吸力來自潛艇。

馬獅龍立時想游開，可是，那力量却越來越大，使他們不可抗拒。

那力量一直把他們兩人同時吸了過去。

力量越來越大。

他們已被吸進了潛艇的一個進口。

那進口本來是關閉的，當他們一接近，門却自動開了，把二人吸了進去，然後又再關上。

兩人進入一個滿是水的船艙，內裏有微弱的燈光，然後，水慢慢的退去。

不一會，水已退盡，兩人坐在濡濕的地板上，那地板十分光滑，好像金屬，又好像瓷瓦之類的東西。

馬獅龍把頭罩脫下來。

裘珮絲也脫下，惶然的看着四周。

馬獅龍站起來，想走向船艙的另一邊看看，另一邊看來是密封的，他試試那個通話器，似乎失靈了，叫了一會，江湖也沒有答話。

裘珮絲道：「我們已經成爲他們的俘虜了！」

「是的，我也早已預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這時，馬獅龍感到十分不適，那種不舒服的感覺，並非是不夠空氣，而是……却又說不出來。

他只感到胸口翳悶。

裘珮絲似乎也有這種感覺。

馬獅龍把潛水膠衣也拉開了，希望這種不適的感覺可以減輕。

可是，那種感覺不單沒有減輕，反而越來越嚴重，並且有點暈眩。

馬獅龍知道，一定是潛艇中人下





的手脚。

他坐下來，以靜止的打坐方式來對付這種無形的侵擾。

裘珮絲看來已支持不住。

馬獅龍本來可以暫時制止那種侵擾，但一動了心，要趕去看看裘珮絲，他立時心神又大亂，一種針刺的感覺襲向他的頭部。

他企圖站起來，却是無能爲力，雙腿已不受指揮。

馬獅龍倒下，再想打坐，却再也沒有辦法。

他終於暈了過去。

＊　＊　＊

馬獅龍醒來，發覺自己處身一處燈光極爲柔和的地方，他並非躺在床上，但那張墊褥却像床一般。

沒有裘珮絲的踪影。

忽然，有聲音傳入：「你醒來了？」

馬獅龍仔細看着，室內沒有傳聲器，聲音不知是從何而來。

「我三個手下都說你是難以應付的。」

馬獅龍並不回答，只道：「你是誰？你在那裏？」

聲音先是傳來幾聲乾笑，然後道：「你不用理會我是誰，也不用理會我在那裏。」

「那你想怎樣？」

「我想看看天下是否眞的有超人！」

「超人？我並不是超人！」

「那你是一個滅罪先鋒！」

馬獅龍聽了，幾乎笑起來，道：「你現在是在拍攝電視片集嗎！」

「我實在不相信，三個經過極端嚴格訓練的人，加上我從旁協助，也不能戰勝你！」

「你究竟是誰？」

「如果你眞的想知道我是誰，那要先通過我給你的測驗！」

「測驗？甚麼測驗？」

那聲音並沒有答話。

忽然，室內一處地方突然開了一個缺口，一個人閃進，缺口又立即關上。

那是個面孔熟悉的人，因爲馬獅龍曾經和他交過手，那人的行動極爲矯健，臉上却沒有甚麼表情。

他身穿一套紅色的緊身衣服。

他不發一言。

那聲音又傳來：「殺他！」

這句話不知是對馬獅龍說，還是對那紅衣人說。

不過，那紅衣人已有反應，他慢慢走上前。

馬獅龍也站起來，慢慢的舒緩一下筋骨，他覺得身體已沒有甚麼大礙。

那人無言的撲上。

馬獅龍閃開，並且試探的出了一拳。

那人撲不倒馬獅龍，但反應靈活，也避開了馬獅龍的一拳。

那人又再撲上。

一撲是一個虛招，接着雙手如箝的要抱起馬獅龍。

馬獅龍一個矮身，躲開了他的「熊抱」，然後是一拳打出，重重的打在他的腹部。

那紅衣人退了一步，卻又再上。

他那種鍥而不捨的打法，對馬獅龍來說是極其不利的，他要的是速戰速決。

可是，這麼一個强壯的人，如何可以一下子便把他擊倒？馬獅龍一直小心地觀察着。

以前的人，練武的時候會有一處「死門」的地方，或者稱之爲「罩門」，是身體上較弱的地方，如果被敵人一擊而中，會有致命之虞。

其實，現代人也有這種「死門」，不過，好的搏擊者會擅於掩飾，這紅衣人便是其中一個，馬獅龍不斷的向其上中下三盤攻去，務求盡快找出他怯弱的地方。

一連攻擊了十多個回合，那人的身體似是鐵造般，可以被人攻個正着，却不會被人攻下。

馬獅龍的氣力足以與這個人頡抗，不過，這只是其中一個測驗，過不了這一關，前面便是絕路。

突然，馬獅龍奮力一擊，本來是向對方的胸部擊去，但當他的拳快要擊到胸前時，他的拳竟突如其來的改了方向。

一拳直搗他的下顎。

這種在極爲短距離的發勁拳法，在中外武術上，是極爲罕見的，但在我們的國術之中，有「詠春」拳，便是擅長於短距發勁。

這一勁拳，帶來一陣骨骼碎裂的聲音。

那人退後，一手托着下顎。

馬獅龍無意中發現了他的「罩門」，於是他再進一步，一拳向他眉心擊去。

那人猝不及防，倒在地上。

「滾！」是那聲音。

那紅衣人依言向後面的墻壁滾去，他是眞的在滾，整個身子的滾動。

當他剛到達那墻的時候，牆便裂開，整個紅衣人似乎被一種力量吸了出去。

馬獅龍站起來。

一時之間，整個空間都沉靜下來。

馬獅龍叫道：「來吧，再來吧！」

「馬先生果然名不虛傳。」

馬獅龍道：「不用讚我了，我無論怎樣好，也已落在你的手裏！」

那聲音似乎極爲愉快的道：「對，你果然有先見之明！」

聲音未完，室內本已黯淡的燈光忽明忽滅，兩個黑影從天花板墮下。

然後，室中的光線又再穩定下來。

兩個人，兩個黑衣人。

他們全身都被黑色的衣服裹着，只剩下一雙眼睛。兩個人的四隻眼睛透出刀一般的兇光，直射馬獅龍的心裏。

他感覺凜然。

兩人迫近，目光也迫近，那種寒氣，使馬獅龍不期然的打了一個寒顫。

不是溫度的改變，而是目光的淩厲。

兩人出手，左右同時攻來。

馬獅龍當然不會害怕，一時之間，掌影、拳影在室中亂舞。

忽然，馬獅龍見到其中一人的目光。

他感到一陣暈眩。

立時，他的左邊太陽穴便中了一拳。

這一拳，使他暈眩的感覺加重了，他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搖搖欲墜。

另一邊的太陽穴又再中了一拳。

這時，他已無法把自己的身體平衡，緩緩的欲跌下去，假若跌下去，他便註定要失敗。

馬獅龍是個永不言敗的人。

他一咬嘴唇，痛楚的感覺使他的神智稍爲恢復，他仍然跌下，但一着地，雙腿却已蹴起。

那時，兩人企圖撲上。

馬獅龍的雙腿蹴得極爲適當。

兩人吃正兩脚，飛也似的被踢往室內的另一邊。

馬獅龍這時才有一個喘息的機會，他換了一口氣，盡量把心神收攝。

可是，他似乎無法集中精神。

耳畔傳來一陣細碎的聲音，那是沒有意義的聲音，再一聽，那些聲音又好像並不存在。

那是一種複雜的感覺，馬獅龍來不及分析，但覺自己心神更加恍惚。

那兩人已經站起。

馬獅龍也不甘示弱。

他看着兩人的目光，仍然是那麼淩厲。

耳邊那無意義的聲響已經使他難以駕御自己的心神，再看那兩對目光，更使他心魂震盪。

他不單看見兩人迫近，而且看見四邊的墻壁也迫近他，他知道不能再看二人的目光。

馬獅龍忽地狂叫了一聲。

聲音掩蓋了他身邊的聲音，然後，他出手，拳、掌交替的使出。

他自己狂叫的聲音完全沒有停止過。

馬獅龍並沒有發狂，他用自己的聲音蓋過那使人心神搖盪的聲音，他把自己駁雜的拳脚功夫使出來，沒有看着二人，只憑感覺去攻擊兩人。

對馬獅龍來說，這是從來沒有試過的搏鬥。

相信從來沒有人可以在這種環境之內，仍然可以使出自己的眞正功夫。

怪不得那聲音似乎有了沮喪，有了嘆息。

那兩個人均被馬獅龍重創，滾向一旁，當他們滾到墻角，一個缺口裂開，兩人被一股力量吸了出去。

馬獅龍打坐着。

甚麼聲音也沒有了，馬獅龍又聽到自己的心脈的跳動，他眼觀鼻，鼻觀心，心意下丹田。

「實在佩服！」那聲音又再響起。

馬獅龍微微張開眼睛。

那聲音道：「我的學院要收招牌了！」

「學院？」

「你有沒有聽過有一所學院，是專門訓練特殊人材的？世界上有很多傑出的革命家，都是從這所學院畢業的。」

「革命家？是恐怖份子？」

「我們不必爲一個名稱而爭論，他們都是從這所學院畢業的，而且都幹過轟轟烈烈的事！」

「我相信那三個人都是！」

「是的，不過他們却令我失望！」

「換句話說，我並沒有令你失望？」

「不但沒有令我失望，反而刺激起我另一個慾望，更要與你決一死戰！」

「我與你有仇恨？」

「沒有！」

「我們認識？」

「不認識！」

「那你爲甚麼要與我決一死戰？」

「因爲你竟一手破壞我籌備的計劃，也一手打敗了我訓練出來的人。」

「只是僥倖！」

「僥倖？我從來不相信世上有僥倖這回事！」

「這點我却贊成！」

「也許，這便是我們唯一觀點相同的地方！」

「究竟你是誰？」

「你不必知道。」

馬獅龍沒有再追問，他只是默然以對，有時，沉默也是一種力量。

那聲音道：「馬獅龍，本來我是極憎恨你的！」

「爲了唐三彩馬？」

「不，那只是一件小事！」

「其實以你的能力，要擁有唐三彩馬是極其容易的事，何必弄出這一連串的麻煩？」

「當然，我要擁有一件東西，從來沒有人可以阻撓我，可是，最後你會發覺用錢便可以買到的東西並不可貴！」

「要怎樣才可貴？」

「要讓對方明知是我偷去了他的東西，却又無可奈何，這才是眞正的挑戰。」

「那有甚麼意義？」

「一種快感，一種你永遠也不可以體驗到的快感！」



「我不願體驗這種快感！」

那聲音道：「馬獅龍，我突然有一種奇妙的衝動，我想擁有你！」

「甚麼？我是個正常的男人！」

「我也是！過去的一年，是唐三彩馬的挑戰，現今，我却要擁有你！」

「你在說笑吧？」

「不，我的確可以擁有你、控制你，使你成爲我的工具之一！」

「工具？」

「是的，正如剛才與你對打的三位！」

「你是控制了他們？」

「是的，包括了精神和肉體！」

「你有這個本領？」

「你曾目睹過！」

「可是他們却敗在我的手下！」

「是的，但那並不是我失敗，而是他們本身的資質不好，沒有好的材料，難以弄出滿意的成品！」那聲音是冷冷的，他在談論人的生命，却把生命當做一種材料，一種製成品。

馬獅龍感到噁心。

「正因爲如此，我才決定改造你，因爲你是上佳的料子！」

馬獅龍憤然道：「來吧！看你有甚麼本領！」

「我當然有本領，記着，我讚你，並非因爲你勝過我，記着，你現在仍是我的手下敗將，我的俘虜！」

馬獅龍道：「這並不公平！」

「公平？世上根本沒有公平！」

「因爲你害怕公平！」

「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馬獅龍發出一聲冷笑。

這笑聲似乎有了效用。

「好，我這潛艇內設備齊全，我可以等你恢復體力之後，再與我較量一下！」

「較量？較量甚麼？」

沒有回應。

馬獅龍又再追問，仍然沒有回答。

但一道小門却打開了。

馬獅龍立即走向小門，從小門走出，外面是極其狹窄的甬道，並且有很多不同的喉管。

這是一艘潛艇，那人並沒有欺騙他。

走過了甬道，是一道保險庫似的門，他把那大螺旋旋開後，出現面前的是一個小客廳。

西式的佈置，兩旁都有沙發，中間是一張枱子，假如不是早已知道這裡是潛艇的內部，一定會以爲是來到一個家居。

客廳的後面，是一個卧室，床是大床，並有整齊的被鋪，十分雅緻。

然後是另一道門，但那門却不能開啓。

他再次走出客廳。

那本是金屬的墻壁上，竟然有一部電視機，螢光屏之上，赫然是一個熟悉的臉孔。

是裘珮絲！

裘珮絲本來是與馬獅龍一起前來試探潛艇的，但在潛艇發出吸力的時候，他們只能自己照顧自己。

馬獅龍叫道：「裘珮絲！」

裘珮絲當然聽不見他的聲音。

裘珮絲的表情十分呆滯，說道：「好好休息，吃一頓豐富的！」

馬獅龍明知她聽不到，仍然叫道：「裘珮絲，你怎麼了？」

螢光屏自動熄了。

「好好的吃一頓，有甚麼可吃？」

不一會，電視下面的地方開了一個缺口，一部自動的小車子滑了進來，上面載有食物。

是一大碟的齋菜，沒有肉類。

馬獅龍感到飢餓，胡亂的吃了一點後，躺在沙發上，不知不覺間竟睡着了！

* * *

當他醒來的時候，仍然是在沙發之上。

室內的燈光非常柔和，可是，馬獅龍却感到頭痛欲裂，他立時把頭向左右上下搖動，希望這輕微的運動可以減低頭痛的感覺。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頭痛的感覺依然存在。

馬獅龍覺得十分奇怪，他從來沒有試過睡醒後會頭痛的，也許這裡的空氣不好，或是這沙發太柔軟，使整個身體陷進去，造成頭痛。

他站起來，做了幾下柔軟體操。

他發覺自己不單頭痛，而且全身酸軟。

究竟睡了多久？他看看腕錶，幾乎嚇了一跳，他竟然足足睡了二十四個小時！錶上日曆已多跳了一格。

一睡便是二十四個小時！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自己能睡得這麼久，而且是全無夢境的睡眠。

手錶仍然是操作正常。

這時，他又再多做幾下舒展筋骨的動作，感覺上似乎好過了一些。

忽然，那螢光屏又亮起了。

又是裘珮絲出現。

「馬先生，你好些了嗎？」

馬獅龍望着螢光屏，自言自語道：「你看見我又有甚麼用？」

「我可以和你說話！」

「甚麼？」

「眞的，我們可以好好的談一下！」

「你眞的看見我，也聽見我的話？」

「是的。」裘珮絲展現着溫柔的微笑，又道：「馬先生，你坐下，我們好好的詳談一下！」

馬獅龍不由自主的坐下。

「妳！妳在那裏？」

「我？我在一個很舒服的地方，你看，我比你睡的地方佈置得更爲美麗。」

螢光屏在裘珮絲身畔映了一圈，

那地方實在是非常舒適，好像一個小女孩的閨房。

「他們沒有對妳……」

「沒有，他們一直對我很好！馬先生，你的頭痛沒有了，是嗎？」

因爲裘珮絲再度出現在螢光屏上，使馬獅龍暫時忘記了頭痛，經她提起，他才覺得沒有了那種疼痛的感覺。

「沒有了吧？那只是一種氣壓改變的暫時現象，對於一個身體較好的人來說，那是正常的反應，馬先生，你有沒有後悔闖上這個地方？」

「後悔？」

馬獅龍望着螢光屏，裘珮絲那雙眼睛似乎閃耀着一種光芒，一種難以抗拒的光芒。

「我沒有……」

「其實，這麼多年來，你出生入死的機會也不少！」

「你知道我的過去？」

「也不算少……你嫉惡如仇，尤其是關於毒品的……你不惜犧牲自己，也要把毒品毒販消滅……這實在是爲了甚麼？」

「爲了我們……爲了下一代！」

「其實你是滿足你個人的英雄感！」

「不……我只是個普通的人，毒品的禍害，沒有人不知道，這是正義的事！」

「不，你爲了滿足你個人的英雄感……人們都稱你爲現代俠客，你要成爲一個俠客，一個好打不平的人，你要製造一個超人的形象……」

「不，不……」

馬獅龍陷入了沉思，是的，這麼多年來，自己爲的是甚麼？爲紀念自己失去的兄弟！爲沽名釣譽？

「就以你的名字來說，你要像獅像龍那麼威猛！」

「不，那是我紀念我結拜兄弟的名字……我姓馬，這點是無可選擇的……我有兩個要好的結拜兄弟……一個叫孟獅……一個叫酈龍，他們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他們……他們却死了……死在那些禍害的毒品……」

「因而你對毒品深痛惡絕？」

「是的，他們並非吸毒……而是要把毒犯的製毒機關粉碎……因而葬身火海。」

「以後你便與毒販孤身作戰？」

「是的，爲了他們，也爲了我自己，我取了他們的名字，加上我自己的姓，合而成爲馬獅龍……」

「其實，多年來你也破了不少毒品的案了，你感到疲累嗎？」

「疲累？我是個永遠不退下的人，正如所有不擇手段的毒犯一樣，他們不也會退下！」

「因而你要永遠的鬥爭下去？」

「是的，我要永遠的鬥爭下去……」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神話？」

「甚麼神話？」

「據說，在希臘的一個山脚下，有一位神因犯了罪而被阿波羅處罰，要他把山上滾下的一塊大石推回山上去，當他把大石推回山頂，剛放開手，那石子又再滾回山脚，於是，他又要再跑下山去，重新把大石向山上推去……」

「那是西斯佛斯的神話，也是一個人生的寫照！那塊大石象徵着人類的責任，一個責任完了，便是另一個責任的開始，於是，西斯佛斯把那塊大石推上去後，那塊大石又再滾下，他又再推上……滾下……」

「是的，那太疲倦了！」

「是的，那實在是疲累的事！」

馬獅龍實在也感到有一陣難以形容的疲累降臨在自己的身上，他慢慢地挨在沙發上。

眼皮是沉重的。

是的，人生根本便是疲累的。每月的挑戰、人生不同的際遇，都是使人疲累的。

裘珮絲的眼睛又閃耀着光芒：「其實，你可以擺脫所有的疲累！」

「怎樣擺脫？」

「你有強壯的身體、敏捷的身手、清晰的頭腦，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這個世界，這個人生！」

「我不明白！」

「你可以不理世事，找你喜歡做的事去做，譬如與三兩知己往海中潛水，或是把臂談心！」

「是的，那才是人生的享受……」

「而你也有足夠的條件享受這些生活！」

馬獅龍忽然感覺到，這些年來一切一切，看來都是無意義的。

一切究竟是爲了甚麼？爲了作一個救世主？爲了塑做一個超人的形象？

打倒了一個毒犯，另一個毒犯又再站起來。

你向那些年輕人大肆宣揚毒品的禍害，他們不也是一個一個的前仆後繼的成爲了毒品的犧牲品？

這一切有意義嗎？

馬獅龍感到心灰意冷。

他從來也沒有這樣的感覺，是的，以前他是做着希臘諸神中的西斯佛斯，他要向滾下的大石挑戰！

不，不能再做這種無意義的事情。

裘珮絲的眼睛又閃耀着喜悅的光芒：「你要放開一切……你可以和我們一樣，享受人生……你可以得到世界上一切你喜歡的事物，只要你成爲我們的一份子！」

「只要成爲我們之間的一——份——子！」這三個字在馬獅龍的腦海中發響。

馬獅龍立時覺得有點異樣。

裘珮絲根本還是個小女孩，爲甚麼竟會透過螢光屏，與自己談起人生



道理？

而那種人生觀又並非年輕人應該擁有的那種！

那是種頹廢的享受主義。

不，那不應該是裘珮絲說的話。

他又再注視着螢幕上的裘珮絲，她那雙美麗的眸子更發出震憾人心的光芒。

不，不是她。

她是另一個人，一個幻象！

向自己催眠的一個幻象！

一想到催眠兩個字，馬獅龍悚然而驚，想不到自己一向認爲有足夠定力的，竟然也陷入這一個深淵！雖然，如今他是懸崖勒馬，但也足以使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他站起來，抖擻精神。

他不再看那螢光屏，耳邊仍是裘珮絲溫柔的聲音。

馬獅龍大喝一聲。

橫身一脚掃出去，那螢光屏立時裂開了，聲音當然停止了，並噴出了火花。

馬獅龍已回復了清醒，他又再一脚踢出，整座鑲在金屬牆上的電視機也被他踢了出來，露出一個缺口。

可惜那缺口太小，不能通過。

忽然，他想起下面也有一個送入食物的缺口，外面是看不到的，他又再踹一脚，那缺口也開了，上下兩處還隔着一些鐵枝。

馬獅龍奮力使兩處阻隔的地方打開。

這缺口可勉强容一人而過。

馬獅龍立時從缺口躬身走出去。

## 破壞電壓　作繭自縛

那是一個極爲狹窄的空間，兩邊牆壁幾乎貼着他的身體，牆壁上並且伸出了很多長長短短的東西。

馬獅龍定了一定神，看清楚周圍的環境。

那伸出來的東西是長短不一的金屬棒，有些是非常尖銳的，有些却屬於陶瓷的絕緣體。

看來這是一個電房，近出口的地方，更是佈滿了儀錶，馬獅龍小心的移動着。

可是，無論怎麼小心，因爲空間太窄，定會碰到那些金屬棒，金屬棒立時發出一些火花。

爲了自身的安全，馬獅龍首先走出這地方。

雖然只是三米左右的距離，但已引起了無數的火花，甚至一些輕微的爆炸！

馬獅龍感到了幾次的電震，幸好他動作迅速，那些金屬東西並沒有黏在他的身上。

他出了電壓房，伏在一角。

前面是一條船上的通道，照理這是一艘潛艇，活動範圍應該不大，但一時之間，未能辨別方向，馬獅龍不敢妄動。

馬獅龍想了一回，覺得這樣向前走，不知道會遇上甚麼危險，但守在這裏，却也是守株待兔，並不是辦法，忽然，他看見那通道旁似有一些滅火筒似的東西。

馬獅龍心想：「既然走了出來，相信控制着裘珮絲的人早已知道，趁他們沒有趕來之際，倒不如大肆破壞一番，使他們狼狽一下。」

於是，他拿起那滅火筒似的東西，拋入那滿佈電線、儀錶的電壓房內。

一時之間，火花閃耀，並且發生了爆炸，馬獅龍又再拿起幾個滅火筒似的東西，再往內拋，一時之間，霹靂連聲，並有烟火瀰漫！

馬獅龍早已蹲伏在一處暗角。

不一會，通道盡頭的門打開了，幾個穿着潛水衣的人走過來。

馬獅龍看準了他們的來勢，突然在暗角處彈出來，雙腿穿心，那五個人滾作一團。

馬獅龍不讓他們再有翻身的機會，趁他們一動，分別劈下手刀，一時之間，通道之內滿是呻吟之聲。

五個人倒下，馬獅龍又再等了一會。

似乎並沒有其他動靜。

他慢慢走向那半掩的門。

外面是一個船員卧室，裏面有八張床，分作兩邊，每邊有四張。

看來這艘潛艇內的工作人員並不多。

出了卧房，有兩處出口。

馬獅龍走向那處引向下面的出口。

因爲那出口的地方，傳來一陣輕微的機器引擊聲音，於是他沿着那條旋梯而下。

忽然，馬獅龍發覺上面有一陣勁風！

他稍爲避開，一個人已滾下來。

那是一個曾經與他對打過的人，那人本想從上偷襲，以爲神不知鬼不覺，那知馬獅龍却能避開，那人下衝之力極爲厲害，被馬獅龍閃過之後，控制不住衝勢。

馬獅龍沒等他起來，也跳了下去，一脚便踏着他的背部。

那人想滾開，但他那裡能逃得過馬獅龍的一脚？

馬獅龍喝道：「不要再動，否則腸穿肚爛！」

那人知道馬獅龍並非在恐嚇，於是定下身來。

馬獅龍道：「你的主人呢？」

那人並沒有答話。

馬獅龍脚下加勁。

那人呻吟，叫道：「我……不知……」

忽然，黑暗之處有人影竄出。

馬獅龍迫於來勢太勁，先放了脚下的人，然後一個閃身，避開其中一

人，橫身一脚，踢中了另一個人。

那人硬生生的被踢了一脚，叫了一聲。

另外一人已止住了去勢，回身撲向馬獅龍。

那躺在地上的人已經起來，他最恨馬獅龍，所以他的攻勢更爲勇猛。

馬獅龍在這狹窄的機房門口，力戰三人，實在有點吃力。

有人怒吼：「殺死他！」

另一個人答道：「不，要活捉！」

第三個人却不言不語，如狠似虎的攻來。

馬獅龍聽了他們的對話，已是心裏有數，他們既然要活捉自己，當然不會出武器，但他們身上一定有武器。

要快速解決這三人，當然最好有武器。

馬獅龍一連踢出兩脚。

其中一脚踢中了其中一人的胸口，馬獅龍感覺到那人的衣袋內有手槍似的物體。

他不讓對方起來。

一手揑着那人的咽喉，另一手已搜他的內衣。

果然，他搜到了一柄手槍，連忙拔出來。

可是，他却同時感到頸後有一陣涼意！

那是槍口帶來的涼意。

「不要再動。」

馬獅龍當然不敢動。

那人得意地續道：「我一開槍，子彈會從你的頸項直出你的口腔，雖不會令你立刻死亡，却可以使你終生癱瘓！」

這人眞是陰毒！

被馬獅龍按着的那人已站起來，也從身上抽出手槍，道：「莫浪費時間！」

但那人仍在恐嚇馬獅龍，他用槍管抵着馬獅龍的後頸。

那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感覺。

馬獅龍感到一陣酸軟，也感到一陣憤怒。

他突然不顧一切，把頭一低，脚也向後一蹴。

這一蹴是關鍵性的一蹴，假如沒有蹴中後面那持槍的人，馬獅龍自忖兇多吉少。

不幸，他眞的是蹴了個空！

只聽見「砰」的一聲。

子彈從他的頭皮上飛射而過！

中彈的並非馬獅龍，而是馬獅龍前面拿着槍的人，那人猝不及防下中槍！

他的眉心開了一個大洞，後腦湧出鮮血。

那人似是死不瞑目！

開槍的那人叫道：「我並不是想……」

馬獅龍已趁這個大好機會，一手搶過那被射殺的人的手槍，一個回身，一槍射在那開槍的人的身上。

那人並沒有說出他想怎樣，已然倒下。

馬獅龍立時躍開，以身抵着牆壁。

手槍指向另一人。

這一連串的突變，發生在一刹那，却要很多文字才能加以描述。

最後，那人似乎還沒有完全了解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手槍已指向了他。

他擧起雙手。

馬獅龍道：「你的主人呢？」

那人沒有回答。

「那位被你們囚禁的小姐呢？」

那人仍然不作聲。

馬獅龍向他一槍射出。

「砰」的一聲，震耳欲聾，那人驚叫。

馬獅龍道：「第二槍將會射進你的盤骨，直穿脊髓，那時你便終身癱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好陰險的恫嚇。

馬獅龍也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

那人當然明白其中厲害，抖聲道：「跟我來！」

他慢慢的向機房走去。

馬獅龍道：「我的槍法向來準確！」

那人道：「快跟我來，否則便同歸於盡！」

「爲甚麼？」

兩人走向機房的深處。

那人並不想反抗，而是帶着馬獅龍逃命似的。

不久，他們來到了一處較爲寬敞的地方。

忽然，那邊傳來一陣機械發動的聲音。

馬獅龍問：「發生了甚麼事？」

那人道：「你看！」他一手拉下一個潛望鏡似的東西。

馬獅龍小心走近一看，果然是一具潛望鏡。

只見外面漆黑一片，其中有一條水柱正衝向前面。

那人道：「我們的主人已乘坐子潛艇離開了這艘母潛艇！」

「甚麼子潛艇母潛艇？」

「那子潛艇其實是一個逃生保護囊！」

「他獨自一人逃了？」

「不知道，如果那位小姐是一個有價值的人質，相信他會帶她走，那子潛艇可坐二人！」

「爲甚麼要逃走？」

「這潛艇的部份機件已損壞！」

馬獅龍想起自己曾用那些滅火筒破壞電壓房。

「有危險嗎？」

「當然有，氧氣只有三十分鐘的存量！」

「快往上升！」

「不可能了，上升系統因電力斷絕



而完全破壞了！」

想不到這次馬獅龍是作繭自縛！破壞了電壓房，竟要困在這潛艇之內。

「怎麼逃？」

「你先放下手槍！」

馬獅龍無奈，垂下手槍。

「如今還剩下一艘後備的子潛艇！」

馬獅龍沒有答話。

「但這艘子潛艇不及我們主人那艘，我們是沉於海底三百米左右，這裏的壓力極大，假如我們升上去，可能會被壓扁！」

「快說出逃生的方法！」

「我們進入這子潛艇，要坐在一個鐵箱似的東西內，讓小潛艇升上水面，假若其中有一些差池，我們會在上升過程之中，壓得不成人樣！」

「爲甚麼這艘子潛艇這麼危險？」

「因爲主人設計這潛艇之時，有信心決不會用這艘後備的子潛艇！」

「如今要用了？」

「試試我們的運氣吧！」

那人領着馬獅龍來到機房。

那裡有兩條引起船尾的軌道，軌道之上，擺放着一具魚雷似的東西。

但另一條軌道上却空空如也，看來，潛艇的主人已利用了性能較好的一部逃離母潛艇。

那人抽起了那大魚雷上面的一個入口蓋。

「進去吧！」

「你先進去！」馬獅龍仍然害怕他有詐！

那人轉身，提脚進去。

馬獅龍跟着走進去。

當他剛走近，那人的脚似有眼般，踢中了馬獅龍的手，手槍飛了出去。

突如其來的偸襲，使馬獅龍極爲愕然，不過，沒有了手槍，他仍有足够的能力逮住那人。

那人掙扎着。

馬獅龍道：「老兄，我實在不明白，這個時候，你還要偸襲我？我又沒有要把你留下！」

那人道：「因爲……」

「因爲甚麼？這個時候，你還要隱瞞甚麼？」

「子潛艇內，只有一個坐位！」

「啊！」馬獅龍道：「讓我看看！」

馬獅龍把手一鬆，那人倒在地上，因爲他已被馬獅龍廢了右腿。

那大魚雷之內，還有一個鐵箱似的東西。

馬獅龍道：「這是防壓的設備？」

那人點點頭。

馬獅龍道：「對不起了！」

他走進那魚雷，進入那大鐵箱似的防壓器內，箱內的前排有一塊清晰的錶板。

上面突然傳來「啪啪」的聲音。

馬獅龍知道那是上面那人要求離去的表示，其實這個鐵箱足可容納兩人。

那人並不肥胖。

馬獅龍試試，的確還有餘位。

他拉開了鐵蓋，道：「你進來試一試吧！」

那人喜出望外。

他跳進來。

兩人並排着，雖有些擠迫，只需互相遷就，還是可以的。

「怎麼了？」馬獅龍問。

那人似乎哽咽着，不能答話。

前面的錶板亮起一盞紅燈，另外一盞綠燈則不停的閃着，旁邊只有一個按鈕。

看來這是唯一的控制。

馬獅龍按了按那電鈕，整個鐵箱震動，再用力一按，他只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衝向前面。

看來是子潛艇要衝出母潛艇。

那力量越來越大，而且有極大的震動。

不知過了多久，馬獅龍雙耳不能聽見聲音，只看見前面的金屬板墜了下來。

然後，身邊的鐵板也凹了下來。

他有一陣暈眩的感覺。

聲音更响，連視線也模糊了！

實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四面的鐵板似乎也要陷下來了，

兩人的身體是緊貼着的，接着，又見一道弦光！

馬獅龍只能緊閉着眼睛。

然後是水聲。

馬獅龍睜開眼睛時，有一種浮着的感覺。

他推了那人一下。

那人也是閉着眼睛，但經馬獅龍一推，也便睜開了眼，問道：「我們沒有死？」

「當然沒有！」

那人吁了一口氣。

他慢慢的坐了起來，用手向上一推。

但上面的蓋子非常結實，一時之間，他無法推起，馬獅龍助他一把。

兩人同時用力，蓋是開了，水也同時湧入。

「再用力！」

蓋子打開了，水更是湧入。

馬獅龍立時竄身，向蓋口衝出去。

外面全是水，他們仍在水中，感到雙耳極爲疼痛，可是，他却看不見那人出來。

那魚雷似的東西因爲被水湧入，有下沉之勢，馬獅龍不顧危險，攀在出口之處，伸手入內。

一會，下面有手觸及馬獅龍的手，馬獅龍用力一拉，把那人拉上來。

那人離開魚雷，便往上竄。

兩人向上升去。

當他們浮出水面，一道强力的探射燈直照着他，他馬上高擧雙手，叫

道：「是我，是馬獅龍！」

探射燈照在一旁，有人叫道：「是，是馬獅龍，快拋下救生水泡！」

一個水泡拋了下來，馬獅龍把水泡攫着，那人也及時攀着另一邊。

他們抱着水泡，被拖往一艘灰色的船邊。

當他們沿着繩梯上去了之後，才知那是一艘小型的巡洋艦。

艦上竟然有勞署長和江湖。

馬獅龍上了艦上，仍然感到胸口極其翳悶，雖然衆人七咀八舌的向他們詢問，他們一句也沒有答上。

兩人被送往船上的醫療室。

兩人躺下，過了一會才安定下來。

勞署長道：「馬獅龍，怎麼了？」

「差點兒沒命！」

勞署長道：「這位是古格上校！」

馬獅龍半躺起來。

古格上校道：「這艘潛艇眞古怪，我對潛艇素有研究，竟然從未見過這一種潛艇！」

馬獅龍道：「這是由一個人設計的，並且親自建造！」

勞署長道：「我從你們進入了潛艇後，用盡辦法使它浮上來！」

古格也道：「我們曾想用深水炸彈！」

在旁邊那張床上躺着的那人，整個人跳起來，道：「千萬不可用深水炸彈！」

「為甚麼？我們並不是要炸毀潛艇！」

「我害怕太大的震動，加上艇上大部份機件失靈，那核子反應堆……」

「甚麼？艇上有核子反應堆？」

「是的，否則何來動力？」

「不可思議！」古格上校道。

那人道：「那是事實，我們的主人是個不可思議的人，你看，被你們幾十艘船艦包圍下，他仍有辦法逃出生天！」

「逃出生天？」

「是的，另一艘魚雷似的東西已飛了出來吧？」

「我沒有看見。」古格上校道：「我們在雷達上曾看見有一件神秘物體出現過，但轉眼便不見了！」

「便是那艘子潛艇！」

「它怎能在衆目睽睽之下逃走？」

「當它接近水面之時，會先潛一段時間，待出了包圍網之外，才會起飛！」

「起飛？」馬獅龍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起飛，它能在水中起飛，看來如今應在千里之外！」

「你在說謊吧？」馬獅龍道。

那人道：「馬先生，你不只一次的救過我，我為甚麼要說謊？」

「那麼他們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他望着四週的人。

馬獅龍明白他的意思。

馬獅龍道：「古格上校，勞署長，我們暫時是無法捉到那人的了，我們先回去吧！」

古格上校道：「我對那艘潛艇極有興趣！」

那人道：「若要撈起那艘潛艇，一定要用一個大網，千萬不可用爆破的工具！」

勞署長道：「我送你們回岸後，再商討對策！」

所有警隊的船隻都離開了，只剩下古格上校的小型巡洋艦在那裏打撈小型潛艇。

當他們回程的途中，馬獅龍好好的睡了一覺，到岸後，他們立刻被送往醫院。

其實，他們兩人雖受過壓力的影響，在休息了一段時間之後，二人已沒有大礙。

本來，那個與馬獅龍一起逃出來的人，應該被押回警署的，因為他是擄走裘珮絲的從犯之一。

但馬獅龍知道，這人對找回裘珮絲以及那眞正的罪犯有極其重要的幫助。

馬獅龍早已示意勞署長暫時不要採取行動。

在病榻之上，他們談了很久。

馬獅龍道：「我們曾一起出生入死，但到現在，我仍不知你的名字！」

「我叫多默。」

「姓呢？」

「我是個被人遺棄的孤兒，被遺棄時，身上沒有甚麼證件！」

「你在那裏被人遺棄？」

「在美國！」

「那麼，你是美國的孤兒了，但我看你的模樣子却像中國人！」

多默道：「我根本便不知道自己是甚麼人！」

「你怎會成為尼哥的人？」

「尼哥是個好心腸的人，他收了很多孤兒做他的養子，我是其中三個之一！」

「在潛艇中的另外兩人也是？」

多默點點頭，臉上露出非常惆悵的神色。

馬獅龍道：「我不是故意害死他們的。」

「我明白，馬獅龍先生，我知你是一個仗義行俠的人，你一連救了我兩次，我眞的不知怎樣感激你。」

「沒有甚麼感激，我只是盡了做人的義務。」

「我以後怎樣？」多默嘆了一聲。

「在法律面前，我也是無能為力，不知怎樣幫助你才好，只有一個辦法，便是你把主人尼哥供出來，我看你是被迫的，假如你肯協助警方，你是可以得到輕判的。」

「我並不想背叛尼哥。」

「那你有自由選擇，不過，我沒有你的協助，相信仍然有能力把裘珮絲救出來。」



多默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我只是他手中的一隻工具，我知道的也不是那麼多，而且，主人尼哥所做的事，並非一般人可以理解。」

「你了解嗎？」

「不，我也不大了解，但他是我們的大恩人，為他做任何事，我們是沒有其他選擇的。」

「你把你所知的告訴我吧。」馬獅龍道。

多默沒有答話。

「尼哥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是一個好人，當他收養我們的時候，他是患病的，不過，他仍可以用拐杖支持着來看我們，有時，甚至和我們玩一會。」

「聽你的語氣，好像很久已沒有見他了。」

「是的，很久沒有見他了，足有七八年。」

「他怎樣吩咐你們工作？」

「只透過通話器。」

「為甚麼他不見你們？」

多默搖搖頭，道：「不知道，可能是他的病太嚴重，外表改變得太多，他不願見人。」

「關於這次唐三彩馬的事件呢？」

「其實，我們三個人也曾勸過他了，他有足夠的金錢，可以在拍賣行上輕易的把唐三彩馬擁有。」

「那麼，為甚麼他要這樣的？」

「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如今他逃走了，並且帶走了裘珮絲，你知他會到那裏？」

「子潛艇的飛行能力是有限度的，我相信他會到那個荒島。」

「甚麼荒島？」

「地圖上也沒有的荒島。」他從皮帶的夾層之中，掏出一張羊皮地圖，那是一張十分古老的羊皮地圖。

他攤開來，地圖只有手掌那般大小。

那是本市以南公海上的一處海面，上面有幾個交叉，據馬獅龍所知，那裡並沒有甚麼荒島。

多默道：「我說過在地圖上、甚至是軍事地圖上也可能沒有的荒島，因為這一個荒島在水漲之時，完全淹沒在海水之下，水退之後，也只露出了一點。」

「那怎能居住？」

「那處地勢極為奇妙，不知尼哥主人是怎樣發現的，那孤島下面像一隻覆蓋倒轉了的碗。」

「是一個地下的洞穴？」

「那天然的覆蓋下面，有大量空氣，因而在水裏的洞穴與岩石，水也不能入侵，成了一個隱蔽的居所。」

「那實在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是的，假如我不說出來，相信你是很難找到的。」

「謝謝你，其實，你是忠於尼哥的，為甚麼却要透露這個大秘密？」

「我希望尼哥能回復正常的生活。」

「他不正常？」

「我不知道，差不多有十年不見他，只覺得他下的命令越來越古怪。」他頓了一頓，又道：「馬先生，假如你眞的捉到他，請你放他一馬，我看他是有病，而且病得十分嚴重，才有這種荒謬的行動。」

馬獅龍也同意多默的想法，一個正常的人，怎會做出這些看來全不合理的事？

對於這一個人，馬獅龍越來越感到有興趣。

午後，勞署長與江湖同來探病，並且告訴馬獅龍，古格上校已把那艘潛艇撈上來，打算運返英國研究，據古格上校說，這東西會震驚整個海軍界。

勞署長似乎打算把多默拘禁，馬獅龍道：「勞署長，我看要找回裘珮絲，甚至要找到尼哥及唐三彩馬，非要靠這位多默先生不可。」

勞署長明白馬獅龍的意思，道：「甚麼時候可以起程去那荒島？」

多默本來躺着，並閉上眼睛，聽到勞署長的語氣，知道暫時不會拘捕他，連忙道：「我隨時可以出發。」

馬獅龍對江湖道：「你先打電話往天文台，看看潮水漲退的時間，我們才決定何時出發。」

這件事當然並不難做。

＊　＊　＊

馬獅龍出院之後，帶着多默回到自己的家，江湖則由勞署長的協助下，借得一艘設備齊全的快艇。

根據潮水漲退的資料，他們決定在午夜出發。

勞署長欲派另一艘快艇保護他們，但被馬獅龍拒絕，只說：「假如我們在廿四小時內沒有回音，才派直升機來吧。」

勞署長明白馬獅龍的意思，要把一個超級罪犯捉住，不能太大陣仗，否則弄巧反拙。

多默是一個全能的海員，他駕駛着快艇出發。

馬獅龍在甲板上，看着月升月沉，轉眼已近天亮，出了公海地帶，風浪較大。

江湖有點不安。

馬獅龍對他說：「江湖，這次你有可能為你公司找回失物，也可能會賠上性命。」

「我明白，我是義不容辭的前去，你為了這件事……其實這件事與你無關，你也去，我豈能不去？」

馬獅龍笑道：「我是個多事的人嘛。」

江湖道：「你實在令我感到慚愧。」

馬獅龍查視過快艇上的槍械設備，共有三柄手槍，還有一些催淚彈、烟霧彈之類的彈藥，看來是應用不到的了。

日出之後，多默已把快艇慢了下來，對馬獅龍說：「那個島應在視線範圍之內。」

馬獅龍走上船頭，拿起望遠鏡，環視了海面一週，那時的海面十分平靜，天上是金光四射，海面却是金蛇亂舞，好一番耀眼的景象。

可是，整個海面却是全無海島的痕跡。

「沒有看錯地圖吧？」

多默搖搖頭，道：「看來，我們要等一下。」

這一等竟是等了大半天。

正午時候，突然陰霾密佈。

多默道：「我們眞不夠運，這個時候竟然會下雨，而且看來雨勢會相當大。」

「那麼我們……」

「看看風雨來勢，再作打算。」

風雨果然來了，而且來勢相當驚人，浪隨風起，整艘艇被拋上拋下。

馬獅龍曾在海上生活過，並沒有甚麼感覺，但江湖却是暈船了。

多默叫他躲在下層，那處重心較輕，沒有那麼顚簸，但江湖却堅持留在甲板上。

也幸虧他留在甲板上，才看到了奇景。

當風雨極大之時，四週迷濛一片，忽然，一陣電光，照亮了整個海面！

而奇景便在此時開始了。

首先是一個極大的海浪，如一片水牆般瀉下。

接着，那個小山露出了海面。

再一個浪，小山又再高出水面一點。

然後，在每一個浪之後，那荒島便顯露多一點，直至半個島已屹立在海中央。

那實在是個奇景。

風雨不知在何時停了，陽光出現，天邊出現了一條彩虹。

馬獅龍道：「據說看見彩虹是幸運的。」

江湖也不知在何時，完全忘記了暈船的辛苦，道：「我們一定很幸運。」

多默把快艇慢慢的駛近那露出半截的海島。

他把船下了碇。

三人穿上潛水衣下水，水是透明清澈的藍，多默跟着二人，往那荒島游去。

周圍都是海水，靠近那荒島的地方也是海水，那裏有進口的地方。

多默向後面繞去，忽然，眼前一亮。

一串一串的汽泡往上升。

那並不是普通的汽泡，而是一個一個的，有兩個拳頭那般大，極有節奏地向上冒升。

多默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接近了。

馬獅龍與江湖隨着他。

在汽泡冒起的下面，竟然是一個洞。

多默率先側身進入，然後是馬獅龍跟着，江湖也接着進內，眼前已豁然開朗。

這裡再沒有水。

多默已拉開了面罩，他們沿着一連串的石級往下走，整個地方雖沒有水，但外面仍是水聲隆隆。

那實在是一個奇妙的地方。

多默道：「如果我們有一艘小潛艇，我們不用在這地方進來，可以直接由海底處入口。」

多默沿着天然石級而下，一直向深處走去，這裡的確是一個天然的石洞，正如多默所形容的，是一個大大的覆轉了的碗，因而雖在海中而無海水浸入。

他們一共下了百多級石級。

開始看見有些人工修鑿的痕跡，下面有幾個窗口似的洞口，並且有玻璃封着。

多默示意他們過來看。

馬獅龍走近一看，只見外面是清澈的海水，除了一羣一羣的游魚之外，還有一隻小魚雷似的東西。

赫然便是尼哥逃走用的那艘子潛艇。

江湖輕聲問：「是那魚雷潛艇？」

馬獅龍點點頭。

多默道：「你們在這裏等等，我看看主人是否仍在裏面。」

他指的「裏面」，似乎是一處十分深邃的地方，兩人等着，一直的等着。

可是，多默却完全沒有了訊息。

馬獅龍道：「不要等了。」

他與江湖二人沿着多默走過的通道，一直往裏面走去，他們的手中都拿着手槍。

越走越入，溫度似乎降低了不少，幸好兩人仍然穿着潛水膠衣，沒有寒冷的感覺。

那裡，更有人工修補的痕跡，而且越來越像陸上的地方。

再走，已經有很多房間似的東西出現。

他們一直走着，不知走了多遠多久。

馬獅龍忽有所悟地道：「也許是個迷宮。」

一個海底的乾旱迷宮，實在叫人不敢相信。

馬獅龍拿起一塊石塊，在地上做了一個記號，然後繼續向前走。

半個小時之後，他果眞又再見到那記號。

馬獅龍停下來。

江湖道：「怎麼辦？」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知如何是好，因爲這是一個西洋式的迷宮，並非中國的奇門遁甲，假若是中國式的，反而有排解之道。

忽然，馬獅龍道：「炸了它。」



「炸了它？」

「是的，讓海水湧入，那時……」

「那時豈不是同歸於盡？」

「不會的，我們身上仍有潛水衣、面罩，還有背後那筒氧氣，足夠我們潛回去。」

江湖會意，也提高聲量，道：

「對！炸開它。」

「炸藥呢？」

江湖從腰間掏出了兩個炸彈似的東西。

「慢着！」

突然响起一個聲音。

馬獅龍向江湖打了一個眼色，他的詭計得逞了。

「你們進來吧！」

「我們爲甚麼要進來？」馬獅龍反問道。

「因爲裘珮絲仍在我的手上。」

馬獅龍聽了，既驚且喜，道：「江湖慢着。」

那聲音道：「你們再沿着通道走一圈。」

馬獅龍與江湖依言的走着。

忽然，走了一半後，那聲音又响起來：「轉右。」

那地方根本沒有轉右的可能。

可是，當他們轉右，幾乎碰在牆上的時候，那片牆竟然滑開了。

馬獅龍聽到一陣機械的聲音，兩旁並且有微弱的光線射出來，那是一雙電眼。

假如不勉强湊近那片牆，便不會阻斷那雙電眼的光線，那麼，那片牆便永遠也不會滑開去，而他們也永遠走不出這個迷宮。

從那片牆進入，更是一個令人不相信的地方。

那是一個典型的英國家居。

大廳之內，有火爐、有大而柔軟的沙發，牆上居然還有兩頭有長角的鹿頭標本。

「請坐。」

聲音似乎更爲接近。

他們分別坐在沙發上。

「你們來的目的是……」

這次，這人反而是開門見山。

馬獅龍道：「目的有兩個，不，三個。第一，是救回裘珮絲；第二，是找回唐三彩馬。」

「第三個呢？」

馬獅龍道：「作爲一個罪犯，你當知道你是罪有應得的。」

「裘珮絲在我這裏，你想要回她，並沒有甚麼問題，至於唐三彩馬，我也擁有過了，並不十分稀罕，你也可以拿回去。」

馬獅龍實在想不到，對方這麼直截了當。

「至於第三個，我看我並沒有犯罪。」

「你沒有犯罪？你擄人勒贖、劫人財寶……這些都是你的罪行。」

「甚麼擄人勒贖？劫人財寶？我只是把我喜歡的東西拿回來欣賞一下，那是犯罪？」

「你可說得輕鬆。」

「當然是！」那聲音充滿幼稚與霸道，像一個沒有教養的孩子。

「不過，我把所有東西都給了你，你也沒有用。」

「爲甚麼？」馬獅龍發覺不對勁。

「因爲我已校準了一切，你們在迷宮中走了三個多小時，你們來這裏又費了三個多小時，而潮漲將會在兩個鐘頭之後出現。」

「這表示甚麼？」

「這表示在兩個小時之後，這個太平洋下的世外桃源將會完結，在不知不覺中完結。」

馬獅龍聽了，心中吃驚。

「當這個荒島完全被海水淹沒之後，便會有足夠的壓力把我埋藏的炸藥引爆，我用的炸藥並不多，只是比一個電光炮差不多……」

馬獅龍道：「你在嚇人！」

「假如你相信我是在嚇人，我也沒有辦法改變你的思想……唉……其實，我是可以改變你的思想的，而且接近成功的階段，爲甚麼你竟會醒覺起來？」

馬獅龍道：「我在潛艇中的反覆思量、改變我自己的人生觀，是你搞的詭計？」

「控制人的思想，是幾千年以來，人們都努力實現的理想，千古以來，那一個皇帝不想控制人們的思想？不過，他們沒有成功，而我却是成功了。」

「你沒有成功，就像好……」

「是你，你是唯一的例外，我手下的三個兒子，甚至爲我工作的任何人，那個不受我控制？」

「包括裘珮絲？」

「當然包括她，和她的舅父唐三采。」

「我是例外。」馬獅龍笑起來。

那聲音似乎有點憤怒，道：「因此，你要與裘珮絲、唐三采、那批唐三彩馬和你的朋友，和我這個水底的世外桃源一起合葬。」

「你逃得出嗎？」

「我是設計者，我當然逃得出。」

「我意思是指天網恢恢，你逃得出嗎？」

「你不必用那些古老的哲學來唬嚇我。」

在馬獅龍與那聲音對話的時候，馬獅龍與江湖一直在這大廳之內搜索着，希望可以找到聲音的來源，那便可以找到那人的所在。

一直的拖延，却毫無發現。

「你用甚麼方法來控制人們的思想？」

「你想知道？」

「這是千百年來人們夢寐以求的方法，沒有人能夠完全的成功，你距離成功不遠，你是前無古人的人。」

「更是後無來者。」

馬獅龍慨嘆了一聲。

那聲音道：「告訴你也無妨，可以讓你死得心安理得，我用的方法，在理論來說，是極其簡單的，我用一種人類不能聽到的低頻率，加上夢囈的催眠。」

「方法很簡單，而且很多人也懂得這個理論。」

「但實踐起來却是不易！第一，如何產生那種低頻率？創製了一副可以產生低頻率的機器之後，控制機器的人如何不受影响是最爲重要。」

馬獅龍道：「你能不受影响？」

「我當然能夠，我有什麼不能？」

馬獅龍故意刺激那人，道：「你還有很多不能的事情，譬如安安樂樂的擁有唐三彩馬！」

那聲音沒有回答。

馬獅龍道：「其實，你要擁有唐三彩馬，根本不用採取這個愚笨的方法！」

「愚笨？我是天下最聰明的人！」

「那麼，你一定是有苦衷了！」

「我當然知道可以在拍賣行上用高價錢來投得這唐三彩馬，不過，我不想讓那個左宗瀚獲益！」

「左宗瀚，你認識左宗瀚？」

「我當然認識他，而且，我和他曾經是好朋友！」

馬獅龍也聽過袞珮絲提起過他們兩人間的往事。

「既是好朋友，你有足夠的金錢，讓老朋友獲益也是無傷大雅的事！」

「照常理來說，那當然是！」

「那麼，你們之間的事，是不能用常理來推斷的？」

「是的，我和他是兩個極端的人——他剛出生便是在天堂，而我却來自地獄！」

「爲什麼這麼說？」

「他一出生，便是家財千萬，而我只是一個棄嬰而已！一個幾乎要夭折的棄嬰！」

「你的際遇也不差啊！」

「他與我一起讀書，我是他的跟班，他的助手，更是他考試的槍手！他幾乎不用費半點精神，他便可以得到想得到的東西！」

「那是命運的安排，怨得誰？」

忽然，江湖從火爐那邊走過來，指着火爐後面的一排鐵管，本來，這排鐵管是用來盛放木柴的，如今火爐還用不着，是以空擱着。

馬獅龍知道他有所發現，便提高調子，走近那火爐，仔細觀看。

「我一向對中國古老的文化响往，這多年來，我對瓷器有一份特別的感情……本是一堆泥，却能在巧匠的手中、推推搓搓之下，做出一件藝術珍品，而且是千多年前的事，那是人類的手藝與智慧最佳的結合……」

這時，馬獅龍已蹲下來，用手撫着那排鐵管，當那聲音出現的時候，那排鐵管是震蕩着的，換句話說，聲音是來自鐵管。

那聲音又續道：「我本來透過唐三采——袞珮絲的舅父，與左宗瀚接觸過，我也不會太虧待他，我用上一次的拍賣價錢再加百分之十，來收賣他的古董馬！」

「他沒有答應？」

「是的，他沒有答應，一定要在拍賣行拍賣！」

「你便採取行動？」

「是的，我記得年少的時候，看見別人有玩具，假如我喜歡的話，我一定要據爲己有……當我的身體越來越壞的時候，這種慾念更爲熾熱……」

「你派出你的三個義子來搶？」

「是的！我相信他們一定可以奪得到！」

「他們確實是本領高強，他們受過什麼訓練？」

「他們入過最佳的特務訓練學校，還經過我的催眠，幾乎沒有什麼事是辦不到的！」

「你幾乎成功了！」

「但遇到你，却是我另一次的挑戰！」

馬獅龍示意江湖一起用力去拉那些喉管。

「嘩啦」一聲，那些喉管都被拉起來。

那聲音嘆息道：「你們終於發現了！」

兩人定下來，原來，他們兩人在大廳之內的一舉一動，那發出聲音的尼哥早已是看得清清楚楚！

尼哥道：「從現在開始，你們還有整整的一個小時，一個小時之後，水便完全掩蓋這荒島，那時壓力足夠，便會發生一場地震似的震動，而這地方便會被完全毀去，祝你們好運！」

「尼哥，尼哥！」馬獅龍大叫。

再沒有回答。

馬獅龍用力把那排鐵管拉起來，刹那間，整個火爐塌下來。

外面是一條走廊，兩面都是不同顏色的門。

馬獅龍道：「尼哥一定是躲在其中一間房內！」

江湖跳出火爐之外，馬獅龍隨着。

他們手上仍有手槍。

兩人迫近第一道門，江湖試圖一腳踢開，但門却是十分堅固，絲毫不動。

「用槍！」

江湖一槍射向門鎖。

門開了，却是一間完全空洞的房間，但房間的盡頭却似乎有一座神像。

江湖走近一看，道：「不知是什麼神像，那麼光滑的？」

馬獅龍走近一看。

其實並不是一個神像，而是一座雕塑，是著名雕塑家羅丹的「沉思者」。



那是一個赤裸的男人，用手支托着頭部，正在沉思，這座雕塑應該放在法國的羅浮宮，爲什麼會放在這裏？

他們看了一會，沒有其他發現。

於是，他們來到另一道門。

一連開了三道門，只發現一些書籍、一些大小不一的電腦零件，還有一卷一卷的磁帶，不知磁帶上錄有一些什麼資料。

他們當然不會研究，目前最急需的，是要找回袞珮絲與唐三采及唐三彩馬，然後離開這個鬼地方。

一直撞破了第八道門，他們聽見了叫聲，是袞珮絲的叫聲，那聲音充滿恐懼。

馬獅龍叫道：「袞珮絲，是我，是馬獅龍！」

袞珮絲似乎完全失去了記憶，兩眼望着馬獅龍，却是空空洞洞的！

江湖上前扶着她，她的手脚有點冰冷，但行動自如，兩人一人扶着她一邊，走出去。

「你舅父呢？」

袞珮絲沒有反應，馬獅龍覺得有點難過，美麗而有學問的袞珮絲竟然被尼哥弄至這個田地。

他憤怒極了，叫道：「尼哥，我一定要找到你！」

兩人扶着袞珮絲，開了最後一道門。

門內竟又有一道門。

他們一連開了五道門，前面又是一個不同的世界，裏面有很多不知名的裝置，全是科學實驗所用的東西。

看來這兒是尼哥的實驗室。

這個房間實在很大，再走進去，盡頭之處，竟發現一個長十米高六米的電視螢幕鑲在石牆之上。

江湖走近，無意間亮着那電視。

螢幕上出現了一個人的腦袋，那是一個極爲精細的解剖圖，並有非常精細的說明。

馬獅龍與江湖都是外行人，當然不知道尼哥在研究什麼，過了一會，螢光屏又出現一幅一幅的線路圖。

馬獅龍走近其中一張工作桌，赫然發現桌上有一本記事簿，上面寫着：智能移植。

智能也能移植？

當他們正想離開的時候，却聽到了一陣呼喊聲，聲音似乎傳自下一層。

下面還有其他的密室？

可是，無論怎樣找，也找不到進入下面密室的通道，馬獅龍不想再耽誤時間。

忽然，外面有一响冷槍射進來。

馬獅龍與江湖拉着袞珮絲躲在一旁。

有一個人匆忙的走了進來。

那人竟是多默！但却是全無頭髮的多默！

馬獅龍站起來，叫道：「多默！」

多默見到馬獅龍，十分高興地道：「我正在四處找你，快逃，這地方在半個小時內便要毀滅了！」

「你的主人呢？」

「我不知道，他也不再是我的主人了，他連我的腦袋也要剖開！」

「剖開你的腦袋，用來做什麼？」

「他正在研究把人類的智能移植在電腦之內，使電腦本身可以自行思考！」

「那沒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太殘忍了，不過，以前他只開我們替他捉來的人的腦，不會開我的腦！」

「你替他捉過很多人？」

多默點點頭。

「都困在下面？」

多默又點點頭。

「快帶我去！」

「不，我們逃命要緊，那些人都已變成了廢人！」多默轉身便走。

馬獅龍道：「不，可能還有一些沒有被剖開的！」

多默走近那張工作桌，拿起一具黑色的盒子，外表看來，這東西像個煙盒子，但在多默一按之下，露出了一排按鈕，這東西竟是一個搖控器！

多默按了幾下，接近螢幕之牆邊，竟出現一扇門，門的後面，是一部升降機。

多默道：「你們要保持冷靜，因爲下面的場面會令人發狂的！」

馬獅龍最初還以爲多默在說笑，事實上，他也想不到有什麼場面足以使人一看便會發狂！

江湖道：「我什麼也見過，還有什麼好怕！」

當電梯門打開，馬獅龍呆着。

江湖尖叫，聲音充滿恐懼。

馬獅龍也想狂叫，幸好多默給了他一些心理上的準備，他才可以勉强控制着自己。

整個室內，坐滿了人，全是頭蓋半開的人。

眨眼看來，他們是坐着、半臥着、躺着，但再看清楚，其實他們是被一些絲線固定着。

那些人雖沒有了半邊腦袋，但却是活生生的。

他們的眼珠在轉動着。

那的確是一幅使人發狂的圖畫，可惜並不是一張圖畫，而是眞眞實實的展現在眼前。

多默似乎已見慣，但也不敢直視那些不知是死了還是仍活着的人。

馬獅龍按着了江湖。

這裡足有七十人以上，看來，馬獅龍是沒有辦法救他們出去的。

馬獅龍道：「多默，你知道尼哥安裝了什麼東西，使這地方毀滅？」

多默道：「只是一筒小小的炸藥，却不知安放在那裏！」

「找到炸藥，這批人便會有救！」

那些被固定的、像一個一個標本的人，似乎聽到馬獅龍的話，那閃亮的眼珠是溜動着的，好像向馬獅龍發出哀求。

馬獅龍實在不忍再看下去。

他們轉身便走。

這時，那些人之中，竟有人發出一聲呻吟。

馬獅龍轉過身來，只見遠處竟有一張熟悉的臉，聲音便是發自那臉孔。

不過，那臉孔看來又不像見過，因爲那人是沒有頭髮的，並且是橫臥着，假若他不是發出呻吟聲，馬獅龍根本不會留意他。

「唐三采？」馬獅龍叫道。

那橫臥的竟懂得點頭。

他走近一看，這人果然是唐三采，沒有了頭髮的唐三采，那些縛着他的絲線，使他不能動彈。

馬獅龍扶起他，道：「你怎麼了？」

「我幾乎被他剖開腦子！」

「爲什麼又沒有？」

「他正想動手的時候，上面似乎有警告發出！」

「你見過尼哥？」

「沒有！」

「那麼他怎能剖開你的腦子？」

「不是他親自動手，而是有一具自動的機器！」唐三采得到馬獅龍的協助，脫離那些絲線。

「快走，快走！」

「那具剖腦機呢？」

唐三采指指那邊，一具手提電鋸似的東西正擱在床邊，馬獅龍道：「我要用這具東西剖開尼哥的腦，看看他腦裏想着些什麼古怪的東西……」

多默帶他們離開了那恐怖的地方。

上到上面，江湖立時嘔吐，那場面實在是駭人。

馬獅龍道：「有沒有辦法逃離這裡？」

多默道：「我們先去看看那通道！」他帶着四人，回到剛才他們所坐過的大廳內。

由大廳出去，再進入迷宮，在迷宮的一處窗口，多默指着那地方，叫道：「封了！封了！」

原來那地方本是一道活門，但如今已完全被封密，換句話說，這出口不能再用。

馬獅龍看看手錶，如果尼哥所說的話是眞的，那麼他們還有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這麼大的地方，如何去搜尋，難道眞要葬身在這海底？

馬獅龍忽然問道：「多默，這地方這麼大，尼哥有沒有說過這裏有禁地？」

「禁地？」

「即是尼哥不許人們去的，包括你們三個兒子！」

多默道：「有，那是沉思室！」

「什麼沉思室？」

「我沒有到過，當然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江湖道：「羅丹的沉思者？」

馬獅龍道：「對了，快去！」

多默不知他們說什麼，不過，他也跟着他們前去，那是第一間房間。

「對，這房間是不准我們進入的！」

他們推開了門。

馬獅龍道：「快搜索這房間！」

江湖與多默作地毡式的搜索，馬獅龍與唐三采搜索另一邊，只有裘珮絲呆呆的站着。

裘珮絲忽然慢慢地走近那個塑像，這東西似乎鈎起她一些回憶。

他們正在搜索着，沒有人注意到她的行動。

裘珮絲坐在那塑像的前面，輕輕的撫着那塑像的手臂，她似乎想到一些什麼似的。

她自言自語地道：「我……我最喜歡這塑像……我……便是沉思者！」

四人回過頭來。

裘珮絲臉上仍然沒有表情，她的話只是一種重覆，可能是重覆着尼哥所說過的話。

馬獅龍道：「搜那塑像！」

四人一起走近雕像，你推我擁的，竟然把這個「沉思者」的塑像推倒了。

塑像之下，竟然有一個小鐵筒。

馬獅龍立時拿起，叫道：「找到了！」

那果然是一個電光炮那麼大小的一筒炸藥！但是這小小的一筒炸藥，足可毀了這一座水底迷宮。

馬獅龍對炸藥素有研究，很快便拆下了那個裝置特別的受壓信管，再看看手錶，只剩下一分鐘。

馬獅龍道：「沒有危險了！」他頓了一頓，又叫道：「尼哥，你還沒有走的！」

「我當然沒有走，我要看着我一手建成的東西歸於毀滅！」

「你在那裏？」

尼哥道：「我就在外面的子潛艇內！我仍然有足夠的力量毀滅這地方！」

「何必呢？」馬獅龍嘆道。

「是的，我承認是失敗了！」

「那並不是敗在我的手上，那只是天意而已！」

「什麼也好，但我的確敗了！」

馬獅龍道：「那麼，你投降吧！」

「不，不……我永遠不會投降的！」

「尼哥，其實你是一個天才，一個天才橫溢的科學家，爲什麼你能嘗試把人類的智能移植於電腦之內，卻不能嘗試面對這個世界？」

「因爲……因爲……」

裘珮絲忽然道：「不要見他，他是



一個魔鬼！」

「魔鬼？」馬獅龍實在不明白。

「是的，我是一個魔鬼，見過我的人，都會使他嚇得痴呆！」

「爲什麼？」

尼哥沒有回答。

那子潛艇的旁邊，開始出現一些漣漪，看來尼哥眞的要逃走了。

馬獅龍道：「你不能這麼一走了之！」

那小潛艇已開始移動，馬獅龍急道：「你這小小的潛艇可以走到那裏？」

尼哥仍然傳來得意的聲音：「上天下海，無所不能！」

馬獅龍聽了這句話，問道：「你能飛上天嗎？」

「當然可以！」

「那麼，你立刻飛上來吧！」

尼哥有點奇怪，本來已移動的潛艇似乎又停了下來。

馬獅龍向多默輕聲道：「我可以出去嗎？」

多默點點頭。

江湖已替他拿回了那面罩與氧氣筒。

尼哥見馬獅龍沒有回答，追問道：「你們有什麼本領對付我這艘會飛的潛艇？」

馬獅龍沒有回答他，只輕聲對江湖道：「你敷衍着他，盡量拖延時間，讓我游近他的潛艇！」

江湖道：「說些什麼？」

「說我們有海對空自動追踪導彈！」

馬獅龍只是胡亂的說。

尼哥又再追問：「究竟你有什麼本領？」

江湖接口道：「不要讓他知道，這人惡貫滿盈，讓他死去吧！」

這話似乎並非對尼哥說，但尼哥卻聽得清楚。

這時，多默已把馬獅龍帶到一個出口，並且向着潛艇游去。

眼看着那子潛艇又要開動了，江湖立即道：「他逃不了，上面的海對空自動追踪導彈已準備好了，讓他逃吧！」

潛艇又緩緩地停下來。

馬獅龍奮力的向潛艇游去，他以面罩內的通話器企圖接觸尼哥，他叫了幾聲。

忽然，他聽到尼哥的咆哮。

馬獅龍叫道：「尼哥，尼哥，讓我進來跟你談談！」

「你眞的要來逮捕我？」

「不，我佩服你是一個空前絕後的科學家，我實在想見你一面！」

「不，千萬不能！」

馬獅龍爲了滿足好奇心，實在很想見尼哥一面，這人究竟是有三頭六臂，還是有其他模樣？

馬獅龍已游近了潛艇，叫道：「我已在你的潛艇外面裝上一個壓力炸彈，當你的潛艇開動，到了高速的時候，炸彈便會自動爆炸！」

潛艇却又再開動。

馬獅龍無法，只好道：「你去吧，快點加速，快點爆炸吧！」

潛艇向上升起。

馬獅龍也遙遙的跟着向上升起。

忽然，耳邊又傳來尼哥的聲音：「馬獅龍，你一定要見我？」

馬獅龍道：「是的，我希望見到你！」

「你不後悔？」

「我爲什麼會後悔？」

尼哥並沒有直接回答這話，只道：「假若你答應我的要求……反正我也不能久留在這世界上！」

馬獅龍道：「好，你有什麼要求？」

「保存這地下，不，是海底下的迷宮，並且把我的智能電腦計劃繼續研究下去！」

「這點可以！」

「還有，我在美國的一個古堡內，有更多的資料，也許可以把它改建一個博物館，讓人們參觀！」

「可以，不過，我那裏有你的資料？」

「當你入我的潛艇後，我會交給你！」

馬獅龍道：「好極！」

尼哥又嘆了一口氣，道：「爲什麼你一定要見我的眞面目？」

馬獅龍忽然想起唐三彩馬，道：「正如你一樣，沒有人會明白，爲什麼你一定要擁有唐三彩馬！」

尼哥聽了，道：「是的，你不顧生命危險的要滿足好奇心，而我費盡辦法要滿足自己的佔有慾，這都是難以明白的！」

馬獅龍看見這潛艇的前面有水泡冒出。

他游近細看，一道僅可容身的門已半開，海水快速地注入。

馬獅龍開了那門，閃身入內，然後合上那門，那時，那個僅可容身的空間仍然滿是海水。

門已關緊，海水也緩緩的流出，過了一會，馬獅龍已可以脫下面罩與氧氣筒。

「好了，你扭開門吧！」

馬獅龍扭開前面的門，也是僅可容身而過。

門的外面，並沒有階梯，而是一條光滑的滑梯，就似兒童遊樂場的滑梯。

馬獅龍沿着滑梯滑下。

下面是一個約有一百平方米的空間，當中是一個電腦的終端機，牆上有一大塊儀錶板，上面有無數的閃燈，正在閃過不停。

馬獅龍叫道：「尼哥，尼哥！」

這空間裡並沒有人。

「馬獅龍，我看見你了！」

「但我仍然看不見你！」

「你現在還有時間選擇，你可以回去，因爲我實在不想你後悔！」

「後悔什麼？」

「那麼，我也沒有辦法了！」

馬獅龍東張西望，在這一眼便看盡的空間裡，怎會有尼哥的影子？

「你站定了！」

忽然，在那電腦終端機的旁邊，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矇矓的影子。

馬獅龍一看，他想叫，但叫不出聲，只是不由自主的倒下，因爲他的腿已發軟。

終端機旁邊出現的只是一個人頭，那人頭下面的身體與四肢，實在不成比例……

那人頭咧嘴笑道：「我便是尼哥了！」

馬獅龍驚異地退後。

尼哥道：「我患了一個怪病，我的身體與四肢不斷的收縮，頭顱却脹大，智力也隨之而增加……但你叫我怎樣見人？他們不會當我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只會當我是一個怪物……我曾服食我自己製成的藥物，但醫不好我的病，却能把我暫時隱形起來……」

「那便是我剛才看不見你的原因？」

「是的，你見了我，你後悔嗎？」

「我沒有後悔，我明白你，我明白你的淒涼與寂寞！」

「是的，我淒涼，而且寂寞！我擁有一個超級的腦袋，却有一副不能見人的軀體……」

馬獅龍實在不忍看着這一個流淚的人頭。

「你逮捕我吧！我是罪有應得的！」尼哥道。

馬獅龍喉間發癢，根本不能說話。

尼哥忽然止住了淚水，笑道：「桌面上的一張磁碟，有我在美國古堡內的詳盡資料，你拿回去吧！」他頓了一頓，道：「其實你也不用逮捕我了！」

「爲什麼？」馬獅龍哽咽着。

「因爲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也無多了，我調製給自己吃的透明藥，其實是一種毒藥！」

「毒藥？既是毒藥，你爲什麼要服下？」

「因爲我要保持我清晰的頭腦，可是，我中毒已深，我不能再生存下去了！可是，如今我算是死而無憾！」

「因爲你終於佔有了唐三彩馬？」

「不，是終於有一個明白我的人！」

馬獅龍道：「我明白你……」

忽然，桌上的儀錶板閃動得非常厲害，尼哥道：「你走吧！」

馬獅龍不想走，但却身不由己。

一股吸力使他離開了那空間，進入了緩衝艙，他只好抓起面罩與氧氣筒，離開潛艇。

當他離開了一會，子潛艇亦已發動。

馬獅龍仍叫道：「尼哥，尼哥！」

可是，這次尼哥再沒有回答，而潛艇已向深海中飛竄而去。

馬獅龍沒有再回到那海底迷宮，他浮上海面之後，發現有兩三架直升機在搜索他。

其中一架很快便發現了他，並放下救生繩索，救了馬獅龍上去。

馬獅龍立即通知勞署長，派了一大隊拯救人員，救出江湖、裘珮絲與唐三采出來。

可惜，當他們行動的時候，却把那海底迷宮弄破了一個小洞，那小洞支持不了龐大的壓力，全然塌下，整個迷宮便消失了。

江湖再見馬獅龍時，不斷追問他看見尼哥的情形，馬獅龍道：「他也是一個人，一個擁有超級的腦袋的人！」

裘珮絲與舅父唐三采也來了，裘珮絲已回復正常，但她仍然有點迷惘的對馬獅龍道：「我曾看見一個約隱約現的大人頭，那究竟是什麼？」

馬獅龍當然明白她所指的是什麼。

左宗瀚也沒有起訴唐三采，因爲他把唐三彩馬帶回來，並且交回給他，他不控告唐三采，是因爲他知道如今他擁有的唐三彩馬是世上唯一的，其他的，早已在海底中完全毀滅了，他只盼望拍賣行爲他帶來更多的金錢與財富。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七

# 張松獻地圖（三）

徐正·編繪



85　張任舞動寶劍，暗暗護住劉璋。龐統眼看魏延不能近身，忙向劉封使了個眼色。劉封會意，也拔出佩劍，上前助舞。



86　於是劉璋手下的劉璝、冷苞、鄧賢三人，也都拔出寶劍，上前說道：「我等不妨羣舞，以博一笑！」



87　劉備見了，大吃一驚，連忙拔劍喝道：「此處並非鴻門會上，那用舞劍？不棄劍的立刻斬首！」衆人聽了，只得都把寶劍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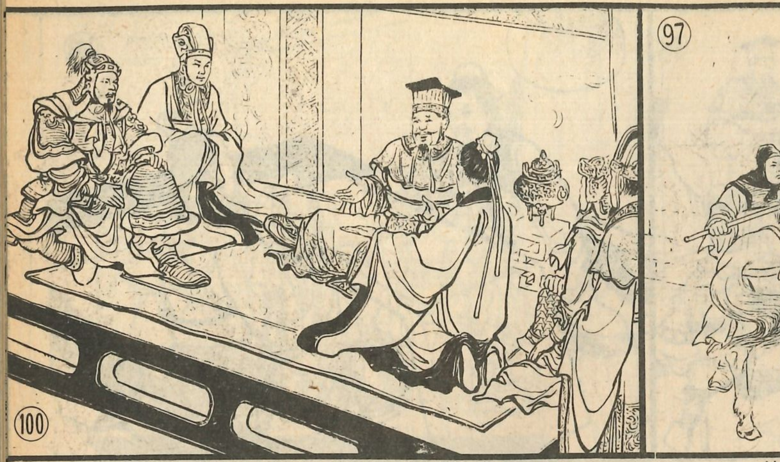
88　劉璋也對衆人大聲喝道：「我弟兄在此相聚，情同手足，你等何必帶劍！」命令大家把隨身兵器全都解掉。



89　劉璋回到寨裡，劉璝等將道：「今日席上光景，主公見到了嗎？不如早點回去，免生後患。」劉璋道：「我兄劉備，性情仁厚，非比他人，你們不必多疑。」



90　衆將說：「劉備雖無此心，他手下人却要吞併西川，以圖富貴……」劉璋不聽，並叫他們不要猜忌，免傷感情。



100 劉璋道：「劉備要回援荊州，我與他是兄弟情誼，怎能不助？」黃權諫道：「主公把劉備留在蜀中，是把老虎請到了家裏；現在再給他兵糧，是替老虎加上了翅膀！」



97 使者日夜趕路，來到涪水關。關上兵士盤問了一番，帶使者去見守關主將楊懷和高沛。



101 好多官員一齊苦諫，諫得劉璋心動，便寫了回信，只撥了老弱殘兵四千，米一萬斛，派人隨着劉備的使者送往葭萌關。



98 楊懷向使者問明來意，便和高沛商議，決定留下高沛守關，楊懷親自陪着使者到成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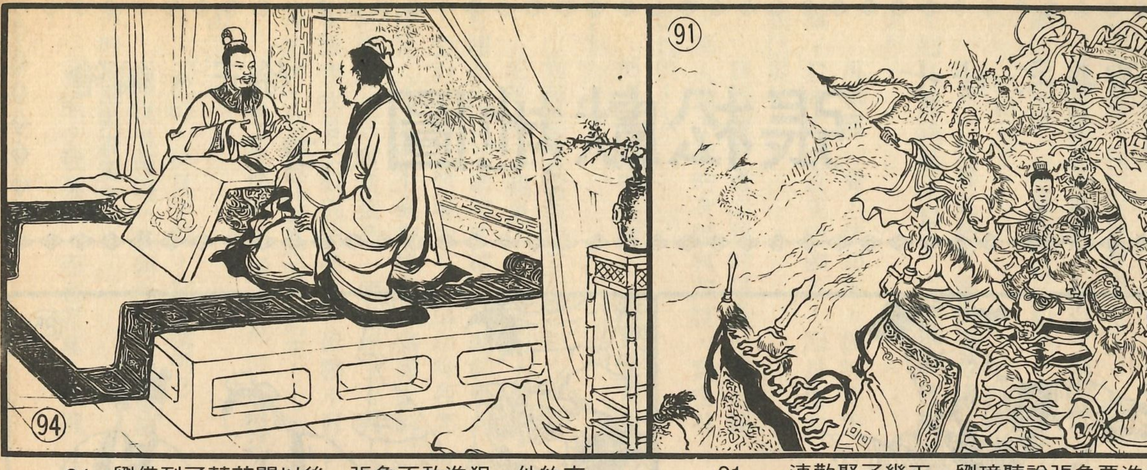


102 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劉備接到劉璋的回信，大怒道：「我爲你抵禦敵人，費力勞心，你却這樣量小，怎麼能使士卒出力呢！」劉備罵了一頓，把回信撕得粉碎，嚇得成都的來人連夜逃回。



99 到了成都，見了劉璋，送上書信。劉璋看了，問楊懷爲甚麼同來。楊懷道：「專爲此信而來。劉備存心不良，主公切不可借與兵糧，添他勢力。」





94 劉備到了葭萌關以後，張魯不敢進犯。他約束軍士，嚴守關隘，很得民心。這天他接到孔明文書，得知孫夫人已回東吳，曹操起兵進攻孫權，忙請龐統來計議。

91 一連歡聚了幾天，劉璋聽說張魯要進犯葭萌關，便請劉備去抵擋張魯。劉備欣然答應，領了本部人馬，到葭萌關去了。




95 劉備擔心：孫曹相爭，誰勝了都要取荊州。龐統以爲有孔明留守荊州，不愁孫曹進犯，却可乘機向劉璋商借兵糧，看他如何回答。



92 劉璝、冷苞等將勸劉璋派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劉備。劉璋還是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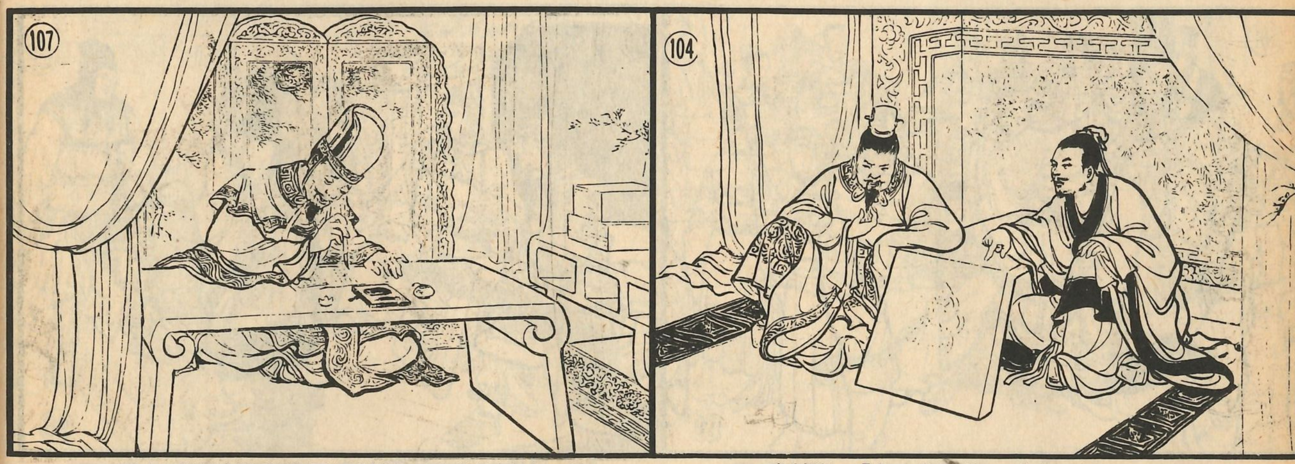
96 商議停當，便寫好文書，向劉璋商借精兵三四萬，軍糧十萬斛，派使者送到成都去。

93 後來張任、鄧賢又來苦勸。劉璋見他們糾纏不休，只好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自回成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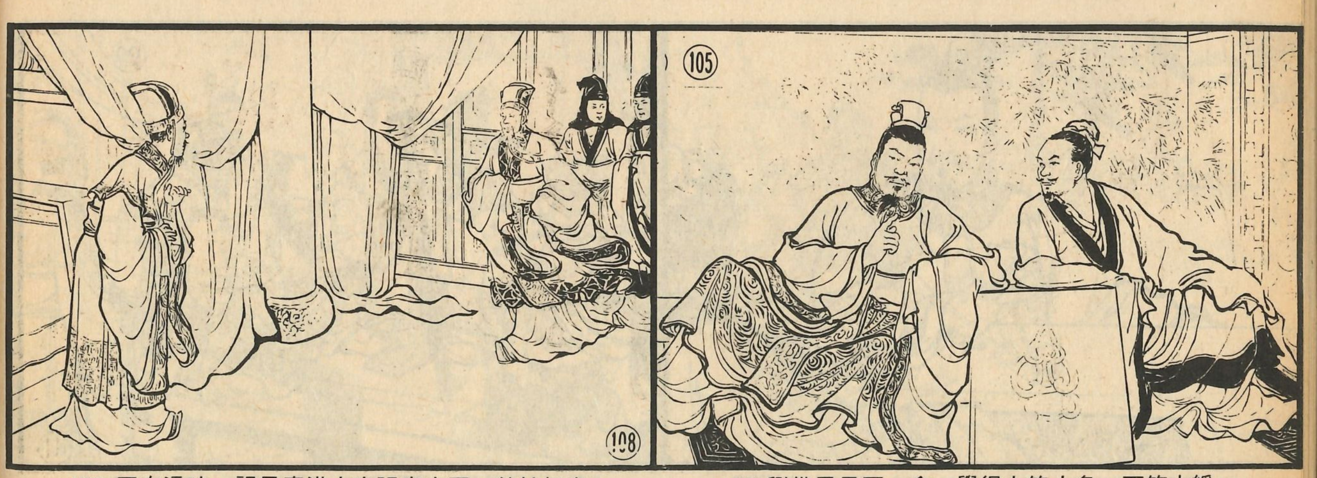
103 龐統道：「主公只以仁義為重，今日毀書發怒，以前的情誼全都丟棄了！」劉備說：「既然這樣，應該怎麼辦呢？」

106 再說，劉璋的使者逃回成都，說了劉備發怒的情形。劉璋正在驚疑，又接到劉備書信，便召集文武計議。衆官都說：「要防劉備有詐，通知關隘各將，小心防備。」劉璋聽了，主意不定。



104 龐統道：「有三條計策，請主公挑選，立即起兵襲取成都，這是上策；誘殺楊懷、高沛，先取涪關，再攻成都，這是中策；連夜回荊州，再等機會，這是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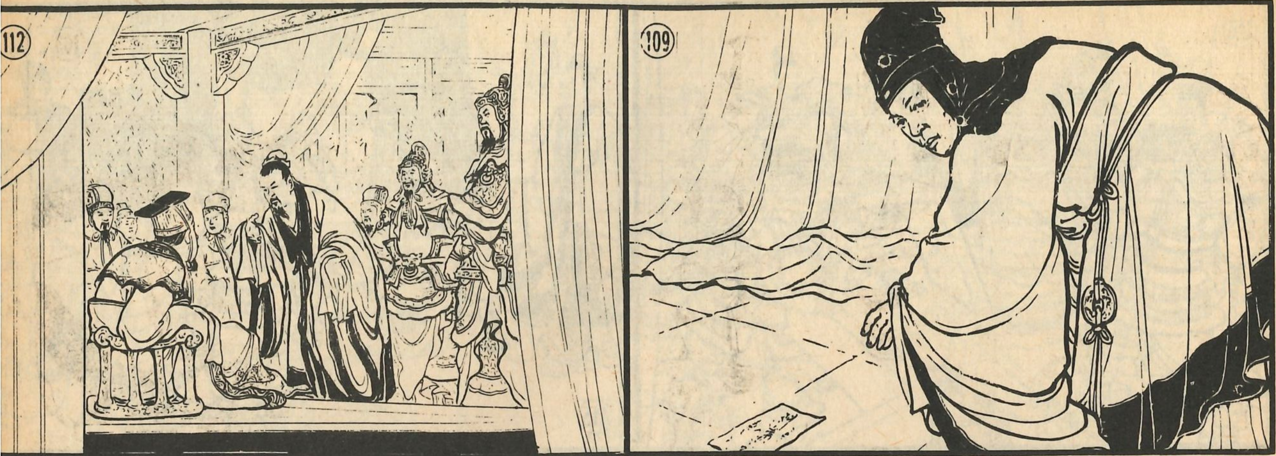
107 只有張松聽說劉備要回荊州，只道是真的，他退朝回家，便寫了一封信，準備派人送給劉備。



105 劉備思量了一會，覺得上策太急，下策太緩，決定採用中策；一面整兵準備去取涪關，一面寫信給劉璋，說曹操進攻荊州，要親去迎戰，所以不能當面告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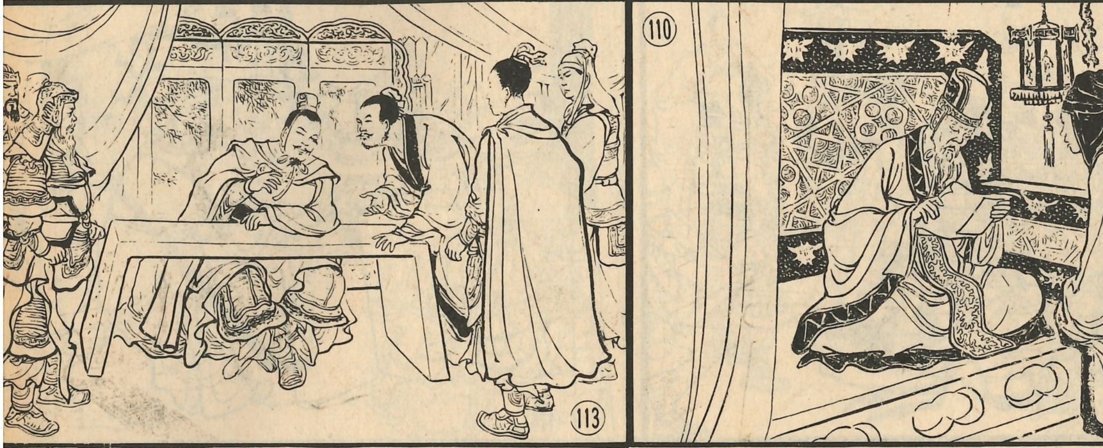
108 正在這時，親兄廣漢太守張肅來了。他忙把書信藏在袖中，與張肅相見說話。





109 張肅見弟弟神色慌張，心中疑惑。張松取酒和張肅共飲，無意之間，把那封信掉在地上，却被張肅的從人拾到了。

112 劉璋召集百官商議道：「劉備果然要奪西川，如何是好？」黃權說：「事不宜遲，快差人去通知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人馬入關。」劉璋照着辦了。





110 散席後，從人把那封信呈給張肅。張肅接過來一看，原來裏面寫的是勸劉備速取西川的事。

113 再說，劉備兵到涪城，派人到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前來相別。龐統對劉備道：「楊、高二人如果不來，得馬上起兵奪關，不可遲緩；如果來了，也要防他們不懷好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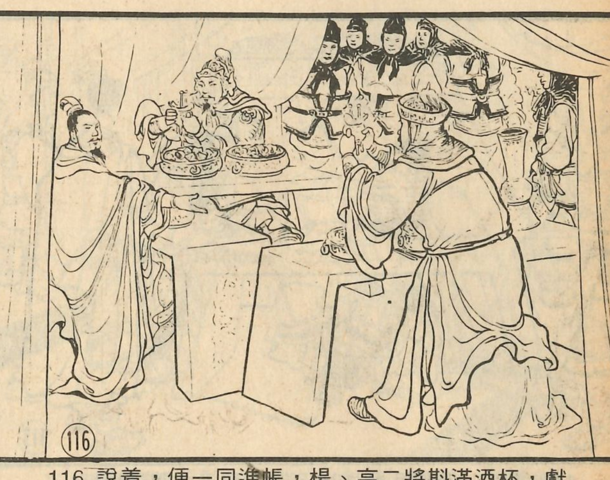


111 張肅怕受牽連，連夜到劉璋那兒去出首，說張松與劉備同謀，要獻西川。劉璋大怒道：「我平日不曾薄待他，怎麼竟要造反！」便下令把張松全家殺了。

114 不多時，小軍報到：楊、高二將親自前來送行了。龐統令軍馬歇定，吩咐魏延、黃忠：「只要是關上來的，不問馬步軍兵，一個也不要放回。」二將得令去了。



115 佈置剛定，楊懷、高沛已經帶了二百軍兵，牽羊抬酒，來到軍前，向劉備行禮道：「聽說皇叔回荊州，特地備了些薄酒送行，請寬飲一杯。」



116 說着，便一同進帳，楊、高二將斟滿酒杯，獻與劉備。劉備謙讓道：「二位將軍守關不易，應當先飲此杯。」



117 二將飲完，劉備道：「我有密事和二位將軍商議，請閑人退避。」便教他們帶來的二百人暫且退出中軍。

118 等從人走盡，劉備一聲大喝：「拿下！」帳後劉封、關平應聲竄出，一人一個，把兩人綁了起來。



119 劉備喝道：「我與你主是同宗兄弟，你二人爲甚麼要離間我們的親誼！」龐統令隨從搜他們身上，果然各搜出刺刀一柄。



120 龐統對劉備道：「他二人意圖行刺，不能赦罪。」劉備還在猶豫，龐統已喝刀斧手把楊懷、高沛推出帳外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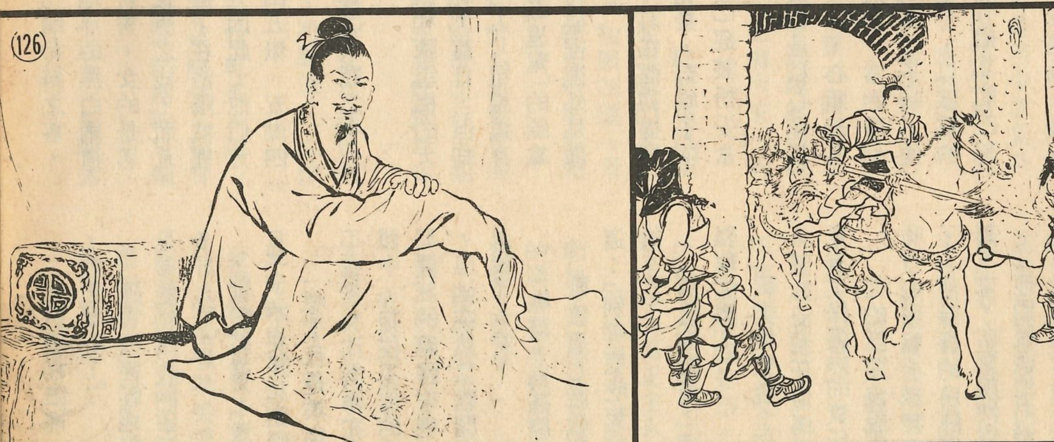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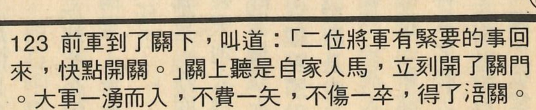



121 這時，魏延、黃忠早把楊、高帶來的二百軍士拿下。劉備喚入，賞了酒食，並道：「楊懷、高沛挑撥我兄弟感情，又藏利刃行刺，才把他們殺了，你等無罪，不必驚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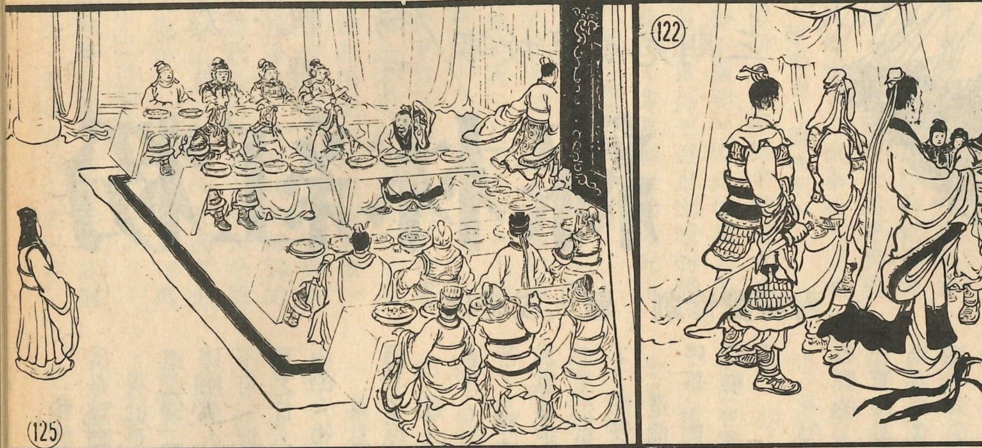
122 衆人拜謝後，龐統又給了重賞，要他們帶路取關，他們都表示願意，就領着大軍進發。





123 前軍到了關下，叫道：「二位將軍有緊要的事回來，快點開關。」關上聽是自家人馬，立刻開了關門。大軍一湧而入，不費一矢，不傷一卒，得了涪關。

124 第二天，劉備設酒勞軍，喝得大醉，對龐統說：「今天我們眞該好好快樂一下啊！」龐統也已喝得半醉，立即頂撞了他幾句。



125 劉備滿腹高興，被龐統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心裏非常不舒服，喝道：「你這話不合道理，快退出去！」自己一拂袍袖，退入後堂去了。

126 劉備睡到半夜，酒醒了。隨從對他說了酒席上的情形，劉備十分懊悔。（待續）



三期完短篇故事

楊　帆·文
可　飛·圖

# 綠林紅粉

## 喜宴變慘劇　璧人成怨侶

戰雲和陳雪梅的花燭新婚之喜，眞是驚動了整個關洛地界的黑白兩道，男的是突然崛起的新秀，女的是黑道巨擘「雙蛇霸主」陳長庚之後，而且這兩個人目前又是掌握了在洛陽城裡不可一世的「雙蛇會」，因此，他們大喜之日，來了不少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人物。

喜堂就設在「萬花樓」大廳之中，擺下了百桌酒席。

這一天不但是戰雲和陳雪梅的大喜日，也是「雙蛇會」的大喜日，但却苦了「雙蛇會」的男女門人。司馬道身爲喜事總管，他唯恐「五鬼幫」的餘黨前來生事，所以在萬花樓裡裡外外佈下了好幾層警戒保安線。

這個盛大的婚禮，訂在酉初揭開序幕，目下已是申末光景，新娘子陳雪梅一身鳳冠霞珮，已經裝扮妥當了。

身爲喜娘的沈雪雁也是私心仰慕戰雲的，她雖然强裝笑臉，心頭却有一層抹不去的悲哀。此刻，當她看到雍容華貴、美艷動人的新娘子時，使她心頭的悲哀冲淡了不少，以戰雲的英俊少年，也只有陳雪梅才能匹配他。

這時，戰雲也是一身禮服，喜氣洋洋地走了進來，興緻勃勃地道：「雪梅，妥當了麼？就快行禮啦！」

陳雪梅以無限溫柔的目光迎接他，却又輕輕地皺起眉頭。

戰雲看在眼裡，連忙問道：「雪梅，你怎麼啦？」

陳雪梅輕輕地吁了口氣，道：「要是爹能夠爲我們主持大婚之禮，該有多好。」

戰雲笑道：「雪梅，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要提起不愉快的事。」

「嗯！我是不該提的。」陳雪梅並不在乎有沈雪雁在場，就撲進戰雲的懷中，抱住了他的腰，似乎是藉助他那健壯的軀體來穩定一下自己的情緒，但她突然又鬆開了，還有些吃驚的退後了一步。

「戰雲，爲甚麼你帶上刀囊？」

戰雲眉心微微聳動了一下，輕笑道：「別那麼吃驚，提防一下總是好的。」

陳雪梅說道：「是怕有人在喜筵上襲擊你麼？」

戰雲柔聲道：「我並不怕，但我不希望妳受到任何傷害，從今天起，我更有了保護妳的責任……」

他的話還沒說完，外面已响起了吹打的樂聲，參拜天地大禮就要開始了，他緩緩的將陳雪梅頭上的紅巾覆蓋下來，向喜娘沈雪雁點頭示意。

他們緩緩地向大廳上走去。

大廳中黑壓壓的一片人頭，新娘紅巾覆面，粉頸低垂，新郎却是昂頭四望，並非故作神氣之狀，而是小心察看賓客之中是否有形跡可疑人物。

在新娘站的一邊，戰雲發現一個



身材微胖的中年人，那人擠在貴賓的前面，頭上戴着一頂花陽毡帽，在屋內戴帽子並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的帽沿壓得很低，使人看不清楚他的面目，而最令戰雲生疑的，是他的兩手一直籠在袖子裡，如今正是陽春十月，天氣不算太冷，莫非他袖子裡藏着傢伙？

戰雲心生警戒，就以右手提着長衫的下襬，其實，他是使他的右手接近了腰間的刀囊。

主禮官剛張嘴大喊鳴炮，只見那人突然將右手從袖子裡拉出來，手指之間，赫然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戰雲早有提防，左手將新娘一推，右手已閃電將飛刀擲出，那人手中的尖刀還來不及出手，就遭到了一刀穿心之厄運了。

戰雲疾奔過去，摘下那人的毡帽，竟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面孔。

陳雪梅忘掉了自己是個新娘子，揭起覆面紅巾，也奔了過去。

她的面孔突然一陣扭曲，繼而撲到死者身上，嘶聲喊道：「爹……爹……」

這一場黑道人物的喜酒因爲太過張揚，引起了洛陽總督衙門的注意，總捕頭猜測當年漏網的陳長庚很可能潛回，暗中前來參加女兒的婚禮，所以派出許多捕快混在賀客羣中。

如今命案發生，這些捕快立刻挺身而出，亮出號牌，在戰雲頸間加上了鎖鍊，他沒有辯白，更沒有反抗，沉靜得如同泥塑木雕一樣。

陳長庚亮刀出手，顯然是要殺人，他要殺誰？殺女兒？抑或殺戰雲？眞是一個不可理解的謎。

＊　＊　＊

馬兒在官道上飛馳着。

戰雲一大清早才離開華州牢城營，兩年的充軍生活使他比以前變得更沉靜、更成熟，也更健壯。馬兒奔馳了一天，已經加過了二次草料，而他只不過在晌午時喝過一碗稀粥。

他歸心似箭，恨不得早點趕返洛陽，其他的皆不重要，因此他傾其所有，買下了這匹日行三百里出頭的駿馬，剩下幾個錢，還要留着給馬兒上草料，他自己寧可餓着肚子。

刺配到華州牢城營，都是殺人重犯，而戰雲的罪名却最輕，洛陽的提督大人認爲他是爲了自衛才殺人，因此只判他充軍兩年。

戰雲不在乎自己的罪刑是輕是重，他所關心的是陳雪梅如今變成了甚麼樣子？他還記得他和陳雪梅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他起解之日，陳雪梅目不轉睛的瞪視着他，沒有絲毫諒解的神色，有如毒蛇般的目光從黑白分明的眼睛裡透射出來，目光中充滿了仇恨、忿恨、怨恨……一千個恨、一萬個恨，她似乎已將戰雲恨之入骨。

戰雲感到萬分痛心，他並不認識陳長庚，而且，當時對方突然出手，意圖不明，在那種情況之下，戰雲除以閃電飛刀將對方狙殺之外，是再無別的良策，當時的情況間不容髮，根本不容作許多考慮。

在兩年的歲月裡，范中原不時到華州牢城營探望他，可是范中原對外界隻字不提，更絕口不提陳雪梅，沈雪雁也曾探望過他一次，她也絕口不談陳雪梅的事，只是敎他離開牢城之後，不要再回洛陽去。

爲甚麼不要去？戰雲不時地自問。只要能看到陳雪梅一個諒解的眼光，從此天涯任漂泊，心有所安，再也沒有別的强求了。

他不停地揮鞭策馬，終於在酉初光景，華燈甫明之際，從西陽門進入了洛陽，放緩了馬匹，抬眼四望，景物依然，人面全非，不禁令戰雲搖頭一嘆，一顆英雄淚滾落腮邊。

街上行人如鯽，戰雲不便策馬疾馳，因此下了馬，挽韁緩步而行，他剛一下馬，立刻有兩個壯漢默默無言的貼到他身邊。

兩年後的戰雲已不像昔年那樣衝動了，目光微微一掃，冷聲道：「二位有何貴幹？」

那兩個漢子嘿嘿兩聲乾笑，道：「戰兄，恭喜你從牢營安然歸來，整日奔馳，怕也累了，咱們早已爲戰兄備了大車，請！」

戰雲將對方打量了一下，是兩個絕不相識的生面孔，於是又問道：「二位是受那一位朋友差遣的？」

那兩個漢子含糊其詞道：「自然是老朋友，戰兄又何必多問？請吧！」

戰雲順那人擺手的方向，果見一輛大車在街上停着，車把式掀起車簾在等，戰雲將馬韁往其中一個漢子的手中塞，昂首闊步地上了車。一個漢子跟着他上了車廂，另一個騎着他的馬，在車後面跟着。

一路上，戰雲祇顧閉目養神，一句話也不多問。

不知走了多久，大車停下，戰雲下車一看，才知道來了錦春園，這裡依然是門庭若市，他心中暗道：「主人大概是換了吧？」他似乎已經忘記他才是這裡的眞正主人。

那兩個漢子將他帶到一間幽雅的廂房，一個身材頎長、約莫三十餘歲的漢子起身迎向他，欣然道：「戰兄，恭喜！恭喜！」

戰雲並未向他施禮，冷冷的道：「朋友高姓大名？」

那人抱拳道：「在下姓張名超，是王飛虎王大哥手下的一個兄弟。」

「哦？」戰雲冷笑一聲：「原來是王飛虎的手下，找我來，是不是洽談熔金鑄銀的買賣？」

張超嘿嘿笑道：「戰兄剛從華州牢城營歸來，恐怕六扇門中的衆人會另眼相看，這宗買賣，戰雲還是暫時不幹爲妙。」

戰雲道：「你找我來，就是爲了告

訴我這樣一句話？」

「嘿嘿！」張超又是乾笑了一聲，突然拿出一張銀票，放在戰雲面前，道：「這是一萬兩銀子，請收下。」

戰雲冷笑道：「我剛從牢營城歸來，手頭不便，正缺銀子花用，不過我得問問，朋友爲甚麼要給我這一萬兩銀子？」

張超緩緩的道：「咱們買下了錦春園。」

「不賣！」戰雲一口拒絕了，「白白被你們霸佔了兩年，這一萬兩銀子算租銀還嫌太少，請轉告王飛虎，限你們三天之內讓出錦春園，不然，我小滾龍就不客氣了。」

張超並未動怒，又拿出一張銀票，放在戰雲面前，含笑道：「再加上一萬兩銀子又如何？」

「不賣就是不賣！」戰雲說罷，掉頭就走。

張超一聲輕咳，門外立刻湧出四個手持兵刃的漢子，一個個虎視眈眈，蓄勢而待。

如果戰雲手中有劍，囊中有刀，他還不至於被四個漢子唬住，但他現在身邊連小鐵釘也沒有一根。

張超在他身後冷笑道：「戰雲，王老大念在你是條漢子，所以才送你一點銀子聊表心意，不然，一分銀子不給你，你也只有乾瞪眼。」

戰雲不想吃眼前虧，最主要的是，他還想和陳雪梅見上一面，如再僵持，在這羣殺人不眨眼的大盜面前，很可能遭到殺身之禍，於是緩和了語氣，道：「如果我收下了兩張銀票，你就讓我走麼？」

張超道：「當然讓你走，不過你得留下昔日錦春園主人黃超武親筆劃押的轉讓書。」

戰雲道：「對不起，轉讓書沒有帶在身邊。」

張超大吼道：「弟兄們，給我搜！」

戰雲打算藉一雙血掌全力一拚，他並非貪戀錦春園這份產業，而是他這一輩子也沒有在惡勢力之下低過頭，他忍不下這口氣。

「慢點！」外面有人高叫一聲，進來一個瘦精精一身皮包骨的漢子，他附在張超耳邊低語了一陣。

張超面色微微一變，隨又哈哈大笑道：「戰兄，你的新娘子派人來說情，你現在可以走了。」

戰雲心頭有無比的激動，想不到在危險萬狀的情況下，陳雪梅還來解救他，如此說來，她似乎已經原諒他了。

張超道：「戰兄，以在下的猜想，你最近可能會缺少用度，這兩萬兩銀子你隨時可以來拿，可別忘記將那張黃超武劃押的轉讓書帶來。」

「沒有銀子花用，也不會找到你們頭上來。」戰雲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張超哈哈大笑道：「戰兄，說話不要太絕，天底下的事難料得很啊！」

出了錦春園，戰雲跨上了他的馬，抖轠往陳雪梅的住處走去，當他來到那座熟悉的深宅大院時，心頭却突然無緣無故地緊張起來。

僕婦給他開門，面上表情冷漠，也沒有向他打招呼，在大廳外的階前，又碰見了馮天雷，他也是默默無語，目光冷漠地望了望戰雲，進了大廳。

沈雪雁迎面而來，戰雲剛想說話，她却將頭偏過去。

戰雲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戰，這些人爲甚麼都對他如此冷漠？

陳雪梅一身黑衣，坐在大廳正中一把虎皮交椅上，她仍是那樣美，只是她那雙冷酷的目光却使人不敢正視。

在那種冷酷目光逼視之下，戰雲一聲柔情的呼喚也被卡在喉嚨中叫不出來。

「戰雲，我等了你兩年。」陳雪梅的語氣森冷，誰都聽得出來，那絕非是歡迎之語調。

「雪梅！」鼓足勇氣，戰雲才嘶啞地叫出了她的名字，「妳應該諒解我，那並非出自我本意。」

「請不必多費唇舌，」陳雪梅將手一擺，將頭轉向別處，「我原以爲爹已經不在人世，所以我立下一個誓約，當我知道誰是殺害我爹的兇手時，我就要親手宰了他，雖然我立誓的時候，爹還活在世上，這個誓約仍然有效，我要親手宰了你，因爲你是兇手。」

戰雲心頭一寒，緩緩說道：「雪梅，我錯殺了令尊，已使我痛苦不堪，當妳殺了我之後，除了妳自身的痛苦，妳還要身負我的痛苦……」

陳雪梅突然厲叱道：「不必說了！」

戰雲仍是鼓足勇氣說道：「雪梅，當時妳爹擲刀要殺誰？是妳？還是我？在那種情況之下……」

「住口！」陳雪梅揚聲大吼，像是一頭爭吃的獅子：「你不必爲你殺人的行爲多作解釋，我爹絕不可能擲刀殺我倆其中的一個。」

「那麼，他要殺誰？爲甚麼要在我們新婚大喜進行的時候？我並非怕妳殺我，妳得讓我將眞實情況弄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已經等了兩年了，再沒有耐性等下去。」

戰雲心念一橫，沉聲道：「想不到妳竟然如此不通情理，就請動手吧！」

陳雪梅冷笑一聲：「別性急，今晚子時正，我要在我爹的靈前殺你，祭他老人家的亡魂。」

戰雲不禁打了個寒噤，冷冷道：「是不是還要剖腹挖心？」

陳雪梅道：「我還不至於那麼殘忍，一刀還一刀，一命抵一命！」

在他們談話之間，戰雲已發覺有人環伺在後，此刻回頭一看，果然不差，竟有十幾個人，全是「雙蛇會」的門人，馮天雷甚至長劍出鞘，對他虎視眈眈。



戰雲嘆了一聲，道：「雪梅，何必出動這麼多人來對付我？只要妳一句話就夠了，我不會在妳面前反抗的。」

陳雪梅冷笑道：「這很難說了，你自動上門，是不知道我要殺你的。如今我表明心意，你很有可能會作困獸之鬥。」

「哈哈……」戰雲發出一陣淒厲的長笑，「能死在妳手上，我感到非常滿足，何需向妳反抗？」

陳雪梅沉聲道：「你也應該滿足，我仍承認我們的婚事，在你死後，我會以亡夫的名義，爲你建墓立碑。」

戰雲像是被五雷轟頂般渾身震撼，疾聲道：「雪梅，不必如此，妳何必背負弒殺親夫的罪名？」

陳雪梅語氣堅定的道：「用不着你爲我擔心，我這個人最重信諾，誓約要守，婚約也要守。」

「雪梅……」

陳雪梅根本不理會他，霍然起立，揚聲道：「馮天雷，送戰雲到原來的屋子去，教雪雁爲他預備酒菜，天牢也不虧待死囚的。」

說完就向客廳外走，在她掉頭的一剎那間，隱約可見她眼眶中含有一絲淚光，顯見她此刻的心情是愛恨難分的。

馮天雷向戰雲走過來，輕聲地道：「小滾龍！走吧！我們大家都爲你難過，可是你該了解陳姑娘的脾氣！」

戰雲甚麼話也沒有說，無言地離開了大廳。

仍是那間屋子裡，然而，情景已是今非昔比，他和陳雪梅的感情就是在這間屋子裡培養出來的，曾幾何時，兩人竟然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家。

這間屋子裡再也嗅不到溫馨的氣息，只是籠罩着一陣陰冷的氣氛。

甬道上有走來走去的步履聲，顯然是有人在外守着他，戰雲不禁啞然失笑，自己竟然會束手待斃。

是情愛的力量？還是對自己投擲的那一刀感到愧疚？他得不到答案，發覺自己的心情，已開始迷亂起來。

門打開，又關上，沈雪雁端上一大盆酒菜，來到他面前。

她緩緩的從食盒中將酒菜一樣一樣地端了出來，同時以輕輕的聲音說道：「小滾龍，我曾告訴你，不要再回到洛陽來，你忘了嗎？我看你簡直不知死活。」

戰雲苦笑道：「雪雁，多謝妳的好意。」

沈雪雁焦急的問道：「那麼，你現在有何打算？」

「等死。」他的語氣非常平靜。

「你不要心存僥倖，」沈雪雁的眉皺成了一條線：「你難道還沒有摸清楚陳姑娘的脾氣？她是說得出，作得到的人。」

「這個我知道。」

「既然知道，爲甚麼還要等死？」

「因爲我不願再傷她的心。」

沈雪雁道：「我看得出，你愛陳雪梅愛得很深。」

「不錯。」

「那麼，你就不能眼看她犯錯。」

「她錯了嗎？」戰雲語氣呢喃，像在自問：「我殺了她的爹，她爲父親報仇而殺死我，那裡算是有錯？」

「逃！」沈雪雁不自禁地回身張望了一眼，又疾聲道：「我可以幫你。」

戰雲搖搖頭，道：「不，我不能逃，再說，我也不能連累妳。」

沈雪雁幽幽地道：「我承認我的心中也很愛你，但我勸你逃、助你逃，絕非爲了私情，還有正大堂皇的理由要你逃。」

「妳有理由？」戰雲睜大眼睛望着她。

「現在還不能說，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等你逃離此地之後……」說到這裡，門外突然傳來了重重的腳步聲。沈雪雁立刻爲戰雲斟酒，同時提高了聲音道：「你慢慢喝，心放寬一點，說不定陳姑娘只是說說氣話而已。」

門打開了，馮天雷在房門口露面，道：「沈姑娘，陳姑娘請妳去一趟。」

沈雪雁又暗暗向戰雲打了個眼色，和馮天雷雙雙離去。

正所謂酒入愁腸人易醉，三杯下肚，戰雲竟然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覺，及至醒來，房內一燈如豆，窗外靜寂無聲，他暗暗盤算，只怕到了子夜光景。

一念及此，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戰雲的確不在乎死亡的威脅，傍晚在錦春園被四個手持兵刃的漢子圍困時，他還想藉一雙血掌作亡命一拚，不過那種勇敢是一鼓作氣的，讓他慢慢地等待死亡的降臨畢竟不是味道。

他感到軀體在微微戰抖，潛在的恐懼意識已在逐漸滋生，他不知道陳雪梅將要殺他之際，他會不會反抗，或者向她求饒，他更不相信自己會有勇氣接受利刃先撕裂他的胸肌，然後穿過心房。

他猛烈的捶擊自己頭部，在勉強鎮定下來。但是，等死的決心已不如前的那樣堅決了。

突然，房門打開了，一條人影閃進來，是沈雪雁。

見到她，戰雲就像見到救星般的欣喜若狂，但是，另一個念頭也在他腦海中閃過——事後陳雪梅一定會殺死沈雪雁洩憤，怎麼可以連累她呢？

一念及此，戰雲連忙閉上眼睛裝睡。

沈雪雁用力地推他，低聲地叫道

：「小滾龍，快醒！快醒！」

她的語氣很急迫，戰雲是不能再裝睡了，於是坐起身來，問道：「雪雁，甚麼事這麼慌張？」

沈雪雁疾聲道：「快跟我走，再晚一點便來不及了！」

「不行！」戰雲又堅決起來。「雪梅會殺妳的。」

「快！快！我和你一起逃。」

「那怎麼行，雪梅會更加恨我！」

沈雪雁疾聲道：「小滾龍，你怎麼還在生死關頭上想那麼多的問題？陳姑娘帶人到墳地上佈置祭案去了，這裡交由我看管，幾個守衛都喝了滲入迷藥的酒，全都昏倒了，快跟我走，陳姑娘是當眞的要殺你，不是說說就完事的。」

情勢如此，戰雲自知非和沈雪雁相偕逃亡不可了，守衛既已昏迷，他即使不逃，事後陳雪梅也絕對不會放過沈雪雁的。

「逃到何處去？」他仍在遲疑地問。

「這個你不用管，我已有了妥當的安排。」

戰雲不再說甚麼，跟着沈雪雁向外走去。

果然，房門口、大廳前以及大廳旁的一些守衛都東歪西倒的躺在地上。

門外停着一輛雙轡套的馬車，沈雪雁揮揮手道：「你快進入車廂，我來駕車。」

戰雲登上了高高的車座，道：「讓我陪着妳。」

沈雪雁也不說甚麼，立刻揚鞭催馬，此刻街上已無行人，大車駛得飛快，她眞不愧是一個駕車好手。

戰雲的心情不但沒有輕鬆，反而更加沉重，因爲從此刻起，不單他是一個人的命運如何，沈雪雁的命運也交到他手上。

大車順利地出了西陽門，向南拐，過了洛陽橋，戰雲再也忍不住心裡的話，脫口問道：「雪雁，妳這樣作，考慮了後果嗎？」

沈雪雁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願意爲你而死。」

戰雲不禁心頭爲之一震，喟然道：「你如此對我，我將如何報答妳？」

「感情是不需要報答的。」

「唉！可惜妳這句話說得太晚了。」

「小滾龍！你說錯了！」沈雪雁語氣莊重地道：「我傍晚時就說過了，助你逃，絕非爲了私情，我承認心中愛慕你，但我知道我不配你，你和陳姑娘成親，我固然感到傷心，然而，我並不嫉妬，你們可說是理想的一對，如今弄到這般下場，令我難以甘心，所以我一定要你逃走。」

「就是這一點理由？」

「還有更大的理由，等到了目的地之後，我再慢慢告訴你。」

「我們去那裡？」

「開封。」

「開封？」戰雲顯然吃了一驚，「雪雁，妳走錯路了，去開封該出東門……」

沈雪雁截口道：「爲了避免陳姑娘派人追趕，我故意繞道而走，等過了伊水，咱們將車輪弄壞，棄之路旁，騎馬繞過五虎嶺，再向東行，這樣一來，陳姑娘就不會留意開封那邊的了。」

戰雲稱讚道：「雪雁，妳倒是個有心人。」

「可別讓我的心機白費了。」她說得語重心長。

戰雲一時揣測不出她的意思，也沒有再接下去。

* * *

一切按照沈雪雁的預先計算，二人棄車乘馬，兼程趕路，第三天的傍晚來到了開封。

二人進入東霸附近一家客棧，櫃上要掛號，沈雪雁搶着說道：「咱們是夫婦倆，打從孟州來，前來探親，給咱們一間上房。」

店家帶他們來到上房，關上門，戰雲納悶地道：「雪雁，這是怎麼回事？」

「不能和你結連理，作你的假妻子也算過過癮。」沈雪雁先說打趣話，接着面色一正，低聲道：「小滾龍，咱們現在是亡命天涯，行藏千萬不能暴露，再說，兩人睡在一間屋子裡，也好有個照應。你若是嫌棄，床給你睡，我睡床前的踏板，怎樣？」

戰雲連忙截口道：「雪雁，妳誤會了……」

沈雪雁截口道：「好啦！我可不是小心眼的女人，這兩天你也累了，咱們吃了飯，趁早休息，明天再作詳談。」

「雪雁，我可等不到明天。」

「好，咱們邊吃邊談吧！」

吩咐店家送來酒菜麵飯，兩人一邊吃一邊聊起來。

沈雪雁開口頭一句便道：「小滾龍，你以飛刀殺死陳老舵主是一個錯誤。」

「雪雁，現在不是談論是錯或是對的時候。」

「我所說的錯誤，並非因爲他是陳姑娘的父親，而是說他實在不該死，因爲他突然出刀，並非要殺你二人之中任何一個。」

「那麼，他要殺誰？」

「另一個人。」

「誰？」

「我先給你看一件東西。」沈雪雁自袖筒中取出一柄小刀。

那是全長不足五寸、牛角鑲柄、雙面開刃的鋒利小刀。

「那裡來的？」

沈雪雁緩緩的道：「這把刀在喜堂正中間的喜帳上面，因爲當時場面大亂，誰也沒有留意，第二天收拾喜堂時才被我發現，由此可見，當時你擲刀殺死陳舵主時，另一個人也擲出了一刀。」



「我明白了，妳是說，賀客當中有一個人想殺死雪梅和我，結果被陳老舵主發現，他出刀是想殺那個圖謀行刺的人，我却誤會了他出刀的動機，反而將他殺死。」

沈雪雁點點頭，道：「不錯，這正是我的推斷。」

「如果妳的推斷正確，雪梅更加不會原諒我。」

「那倒不一定，你雖誤殺了她父親，却救了她一命。」

「妳認爲另一刀是向她投擲的？」

「嗯！」沈雪雁點點頭，緩緩道：「當我發現這把刀時，曾仔細地查看，一再地算，這把刀確是對着陳姑娘而發，若非你及時推她一把，她早就沒命了。」

戰雲沉吟了一陣，道：「雪雁，妳有和雪梅談過此事麼？」

「沒有。」

「爲甚麼不告訴她？」

「自從這件不幸事發生之後，陳姑娘的脾氣變得更加暴戾，告訴她又有甚麼用？」沈雪雁將那把刀看了一陣，道：「如果能將那把刀的主人找出來，那就好了。」

「那無疑是大海撈針。」戰雲說過之後，復又低頭吃飯，看他的神情，似乎對澄清這件事情不抱過大的希望。

飯後，沈雪雁又道：「累了，快些睡吧！床是你的，我睡床前的踏板。」

戰雲搖搖頭道：「不，妳也上床睡吧！請相信我會作一個君子。」

沈雪雁一本正經的道：「小滾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陳姑娘從來沒有和別的男人一起睡過，你也不應該和別的女人同榻而眠。」

戰雲道：「我已經和別的女人同床共枕過了。」

「哦？」沈雪雁瞪大了眼睛。

戰雲喃喃地道：「那是我到洛陽的頭一晚，雖然我和她沒有甚麼親熱的關係，却是和她同床共枕的。」

「是怎麼一個女人？」

「是留香院的一個姑娘，名叫菱姑，雖然她是墮落風塵，心地却很善良，對我是一往情深。」說到這裡，戰雲突然語氣一揚道：「對了，那次我被黃超武所傷，逃到半路時，還是多虧她救了我。」

「她？」沈雪雁吸了一口長氣，神色凝重地道：「小滾龍，有一件事我一直瞞着你。」

「甚麼事？」

「當你重傷昏迷在菱姑家裡的時候，她的假母因貪圖黃超武的賞格，帶了姚武去抓你，剛好我們趕到，血戰之下，菱姑的假母被陳姑娘殺死了，這件事你一直不知道呢！」

戰雲搖搖頭道：「完全不知，我傷癒之後，再去留香院探她的時候，范大哥告訴我，她的假母死了，菱姑不知去向。」

「菱姑會不會武功？」

戰雲想了想，道：「菱姑曾告訴我，她父親生前是個流落江湖賣藝爲生的武師，她也曾經練過飛刀。」

「練過飛刀？那麼，想殺陳姑娘的一定是她了。」

「雪雁，如此說未免太武斷了。」

沈雪雁振振有詞的道：「你說她對你一往情深，她見你和陳姑娘成親，必然生妬，剛好陳姑娘又是她殺假母的仇人，她自然會殺害陳姑娘洩憤了。」

「不！」戰雲仍是不表同意。「菱姑心地十分善良，她可以想得到我一定很愛雪梅，怎會爲了洩憤而去殺雪梅？」

「小滾龍，我是女人，所以了解女人，女人一旦在妬火中燒如焚之中，甚麼事都可以作出來。」

「這難以使人相信。」

「睡吧！」沈雪雁寬去外衣，在床裡邊躺下，輕笑道：「反正我不是第一個和你同床共枕的女人，不會對不起陳姑娘了。」

戰雲沒有理會她的話，反覆思索心中的疑慮，菱姑假母的死因，陳雪梅和沈雪雁瞞着他還情有可原，范中原爲甚麼也瞞着他？菱姑又爲甚麼避而不見？

他愈想愈疑，幾乎已肯定想殺害陳雪梅的兇手就是菱姑了。

* * *

這一晚，沈雪雁作了淑女，戰雲也作了君子，儘管第二天醒來時，兩人是擁抱在一起，但是他們心中却沒有滋生一點邪念。

進過早食，沈雪雁突然說道：「我要出去一趟。」

「妳一個人？」

「嗯！你不便去。」

「告訴我妳要去那裡？」

「我說出來，你可不能生氣。」

戰雲不耐煩的道：「快說吧！別這麼吞吞吐吐。」

沈雪雁還是沉吟了一下，才緩緩的道：「菱姑既然對你一往情深，便不可能去嫁人，但她又無財產，我看她祇有繼續在風塵裡打混，不瞞你說，開封地頭上我還有幾個相好的姊妹，和妓院有點關係，我要去托她們查一查。」

「好吧！不過……」他說了一半，又停住了。

沈雪雁笑道：「你方才還在說我，自己說話怎麼也吞吞吐吐起來了。」

「萬一找到菱姑，千萬別難爲她。」

「瞧你那憐香惜玉的樣子，放心，我不會難爲她的。」沈雪雁向他打趣了一番，又正色道：「實在的，她也很可

憐。」

戰雲嘆了一聲道：「唉，可憐雖可憐，却也太糊塗了！」

「我要給你一件東西，」沈雪雁打開行囊，拿出昔年陳雪梅贈與戰雲的那把長劍。「怕你睹物思人，倍傷情懷，一路上我都沒有拿出來。現在我要離開你，只得拿出來給你防身。」

果然，戰雲接劍在手，只是輕輕地在劍上撫摸，一句話也沒有說，沈雪雁看在眼裡，輕嘆了一聲，悄然走出去。

晌午時，沈雪雁去而復返，她氣喘吁吁道：「小滾龍，在喜堂上想殺陳姑娘的，一定是菱姑。」

「何以見得？」

「我那幾個姊妹淘陪我跑了十幾間妓院，終於在一家名叫時花館的妓院裡找到了一個和菱姑相彷的女人，鴇母帶我們到那姑娘的屋裡去見她，她却先一步溜走了。」

「那也不一定是菱姑。」

「我是見過菱姑的，跟那鴇母所描述的很相似，操滿口洛陽口音，對風塵的玩藝兒很在行，但是性子却冷僻得很，只是陪茶陪酒，絕不陪客人過夜，若有客人對她稍有輕薄，她就拂袖而去。」

戰雲喃喃道：「菱姑不是這個樣子。」

「任何風塵中的女人都不會是這個樣子，只有菱姑才會，因爲她爲你守身如玉。」

「別胡說了。」

「對了！」沈雪雁突然壓低了聲音道：「方才我回來的時候，發現客棧門口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

「哦，莫非是陳雪梅派來的？」

沈雪雁搖搖頭道：「不是，『雙蛇會』的人沒有一個我不認識的。」

「那會是誰？」

沈雪雁道：「管它，反正咱們吃過午飯就走。」

「去那裡？」

「潁州。」

「去幹甚麼？」

「找菱姑。」

戰雲訝然說道：「妳怎麼知道菱姑去了潁州？」

沈雪雁詭異地一笑道：「打聽出來的，據說今年春天，菱姑曾托人帶一封信到潁州去，那邊也寄了回書來，菱姑愴惶而走，連存在鴇母處那好幾百兩銀子都沒有拿，除了投奔潁州去，可說是別無去處。」

「好，咱們吃過午飯就動身，對了，妳帶了多少銀子？」

「老實告訴你，離開洛陽時，我身邊祇有點碎銀，方才在姊妹那兒借了三百兩。」

戰雲皺皺眉頭，道：「我是身無分文，三百兩銀子能用多久？」

沈雪雁笑道：「用完了再說，萬一沒法子，憑咱們的功夫，攔途打劫總行吧！」

「不行！咱們不能幹這種事。」

「唉！」沈雪雁嘆了一聲，道：「小滾龍，這就是你可愛之處，雖然是處身黑道之中，却不失純眞，心裡有這種想法已經是難能可貴，在面臨惡劣環境情況之下時，就千萬不能有這種念頭，否則，你不但吃虧，甚至還會送命。」

「我知道，我應該要心狠手辣，冷酷無情。」

「對！這就是在黑道打滾的生存要訣。」頓了一頓，又道：「一旦陳姑娘派人追來，你打算怎樣？」

戰雲沉聲道：「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她既無情，我也只好無義。」

「怎麼突然改變了主意？」

戰雲伸出强壯的臂膀抱着她，緩緩道：「我不能讓妳陪着我死。」

沈雪雁不禁熱淚盈眶，悲喜交集地道：「小滾龍，有你這句話，我已非常滿足了，記住，千萬別因爲我而殺人。」

他緊緊地擁抱她，一陣熱力自她身上傳來，使戰雲血液沸騰，他後悔昨夜作了君子。

沈雪雁也是粉面血紅，週身軟若無力，但她突然掙脫了戰雲的懷抱，提起行囊，道：「我到屏風後面換衣，然後到店堂裡吃午飯，飯後就上路。」

戰雲無言地打開窗戶，他心頭火熱，需要一陣涼風。

突然，有人推門而進，戰雲正想撲身床榻，取出枕下長劍，那人已哈哈大笑道：「別驚慌，我是給戰兄送銀子來的。」

來人竟是將錦春園霸佔了兩年多的張超。

戰雲見對方手無兵刃，也就停住身形，冷冷道：「你怎知我在此地？」

張超嘿嘿笑道：「說句老實話，自從咱們在錦春園一別之後，我就一直跟着你。」

「現在我是『雙蛇會』追捕的叛徒，但願你沒有引來他們的人馬。」

「放心，我在進行交易的時候不喜歡被別人滋擾的，而且，我也不願意在你未和我交易完成前被殺。」

「你有把握我會和你交易？」

張超乾笑道：「你離開洛陽時，帶走了『雙蛇會』一個妞兒，今天上午那妞兒跑了十幾家妓院，如果你不缺銀子使用，怎捨得要那妞兒去賣身？」

戰雲哈哈大笑道：「姓張的，眞有你一套，事先就預知我有一天會缺銀子花用，如今又將我的情況摸得清清楚楚，那還有甚麼好說，不知你將銀票帶來了沒有？」

張超反問道：「不知你那張轉讓書帶來了沒有？」

戰雲拍拍腰間，道：「就在身邊。」

張超拍拍手，門外又進來了一個



大漢，他將手中提着的一個革囊放在桌上。張超將它打開，道：「請過目，銀票二萬兩，外帶百兩銀子五封。」

「怎麼還多了五百兩？」

「因爲那兩張銀票要到洛陽才能兌現，怕你臨時缺路費，所以給你預備了五百兩銀子，你若不想貪便宜，日後相見再還給我吧！」

戰雲收起銀票，取出契書，笑道：「姓張的，你很夠朋友，其實，你現在祇要出五百兩銀子，我也會出賣錦春園。」

張超將契書細看，收了起來，突然冷笑道：「戰雲兄，你看看我那夥計的手上拿的是甚麼東西？」

戰雲轉頭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那漢子的手裡拿了一枝弩箭筒，是戰雲打獵時用過的玩意，知道厲害，距離如此之近，就算他會飛，也難逃如雨點的弩箭。

張超沉聲道：「弩箭裡有一百二十支弩矢，一按機簧即發，只要中上一支，你就沒命，弩尖淬有毒藥，見血封喉。」

戰雲雖然暗暗吃驚，表面上却很鎭定地道：「你是想將銀票和銀子原數帶回去？」

「我必須殺死你的理由，是因爲你知道咱們打劫銀庫的秘密，而且又認識王老大，除了合夥人之外，所有知道咱們秘密的人都必須死！」

突然，噗地一响，那漢子哎喲一聲，弩筒落地，原來他手腕中已了一支袖箭，緊接着，第二支袖箭穿過了他的咽喉。

這時，沈雪雁緩緩地從屏風後面走出來，戰雲已驚出了一身大汗，他幾乎忘記屏風後面還有人了，也突然想起，當初陳雪梅曾經向他說過，沈雪雁的二十四支袖箭，有百步穿楊的神技。

「妳……」張超一時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沈雪雁雙臂下垂，兩隻手都縮在袖子裡，冷笑道：「就憑你這兩下子，也想釘住我？哼，我回客棧時，一見前面有形跡可疑的人，就由後院翻牆而進，你想不到吧！」

張超顯然想動手，但見沈雪雁那兩隻垂得筆直的手臂，却又不敢妄動，嘿嘿乾笑道：「姑奶奶，算我姓張的有眼不識泰山，其實我也是奉命行事……」

沈雪雁厲叱一聲，道：「你就是叫我姑奶奶，我也要殺你，因爲你已經知道我與小滾龍逃亡的行踪！」

張超似乎發覺即使跪下求饒也將難免一死，於是騰身躍起，飛快的打出兩鏢。

沈雪雁雙手連揚，張超砰然落地，他打出的兩支鏢竟然夾在沈雪雁二指之間，沈雪雁打出的五支袖箭，如雁列般的刺進他的咽喉。

沈雪雁吁了口氣，道：「我的袖箭歹毒得很，也是見血封喉的。」

戰雲喃喃道：「雪雁，妳的袖箭功夫眞是了不起。」

「別捧我啦！」沈雪雁白了他一眼，「你這個人眞是粗心大意，劍怎可以離身。」

「妳也別埋怨我了，這兩天我心神有點恍惚。」

「我們得快走，門外必有餘黨，等他們發覺追上來，可就不大好料理了。」

「讓他們來好了……」

沈雪雁截口道：「小滾龍，並非咱們怕誰，而是咱們現在不能輕易顯露行藏啊！」

「好！」戰雲提起了張超帶來的行囊，疾聲道：「那就快走！」

「慢點！那張契書你拿回了沒有？」

「要那張契書作甚麼？」

「你這個人眞是粗心大意，那張契書落到六扇門中人手裡，你可又有麻煩啦！」

「幸虧妳提醒我。」戰雲連忙從張超身上將那張契書搜出來。

沈雪雁也從兩具屍體身上拔回她的袖箭。

二人不走正門，跨過一道迴廊，來到後院，翻過院墻出了客棧，並未撞見張超的餘黨。

戰雲突然問道：「我們的馬呢？」

沈雪雁搖搖頭道：「不要了，咱們到驛站去租一輛套車，路上有車把式趕車，咱們也不會太疲累。再說，咱們坐在車廂裡，垂下車簾，也免得被人認出來。」

戰雲低聲笑道：「好主意，待會兒在車廂裡，我得要好好親親妳，方才被妳溜掉了。」

沈雪雁嬌嗔地道：「你這個人，在這種骨節眼上還有心情去說笑話。」

二人低頭疾走，來到驛站，租了一輛雙轡套車，又買了一些乾糧，才登車疾馳而去。套車出了開封，馳上官道，二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戰雲一把將沈雪雁抱住，笑道：「這回妳該跑不掉了吧！想不到妳週身軟若無骨，出手殺人却那麼狠。」

沈雪雁嬌嗔道：「昨晚在床上作君子，如今在車上反倒作急色鬼了。」

「來，我要親親你。」戰雲將滿是鬍髭的嘴唇往她的粉頸上湊去。

沈雪雁嬌羞地閃躲，突然低聲叫道：「小滾龍，你看！」

車後垂簾隨風飄得畢直，從小氣窗看出去，官道上的情景一目了然，原來有一列馬隊正跟着疾馳而來。

戰雲楞了一楞，道：「是追趕我們嗎？」

沈雪雁肯定地道：「絕對錯不了，領頭的一匹黃驃馬，鼻樑骨是白的，我方才看見是拴在客棧門口的木樁子上。」

「共有七騎。」

沈雪雁道：「小滚龍，咱們是智取，還是硬幹？」

「妳說呢？」

沈雪雁掀起前面的車簾，看了一看，道：「前面是轉彎處，你一躍下車，伏在道旁，按兵不動，他們趕上大車時，我用袖箭宰了他們，可能有二三個看見形勢不對，帶馬回頭，你就從道旁飛身而出，專砍馬脚，待他們從馬背掀下來之後，咱們再合力斬草除根。」

戰雲點點頭道：「好，就這樣辦。」

他掀起車簾，作好準備，當大車剛一轉彎，他就一躍而下。

車把式以爲他不愼失足，驚呼一聲，連忙就要勒馬停住大車。

沈雪雁揚聲道：「車把式，繼續趕你的車，只因爲咱們多帶了點銀子出門，後面那幾個傢伙想來打劫，你儘管沉住氣，强盜由咱們來對付。」

車把式回頭一看，驚慌道：「强盜有七個。」

「別吃驚，穩住韁繩，別讓大車翻到山溝裡就行了。」

車把式那裡見過這等大陣仗，心頭想把韁繩穩住，手頭就是穩不住，韁繩一亂，馬兒的蹄步也跟着亂，大車的進行速度也跟着慢了下來。

轉眼之間，那七匹馬就追上來。

沈雪雁從車簾縫裡一看，証明了自己的估計不會錯，其中二個正是在客棧門口探頭探腦的人，而且這七個人都已亮出了兵刃。

頭一騎緩緩的向大車逼過來，口裡叫道：「車把式，要命的就趕快停車……」

他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一支袖箭已穿透了他的喉嚨，人向後翻倒，脚跟還套在鐙圈裡，坐騎發出一聲長嘶，拖着他一直往前跑。

第二騎見勢不妙，正想勒轉馬頭，一支袖箭也正射在他的太陽穴。

第三騎連忙調轉馬頭，揚聲道：「有歹毒器，趕緊扯活……」

一支袖箭又進了他的後腦。

後面那四騎一見眨眼之間，伙伴就被人家放倒了三個，知道遇上了强敵，掉轉馬頭就向來路奔逃。

伏在道旁的戰雲飛身而出，長劍連揮，那四匹馬都被他的利劍削斷了一條前腿，馬上人翻滾落地，一個被戰雲削去半邊腦袋，一個被他利劍穿心。沈雪雁也從車上躍下，以她的袖箭結果了一個，其中一個則躍下山溝去了。

戰雲疾聲道：「糟糕，跑掉了一個。」

沈雪雁站在官道旁，向山溝看了一看，道：「那傢伙不死也傷，別管他了。」

車把式早已停下大車，雙手掩面，渾身發起抖來。

戰雲笑道：「快些趕車吧！沒事了，到了潁州，我加倍給你車費。」

車把式哆嗦地道：「都……死了麼？」

沈雪雁道：「一個也沒有剩，打劫打到咱們頭上來，算他們倒霉了。」

車把式道：「這條路上的强盜很兇，他們連押解庫銀的大車都敢劫。」

車子又繼續上道，只是戰雲和沈雪雁已沒有了方才那種溫馨之情了。

戰雲又突然想起了菱姑，他喃喃地道：「咱們何時可以到達潁州？」

沈雪雁想了一想，道：「今晚在羅鎮過夜，明天趕個大早，漆黑就可以到了。」

「潁州那麼大，就算菱姑在那兒，咱們也沒處去找她啊！」

沈雪雁詭異地笑笑，道：「告訴你，她那相好的姊妹在潁州的住處，我已經打聽到了。」

「妳眞行！」他又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她。

沈雪雁也溫馴地靠在他懷裡，輕聲地道：「那個地方叫做尋歡樓。」

「尋歡樓？是個甚麼場所？」

「聽說也是酒色財氣一應俱全，跟咱們的萬花樓一樣。」

「那麼，菱姑那位老相好姊妹也是風塵中人了？」

沈雪雁道：「以前是的，聽說現在已經從良了。」

戰雲久久無語，一旦默然，他又感到了從沈雪雁身上傳導過來的熱力，他將她摟得更緊一點，輕聲道：「雪雁，今晚宿羅鎮，我再也不會作君子了。」

「哼！今晚我不會與你同房。」

「也好！」

「這是甚麼意思？」她翻起了白眼。

「我突然發覺妳比雪梅更可人，所以我要尊重妳！」

「小滚龍，」沈雪雁在他的懷裡擺着頭，道：「不要再說這些。」

「我殺死了雪梅的父親，我和她是不可能再復合的，而且，當初我要和她成親，也是一種錯誤，我們雙方都是爲了滿足自尊和虛名。」戰雲輕輕地撫摸她的秀髮：「雪雁，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安定下來，不再亡命流浪，妳願意嫁給我嗎？」

沈雪雁抬起頭來凝望着他，許久之後，才輕聲道：「我除了答應願意爲你死之外，甚麼也不會答應。」

「我要妳爲我活，不要妳爲我……」戰雲的嘴裡，突然被雪雁塞進一塊煎餅。

* * *

若將潁州比洛陽，那麼，尋歡樓的場面並不比萬花樓差到那兒去。在賭館侍候客人的都是清一色的姑娘，這份排場就連萬花樓也不及了。

尋歡樓是由一個名叫陸應龍的人經營，他約莫四十來歲，兩眼炯炯有神，顯示他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



他雖然幹着酒色財氣的生意買賣，但他自己却滴酒不沾唇，女色更是免談。

這天未牌時份，他靜坐調息一番，剛剛睜開了眼，突聽門外有人叫道：「陸大掌櫃，屬下有緊急事求見。」

「進來。」

推門而進的是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手裡拿着一隻通體雪白的鴿子，低聲道：「二哥，老大的密令到！」

陸應龍說道：「老五，將密令拆開來吧！」

小伙子從那鴿子脚上的一根細竹筒內抽出一張紙捲兒，交給了陸應龍，陸應龍接在手裡，展開細閱，邊看邊皺眉，神色不禁大變。

小伙子連忙問道：「二哥，老大怎麼說？」

陸應龍將那紙捲兒揉得粉碎，沉聲道：「老五，你還記得前年一刀放倒『雙蛇霸主』陳長庚的那個混小子麼？」

「小滚龍戰雲？」

「嘿，那小子帶着『雙蛇會』一個妞兒，在開封府將張老三和另外一個弟兄放了血，老四帶人去追，七個人被幹掉了六個，剩下一個弟兄摔斷胳臂，拚命跑回開封跟老大報了信。」

「哦！三哥和四哥都送了命？那小子逃到那裡去？」

「據老大推測，那小子可能要上潁州來。」

「哼！教他見識見識我五閻王羅重天的厲害。」

陸應龍冷冷的道：「老五，別光說的大話，那姓戰的小子可不是省油燈，而且他帶着的那個娘們又玩得一手百步穿楊的袖箭。」

羅重天沉聲道：「二哥，這回你看我老五的吧！」

「老五，按路程計算，他們傍晚就可能會到，他們乘坐一輛雙轡大套車，拉車的馬兒一黑一白挺好認，最好是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行了，二哥，我多帶弩弓手去。」

「老五，你最近也太不像話，娶了蕙仙，就該收收心，整天還是趴在娘們身上，也不怕掏乾你的身子，咱們在黑道上闖，賣的是命，拚的是血肉之軀，你可得保養點。」

羅重天大笑道：「二哥，我天天都在大補，放心，臨陣對敵，準誤不了事。」

他說完之後，扭頭就走出來，似乎害怕陸應龍再向他囉嗦說教。

他剛一出門，立刻有個僕婦走了過來，恭聲道：「羅總管，夫人請你去一趟。」

羅重天不大耐煩地道：「告訴夫人，就說我有事。」

「夫人說有緊要的事。」

「甚麼緊要的事？」

「我那裡知道，多半是因爲夫人來了位遠道客人，要羅總管去見見。」

「哦？是男是女？」

僕婦笑道：「夫人那會有男客，自然是女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大姑娘，人長得很標緻，聽說是從開封來的。」

「放在籠子裡去。」羅重天將鴿子交給僕婦，大踏步向內院走過去。

一進房，他的妻子蕙仙就迎了上來，笑道：「重天，我經常提起的菱姑妹妹來了。」

五閻王羅重天是個見色起心的花太歲，一見菱姑這副模樣兒，不禁心花怒放，笑呵呵地道：「菱姑，妳倆雖不是親姊妹，蕙仙可是無日不在盼望妳，這下可好，蕙仙妳有伴了。」

菱姑正色道：「我這次到潁州來，只想找個棲身之所，還望姊夫多多照顧。」

羅重天皺皺眉道：「蕙仙也談過妳的事，老是在風塵中打混，也不是個長遠之策，妳先住下，我有不少弟兄都在打光棍，待我跟妳找個主兒。」

「不！」菱姑冷冷的道：「我不打算嫁人。」

「怎麼？」羅重天翻了白眼，「你還想在風塵打混？」

菱姑勉强一笑，道：「不瞞姊夫，我在開封時花館混了一年多，只是陪茶陪酒不賣身，這兒賭館裡聽說都是由年輕的姑娘侍候，我還幹得了。」

羅重天又皺皺眉頭道：「菱姑，住下不必幹活兒好麼？」

菱姑搖搖頭，道：「不，姊夫若不讓我幹活兒，我這就走。」

蕙仙道：「重天，菱姑妹妹這二年脾性大變了，你就依她吧！」

「好！妳今晚到賭館去幹活兒，若有好色之徒向妳動手動脚，可別抱怨。」羅重天說罷，出房而去。

他心中暗暗咕嘀：一個窰姐兒出身，還撇甚麼清！過兩天五閻王教妳仰面朝天，妳就不敢趴着。

來到前院，羅重天調集了一批弩弓手，浩浩蕩蕩開往城外，去等戰雲和沈雪雁來投羅網。

但他却沒有想到戰雲與沈雪雁二人昨夜根本沒有宿在羅鎮，由沈雪雁趕車，替換那車把式歇了一夜，早在午牌光景就進了潁州城。

上燈時分，戰雲和沈雪雁在客棧中已經用過了晚飯，正在燈前談笑，只聽得戰雲笑道：「雪雁，昨夜妳不肯在羅鎮歇宿，我知道是妳存心躲我，今晚妳可躲不了。」

沈雪雁眉心一皺，道：「小滚龍，你完全會錯了意，我甚至願意爲你死，對這區區臭皮囊我還會吝嗇麼？若是你眞的要，今晚我就奉獻給你，既不奢求作你妻子，也不要你負上甚麼責任。」

戰雲連忙神色一正，道：「雪雁，我是跟妳說笑的，指天爲誓，我不敢對妳存有絲毫輕薄之心。」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天劍蕭郎拜辭師父黃山黃衫客下山，闖蕩江湖，來到西子湖畔，遇一紫衣少女接引去會見東海白娘子，雖未見面，只聞其聲，她對他似有母子之情，並贈玉清寶籙，語間暗示似和黃衫客有淵源，並囑深造寶籙劍招，對付她的孽徒天魔女，因天魔女嗜殺，希望他制止。辭別白娘子，江湖轟傳天劍蕭郎長埋小孤山，而另方面又傳說蕭郎大鬧妓院殺鴇兒、武林敗類……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巴彥·文　可飛·圖

# 溫柔鄉是英雄塚

## 魔女身世酸楚　蕭郎同病相憐

天劍蕭郎鳳點頭，半旋身，一把攻擊的鐵尺和一根三節棍，便皆已落了空，可皆是毫釐之差，看來驚險萬分，說時遲，右前方一條鐵鍊又當頭罩下。

天劍蕭郎說：「多謝了。」不閃不避，抓住那鍊頭一帶，那捕快那還站立得穩，本就是撲去的，竟被天劍蕭郎挫腕一帶之下，身不由己，倒撞向另一個向天劍蕭郎撲去的捕快，撞個滿懷，說時遲，那抛起如弓的鐵鍊，恰好盪開了另一把攻來的解腕刀。

只聽那站在桌上的美少年叫道：「好功夫！」但美少年的話聲，却被轟然一聲巨响掩蓋了，敢情那苗雄反被自己的鐵錘帶動，站立不穩，慌忙馬步一沉，猛可裡一挫腕，勢子是穩住了，却把身邊的一張桌子撞翻了，挫腕猛帶，鍊子錘的錘頭砸向窗櫺，那窗欄怎不粉碎，再加上那飛落的碗盞的碎裂聲，那是多大的巨响交鳴。

那樓中可還有數十位遊人酒客，又那得不大亂，爭相逃避，爭向樓下奔逃，逃命擠撞，可就不是奔逃，而是跌滾下樓了，那驚叫慘呼之聲，更是不絕於耳。

苗雄大怒，躍上天劍蕭郎身後的桌面，眼紅力猛，鍊子錘向他腦後攻到，端的見功夫，竟身在錘先。錘慢身更快，若然天劍蕭郎躲閃，苗雄身撲臂伸，鍊身彈出，便成罩頭鎖頸，而且把天劍蕭郎前後左右一丈之內，皆罩在他錘及鍊之下了！

天劍蕭郎道：「好功夫！啊喲！」像是手忙脚亂，往下一溜，只聽震天價一聲暴响，那桌子被落下的錘頭鍊身，砸得碎裂，木條木片四濺飛射！

苗雄得意地叫道：「拿下了！」

四個捕頭三面圍困，外有窗欄，桌毀碎裂，溜在桌下的天劍蕭郎那會有倖理，不死亦必重傷。

那料搶上的捕頭捕快，全楞了，只見碎塌的桌子，那有天劍蕭郎。

天劍蕭郎竟踪跡不見，驀聽那俏生生站在一邊桌上的美少年叫道：「使鍊子錘的老兒，你上當了，瞧身後。」

那苗雄身後也同時發起喊來，忙回身看時，只見一個少年竟笑嘻嘻，坐在另一張桌上，手中竟端着酒杯，正是那天劍蕭郎！

大夥兒大吃一驚！竟不知天劍蕭郎怎生脫身出去的，樓中本還有十數位捕快，早已往上一圍。

天劍蕭郎竟毫不放在心上，一揚手，道：「小兄弟，多謝你嚷嚷，你口渴不口渴啊，這杯酒兒給你潤潤喉！」

那美少年伸手接過飛來的酒杯，杯中酒竟滴酒不濺，道：「多謝了。」

天劍蕭郎倏地揚上身，亦飛袖向他攻擊的幾個捕快一拂，隨翻掌抵出，叫道：「小心了！」只見他身前的桌凳凌空飛起，桌子撞倒兩個捕快，兩張木凳又撞倒了另兩個，又是夾雜着驚呼的轟然巨响。



却因此，倒空出了一塊樓面來，天劍蕭郎也離了座，昂然站立，喝道：「住手！」

這一聲大喝，便連那苗雄也給鎮住了，但仍把天劍蕭郎團團圍困。

天劍蕭郎目射凌芒，道：「不錯，我便是蕭朗，平江府的石板街，春風十里揚州路，蘇州城的煙花地，案子全是我做的，對了……」

他瞟了美少年一眼，眉兒揚了揚，才又繼續說道：「聽說這杭州城，湧金門的梨花院，有二十三條人命，連同那罪惡滔天的城守的一條人命，也不妨算在我頭上。那可全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今天我是念在你們奉上命差遣，身不由己，你們之中，小錯雖難免，倒無多大該死的過惡，我才手下留情，現下你們已見着，認識我天劍蕭郎了，想來亦已明白，不是我的對手，我要是想傷害你們，你們早沒命了！」

「呔！你胡說！」那美少年怒道：「你們都聽着了，梨花院中那二十三個天殺的……」

天劍蕭郎大笑呵呵！欲言，却又止了，他是想對那美少年說：「你可露出娘子腔了。」

那美少年怒道：「你笑甚麼！你敢再笑！」

天劍蕭郎道：「啊唷，再不敢啦。」

美少年哼了一聲，道：「諒你也不敢，你也不配，你們聽着了，死的人眉心一點紅，你們就該知道殺人的是誰了！」

那苗雄大吃一驚，驚得聲音也發了抖，道：「天……天魔女！」

美少年敢情便是天魔女，只見她把頭兒一揚，道：「不錯，殺人不眨眼兒，數十個武林敗類，皆死在我劍下，死後眉心只見一點紅的，便是我，人稱天魔女，你們說，就憑這個窩囊的渾小子，他配不配！」

天魔女殺人不見血，只見眉心一點紅，早已轟傳遐邇了，可多是武林高手，江湖上名頭响噹噹，頂尖兒的人物，而且死後全不見有惡鬥，甚至不見有掙扎過的迹象，是以提起天魔女，是那做過昧天良壞事的，無不膽喪。

但他……他可是個美少年？

天魔女像看出這些人皆疑惑不信，便道：「好！便教你們，還有，你這個窩囊的渾小子看清，教你們認得我殺人時的眞面目，不過，我一現眞面目，我的劍可是要飲血的。」

天劍蕭郎笑道：「便用我這窩囊的渾小子的血，來飲你的劍如何？」

天魔女仰面一聲狂笑，道：「可是你要找死了，可怨我不得。」

天劍蕭郎笑嘻嘻，道：「天劍蕭郎，魂兮歸來，不是已死過了，魂兮歸來，多死一次又何妨，一次是死，二次不也是死，小兄弟！啊啊，我是說，天魔女，是也不是？」

天魔女厲聲道：「好！」

一聲好出口，只見她俏生生的身子兒一轉，再轉過面來時，當場的人全都倒抽了口冷氣，那冷氣更從頭頂罩下，直透脚底！簡直像見了鬼怪一般。因爲美少年，已變成了個兩道細長的紅眉斜飛入鬢，面似淡金，目中射出令人砭膚生寒的凌芒！加上那血盆之口，活脫如惡鬼，簡直就像傳說中的羅刹一般樣！

天劍蕭郎呵呵笑道：「天魔女，敢情你還會變戲法兒，人說天魔女千面化身，百變幻形，可眞是傳言不虛，啊啊！」

天劍蕭郎旋身疾滑步，是那天魔女一揚手，不知怎麼，寒濤暴長，裹着一道耀眼的冷芒，繞樓一盤旋，那道寒芒倏斂時，那場中的捕快班頭，各自心膽俱裂！

原來那樓中地面，散了一地頭髮，兀自還有在飄散飛墜，那近二十個捕快班頭，便那捕頭苗雄，頂上的髮皆已大半削落了，撒滿了樓面。

天魔女哼了一聲，說：「窩囊渾小子，別怕，我只是打發這些人快滾，免得礙手礙脚。」

隨對那些嚇得魄散魂飛的班頭捕快道：「還不快滾！按說見了我眞面目的，便有死無生，却是這窩囊的渾小子說得不錯，念在你們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今天便饒你們這遭兒，既不殺你們，便索性成全你們，如今我斷了你們的髮，你們回去，可就和那知府狗官成了難兄難弟，諒他不敢爲難你們了。否則，哼！傳我的話，早晚就教他眉心一點紅，就不僅割他髯、斷他髮了。」

天劍蕭郎忙道：「各位，還不快請。」

那苗雄見得天劍蕭郎對他連使眼色，頓生好感，慌忙揮手，急忙忙，率衆奔下樓去了。

天劍蕭郎連聲道：「好好，恭喜姑娘！」

天魔女道：「你死在眼前，還胡說甚麼？」

天劍蕭郎道：「姑娘你放下屠刀，不再濫殺無辜，眼看立地成佛了，如何不恭喜。」

天魔女冷笑一聲，道：「任你蜜語甜言，我這劍可也要飲你的血。」

天劍蕭郎朗朗大笑，道：「姑娘……」

「呔！」天魔女道：「窩囊渾小子，死在目前，你還敢笑。」

天劍蕭郎道：「那麼，我嘆口氣行不行？」

天魔女道：「那倒差不多，趁你還有這口氣在，你就嘆吧。」

天劍蕭郎忍住笑，眞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多謝姑娘恩典，我就會眉心一點紅，死在你劍下了，只求你兩件事。」

可不是奇怪麼，天魔女那麼面目猙獰，那冷厲話聲越更柔和了，道：「好吧，看你這窩囊渾小子可憐，我便答應你。說吧，不過可得快些兒。」

天劍蕭郎道：「第一樁，在我這窩囊渾小子臨死之前，一睹姑娘你的眞面目。若其不然，我死如何能瞑目。再說，去到那陰曹地府，那閻王爺問起，我才有言可答，不被打入十九層說謊地獄。」

天魔女一怔之後，道：「你！胡說，你見到的，可不就是我的眞面目。」

天劍蕭郎那有些兒怯意，嬉皮笑臉，笑嘻嘻說：「你休得騙我了，這不過是你不知從何得來的人皮面具，你騙不了我的，我知道姑娘你百媚千嬌，眉似春山翠黛，眼橫秋水澄波，桃花泛靨，朱唇更綴一顆桃夭……」

「住嘴！你這該死的……」

「天劍蕭郎，天劍風流，姑娘在那布幡上不是讚了我麼，我這窩囊的渾小子，豈敢辜負姑娘的讚賞。」

天魔女狠狠地呸了一口，道：「誰讚賞你了。」

天劍蕭郎道：「姑娘，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一坯濁土，風流長埋，豈不是讚我風流，更替我惋惜被濁土埋葬麼？姑娘，要知所謂風流，乃是指其人風度超逸，品德高遠，這不是承蒙姑娘讚美了麼，那常言又說得好，人不風流枉少年，姑娘你國色天香，百媚千嬌，若然不得一見，那不僅枉少年，直是枉風流了麼？」

那天魔女在做甚麼？眼兒一眨再眨，凌芒早已無影無形。道：「那麼！那麼，人家說你風流倒是好話了。」

天劍蕭郎道：「那是自然。」

天魔女道：「若是十日之前，我可不信的，現在麼，我倒有些相信了，傳聞你每到一處，必流連花街柳巷，沒想到你是想憫那些煙花女子，爲懲惡除奸而去的，現在我才知道，再沒有比那些王八鴇兒更可恨的了，才眞是死有餘辜。」

天劍蕭郎不再在心裡笑了，心道：「這天魔女其實不失純眞，更戇直可愛，」道：「天可見憐，總算還有姑娘這樣的明白人，我便死在姑娘的劍下，可眞是死也瞑目了。只是，若不見姑娘的眞面目便死，又豈不違悖姑娘的誓言，見眞面目者必死。」

「那麼，你是眞想死了？」

「死在姑娘劍下，那自是我窩囊渾小子萬千之幸。」

天魔女道：「好吧，你且閉上眼睛。」

天劍蕭郎當眞閉上眼睛，只不過那麼一閉，本想偷瞧她如何化身變換的，那料天魔女道：「好，你睜開眼來。」

天劍蕭郎一睜眼，登時大吃一驚，是被她那驚人的艷麗震驚了。

天啦！人世之間，竟有這樣美貌又婀娜的女子，不，不僅艷麗、艷麗中，更令人覺得她脫俗出塵，更美在出塵中又令人覺得她非凡艷麗。

是的，非凡！眞箇絕色絕世非凡，非凡到只能說是天上有。

他簡直不信自己的眼睛，容貌可說是被面具遮掩了，脫下即可還她本來面目，但這衣着，怎生只是一閉眼工夫，就換上了女紅妝？簡直匪夷所思，令人難以置信。

「呔！」天魔女杏眼兒圓睜，桃腮生霞，也許是她有生以來，第一遭兒被一個少年郎盯着眼兒不轉眼瞧吧，她便是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可也是個女兒身，可也脫不了女兒家的本性，因羞而又怒了，道：「眞面目你已見了，你死的時刻也到了。」

天劍蕭郎忽然大笑呵呵，說道：「天魔女殺的人多了，言之鑿鑿，却只在現出先前那紅眉金臉血盆口時才殺人，那有百媚千嬌的姑娘殺人的，先前你自己也說過的，先前你不殺我，現在，你上當啦。」

天魔女一怔，可不是上當了，登時大怒，天劍蕭郎一躍再滑步，已在三丈外了，道：「妳違悖妳自己的誓言，那可不行。再說，我還有第二樁求妳的事未說，妳可是答應了的？」

當眞答應過他的，道：「好吧，容你說了再殺你，哼！人家說你天劍風流，即使寃枉了你，可也是個窩囊又狡猾、又潑賴的渾小子，就憑這宗兒，你就該死，第二樁是甚麼，快快說了受死。」

天劍蕭郎嘆了口氣，說道：「你不這麼兇霸霸，行不行？」

「轉過頭去，不准盯着我瞧。」天魔女喝道。

當眞豈有此理，她天魔女可是個姑娘呀！便殺過再多人，可仍是個姑娘，那有少年郎盯着她不轉眼瞧的，瞧得她臉兒越來越熱，更可惱的是心兒越跳越厲害，這可是她從未感受過的。

天劍蕭郎非但不轉過頭去，而且挪近了些，道：「妳不講理，這可是妳的不是了。」

「我……我的不是？」

若然天魔女眞要殺他，嘿嘿，當眞閻王教爾三更死，豈肯留爾到五更，她早已出手了，還會等到此刻，還會讓他一睹百媚千嬌的眞面目，還會……

天劍蕭郎忍不住，又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天劍蕭郎生性風流，當眞是人不風流枉少年，不過是風流的格調兒高了些，瞧不起俗粉庸脂，那有不懂得女兒家心理的。是他想到，天魔女眞要殺他，她這臉兒就只有越來越青，那有越來越紅，越更嬌媚的。

「呔！」天魔女眞有些兒惱，動輒惱怒，可不也是她的天性：「死在臨頭，你還敢笑，你敢……」

當眞該死！可惡！更可惱！在她



面前，任誰也只有臉青臉白，只有魄散魂飛的，而這該死的天劍蕭郎竟敢笑，竟然不怕她。

天劍蕭郎嬉皮賴臉，瞧不見，又挪近了些，道：「妳不講理，妳不怪妳自己，怎能派我的不是，壓根兒就是妳的錯呀。」

「呔！站住了，我！我錯在那裡。」

「錯在你長得太美啦，美得天上少有，世間更無雙，眞個百媚千嬌，千嬌百媚……」

趁她陶陶醉醉地，摸起自己的臉兒來，瞧不見，又挪近了一步，可是在繼續說道：「別說我是天劍蕭郎，天劍風流了，任他是誰，一瞧見妳這傾城傾國貌，天香國色香，那靈魂兒已飛上半天了，那靈魂兒已出了竅，不也和死了一般，又那還怕甚麼死，瞧着你的眼兒，又那能收得回來……」

現在是她在盯着天劍蕭郎瞧了，聽他的話是眞還是假，撒賴，還是討好兒？

她的手停留在她的臉蛋兒上，目光可從天劍蕭郎的臉兒上慢慢移開去了，移向破窗外的長空，窗外的長空，恰有一片白雲飄過那蔚藍晴朗的天空，竟然出起神來，喃喃的，她在說甚麼啊。

瞧不見，天劍蕭郎又滑近了半步，是以，雖然她是在自言自語，語音甚低，亦聽得清清楚楚。

只聽她說道：「那麼，是眞的了，紫黛眞沒騙我，不怪她巴巴兒的，替我製了幾個面具了。」

天劍蕭郎啊了一聲，又一聲啊呀。

是因一把奇形的彎劍，已指正他的眉心，那彎劍長不逾一尺六寸，中間彎曲，而且像是被硬生生扭歪了的，這是甚兵刃，他可從未見過，簡直出手更似閃電，天魔女若要殺他，他那還有命在。不由他倒抽了口涼氣，可不是眞箇靈魂兒出了竅。

原來她一出神，那瞬間，可就把天劍蕭郎忘了，他一出聲，那是一個練武功的人極自然的反應，立即怪劍出手，指正他的眉心。

那瞬間，他當然也不是蕭郎，而是一個敵人來到身側，簡直快得超逾了眨眼工夫。

天劍蕭郎武功亦高絕，又如何不明白，豈僅不敢躲閃，而且明白，只要他稍一動彈，那彎劍只要一顫，他就會眉心一點紅，是以，他的心兒已提到了口腔，豈僅不敢閃躲，而且連大氣也不敢出，

他終能把氣吐出來了，因爲天魔女已把劍緩緩地，移離了他的眉心。

緩過那口氣來的天劍蕭郎說：「妳……把劍收起來，我！好害怕，行不行呀！」

天魔女的啐了一口，說：「你也配稱天劍，敢情也是個銀樣蠟槍頭，沒膽的……」

「窩囊怯小子，該行了吧。」天劍蕭郎說。

「你啊啊的做甚麼？」

「是因爲你提起紫黛。」蕭郎說：「我眞該死，竟差點兒忘了。」

天魔女的劍不僅移開，而且垂下了，說：「你認識紫黛？」

她的杏眼睜大了，她的眼兒也隨之睜大了。嘿！眞是個風流的蕭郎，靈魂兒才歸了竅，可不又風流起來了。心想：當眞是美人兒，宜喜亦宜嗔，那也才配稱美人兒，這天魔女可連乍驚微怔，也別有一般風姿，別有一般美態。

「呔！」天魔女不再是眼兒睜，而是眉兒挑起來了，那眉兒挑起來的，可是煞氣，而且手中的彎劍梢兒也又揚了，是眞嚇得蕭郎慌忙退了一步。

「你再敢盯着我瞧。」

「不敢了！」

「我是問你，你認識紫黛？你忘了甚麼？」

「正是，正是，那紫黛要我帶句話兒給妳，說她好生想念妳。」

「你眞認識，她眞這樣說？」

「還說……」天劍蕭郎駭然，劍呢？她手中的彎劍，怎生一眨眼，她如何收起來，收去何處，竟然不知，也看不出？

「還說甚麼？快說。」

「說孽海無邊，叫妳這天魔女回頭是岸。」

「甚麼孽海？又是甚麼回頭是岸呀？我可不明白。」

天劍蕭郎道：「就是說，叫妳不要濫殺無辜，劍出必飲血，動輒殺人。」

天劍蕭郎已滑移到窗口，他可不是想逃，是的，他可眞有些兒怕了這天魔女，先前眨眼間，只見霞光流轉，那麼閃得一閃，那二十多個捕快，頭髮已被削落，這簡直逾越了武功所能的極限，適才簡直不見她探手，那彎劍不但已在她手中，而且指正了他的眉心，這又倏忽隱去，劍不知從何而來，從何而隱，又如何能防，白娘子說修練了玉清寶籙中的兩式，便能尅制她，他已練成了，只差尚未熟練而已，但現下眼見，眞不信能尅制得了她。

他眼珠兒一轉，計上心頭。

天魔女道：「你在何處見她，還見了甚麼人？」

天劍蕭郎用手一揚，道：「妳且看來，這小孤山對岸，透過林樹，亦可遙見西冷與斷橋。」

天魔女看見了，必是這樓外樓中奔逃出去的酒客，跌跌撞撞，倉皇逃命，隨後更有那麼多捕頭捕快，斷髮亡魂，令人拍掌稱快，唸佛，以及聞名膽落的天魔女，皆在這小孤山的樓外樓中，自是已轟傳開去，震撼了這杭州城，是那好事膽大的，又怎會不跑來瞧熱鬧。是以，那斷橋與西冷，

以及湖對岸的岸，黑壓壓，簡直萬頭鑽動。

蕭郎道：「妳看見了，這裡可是說話之所？正是，我不僅見到了紫黛姑娘，而且她的接引下，拜謁了白娘子，當然，也見到那黃衫姑娘。」

天魔女的眉頭皺了，再又挑了起來，天劍蕭郎的心兒就下沉，天啦，這樣一個美人兒，目光怎能恁般冷厲，可見她生性多殘酷，而少了溫柔。

天魔女道：「這些人，哼，可眞不怕死。」

蕭郎道：「他們不怕，只因爲他們並無過惡，不該死，天魔女雖劍出必飲血，可飲的是武林敗類，和像那梨花院中，死有餘辜的王八鴇兒的血，再說，你可能飛劍殺得盡這千萬人，妳不是要想知道究竟麼，那就跟我走，咱們換一個地方說話。」

天魔女道：「好，可是……」

「可是妳要殺我。」蕭郎道：「妳的劍，還未飲我的血，是不是，但妳可又想知道那紫黛姑娘爲妳要接引我去見白娘子，若我猜得不錯，妳更想知道，白娘子和紫黛的行踪，是不是？那麼，妳的劍遲些兒再飲我的血也就行了。」

天魔女道：「好，便讓你多活一時半刻，你要帶我去何處，可不怕你逃走。」

說得天劍蕭郎有些惱怒了，劍眉一挑，登時有了主意，道：「且慢，天魔女，妳掛這布幡，不是爲要引我現身出來嗎？現今我不但在妳跟前，而且，就快眉心一點紅，妳的劍就要飲我的血了，那麼，這布幡已沒用了。」

天魔女道：「好吧，我能把幡掛上去，自也能取得下來。」

「不，」蕭郎的眉兒也挑了起來，說道：「不勞妳動手，妳既掛上，若我不能取下，也就不配稱天劍蕭郎了。」

天魔女哼了一聲，蕭郎道：「可要有勞你了。」

天魔女一聲冷笑，嘴角兒向下一撇，哼！可不眞是銀樣蠟槍頭，說甚天劍蕭郎，敢情浪得虛名，取下布幡，竟要他相助。

接過蕭郎遞給她一張木凳。蕭郎道：「有多少力道，妳盡力向幡下扔去，給我接下力兒。」

天魔女心想，倒要瞧他玩甚把戲，好，先教你在這萬千人面前，丟盡臉兒。

天魔女一抖，那凳兒直向那掛幡的大樹飛去，少說她一扔，必在五丈之外。

她的凳兒已出手了，才見蕭郎兩臂一振，穿窗掠身而出，天魔女竟也一怔。

只見天劍蕭郎後發，却飛身在那飛凳的前頭，借那飛凳的勁勢，腳一點凳，竟借力轉身而上，一掠再抓住那布幡。

天魔女竟也吸了一口氣，沒想到天劍蕭郎竟再又借那布幡之力，騰空而上，竟從下把那布幡疊摺起來，她看得明白，蕭郎三次借力，便已到了那布幡的盡頭，也即是那大樹的最高處。

早聽那對湖岸邊，以及斷橋及西冷橋頭，數以千計的人發起喊、喝起采來。

原來那天劍蕭郎把布幡摺疊在手，竟拳腿一翻，俏立在一根酒杯粗細的橫枝上，衣袂飄飄，隨着那樹枝的起落而沉浮起落，豈僅驚險萬分，而且美妙之極，使那天魔女也瞧得目瞪口呆。

誰敢說天劍蕭郎浪得虛名，若無蓋世絕頂的輕功，豈能如此。

瞪大了眼睛的天魔女更在估量，她自己能嗎？是否也能辦到？

也許她能辦到，但可說未試過，似這般在空中連番借力，再三再四借力，可非得內家功力亦已造極登峯才行，她，她能嗎？

說時遲，只見蕭郎顫巍巍，隨着那細細的樹枝起落沉浮，那布幡乃是整匹的布，他邊借力騰身，身在空中，竟能把布幡摺疊得整整齊齊。

他在做甚麼？童子拜觀音，不過兩掌之間，多了整整的厚厚的一匹布，只見他衣袂在飄飛，不是高處風勁之故，因爲他的衣衫也鼓脹了起來，約有半盞茶工夫，驀聽蕭郎大吼一聲，雙掌倏地外揚。

奇景出現了，只見漫天粉蝶飛舞，隨風飄飄，何只數千隻。

沒有了喝采聲，皆因那小孤山上，斷橋及西冷橋頭，湖邊以千計的人，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可眞是絕世奇觀，待得那萬千隻粉蝶紛紛飄落，飄落在人叢中，拾起來一看，才知是粉碎的布幡，這才爆發出轟然大喊來。

再看那樹梢時，天劍蕭郎已踪跡不見。

連同那樓外樓中的天魔女，皆已去得無影無踪。

* * *

「你！你要帶我去那裡？」

天魔女退了一步，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竟在要被她殺死的人面前退了一步，遲疑起來。

天劍蕭郎的笑在眼睛裡，向上一指，道：「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他想起了紫黛說過的話來，也隨口說了出來。

那麼，他曾經以爲的神仙洞府，不但在此山中，而且這天魔女必然知道洞在何處了。

那麼，白娘子之謎，白娘子和他師門淵源之謎，必也可以從這天魔女身上解開了，而他更迫切，更渴望知道的是，他和白娘子之間的關係之謎，不僅憑直覺，太多的疑點，太多了。



天劍蕭郎用內家功力，把整匹白布化爲漫天飛舞的翩翩粉蝶，趁那遠遠仰頭圍觀的人羣相喝采，他早已混入西冷橋的人羣，那料才鑽入風雨亭，回頭一望，陡然寒氣砭膚，一把寒芒吞吐的彎劍，又已指正他眉心。

是的，那驀然寒氣砭膚之頃，他是瞧了半口涼氣，但只不過那麼半口，若然天魔女要殺他，也不會等到此刻了，何況又豈能殺得了他。

「啊呀！」天劍蕭郎眞像嚇得退了一步，這才眞令他駭然的，那彎劍始終不離他眉心，仍不逾寸。

「我就知你有蠱惑。」天魔女說：「你想在我面前賣弄輕功，直是班門弄斧。」

天劍蕭郎叫起屈來，道：「還有比死在你這……啊啊……」

他才發現，天魔女已不是百媚千嬌的姑娘，又再是翩翩美少年。

「哼！你的嘴兒再甜些，我也……」

「要殺我。」蕭郎說。又嬉皮笑臉起來，嘻嘻笑，說：「不，不會的，你捨不得殺我。」

她可眞找到殺他的理由了，因爲她眞惱了，惱的就是他竟不怕她，劍已指正他的眉心，竟還敢嬉皮笑臉，竟還敢嘻嘻笑。

她惱得直跺脚，但手兒就是不聽她的指使，就是差那麼半點，就是遞不出去。

「第一椿，天魔女不濫殺無辜，手中劍飲的是惡霸强梁、武林敗類、污吏貪官的血，而我都不是……」

「但你還是該死。」

天劍蕭郎暗地裡，兩膝已屈了些，眞力已貫注在兩袖上，說他眞不怕，那可是欺人之言，面對着一個任性妄爲嗜殺已成性的天魔女，豈可無備，道：「第二椿，天劍蕭郎，可不如傳聞所說的，天劍風流，是妳自己證實，而且說了，妳已知道我爲何秦樓楚館流連。啊啊！慢來，慢來，還有第三椿，這一椿，妳更不能殺我了，因爲殺了我，妳就不知道那白娘子爲何接引我前往相見，紫黛姑娘又帶了甚麼口信兒給妳。還有，她們在何處，妳不是更想知道麼？」

「你仍是該死的，該死的蕭郎。」跺着脚兒的天魔女說：「你竟敢不怕我，竟敢笑。」

天劍蕭郎心中一樂，幾乎散了臂上的眞力。不怕她，竟敢笑，竟然也是她殺人的理由，敢情竟也是他該死的理由。

「哎唷！」蕭郎說：「妳別再跺脚了，行不行，跺得我好心疼。」

天魔女可不又天眞到極，怔了怔，說：「我惱，我跺脚，你怎會心痛啦？」

「怎麼不會。」蕭郎說：「跺痛了，痛在妳脚上，可不就疼在我心裡，不不……」他趕緊滑退了半步，道：「我本姓蕭名朗，妳却口口聲聲喚我蕭郎，女兒家對情郎才喚郎的，妳既然有情，我又怎地不心疼。」

話聲未落，蕭郎已振臂，兩袖猛可裡拂出，穿欄而出，直落在蘇堤上，回頭叫道：「休濫殺無辜，快走！」

在風雨亭中，天劍蕭郎面對湖岸，自是看得清楚，只見一大羣人，大羣官兵，向風雨亭蜂湧而來，先前在樓外樓中，那班頭捕快雖斷髮喪膽而逃，但那調集而來的官兵，可還不知厲害，聽說風雨亭中發現了殺人犯的踪跡，立即蜂湧而來。

天魔女一怔，她可不是怕了官兵，而是怕蕭郎逃走了，忙也飛落蘇堤，隨後追趕，楊柳岸、翠綠深濃，自是瞬即失去了兩人的踪跡。

一直追到玉泉山下，天魔女才追上了，那把彎彎的劍，仍在她手中，截在蕭郎身前，說：「你要帶我去那裡？」

是的，那紫黛說過：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但白娘子既不願讓他知道，他怎可誘騙天魔女說出來，不，他不能。

他眞不解，爲何白娘子對他，竟有那樣令他不敢忤逆的力量？甚至她所不願的，並未阻止，而他也不敢違悖？他眞不明白。

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這麼兩句，不料對這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會有這麼大的力量，竟令她一退，再退。

天劍蕭郎不再嬉笑了，肅容道：「不瞞姑娘說，半月前，是我偶遊夕照山，蒙紫黛姑娘接引，始得拜謁前輩，姑娘妳請放心，而今前輩已東渡神山了，已不在此山中。」

「你是說……我師傅召喚你？」

「姑娘何不把劍收起來。」天劍蕭郎暗暗留神，倒要看她如何收回，道：「既蒙令師召喚，並吩咐我在此候姑娘，可知我是友而非敵了，我……我怕……」

天魔女眼兒微微一閉，顯然聽得她師傅已東渡神山，天劍蕭郎顯然眞沒騙她，因是大大鬆了口氣。他看見了，天魔女握劍的手腕微微一揚，那彎劍立即摺疊起來，長短便已如匕首，倏地縮入袖中。

敢情是如此這般，使他人稱天劍蕭郎，幾番見她倏忽手握寒芒吞吐的彎劍，亦不由驚駭了，何況劍更奇形，見未曾見，便已先聲奪人。而她出手之快，不僅快逾電閃，加上劍身已靜止時亦寒芒吞吐，劍出手，又如何不眞如電閃，不怪無人能招架，顯然全在驚嚇之頃，便喪了性命。

天劍蕭郎還不知道的是，天魔女大大鬆了一口氣，是她已有了不殺他的理由，而這也是她自己也不解，不明白的，這可是她來到中土，第一遭兒劍出手，而劍不飲血，帶上了那紅眉血口的殺人面目，而不殺人。

她不明白，可是這該死的蕭郎有張她從未見過的異常俊俏的臉兒，臉兒上更長着一雙含笑的撩人的眼睛，撩得她心兒亂，已指正他眉心的劍，只毫釐之差，就是遞不出去。

而今，她已有了不殺他的理由了，如何不大大鬆了口氣，如釋重負。

「我師傅，命你守候我，她知道我要來這裡？」

天劍蕭郎笑了，道：「當眞知徒莫若師，既然我浪得虛名，江湖人稱天劍，姑娘心中自然不服，早晚必會尋來。」

天魔女眉兒一挑，呔了一聲，說：「不准盯着我瞧，不准你笑。」

天劍蕭郎說：「我，沒笑呢！」

天魔女道：「但你那眼兒在笑。」

「啊啊！」蕭郎說：「妳不講理，妳若對着花兒，妳眼前有一朵絢麗又璀燦的花兒，妳會不會盯着她瞧？」

天魔女說：「但我不是花兒。」

「但妳比花兒更美，更好看。」天劍蕭郎說：「而且，還不只、不只宜喜亦宜嗔，而且連生氣、惱怒起來也好笑，妳倒是說說，妳不怨妳自己長得太好看，倒怪我不該盯着妳瞧，不該笑。」

其實，她實是天眞之極，竟聽不出蕭郎一半兒眞，半是打趣，竟眨起眼兒來，竟喃喃地，說道：「紫黛也這麼說，那麼，是眞的了，不怪她替我製了幾個面具。」

這是第二次聽她說了，蕭郎忙道：「原來面具是紫黛姑娘替妳做的，可眞做得精巧絕倫。」

天魔女更純眞得可愛，說道：「紫黛說甚麼情孽，我可一些兒也不懂，她說：休要以眞面目在江湖上行走，不然就會惹來情孽牽纏了，要不是扮作這樣，這樣男兒妝，就扮成醜怪。」

「就像紅眉金臉血盆口。」蕭郎說。

「不！」天魔女說：「還有老嫗、老頭兒，你不知道，紫黛眞本事，她要扮甚麼，一些兒破綻也找不出來，從小我們就扮着玩兒，但我可不喜歡扮成醜樣兒。」

她當然不懂甚麼是情孽，若還懂了，也就不會說出來。眞可喜可愛，蕭郎自不會笑她了，忙道：「我也不喜歡，雖然我更喜歡妳的本來面目，但紫黛說的有理，因此，你扮成這模樣，最好不過。」

天魔女說：「你若再盯着我瞧，再敢笑，我就變成醜樣兒，偏不讓你喜歡，教你笑不出來。」

蕭郎早忘了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只有心中倍增的喜愛，誰又不喜愛這樣美、這樣天眞的姑娘。忙道：「可千萬別變成醜樣兒，我不盯着眼瞧，不笑妳就是。」

天魔女道：「好，那麼，告訴我，我師傅召喚你，還吩咐了你些甚麼？」

「吩咐我替妳做伴兒，不放心妳一個人，孤伶伶的闖蕩江湖，眞羨慕妳，妳有個多愛妳、多關心妳的師傅。」

喜得天魔女跳了起來，蕭郎却感到一陣失望，原來不是因有了他做伴兒，她才喜得跳起來。

「那麼，師傅不揪我回去了？」

天劍蕭郎肅容道：「但有嚴令，不許妳濫殺無辜，動輒眉心一點紅，不過半年，算算看，多少江湖武林中人死在妳劍下。」

天魔女道：「那全是武林敗類，死有餘辜呀！」

「但妳先前不是定要殺我麼？」

「但你沒有眉心一點紅，若然傳言屬實，那倒眞會殺你的，先前，那只是……只是嚇你的，你你……你敢！」

她竟然像頑皮的孩子一般，笑了，天魔女竟然笑了，笑起來，眞像鮮花兒開，既然宜喜、宜嗔，又宜怒，笑起來又那得不攝魄勾魂，他的眼兒一落在她臉上，又那能收得回來。

「啊啊！」蕭郎定了定盪漾的心神，可說了眞心話：「我再不敢了。」拍了拍心口，眞像嚇壞了一樣，說：「可嚇得我少魂失魄。」

那麼，是被她嚇得痴呆了，天魔女道：「好吧，那我再饒你這遭兒，但以後，是不許的。」

「可也不許你再嚇唬我，動輒拿劍兒指正我的眉心，也不許妳再向我挑戰。」

他忘了她仍是心高氣傲的天魔女，只見她眉兒一挑，說道：「哼！早知你是這樣一個窩囊的渾小子，你也配。」

「那麼，作妳的伴兒呢？」

「好吧。」天魔女說：「既然師傅吩咐了，那你就不是壞人，就留在我身邊吧！」

蕭郎道：「但我還不知道妳的名兒，可不能終日叫妳天魔女，這名兒可不好聽，不是個好名兒。」

她睜開了眼睛，道：「有甚不好，從小，她們都叫我小魔女。」

「那一定是妳從小頑皮透頂。」

花兒又在她臉上綻開了，道：「我常常在屋裡、在水邊、在樹中，突然鑽出來，嚇得她們大叫，所以，她們從小叫我小魔女。」

蕭郎心想：白娘子說她聰明得近於狡獪，不知怎麼變着法兒戲弄她們了，道：「但妳總有個名兒的，妳師傅難道沒替妳取名兒。」

「當然有。」天魔女說：「聽紫姑後來告訴我，說我是師傅在我很小的時候，從海上拾來的，說我被一塊錦袱綁在一塊木板上，順海上漂流，師傅救起我來時，簡直像死了一般。師傅救活了我，也收留下我，作了她的徒兒，紫姑說：只有在那錦袱上，找出兩個字來，師傅也給我作了名兒。」

原來天魔女亦有可憐，而且一定有悲慘的身世，道：「是兩個甚麼字啊？」



「夷光！」天魔女說：「師傅就給我做了名兒，說將來從這兩個字上，也許能找得出我的生身父母來。現在，你明白了麼，爲何我偷偷跑來中土。」

「尋訪妳的親生父母？尋妳的根？」

她黯然悲戚，蕭郎再不覺得她悲戚也美了，壓根兒就不敢看她，她也沒看他，否則，她就會發現，蕭郎也被她的叙述，勾起他身世的酸楚來。

怎麼？她和他的身世，竟如此相似，不過他是林中棄嬰，被師傅黃山客收養長大的，顯然，這天魔女可比他要幸福多了，不僅被她師傅疼愛，而且身邊還有紫黛和那黃衫姑娘兩個伴兒，强似他從小除了面對嚴師外，就只有以山中的山林爲家，松雲流泉爲伴。

「夷光，這名兒眞沒改錯。」他飛快的抹去眼中噙着的淚。

「你，你知道夷光是甚麼意思？」

「不，字義上沒意思，只不過春秋戰國時代，越國有個美女，名字叫夷光。」

忽然心中一動：越國，這脚下不就是古時越國之地，她在海上漂流而仍能救得活命，也自漂流爲時不久，自也在這近海一帶漂流出海的了。

是的，天魔女名夷光，夷光才是她的名，但不論在島上神山，還是在中原，可仍都是魔女。

那夷光好生失望，還以爲他知道更多些。

蕭郎道：「夷光、夷光，我有主意啦，若不是飽學之士，就不知這夷光兩字的出處，粗衣布裳的人物，自也不會有錦袱。」

夷光道：「那又如何？你有甚主意？」

蕭郎道：「尋訪的範圍不就縮小了，我若判斷不錯，當年你必從這近海一帶漂流出海的，也就是這古越國之地，那麼，地方也縮小了，但若我們去尋訪，可仍如大海撈針。」

夷光見蕭郎興奮得眼兒也光亮起來，也心急了，道：「怎麼辦？」

蕭郎道：「我是說，我們去尋訪，仍會如大海撈針，但若你父母仍在，却可輕易找到你了，走，咱們先令這杭州地覆天翻。」

便有萬千軍，嘿嘿，他天劍蕭郎，她天魔女，豈會放在眼裡，一個是翩翩佳公子，一個是俊俏美少年，反而大搖大擺進了城。

第二天，那杭州城可眞是地覆天翻了，不僅那楚館秦樓，煙花之地，掃穴犁庭，被夷爲平地，知府衙門的粉壁墻上，出現了筆走龍蛇的八個大字，割鬚斷髮者夷光也，城守小衙門的墻上，也出現了六個大字，殺人者夷光也。同樣的六個大字，也出現在湧金門的梨花門巷的墻上。更令人駭然的是，守墻衙門的墻上，墨瀋未乾，大字書寫：「天魔女即夷光，夷光即天魔女。」

那往後的半月之中，蕭山、會稽、虞縣，幾乎凡是古越之地的秦樓楚館，莫不被犁庭掃穴，却是再無人眉心一點紅，自也是人去樓空，那王八鴇兒早已逃匿之故。但却全留下「夷光也」三個大字。

而且，人人都知道，那泛舟富春江，及曹娥江上的一雙佳公子，翩翩美少年，是甚麼人。

這日，那兩位少年，又泛舟在曹娥江上。

曹娥江上流爲剡溪，下流爲舜江，於錢塘江口的杭州灣流入東海。

蕭郎道：「妳可知江名曹娥的由來麼？」

這些日來，任蕭郎如何對她談古說今，替她解悶兒，那夷光何曾舒展過眉頭，一日又一日地過去了，何曾有人尋來。

目送那滔滔水流，夷光搖了搖頭。

蕭郎道：「那是古遠的事了，遠在東漢之時，有一個孝女，乃上虞人氏，名叫曹娥，她老父不幸溺於這江中，那曹娥年才十四，沿江嚎啕數日夜，仍未尋獲她老父屍體，悲痛投入江中。」

「死了？」夷光睜大了眼兒。

蕭郎點了點頭，道：「死了，數日後，鄉人發現她的屍體浮出水面來，竟然負着她老父的屍體，那自是精誠所致，孝感動天。」

夷光道：「鄉人敬她孝心，是以立祠會稽山上，這江也以曹娥爲名了。」

蕭郎和她多日相處，雖覺她喜怒無常，任性些兒，但天性純孝，亦不失天眞，其實又可敬可愛。道：「妳尚在襁褓，便被棄於海上，大孝更勝那曹娥，怕不亦孝感動天，早晚尋獲妳的生身父母。」

夷光黯然悽楚，道：「師傅說：必是那父母遭逢大難，若不是唯一的一綫生機，豈會把我用錦袱綁在木板上，漂流出海。」

蕭郎陡然起身，竟忘了在舟中，小舟登時一陣劇晃，道：「正是，我們早該想出的，早該……」

「想到甚麼？爲何不說下去啊？」

他想說，若不是遭到滅門慘禍，無能抗拒，無生機，豈會放她入海，任水漂流，但怎能說得出口，忙道：「再不用疑惑了，你父母也是武林中人，必是甚麼厲害的仇家尋仇。」

夷光道：「如何不是，我師傅也是這麼說的，只可惜那時我師傅也……既然師傅也對你另眼相看，接引你去相見，我便告訴你吧，可惜我師傅那時也是逃亡海上，躲避甚麼人，也才在海上救起我來，因是未能立即查訪，現今已事隔十六七年了……」

她怎麼了！夷光，頓又成了天魔女，目中不但現鋒芒，而且暴射。

那船又怎麼了，初時蕭郎只道因

爲陡然起身，故微搖晃，那料他兩脚一分，沉馬步，竟也未能穩定船身，而且劇晃起來。

驀聽天魔女一聲銳嘯似要撕裂長空，令人心神震撼的清嘯，右手一拂，飛袖中射出一道金光，在右邊船頭入水而沒，但幾乎在同一瞬間，又由左面船頭飛出水來，駭然又落入她手中。

竟是那把可以摺疊的彎劍，蕭郎也不禁駭然，她飛劍在眨眼間，斷那二十多個捕快班頭的頭髮，他已是親眼見過了，但這般入水而又出水，仍落入她手中，就更令他駭然了。

也就在同一瞬間，只見血水一冒，一具屍體浮出水面來，脖子洞穿，卻不再是眉心一點紅。

蕭郎咦了一聲，道：「這不是……太湖四凶。」

那太湖四凶西洞庭山立寨，豈僅江南地水道稱尊，那太湖方圓近千里之地，包括蘇杭二州，四凶亦稱霸，皆是其勢力範圍，不論黑白兩道的人馬，要想在這江南地討口飯吃，可先得四凶點頭，不用說，那秦樓楚館，按時皆有孝敬。

這四凶有個特別的標誌，皆以金箍束髮，初時不過爲便於水下去來，成名立萬之後，倒成爲四凶的金字招牌了，是以蕭郎一見那頭上的金箍，便認出了。

蕭郎道：「是了，那二凶水上飄在蘇州死在我劍下，是我一時疏忽，一凶混江龍李昆竟被他逃去了，但亦已斷臂，這必是三凶或四凶。」

說時遲，那船頭驀地向下一沉，天魔女早已一聲嬌叱，金光再又一閃，入水而沒，瞬又出水，落入她手中，但天魔女却咦了一聲。

不見水中翻血浪，亦不見有屍首浮出水面。

天魔女冷哼一聲，道：「好狡猾的賊子，他竟把身子貼着船底。」

只見她右臂半揚，但又停住了，蕭郎好生慚愧，明白她因舟在江中，離岸太遠了，而他又不識水性，是以投鼠忌器。

就在這瞬間，那船頭陡然揚了起來，啊！不是船頭上揚，而是船尾在下沉。

兩人未回頭，已感一片耀眼的光霞，回頭，蕭郎心頭登時一陣劇跳，滿面通紅。

船尾竟俏生生，站着一個袒裼裸裎的妙齡少女，身上豈僅霞光繞體，簡直在噴火！

正因連天魔女也一怔，那金劍也才未出手，喝道：「妳是甚麼人？」

那裸女竟斂衽道：「兩位且請先收下薄禮。」

話聲未了，驀覺身後的船頭又是一沉，忙回頭看時，又已有一個霞光繞體，裸體噴火的妙齡少女，俏生生地站在船頭，隨見她正把一人提出水面，擲到兩人脚下。

竟是那匿在船底的四凶之一不用說，即是船尾那女子所說的禮物了。

天魔女道：「你們！端的是甚麼人？」

那蕭郎通紅了臉，但也看清了，原來兩個妙齡女子並非一絲不掛的袒裼裸裎，不過穿的是白色而有光澤的柔軟緊貼胴體的衣服，乍然一見，似裸露嬌軀一樣。白衣已有光澤，在陽光之下，更見霞光閃閃。

天魔女可一見就明白，那不過是潛水之衣，若不是她淘氣透頂，能潛伏水中，侯紫黛和那黃衣女來到，突然鑽水面嚇得她們大叫，也就贏不得小魔女的稱號了，這兩個妙齡女子的水衣，不過精巧講究而已。

只聽船尾那女子道：「不知兩位……」

蕭郎明白她的話意，道：「在下蕭朗，江湖人稱天劍，實愧不敢當，那蕭郎之稱，更令我汗顏，這位姑娘……啊，是……」

當眞苦心沒白費，這兩個女子可是爲「夷光」兩字而來？

「夷光。」他不瞬眼地瞧那女子，果然，那女子把眼兒睜得大大的。忙道：「她不過易釵而弁，江湖人稱天魔女，不過是嫉惡如仇，對一些武林同道，多有得罪。」

天魔女不耐煩，道：「爲何不說我殺的人多了，喂！妳兩個是甚麼人？誰要妳們來多事？」

脚尖只一勾，把脚邊的屍體挑了起來，霍地翻掌一拍一送，直飛出丈外，噗通一聲，沉入江中。

船尾那女子顯是兩人之首，忙躬身答道：「玉離宮主請兩位離恨天一見。」

蕭郎忙對夷光使了個眼色，道：「兩位是爲夷光而來，請夷光相見的吧，恕我孤陋寡聞，敢請問離恨天在何處，玉離宮又是何所在？」

這兩個女子現身雖奇，却極恭敬，何況先擒太湖一兇爲禮物，可知其意極善，但兩個女子武功之高，實是江湖罕見，尤其是從未聽說過甚麼玉離宮，所謂離恨天，不過是子虛烏有的假託存在，難道世間眞有一個地方，名叫離恨天？

夷光哼了一聲，道：「故弄玄虛，必不是……」

蕭郎忙上前半步，在她臂上捏了一把，低聲耳語：「忘了我們爲何泛舟這曹娥江上，由我來應付。」

夷光一怔，便不再答話，那女子看在眼裡，道：「我玉離宮人雖不在江湖行走，但也有個耳聞，天劍蕭郎，天魔女，雙天至尊，申正義、懲兇頑、救苦難，無人不敬，亦無人不懼，半月來既把臂富春江、曹娥江上遊，自然同時奉請。」

（未完．二）

**上文提要：** 黃書郎着小白菜往黑紅門找向冲通報，說連百瑞等三人被黃書郎拴在樹林裡，向冲大怒，馬上率衆往樹林救人，中了黃書郎的「調虎離山計」；黃書郎輕鬆地翻進黑紅門，放了一把火，引開黑紅門中人的注意力，來到後院左邊廂房的地下室內，遇上看守犯人的高個子，高個子一見黃書郎，連忙站起來，喝問他是誰……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 惡江湖

## 怒虎抱打不平　開罪八府師爺

「我是我。」黃書郎道。

「娘的，你不是我們這裡的人，這裡的人我都認識。」

他順着燈光看，立刻自桌下抽出一把大砍刀。

黃書郎立刻明白，這傢伙是專門看守犯人的。

小流球一定就在這屋子的某一處，也許就是在地下室中囚着。

那大漢握刀往外走，他厲吼：「前面那把火定是你這王八蛋放的，你莫非想救人？」

黃書郎笑哈哈的道：「想不到你四肢發達，頭腦也靈光，不錯，我是來救人的。」

他往院中橫一步，鋼棒已拔在手中。

那大漢嘿嘿冷笑，道：「就憑你這副瘦排骨，奶奶的，老子壓也把你壓死。」

黃書郎一笑，道：「大狗熊，別逞能，我以爲你若想繼續喝老酒，最好把小流球放出來，也免得咱二人動傢伙，那是有干天和的。」

大漢嘿嘿冷笑道：「他奶奶的，你果然是來救小流球的，可惡啊！」

他的刀法不精，但很實在，刀光一現，一股子窒人的「咻」聲，差半寸未削中黃書郎的頭皮。

黃書郎的動作幾乎像頭翻墻打洞的黃鼠狼一樣快捷，當大漢的第二刀走至中途，他已穿過大漢的右側而站在半丈遠處。

黃書郎仍然未動手，只因爲他發覺大漢的忠於職守實在令他感動。

這大漢專門負責看人犯，他守在這裡不稍動，如果想救人，那得……

大個子橫跨一大步，斜斜的一刀劈過來。

黃書郎伸出一腿往後閃，他的棒子便順勢撥上大漢的砍刀，雙方接個正着，發出「噹」的一聲響。

黃書郎的反應是一流的，當大漢抽刀準備再殺的時候，黃書郎的鋼棒往敵人下盤猛一掄。

「叭！」

「唔！」

鋼棒打在大漢的右膝上，便也把大漢打得提着右腿呼痛不已。

「老兄，別打了，我以爲你還是裝着喝醉睡一邊，我把小流球帶走就算了。」

「想帶走爺看守的人犯，你得要從老子的身上踩進門……」

黃書郎道：「那又何必呢？老兄，我這裡給你說好聽的，行嗎？」

大漢咬牙直起右腿，仍然掩不住他痛苦的表情，却又十分頑强的舉起大砍刀，吼道：「王八蛋，我勸你盡早逃命吧，老子不難爲你，算是兩沒見……」

黃書郎哈哈笑道：「娘的，我這裡好話說盡，你那裡死不賣賬，我看咱二人得有一個先躺在地上了。」



大漢吼道：「躺在地上的必是你小子。」

黃書郎道：「大個子，這一回我對準你的另一條腿骨敲，你可得小心了。」

他的話甫落，身形已閃到大漢的左前方，他的鋼棒好像真的一閃而敲向大漢的左膝了。

那大個子的鬚髮也戟張的，他牙齒發出咯咯響，就好像他在嚼着一把乾豆。

他彎腰斜殺，那也是連帶嚇阻敵人打來的鋼棒。

然而，大漢上當了。

黃書郎沒有打他的左膝。

他如果眞的要打大漢的左膝，他就不會明說了。

當大漢的刀殺下來的刹那間，黃書郎就笑了。

他笑的聲音好像發自半空中，因爲他已躍上一丈七八那麼高，便也一連發出三次重擊，棒棒打在大漢的頭頂上。

「噗噗！」

大漢發出「吭吡」一聲低吼，斜着身子倒在地上了。

黃書郎伸手拍拍大漢的毛臉腮，低笑道：「睡吧，你只不過頭上起了兩個菜子包，三五天以後就會好的了。」

他自大漢的巨軀上跨進屋子裡，桌上的酒他喝了一大口，不由罵道：「這是甚麼酒，馬尿差不多。」

* * *

黃書郎低聲叫：「小流球，你個小狗操的。」

黑暗的屋子一角，傳來一聲低哼。

沒有回答，那低哼便是回答。

「小流球，你還不出來。」

仍然沒有回答，也仍然是低哼一聲。

黃書郎火大了，他沉聲道：「個狗操的，難道還要我把你請出來呀！」

却不料暗角處又是一連兩聲哼哼。

黃書郎終於弄明白了，小流球必然說不出話來，小流球是個愛說話的人，他不會不開口的。

暗角處有一張床，床上舖的是一張涼蓆，那個枕頭是竹子編的，隱隱約約有一股酸臭味道。

那哼聲更清晰了，就在這床下面。

黃書郎低頭往床下看，床下只有一件東西，夜間看來像個西瓜——其實黃書郎知道，那是個泥巴燒的瓷尿壺。

除了尿壺，床底下甚麼也沒有，但黃書郎却知道這大床就是機關。

於是，他用力去拉大床，立刻便聞得一陣卡卡之聲傳出來。

隨着大床的移動，果然墻邊現出個地道來了。

地道下面一片黑，果然伸手難見五指。

黃書郎忙把桌上燈燃上，他舉着燈往地道中看過去，天爺，地道下面倒吊着一個人，頭髮垂在地上，血尿一大片，那人的口鼻還被布巾幪着，那哼聲便是這人用肚皮擠壓出來的。

那人，當然是小流球，黃書郎只一看，便知道是他的老搭檔小流球。

小流球的罪大了。

小流球本來長相似猴兒樣，頭腦靈光得不得了，只不過他遇上黑紅門的人，他只有認了。

* * *

黃書郎忙把手中燈放下，他出刀。

刀子削斷了小流球雙足上的繩子，黃書郎立刻把小流球扛在肩頭上。

他再也不多停留，翻過了墻便趕往西城邊，可眞的巧合，打更老六剛打完四更回來了。

* * *

打更老六提着燈，他照在小流球那瘦兮兮的皮包骨臉蛋上，不由得罵道：「奶奶的，一張小臉也被鞭子抽得稀巴爛，還有……」

小流球痛苦的睜開眼，他看了身邊二人一眼，又疲倦的把眼睛閉起來。

打更老六忙取出酒袋，倒了一杯灌在小流球的嘴巴裡，道：「小流球，你一定痛苦極了，可要吃些甚麼？」

小流球又張開眼睛。

這一回，黃書郎看清楚了。

他發覺小流球的雙目好像有血絲，嘴巴裡的牙齒也掉了一大半，脖子好像被人勒過似的有一圈圈的赤紅印子。

黃書郎咬咬牙，他幾乎要落淚了。

打更老六端來一碗涼的玉米湯，他小心的一口口往小流球的口中灌。

小流球果然吃得很快——他大概很久未吃東西了。

* * *

黃書郎叫打更老六弄來一盆水，他替小流球洗着身上的傷口，又把帶在身上的傷藥爲小流球敷上去。

他的靈藥得自「惡郎中」古班古大夫，那些藥靈得很，小流球立刻減去一半痛苦。

小流球的傷是全身上下內外均有的。

外面筋肉皮、內部三百六十八根大小骨頭，他幾乎傷了一大半。

古大夫的靈藥治外傷，骨傷怎麼治？

小流球仍然不能動顫，他被倒吊在地牢中暗無天日之外，這些天還能保得住一口元氣，那大概是他的老爹會做過感人的善事了。

黃書郎不叫小流球開口，他對打更老六道：「老六，我馬上帶小流球走，你在清河鎮多注意黑紅門的動靜，但有消息，你牢記在心就是了。」

打更老六道：「你揹着小流球方便嗎？」

黃書郎道：「鎮外還有一匹老馬，那是黑紅門的，我騎上老馬往另一個地方趕，小流球的這身傷必須找個名大夫細心的醫，妥善的治，等到他的傷好了，看我怎麼修理他。」

小流球開口是凄慘的，他道：「大哥，我……」

黃書郎立刻叱道：「閉嘴，叫你少開口，你爲甚麼非說話不可？欠揍皮癢，是嗎？」

小流球不開口了。

他只是睜着眼睛在落淚。

黃書郎又叱道：「不許哭……沒出息！」他頓了一下，又道：「跟我搭檔辦事的人是不許掉淚的，你難道不知道？」

小流球果然不落淚了。

小流球就從未見過黃書郎掉過眼淚。

他也曾記得有一回黃書郎被人踩着他的頭在地上磨蹭，而且踩得頭皮破爛，鮮血淋漓，但黃書郎就是不落淚，他甚至連哼一聲也沒有。

如今他落淚，黃書郎立刻不高興。

只不過當小流球痛苦地的爬在黃書郎的肩頭上之後，黃書郎却暗自捏了一把鼻涕。

在這種大熱天，黃書郎當然不會受涼，那些鼻涕當然是含着辛酸味道的。

小流球當然不知道黃書郎正是熱淚壓在肚子裡——他的心在痛苦。

有時候，心比肉體上的苦更令人難過。

黃書郎如今就是這模樣，直至奔到山坡下，他仍然未曾再說一句話。

* * *

黃書郎揹着小流球來到山坡下，他不走了。

小流球好像睡着了，只不過黃書郎把小流球往林子裡放下來，小流球開口了。

「大哥，我……我可以說話嗎？」

黃書郎叱道：「你還有話說？若非你只有一口氣在，我這就狠狠的敲你一頓。」

「大哥，你應該打我，是我……」

「我問你，當初我是怎樣告訴你的？我的地方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答應過我，就算是你的親娘問，你也不會告訴的，而你……他娘的，你却告訴了小白菜那個浪女人，你個狗養的還有話說呀！」

小流球苦喪着臉的道：「大哥，我可不是因爲我被黑紅門揪去而叫小白菜找你的，我想過了，黑紅門那樣子整我，」他咬着牙，頓了一下，好像一肚子怨氣就快要把他憋死似的，又道：「我自以爲活不成了，可是大哥命我去探聽的事又不能不對大哥說明白，我……」

黃書郎道：「你是說八府師爺曹三聖那檔子事？」

小流球道：「是呀，我死活不打緊，消息總得要你知道吧！」

黃書郎道：「就算再要緊的事，合着也不該把我的地方抖出來，你是個猴兒精，娘的怎麼變成豬呀！」

小流球道：「唉，有一天半夜，我見小白菜來探看我，當時我已被那幾個狗操的折磨得好不凄慘，大哥，你看看我的指甲、脚趾頭也被他們砸爛三個呀！」

黃書郎沉沉的眼中冒火，他冷厲的道：「小流球，你是被他們整糊塗了，平日的精明那裡去了？」

小流球喘着氣，半晌不開腔。

黃書郎却又接道：「黑紅門抓不到我，他們不會要你的命，你却把我的地方告訴小白菜。」

小流球道：「那夜小白菜來探我，她說爲了救我才花銀子買通一個大個子進來的，我還以爲她眞的是來看我，娘的，我才把大哥你的地方說給她，我叫她對大哥說，希望大哥來看我，我把『八府師爺』曹三聖的那樁消息告訴大哥，就算是死了，我小流球也算是爲大哥辦了最後一樁事，可並不指望着大哥能救我出去，我……」

黃書郎道：「小流球，小白菜爲了你的性命，才把洪上天他們引到我那個鬼也不上門的地方的，她是愛你，我不怨她，女人嘛！」

小流球怒目而視遠方，低低的吼道：「好個爛貨，我饒不了她！」

黃書郎笑了，道：「別說狠話，小流球，如果小白菜往你的懷裡那麼一蹭，你都忘了自己老幾了，哼！」

小流球道：「大哥，我小流球雖然見了小白菜就像個麵人似的，可也有一股子義氣，哥兒們在江湖上奔波受罪，爲的還不是有一股義氣在支撐着，如果有甚麼可比，那就是性命，娘的皮，小流球再是愛風騷，緊要時候我還是六親不認的，好個臭女人。」

黃書郎突然手一揚，低聲道：「別說話，他們轉回來了。」

「誰？」

「你以爲會是誰？」

「我不知道。」

黃書郎道：「向冲他們回來了。」

小流球吃驚的道：「原來向冲不在清河鎮。」

「是我使個手段把他弄走的，而且……呵……」

黃書郎笑了，他得意的哈哈笑着又道：「而且小白菜也弄了他一千兩銀子。」

小流球吃驚的道：「一千兩銀子？小白菜有這個膽量拿走向冲的銀子？」

「當然她不敢，只不過當一個人卯上性命，她便甚麼也敢做！」他頓了一下，又道：「小白菜就是豁出去了。」

小流球冷冷道：「我還饒不了她。」



便在這時候，只見灰蒼蒼的夜色中走過來一批人，爲首的敢情正是「鐵頭」向冲。

黃書郎仔細看，便不由得哈哈笑了。

他指着山道上的一行人，對小流球道：「看，三個活死人被抬着回來了。」

小流球當然也看到了。

他咬着牙，道：「大哥，我被姓連的好一頓毒打，今天總算大哥爲我出了一口氣。」

黃書郎自言自語道：「姓連的王八眞命大，光赤裸裸的被我拴在樹上，他們竟然還活着。」

便在他發笑無聲，得意得全身亂顫的時候，忽然傳來一聲咒罵：「黃鼠狼我操你娘……哎唷！」

黃書郎還以爲被他們發現了，他楞然的一瞪眼，却見那些人直直的往清河鎮走去。

* * *

向冲是怎樣找到連百瑞三人的？

這件事也實在絕！

原來，向冲招集了十二名手下大漢，一路上往山中奔去。

有個漢子很精明，他走在向冲後面，道：「堂主，我以爲小白菜的話是騙人的。」

「她不敢！」

「如果她不要命，她就敢。」

「她爲甚麼不要命？小流球並未死，報仇也還不到時候，那得等她的小流球死後，她才會不要命。」

那人又道：「屬下總覺得她在騙咱們！」

「那是你的想法，如果小白菜騙我們，她就算逃上天，我也要找天王老子要她的人，如果她逃入地下，娘的皮，我照樣向地王爺討人……娘的，一千兩銀子她休想花上分文。」

那漢子冷冷道：「臭娘們，黑紅門的銀子她也敢開口要，操他娘，且等事情一了，老子把她弄進咱們地牢裡，大伙輪着給她製造樂子。」

向冲叱道：「你少來，咱們這一陣子也夠霉的了，奶奶的，自從江湖上出了個惡客黃鼠狼之後，咱們每次出師都不利，惡客不除，眞如芒刺在背。」

他們這一行走得很快——救人如救火嘛！

只不過大半個時辰，一行人已趕到了一片山坡林子裡，黑夜裡還眞嚇人，遠處的野狼眼珠子盡是綠慘慘的好像螢光模樣。

向冲等一行一共是十二人，十二個大漢帶着傢伙進入林子裡，向冲便吩咐散開來，他當先高聲喊：「連老二，你們在那兒？」

緊接着，大伙此起彼落的連聲喊，有的叫老李，也有叫着「小張」的。

這些人一邊叫着，一邊往林深處搜，倒也把幾隻野狼嚇得往深山中逃去了。

已經進入半里深了，有個漢子對向冲道：「堂主，我看咱們八成上當了。」

向冲鼻孔哼一聲，道：「小白菜不敢，除非她不想活下去。」

那壯漢道：「也許小白菜騙了銀子逃跑。」

那壯漢又要說甚麼，猛古丁，他「哎呀」一聲叫：「哦！」

天黑，他以爲踩到大蛇了，嚇得他急忙一跳三尺高，往前蹦了三丈遠才站定。

向冲叱道：「你幹甚麼猴跳癲！」

那人低頭在地上找，道：「我踩到軟軟綿綿的東西，八成是盤着身子的大蟒蛇。」

提起大蟒蛇，大伙都往地上瞧，隱隱約約的看到一堆東西，也許是一堆枯樹枝葉。

有個漢子用刀往地上挑着，便也挑起一件衣衫來了。

「是衣衫，堂主。」

向冲忙上前，他提着衣衫仔細看。

於是，又是褲子又是靴，一古腦的全弄出來了。

原來，黃書郎爲了好辦事，他把連百瑞三人的衣褲堆在這裡，用樹葉埋着。

可也眞的巧，竟然被那壯漢踩着了。

* * *

「鐵頭」向冲抖着幾件衣褲，道：「娘的，這好像就是連副堂主的褲子嘛！」

那壯漢立刻接道：「不是好像，根本就是副堂主的，這兩套也是小張和老李的。」

向冲咬咬牙，道：「這種整人，眞他娘的缺德帶冒煙，操……」

那壯漢立刻提醒大伙，道：「快找，連副堂主他們一定就在這附近了。」

大伙聞聽，立刻往四下裡叫起來，向冲氣呼呼的道：「如此一來，文彩那個美人兒一定被人弄走了，娘的，大功一件落空了。」

* * *

一行十二人深入林中不多久，忽聞得好凄慘的一聲長嘆，那聲音聽起來眞叫人心酸。

「唔！」

「誰？」

「救……救……我……」

這一回向冲也聽見了，他抬頭：「在樹上！」

樹下面十二個大漢齊瞪眼，隱隱約約的看到樹上有光反射——人體沒有毛，月光一照全反射。

向冲在樹下左右看，他還開口數一數：「一、二、三，唔，三個光屁股！」

壯漢道：「連副堂主他們剛巧也是

三個人。」

也不知是誰在暗中插一嘴，道：

「三個人一個也沒有死嘛！」

向冲火大了，他怒罵：「誰在那裡放閒屁，你們都是死人不是？還不快上去救人下來。」

這些人眞欠駡，向冲一駡全醒了，看吧，一個比一個爬得快。

他們當然是往樹上爬，別看爺是個子大，爬起樹來比個猴子還快，刹時間把拴在樹上的連百瑞三人吊落在樹下。

那連百瑞三人坐在樹下直喘氣，他三人還直落涙，這兩天光溜溜的被拴在樹上，受的罪可大了，如今一旦見了自家人，能不落涙？

「鐵頭」向冲向連百瑞道：「怎麼搞的？」

連百瑞張口說不出話——三個人都說不出話，因爲三個人白天大叫救命，早就把喉管叫啞了。

向冲又問：「連老二，是誰整你們的？」

連百瑞這才拚命擠出兩個字：

「惡……客……」

向冲挺身而罵，道：「操他親娘，又是惡客黃鼠狼，王八蛋，他的傷怎麼好得那麼快！」

連百瑞道：「吃的……喝的……有……嗎？」

他要吃喝，當然是又渴又餓，黃書郎臨走前每人給他們掛了一張大餅，早就被三人吃光了。

向冲大聲吼，道：「快拿吃的過來。」

却不料大漢們全楞住了。

大伙出來是救人的，而且此地距離清河鎭只不過七八里遠，誰會帶着乾糧？何況又是三更不到。

「鐵頭」向冲見沒有一個人走出來，發一聲吼，道：「你們都是豬呀，就算出征去打仗，我是指揮官，也免不了水壺乾糧全帶上，我是你們的堂主，難道也叫我爲你們準備吃喝不成？一羣混蛋。」

駡是駡，只不過他想了想，吼：「那就快動手抬，兩個抬一個，一二一的回家轉了。」

這一下大伙齊動手，扛起連百瑞三人就往山下走。

這時候，連百瑞才舒了一口氣，他低聲的道：「堂主呀，姓黃的婊子養的東西眞混賬，頭一夜他把我們三人赤裸裸的拴在樹下面，眞幸運，只來了三頭大野狼。」

向冲吃驚的道：「狼沒咬你們？」

連百瑞道：「姓黃的說，狼怕大聲叫，我們三個見狼來了，便一齊大聲叫，小張與小李的喉管也叫破了。」

向冲搖搖頭，道：「眞有這麼一說？」

「是的，還眞管用，只不過……」

向冲忙問道：「不過甚麼？」

連百瑞道：「只不過今夜裡來了狼羣，怕有三十多頭，我們却在樹上看得清。」

向冲道：「難怪小張小李不開腔了。」

連百瑞咬咬牙，道：「堂主，這口怨氣非出不可，這是羞辱，娘的皮，王八好當氣難受，我非活捉黃鼠狼不可，我要……」

向冲道：「抓住就宰了他個狗操的。」

連百瑞道：「抓住他就先來個遊街，我要把姓黃的小子剝得一絲不掛的關在籠子裡，在清河鎭的街上遊一遍，然後……」

向冲道：「怕是鎭上公差會講話。」

連百瑞道：「這兩天我在林子裡想好了，如果官家有人出面攔，咱們就說姓黃的小子是瘋子，瘋子是不會分辨是非的。」

向冲道：「主意倒是不錯，只等設法子抓住惡客黃鼠狼，咱們就照着你的辦法幹，遊完了街，再把他送進凉河總堂去。」

連百瑞頓了一陣子直喘氣。

向冲却在心中咒駡黃鼠娘。

連百瑞歇過了勁，又問道：「堂主，你們是不是見到黃鼠狼了？」

「鐵頭」向冲沉聲道：「沒有。」

連百瑞道：「堂主，你怎知我三人被黃鼠狼坑在野林子裡的？」

向冲咬着牙，還帶着心痛的道：

「娘的，消息是由小白菜那個婊子送來的，她還敲了我們一千兩銀子。」

連百瑞幾乎要滚在地上了。

他大喘氣的道：「堂主，這件事只有黃鼠狼一個人知道，小白菜怎麼會知道？」

向冲道：「但小白菜的消息是可靠的。」

連百瑞道：「這一定是黃鼠狼授意小白菜幹的！」

向冲點點頭，道：「不錯，但在當時，我以爲不是黃鼠狼幹的，因爲我知道黃鼠狼的背上挨了一刀，他至少也得歇上個半月二十天的，豈料他那個王八蛋好得這般快，快得出人意料之外。」

連百瑞道：「堂主，咱們的銀子也是小白菜那賤貨花得起的？這要是傳出江湖，總堂也不會饒過咱們。」

向冲道：「回去就抓那個爛女人，他娘的老皮，也把她倒吊在地牢裡，叫她知道訛詐咱們的後果是甚麼樣的一種滋味。」

這一行人沿着山道往鎭上走，還不知山道邊黃書郎與小流球早就看到他們了。

* * *

黃書郎雙手叉腰站在暗處，他發出無聲的大笑——張嘴冲着天好像打哈欠，雙肩直抖動，樂得像跳起來。

他在樂過以後，對地上躺的小流球道：「身邊如果沒有你，我今晚就先把向冲那老小子整個夠，奶奶的，這是大好機會。」



小流球道：「大哥，你出手我拍手。」

黃書郎叱道：「你小子希望我出手？」

「大哥有整姓向的本事。」

黃書郎道：「可是你怎麼辦？」

小流球道：「我相信大哥必勝。」

黃書郎道：「你懂個屁，雙方搏殺，刀槍無眼，誰也不能吹牛自己一定會贏，刀是利的，人是活的，萬一挨上一傢伙，我還可以逃，你就沒命了。」

小流球嘆口氣道：「大哥，原來你是爲了我，我小流球這輩子夠運氣，遇上大哥這麼一位有良心的人，我……我……太高興了。」

黃書郎道：「這幾年相處，到今天你才知道我夠義氣，也算難爲你小子了。」

小流球道：「人在難處想得多，我小流球這幾天想得不少，我相信大哥不會拋下我不管的。」

黃書郎叱道：「若不是你爲了曹三聖那個惡師爺的事要對我說，我早就狠狠揍你了。」

小流球道：「大哥不揍我，我反而心中有疙瘩，大哥呀，我早晚會給大哥一個交代。」

「交代？你的交代就是盡快把你這一身傷養好。」

* * *

黃書郎又來到三仙鎭上。

洒水當然是去熱氣，只不過令人覺着更悶得慌。

「普濟藥舖」的那位仁兄剛洒完水，正站在台階上呼呼啦啦的搖扇子——熱呀！

黃書郎未抬頭，他揹着小流球匆匆忙忙的衝進門。

那大伙計只看病人不看背的人，只不過當他進到屋子裡，又看清那個背病人的人以後，他指着門口大聲吼：「滚出去，我們惹不起你老兄。」

黃書郎道：「老兄，我們是來看病的，沒有誰惹不起誰這碼子事。」

那大伙計怒聲低沉的道：「對不起，我們是豬八戒摔鈀子——不侍『猴』的。」

黃書郎一笑，道：「哈，好哇，我却是孫猴子進桃園——絕不空手而去。」

大伙計怒道：「不惹你也不行？」

黃書郎咬咬牙，道：「老子先好言，後面就是幹，我問你，你們這兒開的是甚麼店？」

「藥舖！」

「那不就是了？看病吶！」

「不看。」

黃書郎冷冷笑，道：「他娘的，好言一句三冬暖，惡言相向六月寒，欠揍不是？」

「你沒理由再撒野。」

黃書郎低吼一聲，道：「老子理由一大堆，王八蛋，你開着藥舖不看病，你們的藥舖死要錢，今天老子上門來，去，快叫古班出來。」他又駡了一句：「那個死郎中！」

便在這時候，二門閃出一個人，這個人當然是「惡郎中」古班了。

「外面吵個甚麼勁？」

他只說了這麼一句話，便發覺「惡客」上門了。

「你……」

「我又來了。」

「你爲甚麼再找我？」

「找你治病呀！」

「你把我整慘了，還不放過我？」

「我如果不求醫，就一定不來找你！」

古班冷冷道：「你以爲吃定我了，是嗎？」

笑笑，黃書郎道：「沒有那麼一回事，古大夫，你的醫術令我嚮往呀！」

古班搖搖頭，道：「算了，別爲我戴高帽，你們另請高明吧。」

他要回身走，却被黃書郎橫身攔。

「我不看，可以嗎？」

「你不怕我燒了你的房子？」

古班怒道：「殺人放火呀，這個惡客。」

黃書郎道：「古大人，你是有家眷的人，我却是個單身漢，一把火燒了你的店，老子天南飛天北，過幾年再回轉，你可就完蛋了。」

古班咬牙面泛青，道：「看你的模樣，你比個好人還要棒，你有甚麼病？」

黃書郎發覺古班心意動搖了。

他笑呵呵的道：「拜你惡郎中所賜，我吃了你的藥，一身的外傷全好了，只不過你看看，這個人的傷不輕，你快妙手回春吧！」

古班走到一張大椅子前，這才發覺大椅子上斜卧着一個猴兒樣的瘦子。

小流球的身子瘦小，古班一時未發現，這時候他看看小流球，不由吃驚，道：「被人打得重傷內腑了。」

黃書郎豎起姆指讚道：「高明，我看他就像你說的。」

這句話令古班楞然。

他看看小流球，向黃書郎道：「他與你有甚麼關係？」

「一點關係也沒有。」

「你不認識他？」

「我爲甚麼要認識他？」

「既然不認識，你爲甚麼把他揹到我這兒來？」

黃書郎哈哈笑，道：「這傢伙瘦得如同花果山下來的猴兒一樣，他同幾個人幹上了，被人修理得多凄慘，我是在車道上遇見了他，他求我，古大夫，你說我是幹甚麼的？嗯？這種事，我能調頭走人不管他的死活？」

古班道：「所以你把他揹到我這兒

來了？」

黃書郎道：「是呀！」

古班道：「你肯爲他出藥錢？」

黃書郎道：「我當然不會替他出藥錢，他又不是我的小舅子甚麼的。」

古班怒道：「你不出錢，我怎會看他的病？算了，你是出了名的惡客，我也是沒銀子不辦事的人，你老弟還是把他送到別家吧！」

黃書郎又是一聲笑，道：「古大夫，你知道我爲甚麼大熱天從大山裡把他揹來你這裡？你不知道沒關係，我這一說，你會立刻的明白了。」

古班叱道：「廢話。」

黃書郎道：「絕不是廢話，古大夫，這小子同那班人幹起來，被人打得快要死了，我救了他，他對我說，他弄了不少銀子藏在一個地方，只有他知道，只因爲我救了他，他便把那地方告訴我了。」

古班聞得有銀子，立刻眉飛色舞的笑了，如果你想知道古班的模樣，我敢說，江湖之上幹大夫的人接過苦哈哈病家銀子時候的笑臉，就是那種熊樣子。

接過了銀子不言謝，痛苦的病家還得鞠躬哈腰直道「拜託」不已。

黃書郎沒有拜託古大夫，他對大椅子上躺的小流球道：「喂，朋友，你那個藏銀子的地方我知道了，你在這兒養治傷，我去取你的銀子來。」

他指指古大夫，又道：「這位大夫姓古，是江湖上有名的『好』郎中，一定能治好你的傷，你放心，只不過你打算送古大夫多少銀子呀？」

小流球當然明白黃書郎在亂蓋，他同黃書郎一起數年，誰的心事彼此相通。

小流球如果不是內傷重，怕是早就笑破肚皮了。

他當然笑不出來，而且還痛苦的道：「這位大哥，你是天下最好的人，如果這位古大夫能治好我的裡外傷，你就替我送他五千兩銀子吧！」

「五千兩？」大伙計嘴巴張大了。

「五千兩？」古大夫緊皺眉。

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看了小流球一遍，又道：「朋友，就憑你這一身苦兮兮的模樣，我問你，你見過那麼多的銀子？」

小流球淡淡的道：「大夫呀，包子有肉不在皮上，別看我穿得不怎麼樣，銀子倒成堆，我這位救命恩人就將看到我的藏寶之處。」

黃書郎點點頭，道：「好，三五天之後我會來看你，五千兩銀子我送來。」他又對古班道：「你看怎麼樣？」

「惡郎中」古班道：「只要有銀子，他的這點傷我敢包醫了。」

黃書郎道：「你老兄不再把財神爺往外推了吧？」

古班道：「如是你，我是不敢領教的。」

黃書郎道：「我也不希望再上你的門」。他拍拍小流球，笑道：「三五天之後，你放心，你的銀子我一個蹦子也不要。」

小流球道：「謝謝，謝謝！」

黃書郎往門外走，小流球又是一聲叫：「這位大哥，你請等一等。」

黃書郎知道小流球的鬼點子，他回身，笑問：「甚麼事呀？」

小流球道：「老兄，你還未曾告訴在下你貴姓大名，仙鄉何處？」

眞妙，這是對黃書郎的謊言加添調味料，使得古班與那伙計更加相信黃書郎之言了。

黃書郎哈哈一笑，道：「名不名姓不姓，江湖上就是這麼一回事，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我如果隨便說個名，你又怎麼會知道？」

古班却立刻指着黃書郎，對小流球道：「他叫黃鼠狠，江湖惡客就是他。」

小流球道：「黃鼠狠給雞作客，他……」

黃書郎大笑着，道：「放心，我一定送你的五千兩銀子來，只不過……」他走近古班，道：「五天內你若治不好他的傷，我就打個對折再扣你三千兩銀子。」

古班怒道：「五千兩打對折變成二千五百兩，你還要再扣我三千兩，算一算，我豈不還得送你五百兩？」

黃書郎笑笑，道：「所以你得用心呀！」

古班一跺脚一咬牙，狠聲道：「好，五天之後，我一定把他治得猴一樣活蹦亂跳。」

黃書郎拍拍小流球，道：「朋友，希望你等到了第六天才好起來。」

小流球道：「我恨不得馬上便好，我的可敬可親的朋友，你眞的叫黃鼠狠？」

黃書郎道：「名字起自父母，我叫黃書郎。」

小流球唉聲嘆氣道：「希望你發善心，希望我的運氣回轉，我阿彌陀佛了。」

黃書郎笑笑，道：「甚麼意思？」

小流球苦兮兮的道：「如果你朋友眞的是江湖上人人頭痛的惡客黃鼠狠，希望你千萬別黃牛，我的那些寶，你千萬別黑吞，我拜託了。」

小流球有舉一反三的本事，黃書郎口一動，他就知道如何去應對，也就是說，黃書郎屁股一翹，小流球就知道黃書郎是要拉屎或是放屁。無他，二人搭檔多年，便肚腸也好像打結在一起了。

黃書郎哈哈聳肩笑，道：「你放心，我姓黃的心是黑了一點點，只不過我也見不得別人的心腸比我黑，所以嘛！呵……我整的都是那些心腸比我更黑的人物，就像……哈……就像……古大夫呀，我是個大大的好人吶！」

古班早就氣灰了臉，他聞得黃書



郎的話，立刻咬牙，道：「你是大大的好人堆裡撿出來的，哼！」

黃書郎大笑。

他的笑聲自街上傳來，就好像他吃着歡喜糖似的。

小流球指着門外，對古大夫道：「我……我好像上當了。」

古大夫道：「你看來不是個傻蛋，可是你却做了一件十分愚昧的事，藏寶之地怎好隨便告訴他人？而他……唉！他是個吃肉不吐骨頭的大騙子呀！」

小流球道：「可是他救了我的命呀！」

古班道：「如果你是個窮光蛋，他便不會救你了。」

小流球道：「你是說，他早就知道我有寶了？」

古班道：「我就是這意思。」

小流球嘆口氣道：「大夫，我看你也別爲我治傷了。」

楞了一下，古班道：「爲甚麼？」

小流球道：「你爲我治好了傷，如果那位仁兄不回來，他取了我的寶逃走了，我怎麼付你的治療費？」

古班道：「我如果不治你的傷，那惡客萬一又回來，他一定敲我竹槓。」

小流球道：「大夫呀！我看你是個老實人，我情願在此等上十天八天不離去，等到那位朋友來到，我就說是我不想治傷，你便也沒事了。」

古班道：「就憑你剛才說我是好人，我就一定治好你的傷，娘的，你的話我舒服。」

江湖上從未有人稱讚過惡郎中是好人，古班幾曾想過有人會說他是好人的。

他一樂，便也決心爲小流球治傷，小流球內心比古班更樂，他幾乎要大笑了。

* * *

黃鼠狠實在有點不好聽，但黃書郎却甘之如飴，他相信父母當初起的名字一定不希望他有一天眞的幹黃鼠狠的事情，一個讀詩書的兒郎，這名字多麼文縐縐的，眞有氣質、有才華。

只可惜他的爹娘死得早，他變成孤兒沒兩年，便被乾爹與田大叔二人收養了。

黃書郎只一想到乾爹「飛雲怒虎」石不古，他便熱血沸騰不已。

多年前，江湖上消失了兩個人人頭痛的人物，那便是「飛雲怒虎」石不古與「西山狂獅」田不來二人。

黃書郎的乾爹石不古死得慘，那一年冬天，黃書郎還小，他的本事也還上不得枱面，只不過他有一顆很强烈的復仇之心，他一定要爲乾爹報仇。

是的，石不古的手段是狠了些，但江湖上的事是很難論斷的。

那一年，還是頭一場大雪天，黃書郎好像只有十來歲年紀，他跟在石不古身邊，兩個人住在一家野店裡。

那一晚，石不古好像喝了不少酒，走進房間的時候，還得由黃書郎用力扶着走。

野店外面的雪下得很大，那鵝毛似的大雪就好像成堆似的從天上洒下來，就在西北風的怒吼中，野店外來了一批人物。

這批人還護着一頂小軟轎，那小軟轎一直被抬進野店的大門裡。

這批人一共有六個，六個人護着軟轎上的人，轎子裡坐着一位村姑。

姑娘穿着粗布衣，未施脂粉也未戴花，棉花做的靴子也是舊的，看起來實在很土，只不過如果仔細瞧這位村姑的長相，你便會吃一驚——果然深山出俊馬。

這姑娘細皮白肉長得俏，自然美，美得叫人沒話說，一雙大眼睛清澈如潭水，彎彎的細眉直直的鼻，那俏嘴半攏不攏的露出一副靦覥樣惹人憐。

她的一雙細手正搓着她的粗布衣角，好像不知要如何才好。

有個大漢高聲對店主人吩咐：「爺們從府城來的，快快弄上一盆炭火，大鹵麵弄上七大碗，燒刀子先來二斤半，鹵菜就着量來上一大盤。」

聞得是府城來的，店主人一看就知道是下鄉辦事的公差，這玩意不能怠慢，立刻照辦。

那大漢對村姑笑笑，道：「曹師爺算是幫了妳家大忙了，案子壓下來，而妳也跟着吃香喝辣，再也不必在山裡吃苦受累了。」

那村姑木然的點着頭，沒有開口——她根本不知如何去應付，她沒見過世面。

這一行人圍着大圓桌吃喝起來，外面就算天塌下來也不管了。

外面的天未塌，外面却衝進一個人。

這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看上去很木訥，但雙目有神，面色泛青，他披着一件狠皮短襖，頭上一頂舊氈帽，只一進門便奔到村姑面前。

「梅子，妳不能跟他們去呀！」

那村姑站起來了。

她的眸芒是迷惘的，也是無助的。

有個大漢一把揪住年輕人，叱道：「你小子是誰？」

年輕人指着村姑，道：「我們訂過親。」

大漢冷冷的道：「結婚沒有？」

年輕人道：「她爹從府城回來，我們就結婚。」

大漢冷厲的道：「她若不去府城，她爹便永遠也別想回來了。」

年輕人叫道：「天爺，這是甚麼世界。」

大漢沉聲道：「這是昇平世界，你小子如果亂叫一通，老子就綁你回衙門，說你想造反。」

年輕人怔了一下，便走近村姑，道：「梅子，別去，跟我回去。」

梅子迷惘的道：「我爹怎麼辦？」

年輕人道：「妳爹沒犯大罪，他們能怎樣？妳千萬別聽他們唬住妳了。」

「唬？」那大漢一把揪住年輕人，叱道：「你說爺們唬人？」

年輕人也出手了。

他用肘猛一撞，吼道：「放手。」

不料那大漢冷笑一聲，橫起右臂猛一拐，「叭」的一聲，便把年輕人打得歪着身子撞出去。

年輕人被另一張桌子擋住未倒下，梅子已急得叫道：「別打了。」

年輕人似是卯上了。

他一挺身，雙拳交錯着撲上來。

那大漢咬咬牙，叱道：「找死不是？」

便在他的怒吼中，正面撞向年輕人，豈料那年輕人已有防備，雙拳上下交擊，還眞結實的打了大漢三拳半。

爲甚麼三拳半？只因爲有一拳未結實的打中大漢，已被另一大漢橫臂給擋住了。

於是，店裡面形成了兩個打一個，然後是三個打一個，終於變成五個打一個的局面。

當然，年輕人早已被打得鼻青臉腫，就差未倒在地上了。

這光景，可把梅子姑娘嚇呆了，她便是叫也叫不出一聲來，她抖抖㖸㖸的躲在屋子一角。

於是，有個半百老人出現了。

這老者滿口酒氣薰人，他只不過剛出現，便不由得雙目噴火的出手了。

這老人自腰間拔出一根老籐棍，身法怪異的穿入打鬥的人羣中，便聞得好一陣叮叮咚咚之聲，打得五個大漢抱頭跌坐在地上直哎呀！

年輕人也在地上哎呀不已，他怕是傷得眞不輕。

那梅子這時候奔向年輕人，道：「大寶，大寶！」

年輕人叫大寶，他喘着氣，道：「梅子，別去，我們回家吧！」

梅子道：「可是我爹……」

便在這時候，坐在桌上吃酒而未出手的漢子站起來了。

他走向那老者，抱拳道：「老人家莫非就是『飛雲怒虎』石老爺子？」

老者一瞪眼，道：「不錯！」

那漢子再施禮，道：「老爺子，我們是八府公差，出門來辦事的。」

石不古道：「搶人家姑娘也是公事？」

笑笑，那漢子道：「我們不清楚案子，只不過是曹師爺的交代，我們才下鄉。」

「是那曹三聖？」

「是的，曹師爺的話，便府台大人也聽七分。」

石不古道：「老夫認識曹三聖，回去對他說，當師爺的別辦缺德事，這位姑娘不去了。」

漢子嘆口氣，道：「老爺子，你是江湖怪俠，我們是吃公門飯的人，如果白跑一趟回衙門，說不定就得挨一頓打，你老多少也爲我們想一想。」

石不古道：「放他們回去，老夫跟你們去見曹三聖，娘的，我看他姓曹的賣不賣這個賬！」

那漢子立刻笑道：「夠義氣，老爺子，只要你隨我們去府城，你老坐轎，我們跟着走，一路上我們大伙侍候你一個人。」

石不古道：「就這麼說定了，明日一早，大家一起進府城，這一對年輕戀人就放他們走吧！」

那漢子看看年輕人，道：「小子，你遇見貴人了，今夜我們不再攔你們了，你們請！」

年輕的大寶立刻跪向石不古，他叫起救命恩人了。

石不古嘆口氣，道：「你們最好馬上走。」他看看外面，又道：「好大的雪，不如先住在這兒，等天一亮，你就帶着姑娘走吧！」

梅子姑娘也向石不古拜下去了。

她的雙目好亮，石不古就認爲這姑娘長得美。

「飛雲怒虎」石不古攔下了這檔子事，仗着與「八府師爺」曹三聖有過一面之緣，決心隨這批人去一趟府城。

（未完·六）





# 劍氣九重天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 飽受奇毒煎熬　方丈生不如死

**上文提要：**申雪君、白天化、司徒藝正欲聯手對付江楓，藍鳳帶着三魔、五怪及時出現，假裝袖手旁觀，讓江楓有機會溜掉，申雪君看出藍鳳的異樣，警覺地主動撤退，使江楓避過一場厄運；少林寺內，雪、霜兩女殺死了二十多名敵人，一下子解決了少林寺之危，江楓聽聞百明方丈中了複毒，連張四姑也束手無策，馬上跑往方丈室，替百明方丈把起脈來……

江楓不時皺起眉頭。

老叫化看得心中直樂，忖道：還眞有一點大夫的架勢啊！心中懷疑，忍不住低聲說道：「和尚，江少俠眞的會看病啊？」

「應該會的，金丹書生以煉丹術名揚天下，豈有不通醫道之理？」七寶和尚道：「如若有一個人，承受了金丹書生的丹道醫學，這個人就是江楓了。」

「慚愧，慚愧，老叫化竟然沒有想到。」

看見江楓爲百明方丈醫病的事，錢缺原本帶有一點嘲笑的味道，現在却一臉莊重。

「大師體內，」江楓緩緩收回把脈的右手，道：「似是有一口眞元之氣，維護着心肝肺腑，還未讓毒性侵入。」

「是！老衲以數十年修煉的一口元氣，護住了心肌要害，只希望能暫保不死，」老方丈道：「再拖延一些時日，看到武林重光，老衲就死可瞑目了。」

「老方丈如能提供一些內情，也許對解毒有些幫助。」張四姑帶着吟雪、青鳳緩步而入，接道：「他們以毒制毒，使多毒相尅相持，保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這是極高明的用毒手法，老方丈功力深厚，以眞元之氣護住五腑，才能使奇毒相持了如此之久。」

「女施主，不用再勞費心力了，近年來煎熬於生死之間，老衲對生死的事早已不放在心上。」

「老方丈，你不能死，武林重見天日之後，還要以你的威望重整江湖的倫理、秩序。」張四姑道：「貴寺中百字一輩的高手已經死去了十之六七，少林寺也需要老方丈坐鎮領導，我們願盡力療治老方丈的毒傷，也需要老方丈全力配合。」

百明方丈沉吟了良久，道：「女施主說的是，老衲雖領導無方，使少林寺損失了兩代精英，但如因惶愧而死，更辜負師長重託，老衲應該忍痛活下去。」

「不錯，死於當死，才是死得其時。」江楓道：「大師既知療治複毒之法，何不說出來呢？」

「能否療治，老衲還不敢斷言，只是既萌求生之念，總要忍痛一試。」百明方丈道：「不過，還要女施主和江少俠相助一臂之力了。」

「大師請說，」張四姑道：「力能所及，無不從命。」

「先以金針過穴之法，刺入老衲三十六大穴中。」百明大師道：「再以二十年陳醋百斤，置於大鍋之中，放一竹篦，外罩蒸籠，大火燒熱陳醋後，改以文火，間以疏熱之法，以能持久。」

「是否要置放草藥呢？」江楓道：「大師的身軀四週，也要以木架固定，以免灼傷。」

「對！藥方老衲知道。」百明大師道：「如若此法仍不能使老衲盡除體內

之毒，諸位就不可阻止老衲自絕。」

「我明白，那種多毒交竄，流佈全身的痛苦，」張四姑道：「實非人所能忍受。」

「最重要的是，奇毒散佈全身，深入血脈、關節，武功全失，成了廢人。」百明大師道：「老衲召集寺中弟子，宣佈此事，選幾個執事住持參與其事，以免累及諸位，也順便選出接任少林寺的方丈。」

江楓道：「大師思慮週詳，理當如此。」

原來，少林寺中，除了方丈百明大師之外，其他身受禁制的僧衆都已解除。

* * *

四位百字輩的高僧，分守室中四個方位，十八個健壯的少林和尚，佈守在一座小院落中，戒備森嚴。

原來，這是少林寺中一座厨房，但已經過一番洗刷、打掃，百明老方丈坐在一口大鍋上的蒸籠中，只露出一個腦袋，光頭上汗出如雨，三間大的厨房中，醋酸撲鼻。

青鳳、吟雪伺火，不能讓火太大，鍋中沸騰的老醋，燙傷了人，也不能火太小，讓老醋不再滾動。

江楓和張四姑手執着冷水浸過的布巾，一面替百明方丈拭去汗水，還要不斷啓動蒸籠，讓熱氣散發一些，不能把人蒸熟了。

七寶和尚在一邊打雜幫忙。

少林寺中雖然有很多的僧衆可用，但張四姑心中仍有顧忌，因此全用自己人來替代。

因爲，百明和尚現在非常脆弱，任何暗算足可使他死亡於不知不覺之中。

突然間，梅花緩步而入，從容的走到了張四姑的身前，聲音却急促、低沉道：「張姨，有個小男人要見青鳳，但我一眼就看穿他是女扮男裝，好像是藍鳳派來的。」

張四姑點點頭，低聲道：「妳來伺火，換下吟雪、青鳳，吟雪負責全局部署，準備應變，如果情勢緊急，立即傳報過來。」

吟雪、青鳳交代了梅花幾句，立刻退出。

江楓低聲道：「大姐，小弟……」

「你不能走！老方丈已將功德圓滿，你要以內力幫助他運氣行功，」張四姑道：「也希望藍鳳傳來的消息，能再給我們一日夜的時間。」

江楓點點頭，張四姑決定了的事，他從不爭辯。

一步踏入客房，一個藍衣少年立刻快步奔來，道：「小婢迎春……」突然住口不說了。

青鳳揮揮手，讓守在客房門口的兩個僧人離去，掩上房門，道：「說吧！有甚麼緊急大事？」

迎春看看一身男裝，苦笑一下，道：「姑娘說，教主和四方使者已然會合，天王門、天后宮、天馬堂的精銳也都聚齊，明天中午就會聚集於少林寺外，要堂堂正正的和你們一決勝負，姑娘看不出他們有甚麼陰謀、詭計，要我盡快通知妳，就是這幾句話，傳告已畢，青鳳小姐，我這裏拜別了。」突然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對青鳳叩了三個頭，起身而出。

青鳳略一沉思，一把抓住迎春，道：「還有甚麼事沒有告訴我？」

「沒有了，再有也是小婢個人的事，和小姐無關。」

「我想知道，就是你個人的事，也要說個清楚，」青鳳歎口氣，道：「其實，妳不說，我也猜到了十之八九，藍鳳要妳死，是不是？」

「是，」迎春道：「姑娘雖然吩咐過，可是小婢也覺得沒有甚麼不對呀！死了小婢，保全姑娘，是天經地義的事。」

「過去，我也會覺得這是應該的，可是，現在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妳是一條命，藍鳳是，天王也是……」青鳳道：「妳忠於藍鳳，爲她効命，當然很好，但不一定就要死啊！因爲，這種犧牲沒有價值，說實話，迎春，妳是眞的不怕死嗎？」

「有點怕，可是，不死又怎麼辦呢？」迎春一臉無奈的道。

「留下來。」

「小姐願意收留我？」迎春立刻拜伏於地，道：「多謝小姐，小婢願終生侍候小姐，生死不渝。」

她很怕死，但奉命死亡却是她自覺最好的一個選擇，眞是天下雖大，迎春却有立足無處的感覺。

扶起迎春，青鳳却神情肅然的說：「藍鳳不是個嗜殺的人，只是成長於那個環境裏，都有着視人命如草芥的習慣，過去，我也一樣，但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我非常歡迎妳留在這裏，也尊重妳的選擇，唯一的要求是，妳要暫時躲在少林寺中，不能出去，我怕妳露出行踪，會害了藍鳳。」

「是！小婢一切遵命。」

青鳳微微一笑，道：「妳就跟着張姨吧！照顧她的生活起居。」

「甚麼？二小姐可是覺得我太笨，不要用我？」迎春有些惶恐的說。

「不是，我們在這裏，都是自理起居，」青鳳道：「張姨是長輩，也算是我的師尊，不過，妳可以放心，我們不會逼妳去對敵打仗，妳只要躲起來，待少林寺這一戰結束後，妳想走也可以，那時候，天空任鳥飛，妳想到那裏，就去那裏。」

迎春還無法適應這種完全的自由，想了一下，道：「好吧！小婢一切聽從二小姐的安排。」

「迎春，張姨如肯收下妳，那可眞是妳的福氣，」青鳳笑道：「現在，我說甚麼，妳都不會明白，以後，妳就會非常的感激我了。」

「現在，迎春就很感激二小姐，妳



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青鳳明白，迎春還無法有自己的主見，她一直生活在藍鳳的權威之下，生死也由藍鳳主宰，一時間，難有自作主意的能力。

「青鳳姐，」吟雪緩步而入，道：「少林僧衆已經聚集於達摩院中，有二百八十六人，我沒有要求他們出動對敵，他們都是自願的，其中有近半數習練過羅漢陣，可以排出六座十八人的羅漢陣，也可以分排成三十六人的羅漢陣三座，這要看敵人如何攻來，才能決定如何迎敵。」

「了不起，吟雪，這麼短短一陣工夫，妳已經把少林寺的僧衆動員了！」青鳳笑道：「看妳像朵花兒似的小人兒，想不通怎麼去指揮那麼多人高馬大的少林僧衆。」

「簡單啊！」吟雪道：「我傳告他們，敵人可能要找上門了，願意打拚自救的可留下來保衛少林寺，怕死的趁還有一點逃命時間，早些走吧！」

「有沒有逃走的？」青鳳問。

「有啊！大概有十幾個吧！」吟雪道：「絕大部份的人都集中到達摩院去，準備一戰，我讓他們自分等級，選出了二百八十六個武功好的人備戰，其餘的，分派到四處放哨、準備炊食、藥物，救護受傷的人，四五百個和尚，片刻工夫，就把他們安排妥當，備戰的人已開始在達摩院中演習陣法、武功了。」

「吟雪，勿怪張姨器重妳，老叫化和鄧飛等佩服妳，這麼困難的事，妳就有辦法一下子擺得四平八穩。」青鳳道：「有甚麼遣派我的，就請吩咐吧。」

「吟霜已離寺去刺探敵情，」吟雪笑道：「小妹來這裏是向姐姐請教，藍鳳姐傳來了甚麼消息？」

青鳳微微一怔，忖道：「好寬宏的氣度，好甜蜜的嘴巴！看她那副自自然然，全無妬忌的樣子，眞是胸懷千里，一腔素心，怎不叫人疼愛，我是萬難及她了，藍鳳啊，藍鳳，妳自認靈慧過人，遇上這位吟雪妹子，只怕也要遜讓三分了！」

「迎春，快見過吟雪姑娘，」青鳳道：「她是張姨新傳弟子，也是我們的閨房班頭，快把來意說出來。」

她實在敬愛吟雪，不知該如何讚美，那句閨房班頭，更是剖心示情，意思是讓妳作老大了。

吟雪報以微笑，也不知她是否明白青鳳的心意。

迎春雖然還不懂自作主見，但却有逢迎人的乖巧，立刻躬身行禮，道：「小婢迎春，拜見吟雪姑娘。」

「罷了，罷了，不用多禮。」吟雪沒還禮，也未受禮，一閃身，笑道：「藍鳳姐有甚麼指示傳來？」

「教主集聚了四方使者，親率天王門、天后宮、天馬堂精銳高手，明日午時會到少林寺外，」迎春道：「正式挑戰。」

「好！多謝妳傳來的訊息！」吟雪笑道：「青鳳姐，妳看他們會不會改變計劃，今夜偸襲？」

「藍鳳姑娘交代過，如果教主改變了計劃，她會以本門中的訊號傳入少林寺，」迎春道：「二小姐一聽即知。」

「這就更好了，就請青鳳姐負起這個責任，」吟雪道：「迎春姑娘如不用回去覆命，暫請留在姐姐身側作爲助手，希望老方丈早些脫出苦海，明午的大戰，就可以由張姨指揮全局，唉！我眞的有點害怕啊！」

「妳舉重若輕，才華洋溢，張姨把這件大事情交給妳，自然是絕對信任妳。」青鳳道：「我們也都支持妳，吟雪，不要畏懼嘛！」

「青鳳姐，我不怕敵人，再厲害的敵人，我也不怕。」

「那妳怕甚麼呢？」青鳳奇道：「我們都擁護妳，少林寺的僧衆們也都把妳看成了女菩薩。」

「我怕爹和江大哥，」吟雪道：「爹的嘴裏，雖說願意聽他的寶貝女兒指揮，但心裏却未必能眞的接受，一旦他自行其是，置令諭於不顧，我怎麼辦？至於江大哥，那就更要命了，他是戰陣主力，拚殺强敵，衝鋒陷陣，全要他奮不顧身，那裏危險那裏去，我會心疼，怕下不了這個狠心，他是我們的未婚夫啊！何況，一旦有所閃失，霜妹第一個就饒不過我，妳和梅花姐也不可能原諒我，再加個藍鳳來一起恨我，不能置情郎於死地而後生，這個仗就無法打了，妳說說看，青鳳姐，我能不怕嗎？」

「說的也是啊！乾爹俠義肝膽，要他施展詭詐，很可能不屑爲之，」青鳳沉吟了一陣，道：「江郎多情，絕不會違抗妳的令諭，最重要的是，妳不忍讓他多冒鋒鏑之險，心一軟，就不是將帥之才了，可是張姨能下這個決心麼？」

「張姨能，張姨對江郎之情，絕不在我們之下，但她歷經了江湖大變，又受了武林三聖囑託，」吟雪道：「她對武林三聖的責任感，早已超越了她的生死，再弄死了江郎，她可能以身相殉，但在戰陣之上，她絕不會心軟，我們是無法和張姨比的，難道妳沒有發覺麼？大家都喜歡張姨，也都很怕張姨，包括我爹在內，絕不敢折扣張姨的命令，不管他心中多麼反對，也不會抗命，張姨能燒出世上最可口的佳餚，但也建立起了溫柔的權威，我爹怕她，我娘也有點敬怕她，至於江楓，那就不用提了，張姨一聲令下，要江郎離開我們……」

「會怎樣啊？」青鳳道：「我和梅花也就算了，但江郎怎捨得妳和吟霜？」

「放心吧，青鳳姐，張姨永遠不會說出這句話，就算我們離棄她，她也不會。」

「如果她說出來呢？」

「那就準備替江郎收屍，作寡婦吧！」吟雪道：「江楓絕對不會違抗張姨之命，但也不忍心離開我們，也就只有死路一條，但張姨是以大愛和智慧服人，我們也都不願離開她。」

「對！吟雪，妳要想出個法子留住張姨，別讓她功成遠遁，」青鳳道：「聽妳一席話，我眞是佩服得妳五體投地，妳武能用兵，文能吟詩，想不到對人情世故竟也是如此的洞達透徹，瞭解妳週圍所有的人，妳的心究竟是甚麼作的啊？能如此玲瓏過人。」

「青鳳姐，別灌我迷湯了！」吟雪笑道：「由張姨指揮大局，我還有一點私心，是爲我，也爲妳們。」

「不要說，讓我猜猜看，」青鳳道：「妳不用坐鎭中樞，也好和江郎並肩抗敵，對麼？」

「妳也不笨啊！青鳳姐猜對了，我的武功雖不如他，但人魅方妙的寒鐵奪魂針却是無堅不摧的利器！」吟雪笑道：「張姨高瞻遠矚，留下了這絕毒的暗器，竟成了除魔衛道的法寶，我跟在他身邊，功由他享，死由我當！」

「不要，」青鳳急急叫道：「我愛江郎，也一樣愛妳，你們誰也不能死啊！」

「不會呀！打個比喻罷了，妳想想看，我在他身邊，他怎麼會看着我死？」吟雪道：「爲了救我，他才能發揮出體內潛力，作出石破天驚的一擊。」

「吟雪，這個想法就不好，」青鳳道：「不要去冒這個險！」

「唉！妳還未眞的瞭解江大哥，」吟雪道：「不能怪妳的，青鳳姐，這件事只怕吟霜和張姨都不清楚，我暗中留意他，看他習練上乘的御劍術時，總是半途停頓，不能一氣呵成。」

「爲甚麼？」青鳳奇道：「是不是功力不夠？」

「不是功力不夠，而是信心不足，」吟雪道：「他不相信自己這般年紀，能入劍術化境，江大哥練翠玉刀，沒有深入劍道之境，分心於三聖武功，自覺劍道根基不固，現在，他胸有御劍之法，功力也入上乘，就是自己不信自己，其實照我觀察，他已身入御劍之境，只可惜潛力不能完全發揮，我曾聽他擲劍長歎，自言自語說：蒼天啊！爲甚麼不能再多給我一年時間！這就必須要有一個極大的誘因，才能使他全力一擊！」

一把抱住了吟雪，青鳳急急說道：「這怎麼行？吟雪不要嚇我，一定要誘因，也該由我去。」

「妳不行，」吟雪道：「青鳳姐，別生氣，連吟霜也差一截，妳們作誘因，絕對是送死，我却有五分生機，仗着寒鐵奪魂針之助，我還可以增多一分保命機會，六對四啊！是不是機會很大呢？別跟我爭了，也別把這件事說出去，江大哥知道了，那就全弄砸了，他心中已有準備，肯定不能施展御劍術，也不能讓張姨和吟霜知道，吟霜如果暗中準備和我搶死，那就害了她，也害了我，也會害了江郎。」

青鳳含淚點頭，回顧迎春道：「妳都聽到了，不能說出去。」

「小婢甚麼都沒有聽到，只記着二小姐救了小婢一條命，小婢永銘在心，因爲，我一直在門口站着。」說完話，走出客室，站在門口。

吟雪笑道：「很可人的小丫頭，只可惜太晚了。」

「又是甚麼事啊？妳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青鳳拭去眼淚，望着吟雪。

「沒有替江郎留下血脈，」吟雪道：「因爲要打拚，我們不能懷孕，老實說，這一戰凶險得很，他們堂堂正正的來挑戰，是已算定了吃住我們。我們雖應變有策，實力也會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但不能保証會勝，也許是個同歸於盡之局，如能讓江郎留個兒女，那就死無憾事了。」

「現在呢？還有一夜時間，反正迎春也幫不上大忙，」青鳳道：「我叫她進來商量。」

「青鳳姐，沒有用的，就算迎春答應了，江郎也不會答應。」吟雪道：「這種事要早作設計，讓他在不知不覺中步入圈套才行，我從來沒有這種經驗，今天才想到這檔子事兒。」

青鳳突然噗嗤一笑，道：「眞的是來不及了，這種事，沒有三兩個月，可是無法成功，倒不如妳和吟霜試試吧！明天如是不幸戰死，妳們兩個小美人人事未經，可是枉到人間走一遭啊！」

「也不行，爹和娘敬重江大哥的就是這一點，」吟雪道：「他如眞想收拾我們，用不着費力氣，我和妹都不會抗拒，但他沒有，好難啊！玉人在抱，食指不動，柳下惠也不過是坐懷不亂吧，他可是一百多天對着我們，能夠忍性不動，何況，我們又很愛逗他，尤其是妹妹，鬧起來天翻地覆，我看得出他很苦，妳和梅花又不在，天啊！他怎麼忍過去的，這個人眞的近乎神了。」

青鳳點點頭，道：「眞的是叫人佩服，他可是調情高手，只要稍動手脚，就會讓妳們自動的寬衣解帶，他不動妳們，是眞的存心不動。」

「我知道他是眞的疼愛我們，保留了我們的完整，讓爹娘敬佩、讓張姨吃驚。」吟雪道：「但也贏得了我和妹妹全部的眞情，無保留的奉獻。」

「瞭解一個人可眞不容易，」青鳳道：「妳不知道，江郎在動我腦筋時那種風流倜儻，眞是勾魂奪魄，醉人如酒，藍鳳最討厭男人，能拒抗天王近身，却也抗不住江郎的誘惑，倒是妳花徑未曾經人掃，蓬門也未爲君開，怎麼會知道這麼多？」

吟雪笑道：「青鳳姐，我已是懷春的少女了，練的又是天狐武功，是至嬌至媚的技藝啊！」（未完・五十）

**上文提要：** 黃楊木替唐郎引見了黃蜂殺手中的五名精英，五人均是被如來佛分派前來協助唐郎行事的，唐郎遂將他的「將計就計」行動詳細地對各人說了一遍及分派工作，結果成功地殺了卜十二及莫公公，衆殺手完成任務後，躲進黃楊木事先安排的地下室裡避風頭，期間，唐郎曾往黃家會見白富，白富給予他一張令旗幫的內部地圖，談話完畢後，唐郎回房會晤妻兒……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太監頭陀劍

## 漢奸衆叛親離　籠中猶作獸鬥

柳青青道：「小妹擔心失去你。」

「傻氣！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有時候不能擔心太多！爲夫却有十分之把握，我認定咱們日後一定有好日子過。而且……而且爲夫還要……」

柳青青訝然問道：「而且甚麼？大哥因何吞吞吐吐？」

唐郎笑嘻嘻地道：「而且爲夫還要你再替我生個女兒！」言畢已翻身上去。

柳青青輕啐了他一口。「沒半點正經，看我日後還理你不！」

＊　＊　＊

次日一早，唐郎便下床，却不見了白富及黃楊木，柳青青道：「黃大叔必是去買食物！」

唐郎問道：「此處是否有暗室？萬一有官兵來搜查，爲夫可要個藏身之所！」

「聽大叔說過此處有暗室，只是小妹不知道在那裡！」

說話間，大門响起，唐郎連忙躲在房內，幸好進來的是黃楊木，他拿着一包肉包子，還有半鍋豆乳，道：「來來，吃早飯！」

唐郎自房內走出來，問道：「大叔，你這裡有密室否？小侄需未雨綢繆。」

「有，在老夫房內，你跟我進來。」黃楊木推開房門，指指炕。「那下面有密室，搬開床板鑽下去就是。那十一子不必擔心，今日街上之官兵突然少了很多。」

唐郎脫口問道：「甚麼原因突然改變？」

「老夫也覺得有點奇怪，本來還想去四六子那裡，後來覺得有點不妙，是以趕緊回來。十一子，你向來足智多謀，可知是甚麼原因？」

唐郎在廳內踱步，柳青青急道：「你們兩個先吃了東西，再說廢話吧。」

黃楊木正容地道：「這是關乎你丈夫之安危成敗，也關乎你們日後之生活，絕對不是廢話！」

「也許這是金希凡之陰謀，表面上他撤掉官兵，好像已放棄搜查，其實可能暗中加緊監視。」唐郎道：「他這樣做，有可能想引咱們現身，這便中了其毒計。」

黃楊木哈哈一笑。「老夫也認爲如此！眞是英雄所見略同。老夫稍後便去通知四六子，叮囑他們小心，不可中計！」

當下老少四人把早點吃光，黃楊木道：「老夫去買菜，家裡便交給十八丫頭了。」他去後，唐郎便逗兒子玩耍。

柳青青輕聲道：「柳兒，你喚爹可得輕一點，免得讓人聽見。」

到了中午，黃楊木才回來，柳青青緊張地道：「大叔，可有新消息？」

「老夫今日在城內走了一遍，眞的不見那些官兵，但暗中觀察，却見令



旗幫的人都在城內走動，看來咱們沒有看錯。接着，老夫又去四六子那裡，把情況告訴他們，你道十九子如何說？」

柳青青問道：「他怎樣說？」

「他說這正是咱們之良機。」

唐郎脫口道：「不錯，這正是咱們之良機，也是將計就計。」

柳青青道：「小妹不明白，大哥，你說清楚一點。」

「你不必知道太多！」唐郎道：「大叔，你到房裡來。」

黃楊木欣然進房，笑道：「老夫早已料到你會同意十九子之看法，不過我還是要聽你解釋。」

唐郎深深吸了一口氣，方道：「昨夜白富說金希凡躲在令旗幫內，如今令旗幫的人全在城內各處，換而言之，他們其實擺了個空城計，若咱們能在此刻潛進令旗幫，當眞是個好機會。」

「但令旗幫一出事，他們都會趕回去，你有把握在他們來到之前，解決金希凡？」

「這並非最關鍵之問題，重要的是咱們能否順利潛進令旗幫。若進去的人越多，勝算便越大，所需之時間則越短，是以這還需跟白富研究，因爲只有他才知道那兩個是內應！」

黃楊木道：「他們晚上會否不回去，還是個問題……」

唐郎接口道：「不成問題。只要有內應，只要計劃周詳，咱們也可以在白天混進去，而且在白天動手，更加收出其不意之效！」他頓了一頓，又道：「當然這還需跟白富商量，因此希望大叔能找到他。」

黃楊木道：「若無緊迫之事，老夫不會去找他；他若有必要，必會來找你我，因此不必焦急。」

唐郎道：「既然如此，小侄也無話可說，反正便坐在這裡等他。」

黃楊木道：「老夫却怕十九子他們沉不住氣。十一子，你幾時回去？」

「明早便回去。」

這一天，唐郎過得十分愜意，他再逢其妻之後，今次是第一次吃她燒的菜，覺得她的手藝比前大有進步，他胃口大開，每頓都吃三碗飯，黃楊木樂得不斷取笑他。

唐郎忍不住問道：「大叔，你成過親否？」

黃楊木冷哼一聲，道：「老婆還是人家的好，何必成親。一個人過活不是更加愜意、更加自由自在。」忽然他問道：「十一子，你退隱江湖之後，準備到何處定居？」

「尚未有計劃，你有何好建議？」

「何不住在一起？老夫對你倆口子和你那小子十分對胃口……嘿嘿，住在一起，也有個照應！」

唐郎點頭道：「可以考慮……」邊用目光徵求妻子之意見。

柳青青知道黃楊木怕寂寞，事實上，年輕時一個人獨居，自由自由，但一到了老年，便難免覺得孤獨，是以一口應允。「不過，我不住在此處。」

黃楊木喜孜孜地道：「隨你喜歡，搬到那裡去都可以，你準備搬去何處？杭州？蘇州？」

「杭州不好，看見那些昏君貪官便一肚子氣，蘇州又太靠金境，嗯，還是雁蕩山好，住在山裡最清靜！」

「老夫絕對贊成，就怕十一子……」

唐郎截口道：「小侄已讓她母子吃了好幾年苦了，只要她喜歡，小侄絕對贊成。」

唐白柳道：「孩兒不喜歡，那裡除了山、草、樹木，甚麼都沒有，有甚麼好？」

唐郎道：「那咱們再另找一個好地方。」

晚上，兩口子有說不完的話，唐郎越發覺得自己離不開妻兒，而肩上之擔子亦越發覺得沉重了，他不但要殺死金希凡，而且要好好地活着。

次日吃過早飯，唐郎悄悄離開黃楊木家，柳青青又叮嚀了一番。唐郎先在城內漫步逛了一番，又買了許多乾糧食物，就像鄉巴佬進城採購般。

午前，走至城隍廟外，只見蔡四六正準備收攤子，乃上前道：「兄弟，還有肉包子沒有？」

蔡四六道：「只剩下兩個，客官打算買多少個？」

「要買十二個。」

「俺家裡還有一些，如你不嫌路遠的，便請到舍下拿！」

唐郎一口應允，當下兩人一齊到蔡四六的「家」。一進門，蔡四六又道：「包子冷了，待俺先熱一熱。」邊說邊關上門。「十一哥，可有甚麼新消息？」

「你整天在外面，愚兄正想問你。」

「這兩天，城內之金兵已全部撤走，也不知是甚麼原因，但却多了好些練家子在街上閒遊，估計是令旗幫的人。」

「愚兄正想問你，令旗幫內大約有多少個好手？」

蔡四六沉吟了一陣，道：「約莫十來個，但金希凡帶來的人也許不少，小弟怕他們會再到京師調人，屆時便更難下手了！」頓了一頓，續問：「你可曾見過頭兒？」

唐郎也沉吟道：「今晚咱們弟兄再商量一下。」

＊　＊　＊

晚上，蔡四六「家」的地下密室裡，坐了七個人，他們聽了唐郎之分析，心情既興奮又緊張。蔡四六再問：「十一哥，你到底見過頭兒沒有？」

「見過了，不但他早已到城，還有好幾個弟兄亦已混了進來，但至今仍未有一個安全之策。」

杜十九懶洋洋地道：「幹咱們這一行的，豈有不冒險的？問題是咱們要在何處、何時動手、如何動手。」

唐郎道：「愚兄有個大膽之計劃，便是趁令旗幫擺出空城計，潛進去刺殺。」

杜十九精神一振，道：「小弟也想過了，只是要混進令旗幫並不容易，何況不是混一兩個人進去。」

「不錯，若能解決這個困難，便有八分把握。」

宋卅一道：「那也得視咱們能混幾個人進去。若只能混一兩個人進去，成功把握可能只有三四成。」

唐郎沉吟道：「頭兒曾混進去，還把裡面之地形佈置繪了圖，相信他可能有辦法。」

卓四四焦急地道：「既然如此，他還等甚麼？」

「等人、等暗器、等機會。這件事雖不宜拖延，但亦絕對不宜過急。」唐郎自懷內掏出一張地圖來，道：「你們先把令旗幫內之地形記熟。」

衆殺手都伸頸過去看，唐郎道：「慢來，目前最重要的是集思廣益，大家想出一個可能殺金希凡之良策來。」接着，又把白富混進令旗幫總舵了解情況之事說了一遍。

陸漫漫道：「依十一哥所說，咱們最少得混十個人進去，方有成功之把握。」

杜十九道：「十個人那是最少的，說不定剛進去，便已讓人發現，那又該如何辦？」

唐郎吸了一口氣，道：「大家都動動腦筋想一想，假設咱們已混進令旗幫總舵，第一步要做的是甚麼事？」

劉廿五道：「吶，灶房旁邊不是有間柴草間麼？咱們先到那裡放火，把令旗幫的人吸引過去，屆時自然有人去救火，金希凡身邊便沒有人了。」

「有，」唐郎道：「他還有張鷹和趙鵬，據知此兩人的武功不在我之下。」

衆殺手不由臉臉相覷，對他們來說，是次刺殺行動，要對付的便不止一個了，而是四個——金希凡、范鐵漢、張鷹和趙鵬。

唐郎再問：「照你們所知，目前同門之中，以那幾位的武功最高？」

劉廿五第一個道：「小弟曾與上官十五合作過，他的武功，乃小弟所見過的同門師兄弟中最高。」

杜十九道：「在小師弟們之中，有朵奇葩，他便是莫卅七，愚兄十分慚愧，比他早入門，經驗比他豐富，但純以武功而論，自嘆不如。」

卓四四道：「十九哥，不要忘記你自己也是高手。」

杜十九笑道：「十一哥見過小弟之身手，是否高手，他心中比你們都了解。」

唐郎不答再問：「除此之外，尚有誰的武功較高？」

宋卅一道：「風廿四之武功亦很好，還有一點，她的暗器十分了得，且十八件武器樣樣精通，反應也快。」

唐郎心頭一動，問道：「她是個女的？」

「不錯，年約三十，十分冷靜沉着，不過她向來喜歡獨來獨往，只是有一次小弟奉命暗中協助她，方有幸見識過。」

唐郎一一將這些人記下。「希望大家在這一兩天之內多提出意見，混進令旗幫總舵是個問題，如何阻止在街上之人回防亦是個大問題，還有，事後如何撤退？誰負責打通城門？」

蔡四六道：「諸位慢慢討論，小弟先上去，免得有變化。」

他去後，唐郎又道：「今夜便談至此吧，諸位輪流把令旗幫總舵的地圖看熟。」

* * *

如此過了三天，衆殺手日夕苦思冥想，早將私事完全擱在一旁，包括唐郎。衆人把一些想法全抖出來，可是卻苦悶得如處身葫蘆裡。

其實大戰前夕，向來如此，猶如暴風雨之前夕。

至第四天上午，蔡四六忽然在通氣孔裡道：「十一哥，頭兒請你回去與妻子叙舊。」

唐郎大喜，他在午飯後匆匆趕到黃楊木之居所，果見白富已在那裡，一見面，便開起玩笑來。「老夫知道你必會急不及待地趕回來！」恰巧柳青青捧菜出來，忙又道：「趕回來吃十八丫頭炊的菜。」

唐郎大方地道：「青妹燒菜的確另有一手，頭兒不妨多吃一點。」

白富呵呵笑道：「適才老夫已偷偷嘗過兩箸，簡直是天下美味，想不到十八丫頭竟有此本領。」

柳青青悻悻然地道：「我生柳兒時，你找上門來，嘿嘿，沒有死已是大幸，那還敢當你謬讚。」

白富老臉有點發熱，訕訕地道：「那已是陳年舊賬，老實說，老夫是看在白丫頭份上，方放過十一子，又瞧在十一子份上，才放過你的，你還欠我一宗生意……」

柳青青截口問道：「是否如今要我償還？」

白富冷哼一聲：「老夫若要你償還，還會等到如今才開口？十一子尚未知你在人間，老夫已比他早知道。只是老夫怕影響他的心情，是以才沒有通知他。」

柳青青罵道：「你這老賊，自己孤家寡人，卻不願讓人夫妻團聚。」唐郎連連向柳青青打眼色。

白富長長一嘆。「換作是以前，老夫若不斃了你，也必拿你兒子開刀，不過……如今老了，也不願計較那許多，不過你若危及老夫及老夫手下之性命，老夫便會不顧一切。」

言下之意是警告柳青青不可將秘密洩漏，黃楊木忙打圓場：「不管如何



，如來佛也沒有太虧待你們，且還撫養你們十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柳青青替白富挾了一塊雞肉，道：「頭兒，你大人有大量，小女子心胸狹窄，請你多多包涵。」

唐郎亦忙岔開話題。「頭兒，你召我來，是否已有計劃？」

「吃飯不談公事。」白富轉頭對柳青青嘆了一口氣。「老夫若真要怪你，便不會說這許多話。幹了這件事，我便退出江湖，還爭甚麼閒氣。你跟十一子能夠結合，老夫也十分高興。」他又轉對唐郎道：「十一子，當初老夫知道你娶了十八丫頭，後來又娶十七丫頭，心中十分生氣，認為你太看不起老夫了！後來見你們是真心相愛，那便作罷。如今老夫問你一句話，你可得老實答覆。你到底愛十七丫頭多一點，還是愛十八丫頭多一點？」

唐郎沉吟道：「以前是愛十七妹多一點，如今則愛十八妹多一點。」

白富想了一下，方道：「這句話若是從別人口中說出來，老夫會認為滑頭，但出自你口，料是衷心之言，因為你一向重實際。十七丫頭已死去多年，你若還深愛她，便對十八丫頭不公平，也不實際。」言畢舉起酒杯，道：「來，老夫敬你倆一杯，祝你們白頭到老。」

唐郎和柳青青連忙回敬，柳青青道：「頭兒，快趁熱吃！」

「好好，老夫已經很久未曾開懷吃了，今日一定要盡興，大家都來吃。」白富挾了一塊紅燒魚塊給唐白柳，道：「小子，你也得多吃一點。」

黃楊木一直替柳青青擔心，直至此刻方放下心頭大石，也開懷吃喝起來。

白富喝了很多酒，一個人便喝了幾斤白干，黃楊木道：「白兒，稍後還要談正事，別喝太多！」

白富哈哈笑道：「再喝十斤，也難不了老夫。你們看！」唐郎轉頭一望，只見他衣袍全濕，知他邊喝邊用內力將酒迫出來，當然不會醉。

白富終於放下竹箸，搓搓肚皮，道：「今晚還得十八丫頭替老夫做幾個好菜。你倆夫婦先敘一敘，一個時辰之後，十一子到老夫房裡來。十八丫頭，有一件事老夫得說明，要殺金希凡，可不是老夫迫十一子幹的，是他自願的。」言畢進房而去。

當唐郎到白富房內，他尚在運功調息，那件衣褲濕轆轆的，似從水中撈出來。他見到唐郎進來，才睜開雙眼，邊把外衣解開邊道：「待老夫換了衣服，咱們再慢慢詳談。」

唐郎退出房去，只見黃楊木正在沏茶。俄頃，兩人再進房，白富已換了衣服，只見他精神奕奕，雙眼炯炯生光，更勝未飲酒之前。

「老夫體內也不知有甚麼毛病，每隔一段時間，便覺得渾身不自在，非狂飲烈酒，再將酒迫出來不可。」

唐郎訝然問道：「如此便不會不自在麼？」

「不錯，似乎體內之雜質，跟酒一齊迫出來，若不喝酒，效果大大不如！」白富道：「坐吧！」唐郎便在他身邊坐下。

黃楊木把茶壺茶杯放在几上，拉了一張椅子，坐在几旁，道：「老夫與你相反，喝了酒之後，非喝幾杯茶不可。」

白富笑了笑道：「人一老，甚麼毛病都有，不管你功力有多深，也敵不過歲月之摧殘。」

唐郎心急如焚，問道：「頭兒，你已有計劃殺金希凡？」

白富喝了一口茶，清一清喉嚨，方道：「如今混進元城的弟兄，已經有二十八人，尚欠幾個未至，似乎該開始動手了……」

黃楊木截口道：「且慢，小弟問你一事，近日城內之官兵全部不見，是否金希凡之陰謀？」

白富道：「相信你們都看得出來，這是金希凡誘敵之計，事實上，他秘密下令令旗幫的人在城內暗中調查，此代替金兵，以引咱們出現。」

黃楊木冷哼一聲：「幸好咱們早知此乃陷阱，沒有中計。」

白富接口道：「正因為令旗幫的人大舉出動，他們的總舵反而空虛，這倒是咱們之良機，計劃雖然冒險一點，但老夫認為還是值得一搏。」

黃楊木和唐郎對望了一眼，白富看在眼內，問道：「你倆不以為然？」

唐郎道：「非也，只是咱們想不出如何減低危險和增加成功之機會，因為即使咱們能夠潛進令旗幫總舵，但動手之時間不長，散佈城內之令旗幫幫徒，必定會趕回來，他們人多，屆時又會有金兵為助，咱們即使能夠殺死金希凡，也逃不了，這非咱們之希望。」

白富笑道：「你所擔心的，老夫早幾天也擔心，這証明你這小子真的是不枉老夫栽培。」

唐郎道：「不但我心急，杜十九他們也十分焦急，我希望你能立即把計劃說出來。」

白富又喝了一杯酒，方道：「令旗幫總舵內有位姓何之副香主肯協助咱們，掩護咱們混進去，老夫計劃帶十個人進內，由我和你鬥金希凡……」

唐郎截口問道：「那斯的武功真的這般厲害，非集你我兩人之力敵不住？」

黃楊木亦問：「那姓何的副香主可不可靠？」

「老夫試過他，很可靠，不管金希凡之武功如何，但集咱們兩人之力，一定可以較快地殺了他，正如你所說，咱們之時間只有很短，非快不可。」

唐郎道：「據說金希凡身邊有兩位保鏢叫張鷹，趙鵬的，武功不弱……」

「是以老夫準備派杜十九及上官十

五對付他倆，風廿四和劉廿五合力鬥范鐵漢，黃楊木老弟在外面統籌指揮，截攔援兵及打通退路之事。」

「你我都要動手，由誰指揮總舵內之行動？」

「你放心，有孫老頭打點一切。」

黃楊木問道：「孫興隆還未死？那老匹夫還肯出來？」原來孫興隆也是黃蜂殺手之師父，傳授易容術。

白富笑道：「連你都肯出山，何況是他，他化身千萬，在人叢中混水摸魚最方便。」

唐郎問道：「這只是個大概，細節才是最重要的。」

「細節待可以進行之前，老夫一定會告訴你。」白富雙眼望着窗子，道：「時機快到了，應該這幾天內便可以動手，如今只等何副香主安排咱們混進去，因此在這之前，你必須住在此處，至於杜十九，老夫會派人接他來此。」

白富再喝了一杯茶，方道：「大戰前夕，你們都要沉得住氣，靜候老夫之佳音。」言畢長身離去。

黃楊木看了唐郎一眼，道：「你最好利用這幾天練武，其他事不必擔心，一切有老夫替你打點。」

＊　＊　＊

過了兩天，天剛濛濛亮，唐郎及黃楊木都聽見一陣輕微之衣袂聲，兩人同時開門衝出大廳，只見白富已由屋頂上躍落天井。「頭兒，有情況？」

「快易容，咱們午前要混進令旗幫總舵。」

黃楊木問道：「是否今日動手？」

「不錯，黃昏前動手，黃老弟，快開門，孫老弟他們來了。」

黃楊木門拉開，果見一張熟悉的臉孔對着他笑，黃楊木前常與他抬槓，沒好氣地道：「還不快進來。」

孫興隆向左右招一招手，自己先閃進去，道：「老黃，想不到咱們又一起了。」

「這可不是我拉你下水的。」

「放屁，你有這個本領麼？誰都沒有，老夫是靜極思動！啊，興奮了幾天，幾個晚上都睡不着。」

俄頃，外面又鑽進七、八個人來，其中一個是女的，身材十分苗條，一對眼睛似能勾人魂魄般，唐郎不問也知道她便是風廿四。

「都到廳上來。」白富道：「今日是范鐵漢母親死了四十九天之七七之期，范鐵漢決定找人回家唸經做法事，此事剛好由何副香主負責，咱們便借此機會混進去。」

唐郎道：「無人認得那些和尚麼？」

「何副香主何莊生準備請城郊之少華寺和尚去唸經，是以咱們先易容，到了少華寺裡再集合。」

杜十九問道：「頭兒，爲何不早一點通知？」

「何莊生昨早方知道這件事派到他頭上去，通知了老夫，老夫再到少華寺跟那些和尚串通好，此刻才趕回來。」

風廿四道：「頭兒，少華寺有尼姑麼？」

「沒有，你另有安排，但仍需去少華寺，快易容，其他的到時再交代！黃老弟，蔡四六那裡由你通知，你先進房來一下，老夫有事與你研究。」

當下衆殺手邊把易容藥取出來應用，邊互相介紹。孫興隆道：「來，快動手，讓老夫看看你們的手藝兒是否有長進。」

片刻間，衆人都已易好了容，而白富也出來了，他拿出一張紙來，道：「你們過來看看少華寺之位置，然後分頭離城，一個時辰之後，在少華寺大殿集合，老夫先走一步。」

＊　＊　＊

少華寺離元城只有五里路，唐郎很快便到了那裡，此刻天色尚早，香客不多，大殿裡不見一人。半晌，風廿四和杜十九方聯袂而至，再過了三盞茶工夫，其他人亦全到了。白富方自內堂走出來，道：「你們進來。」

衆殺手隨他走進一間禪房裡，白富把整盤計劃端出來，略徵求一下衆人之意見，於是又分配任務。

「杜十九和劉廿五學過佛經，由你倆扮和尚……」

杜十九道：「上官十五也學過佛經……」

話未說畢，白富已道：「老夫自有原因，因爲你倆的面形比較容易化裝，范鐵漢指明要少華寺惠無住持之兩名大弟子前去主持儀式，十九子及廿五子的面形較像。」他一回頭，又對孫興隆道：「老孫，先帶他倆去易容，十一子與老夫乃扮作頭陀，其他的亦有安排。」

風廿四笑道：「頭兒始終未提到我。」

「你到總舵附近，左鬢插一朵白花，屆時何莊生會接應你進去。進去後，老孫會爲你易容成一名負責送菜之女僕，屆時你可相機行事。」

「但我如何跟何莊生聯絡？」

「他的左臂會紮上一條黑紗，見面唸相逢何必曾相識，你仍以慣例答他，他自然會引你進去。」白富道：「至於兵刃，你們要貼身藏好，暗器全藏在鼓身內。午飯之前，何莊生便會來少華寺，帶咱們進府。」

他逐點逐人交代，待交代完畢，方讓他們去易容。杜十九和劉廿五隨孫興隆走進一間丹房，只見裡面坐着兩個和尚，一個是了夢，一個叫了空。孫興隆把他倆易成了夢、了空的模樣，然後道：「兩位大師可以將眼睜開了。」

那兩個和尚睜眼一望，見面前坐着一個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均吃了一驚。杜十九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僧了夢，請問師兄法號如何稱呼？」



了夢失聲地笑了出來：「施主扮得眞像。」

「貧僧了夢，師兄怎可稱我爲施主？」這一次，杜十九連他話音及說話的速度也掌握到了。

孫興隆道：「兩位師父最好把少華寺之歷史、你們師徒之情況告訴他倆，更須把打醮儀式傳授一下。」

＊　＊　＊

除了白富及唐郎作頭陀打扮之外，其他人都穿上僧袍，帶了僧帽，吃過午齋，何莊生便帶着幾個令旗幫的人進寺了。

白富悄悄跟他打了個眼色，何莊生回頭對手下道：「你們且稍候，我去解個手。」

他走進後堂，白富便出現了，問道：「情況如何？有變化麼？」

「沒有，不過今日令旗幫留守總舵的人比以往稍多，都是幫內之頭目，你這批人可能……力量不足！不過在下已決定跟他們幹了。」

白富沉聲道：「咱們一動手，你和林永和便可以趁亂離開，逃到江南去吧！」

「不，如今咱們已有六個人了，其中一個還是禮堂之副堂主曹光漢。」

白富緊張地問道：「此人可靠否？老夫不是說過，最好不要洩漏出去。」

「我沒有洩露甚麼秘密，只不過他們與我倆共同進退，準備叛變令旗幫，並將范鐵漢與金廷勾結之事公諸於武林，你們動手之後，在下再通知他們暗中協助。」何莊生興奮地道：「放火之事，便交由我和林永和負責。」

白富稍爲放心，又提醒他：「一切小心，不可在此時才露出馬脚，功虧一簣。」

何莊生道：「放心，在下也望令旗幫早日走上正途，事後在下會與曹堂主把弟兄們拉到江南去。」

「出去吧，不可躭誤。」

＊　＊　＊

何莊生把白富等十人帶到令旗幫總舵內，偏廳內的靈堂尚未拆。白富有充份準備，把應用之物擺了上來，略作佈置。范家把祭品擺上，「和尚」們便開始唸經，兩個頭陀則在旁敲打鑼鼓木魚。

未幾，范鐵漢走過來，跪在靈堂之前，叩了幾個頭之後，問道：「師父，這法事要做多久？」

杜十九道：「有簡有繁，有的只做半天，有的做一天，有的甚至做三天，由施主決定。」

范鐵漢沉吟道：「你們做至晚飯前便停止吧，吃過晚飯便請回去，至於香油錢，自不會少付。」

杜十九怕露出破綻，側着頭道：「施主可先去休息，待禮成之前，再請施主過來。」

范鐵漢道：「敝幫一些弟兄也想過來燒炷香，稍候范某再帶他們來。」言畢揚長而去。

白富悄悄向孫興隆打了個眼色，孫興隆會意，悄悄溜了出去，半晌回來報稱：「廿四丫頭已進來，老夫已替她易好了容，范鐵漢跟一干令旗幫的人在大廳上閒談，不見金希凡。」

不見金希凡，如何下手？若打草驚蛇，更加不妙。白富低聲道：「何莊生職位太低，只知金希凡仍住在此，卻見不到他……你再走一趟，請他叫曹光漢打聽。」

孫興隆去了兩頓飯工夫才回來，道：「已請他去查詢了，若有消息，來通知咱們。」

俄頃，范鐵漢帶了兩名令旗幫之堂主來上香，上香之後，便站在一旁回禮，禮畢又道：「兩位拜託了，請你倆辛苦一下，換回蕭、何兩兄。」

那兩個堂主一聲遵令而去，估計是去替防的，換下目前在街上巡邏的令旗幫其他堂主。他們三個走後，何莊生便走了進來，悄悄對白富道：「頭兒，原來金希凡在地下密室裡。」

「眞的？」

「這是曹光漢告訴在下的，他要造成他已經離開了的樣子，引你們出現。」

「地下密室在何處？你知道出入口麼？」

「曹堂主說，頭兒認爲時機成熟，需要去密室的，屆時他會帶路，不過進出口附近却有暗樁埋伏，因此他的意思是最好引他出來，不要進去。」

白富心念電轉，覺得曹光漢所說極有道理，遂點點頭。「老夫可能會稍改計劃，你且出去，莫讓人疑心，風姑娘如今在何處？」

「在灶房裡燒水。」

白富附在何莊生耳邊輕輕說了幾句，只見何莊生不斷點頭，也不打招呼，轉身便離開。

劉廿五及杜十九的嘴巴不停地唸着經，其他假和尚偶爾才跟着唸幾句，甚是整齊，外行人當眞看不出這些全是西貝貨。

白富心中念頭連轉數遍，決定先擒下范鐵漢及來拜祭范母之令旗幫堂主，當下將主意告訴手下。「你們聽老夫之咳嗽聲，若連咳三聲，便是動手；咳兩聲，便是暫緩行動，再等時機。」

衆殺手一齊點頭，白富又估量范鐵漢之位置，着唐郎主要對付范鐵漢。

過了半晌，一個家丁送了茶水糕點進來，道：「諸位師傅，咱們老爺請你們先歇一歇，喝點水吃點點心，稍候他會帶些朋友進來。」

劉廿五合什道：「多謝施主，你放下就可以了，靈堂內不宜有閒雜人。」

家丁放下東西便出去了。

白富向衆人打了個眼色，衆殺手便圍到桌子那裡，邊吃糕點邊商量，孫興隆則守在門旁，暗中監視。

唐郎提出一個問題來：「頭兒，是

否范鐵漢一進來，若無意外便動手？」

「不錯，動作要快，最好不要讓他們有機會呼叫。」

杜十九接問：「萬一他們來的人很多呢？」

白富想了一陣，道：「只要他們進來的人不超過七個，便動手，得手之後，再脅迫范鐵漢帶咱們去密室找金希凡。」

唐郎眉頭一皺，看看天色。「咱們提早動手，黃大叔他們也許不知道，屆時……」

白富微微一笑。「不成問題，老孫會去通知他們。」

說着話，孫與隆已經跑了過來，道：「范鐵漢帶着人過來了。」

唐郎緊張地問道：「來了多少人？」

「隱約見到六七個人，後面還有沒有人便不知道了。」

衆殺手均轉頭望着白富，白富當機立斷地道：「仍聽老夫咳嗽聲爲號，若要動手，老夫親自對付范鐵漢，現在各自回座，繼續唸經。」

俄頃，范鐵漢果然帶着六條漢子進來，那些漢子逐個上前上香，范鐵漢就站在香案旁回禮。由於杜十九及劉廿五是「大弟子」，最接近香案，是以白富迫得站起來，邊咳邊道：「對不起。」

他本打算待范鐵漢不太注意時再走近他，不料杜十九和劉廿五聽了三聲咳嗽，便急不及待地向兩個在香案前上香的令旗幫堂主撲去。

他倆一動，其他人迫着也動起手來，可是白富向范鐵漢飛去時，范鐵漢已有準備，喝道：「你們幹甚麼？」

白富雙掌一錯，向他左右胸膛攻去，道：「想借你之人用一用。」

范鐵漢斜退一步，高聲呼道：「有奸細，快來。」

上香的那兩個堂主因猝不及防，在沒有反抗之下，被劉廿五及杜十九一舉制服，而唐郎則繞了半個圈，向范鐵漢竄去，不料旁邊撲出一個虬髯客，喝道：「休傷我幫主。」鋼刀急劈過去。

唐郎沒奈何，只好斜飛七尺，手腕一振，軟劍已經在手，向虬髯客攻去，嘴上却道：「十九弟，快助如來佛。」

杜十九不待他說，已向范鐵漢撲去。范鐵漢又驚又怒的問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白富冷笑一聲：「你投降之後，老夫自會告訴你……但若你執迷不悟，只好送你上西天。」

此刻，范鐵漢方如夢初醒，脫口道：「你們是黃蜂殺手？好啊，咱們正要找你。」

杜十九罵道：「你這金廷走狗，死到臨頭猶口出狂言。」他加緊進攻，范鐵漢在兩名高手緊迫之下，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攻之力，那裡還能開腔。

白富轉頭一瞥，范鐵漢帶來之六個人，已倒下了三個，剩下來之三個人，看來很快便能解決，是以心頭稍稍放心。就在此時，忽聞一道慘叫，原來與唐郎決鬥之虬髯客，脅下已中了一劍，鮮血立即將其衣襟染紅。

「你不投降，就得死。」

虬髯客雙眼佈滿紅絲：「老子跟你拚了。」

唐郎冷笑一聲：「當金廷走狗這般有骨氣，也屬罕見，可惜可惜。」他展出平生本領，軟劍又在那漢子的大腿上刺了一劍。

這一劍入肉甚深，虬髯客「咕咚」一聲跌在地上，唐郎的軟劍指在其喉頭上，彎腰要去封其穴道，不料那斷悍不畏死，居然揮刀望唐郎手臂砍去。

好個唐郎，在千鈞一髮之際，偏身閃開，手腕不由自主地向前一送，劍尖劃斷其喉管，虬髯客無聲無息地斷氣。

忽然，孫與隆在門後呼道：「快，外面有人來了。」

唐郎當機立斷，向范鐵漢撲去，喝道：「先殺了他再說。」他走勢極猛，軟劍舞得像風車似的，范鐵漢對付兩個人已十分吃力，再加上他，如何能夠抵禦？見其來勢洶洶，不由自主地向旁一閃。

唐郎用意也不過如此，也不追趕，在其身旁竄過，撲向另一名堂主，范鐵漢剛閃開唐郎，腰上已經一麻，被白富封住穴道，登時不能動彈。

白富一把抓住范鐵漢，喝道：「都給老夫住手，否則殺了你們的幫主！」剩下之三位困獸猶鬥之令旗幫堂主見頭兒被擒，都乖乖的停下手來。

與此同時，偏廳門外走進一羣人來，呼道：「幫主，發生甚麼事？」

白富提一提范鐵漢，道：「你們幫主在此，乖乖給老夫站着，否則取他性命！」聞聲而來之令旗幫衆徒，見狀大吃一驚，不敢再往前進。

白富冷笑道：「老夫不是來對付貴幫的，咱們之目的是金希凡，你們最好把他交出來。」

范鐵漢道：「誰叫金希凡，咱們根本未聽過……」

白富冷冷地道：「如此，你聽過金希爺之名否？漢人在金廷當大內總管，姓范的，你放明白一點，老夫若要殺你易如反掌，也絲毫不會心頭難安，因爲你勾結金廷，殘害漢人，死有餘辜。」

孫與隆道：「頭兒，外面的人越來越多。」

白富推着范鐵漢向外走去，其他殺手亦將那幾個被制服的令旗幫堂主推出去，唐郎喝道：「你們都到外面去。」

趕過來的令旗幫之徒，全集中在庭院中，黑壓壓地站了一片。白富道



：「諸位漢族的弟兄，且聽老夫一言，今日咱們來此，絕對不是與各位爲敵，咱們相信跟金廷勾結，只是貴幫少數人之意思，而不是諸位之本意……」

他話未說畢，人叢中有人問道：「假和尚，你們可得說清楚一點，誰跟金廷勾結？咱們可不是走狗。」

白富裝作一驚。「甚麼？你們幫主跟金廷大內總管勾結，意圖消滅漢人武林精英，諸位竟不知道？」

「誰是金廷大內總管，你可得說清楚。」

「便是金希舜，又名金希凡，他帶着兩名保鏢張鷹、趙鵬，躲在你們密室內……」

有人低聲道：「原來那三人是金廷走狗……」

有人高聲道：「咱們此處並無這三人，速放下敝幫之主，否則你們休想離開。」

更有人問：「你們是甚麼人？」

范鐵漢道：「他們便是臭名昭著之黃蜂殺手，你們不要相信他的話。」

白富十分鎮靜，氣納丹田地道：「諸位，你們該知道，五年來，黃蜂殺手專殺貪官污吏、漢奸走狗，咱們大舉出動，目的若只是對付你們幫主的，花得來麼？要殺范鐵漢，頂多兩個人便能成功。」

黃蜂殺手這幾年來專殺貪官污吏、漢奸走狗的事跡，令旗幫許多人都有所聞，是以白富言畢，令旗幫的人便交頭接耳起來。

范鐵漢見狀，大感不妙，急又道：「諸位，你們跟了我許多年，該相信本座才對，焉有相信外人之理？」

白富道：「老夫若作賊心虛者，早已封了你之啞穴，由此可見所說全屬事實。」

人叢中有人問道：「幫主，那麼密室中的三人又是甚麼人？」

「他們是金廷之通緝犯，是反金義士，本座將之藏起，乃是爲了保護他們。」

「不對，幫主好像挺怕他們的。」

范鐵漢色厲內荏地道：「放屁，本座乃一幫之主，懼怕何人。」

「我可証明那三人確是金希凡、張鷹及趙鵬。」人叢中忽然排衆走出一個人來，道：「范幫主，往日咱們敬你是一條好漢，是以方跟着你，但你要當金廷走狗，咱們可就不跟你了。」

范鐵漢怒道：「曹光漢，你這雜碎，不思救我，尚落井下石，我饒得了你，幫規可不能饒你。」

原來那人便是禮堂副堂主曹光漢。曹光漢不理他，轉身道：「弟兄們，范幫主騙得了你們，可騙不了我，大家試想想，這兩三年來，敝幫爲何能發展得這般快？爲何在各地均要設秘密巢穴？說穿了很簡單，只因咱們要爲金廷提供武林各方之資料，而建立據點之錢財，乃由金廷供應。」

話音剛落，人叢中即有人痛罵起來。范鐵漢怒道：「曹光漢，你含血噴人，不得好死。」

白富道：「諸位，事關重大，不可拖延，否則金兵來援，讓金希凡逃脫，日後也不知要再費多少心血方能捉到他。」

人叢中有人問道：「你要咱們如何做？」

白富道：「反戈一擊，同時說服貴幫弟兄與金廷脫離關係。」

唐郎接口道：「最重要的是帶咱們去密室抓人。」

又有人高呼：「弟兄們，誰眞誰假，到密室找人對証，自然知道。」當下衆人轉身而行。

白富向唐郎打了個眼色，唐郎會意，立即拔劍護着他，隨人流前進，白富順手封了范鐵漢之穴道。衆殺手見形勢轉變，心情十分輕鬆，跟來時不可同日而語。

人流未幾即至中院，曹光漢指着一棵大樹旁之石板櫈道：「這是一個出口，入口在幫主之書房內。」

唐郎問道：「書房在何處？」

曹光漢指了指前面那棟長舍，道：「在正中那一間。」

說着話，只見何莊生已匆匆跑過來道：「啓稟副堂主，出入口均無人進出。」

曹光漢道：「弟兄們請分開兩批，把守出入口，任何人出來，均要堵截，即使不信曹某之言，亦請先將人捉住，再來對証。」

當下把人分成兩組，其一圍住石板櫈，另一則跑進書房。唐郎道：「頭兒你在此守護。」他帶了杜十九及劉廿五一齊進書房。

曹光漢用力推倒石板櫈，只見下面那塊石板之下，露出一個地洞來，可是下面有塊鐵板却緊緊封住，曹光漢用脚使勁踩了幾記，均不能動之分毫，他嘆息道：「不好，也許他們三個已聽到消息，如今唯有希望於書房那方了。」

就在此刻，書房裡已傳來一陣驚呼聲及慘叫聲，白富立即將范鐵漢推給上官十五，自己掠身而飛，口中呼道：「卅七子，你們守在此處，沒有老夫命令，不得擅自離開。」

他兩個起落，至長舍之前，即見一干令旗幫之徒自內倉惶而退，乃問道：「金希凡是否出來了？」

一個漢子道：「不是，是敝幫的弟兄……」白富飛至書房外，即見唐郎、劉廿五和杜十九正與令旗幫的人在惡戰。

白富沉聲喝道：「住手！」他聲如霹靂，這一喝有獅子吼之效，敵我雙方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來，抬頭望着他。

「范鐵漢已跟金廷勾結，你們助紂爲虐，難道甘心做金廷的走狗？」

他話未說畢，衆令旗幫的人已紛紛咒罵起來。「你們黃蜂殺手見錢開眼

，說的話能值幾文錢?」

白富喝道:「事實俱在，金廷大內總管金希凡便在密室內，你們還抵甚麼賴!如今，咱們也不求你們反戈一擊，只要你們讓開。」

一個大漢道:「你們到敝幫撒野，咱們尚未跟你算賬，還要咱們讓開?」

「不讓開，便莫怪咱們手狠心辣了!」白富標前一步，雙掌一錯，疾如閃電般，已抓住一名大漢的衣襟，手臂一振，已將他那水牛般大小之軀體拋出書房外。

他動作一下比一下快，那些大漢就像小鷄遇到麻鷹般，竟然閃避不開，一眨眼間，便被拋了七、八個。

白富倏地住手，道:「老夫對你們若是有敵意的，剛才那幾位早已命歸陰曹了。」

這句話是實情，令旗幫之徒一時沒法反駁，既懾於他的武功，又不甘心離開，仍站在那裡，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嘈雜聲，唐郎連忙衝出去，高聲呼道:「不好，他們從那邊出來了。」

白富大喝一聲，提氣急標出去。

「讓開!」他幾個起落，來至庭院中，只見地上倒了兩個手下，上官十五及莫卅七正在鬥一名高大的漢子，范鐵漢已落在冷逢春手中，只是白富使的是獨門點穴手法，冷逢春解不開，范鐵漢便不能動彈。

唐郎一至，便向冷逢春標去，道:「冷逢春，咱們今日可以放手一搏了。」

冷逢春忙閃在一邊，喝道:「你們還不上前!」三名令旗幫的人便撲了上來。

唐郎不願躭擱，軟劍急向一名大漢刺去，同時左臂輕輕一抖，脫手飛出一柄飛刀，正中另一名大漢之心窩，「砰」地一聲，仰天倒在地上。

白富再一個起落，已攔在金希凡身前，道:「你們退下，讓老夫來會他。」

金希凡冷笑道:「所謂如來佛，不過是一名頭陀而已，你一個人要與老夫較量，還差一截。」

白富哈哈笑道:「頭陀鬥太監，天生一對，你別臭美，頭陀不近女色是不爲也，太監不近女色是不能爲也，有根本之分別。」

金希凡大怒。「老夫敎你死無葬身之地。」他厲聲道:「令旗幫的弟兄，還不上來，將這干殺人不眨眼之雜碎亂刀砍死。」

可是，他適才自承是金希凡，許多令旗幫的人都相信了白富的話，是以大部分的人仍站在原處。

冷逢春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本座花了這許多銀子養你們，今日正要你們出力，你們竟站在那裡。」

就在此刻，一個女僕自旁撲上去，道:「你們連婦孺都不如。」話未說畢，脫手已射出一蓬暗器。

任誰也難相信，她纖細的手掌，竟能一口氣射出這麼多的暗器，冷逢春背對着她，就更加難以想像，是以有六、七件暗器釘在其後背上。

冷逢春猝不及防，身子不由向前一撲，當風廿四一出現，方四五便已料到她會先施放暗器，是故當風廿四暗器一出手，他即拋棄對方，衝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冷逢春上身剛俯下，左手中之范鐵漢已被方四五劈手奪去，他一得手，立即退後幾步，刀尖架在范鐵漢頸上，喝道:「誰敢再上來，老子便一刀殺了他。」

這一着果然能收阻嚇之效，那些令旗幫嘍囉一時之間，果然不敢動，風廿四一閃身已至方四五身旁，道:「四五弟，把人給我。」

方四五把范鐵漢交給風廿四，又找人厮殺去了。風廿四十分悠閑，左手提着一柄飛刀，見那裡有空子，便往那裡發射，雖然不能直接取人性命，却爲同伴製造了許多機會。

唐郎一口氣殺了三四個人，抬眼一望，上官十五那裡十分吃緊，便奔了過去，接下他，道:「十五弟，你去助卅七弟。」

上官十五之對手是張鷹，莫卅七之對手是趙鵬，莫卅七比較機警，因此形勢還不太惡劣，不過有了上官十五之助，便完全改觀。

唐郎與張鷹交上手後，精神便是一振，軟劍夾掌，一輪快攻，已佔了上風。

白富與金希凡鬥得十分激烈，兩人當眞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一時難分勝負，他偷眼往場內一掃，不由暗道:「十一子果然有長進，看來這許多人之中，數他武功最高，也最紮實，其他人跟他有好一段距離。」

金希凡只有三個人，却牽制了四個黃蜂殺手，但他帶來之大內高手，武功都不弱，黃蜂殺手們佔不了多少便宜。

就在此刻，孫興隆又跑了過來，道:「頭兒，城內之援兵已將至，老黃他們看來未必阻擋得了。」

白富厲聲道:「阻不了也得阻，不能功虧一簣。」

風廿四道:「孫大叔，晚輩陪你走一趟。」孫興隆見范鐵漢在她手中，心中大喜，將人接過去。

曹光漢與何莊生忙道:「咱隨你去。」

金希凡高聲道:「令旗幫的弟兄聽着，放走這干人，大家日後都沒有好日子過，若將他們一舉消滅，則老夫可保諸位榮華富貴。」

一個漢子道:「但咱們幫主落在他們手中……」

金希凡哈哈大笑，「你說范鐵漢的性命重要，還是諸位自己之前程重要?失去范鐵漢有甚打緊?最低限度還有老夫。」



白富聞言，恐他能煽動人心，忙道:「諸位可得想清楚，幫了金廷走狗，便是與天下漢人爲敵。」

唐郎接口道:「就算你們事後得到了金廷之賞賜，但日後將生活在恐懼之中，任何時候都得提防有人暗算自己，得不償失，更何況金希凡不能保護你們一生，諸位可得三思。」

金希凡色厲內荏地大笑道:「諸位今日只須將他們殺死，還怕甚麼日後。」

「錯過今日，金希凡今日會讓你們選擇自己的路麼?只要他有賞賜，日後便不會放過你們。」唐郎呼道:「何況每個人都還有良心。」

金希凡哈哈大笑。「這年頭，良心值多少兩銀子?」

唐郎笑道:「諸位都是聰明人，請聽聽他的話，看看他的嘴臉，日後他若反悔，比吃油酥餅還輕鬆。」

令旗幫的幫徒，天人交戰，時受白富的話影响，時受唐郎的話影响，直至最後一句話，衆人才下定決心，袖手旁觀。

金希凡見他們還不動，不由怒道:「你們爲何還站着不動?難道準備跟他們一道?」那些漢子仍然挺立不動。

方四五喜道:「待我去通知老孫。」

俄頃，城內之令旗幫幫徒們已紛紛回歸。白富高聲道:「須提防金兵來襲。」

庭院裡塞得水洩不通，遲來的人聽了先到之人的解釋，也都站在那裡，就像看熱鬧的閑人般，金希凡此刻方吃起驚來。

孫興隆高聲道:「諸位請退開一點。」他招了八名殺手分佈四周，提防金希凡等人突圍，「請大家提高警惕，金希凡若逃跑，可能會拿你們作人質。」這一說十分有效，衆人又退後了一點，空出更大的地方，讓場中的人惡鬥。

「啊!」一聲慘叫過後，一名大內高手被殺死，餘下的見同伴不斷減少，都心慌意亂起來，更加不濟，紛紛受傷，眼看全軍覆滅，不過是遲早之事，是以他們都將希望寄託在金希凡身上，希望他能殺死白富，扭轉乾坤。

激鬥間，只見唐郎已一劍將張鷹刺傷，他一招得手，精神大振，掌劍齊施，大佔上風。嚴格來說，唐郎之武功本就比張鷹略高半籌，不過張鷹此人對金希凡忠心耿耿，爲了保護主子，悍不畏死，使唐郎有所顧忌，是以直至此刻方有機會，刺了對方一劍。

趙鵬在上官十五及莫卅七的合擊之下，早已身中數刀，但此人與張鷹一樣的脾氣，高聲吆喝，毫不在意。只是他流血太多，氣血漸衰，動作亦越來越遲緩。

再過三十多招，莫三七倏地一刀橫劈，一聲大喝:「吃少爺一刀。」

趙鵬擧刀向上一架，上官十五及時一刀劈下，而莫卅七看似有去無回的那一招却忽然滑開尺餘。

「噹」地一聲巨响過後，趙鵬上身微微一俯，莫卅七那一刀剛到，刀刃過處，幾乎將其腰劈斷。

趙鵬身子的姿勢十分怪異，但他仍吃力地把刀擧起來，上官十五飛起一腿，將他踢翻，「眞是死不悔改。」

莫卅七走至張鷹背後，道:「十一哥，這厮的結義弟兄已經歸西天，他可能已等得不耐煩了，不如讓小弟助你送他一程。」

唐郎也想速戰速決，乃笑道:「好極了，對待金廷走狗，本就不必顧忌甚麼武林規矩，何況他們本來就最擅長以勢壓人。」

莫卅七道了一聲好，揮刀便向張鷹砍去。就在此刻，圍觀的人都發出一道詫異的叫聲，唐郎一抬頭，只見灰暗的天空有一條黑烟，似柱子一般衝天而起。

「衙門着火啦!衙門着火啦!」不知是誰驚慌地呼叫着，殺手們一顆心反而定了下來，蓋金兵們此刻最重要的是救火，即使聞訊趕來馳援，人數亦會減少。

張鷹在兩名殺手的夾攻下，更加難以抵擋，唐郎覷得眞切，一劍將其左前臂劈掉，只聽一道慘叫，張鷹不由自主地縮起肩來，動作因遲緩，莫卅七鋼刀過處，已將其結果。

唐郎轉身向金希凡走過去，哈哈笑道:「金希凡，當走狗的都沒有好下場，你看看你的保鏢，已在黃泉路上等你了。」

金希凡色厲內荏地道:「老子早已活得不耐煩了，你最好也上來吧。」

「老子?」唐郎哈哈大笑，「別人可以當老子，唯獨你無此能耐。」

金希凡怒不可遏，緊閉嘴巴，不發一言，免得再吃人恥笑，可是唐郎却偏偏不放過他，不斷出言譏誚。

金希凡分神之下，幾乎吃了對方一掌，只見他手腕一落一提，手上已多了一柄軟劍。

白富亦不甘後人，將軟劍抽出，道:「彼此都用軟劍，今日大家便比個高下吧。」

兩柄軟劍，時而如兩條白蛇，在半空中狂舞，時而似兩道閃電，在空中交擊，周圍風聲大作，由軟劍帶起的破空之聲，懾人心魄，刺人耳鼓。

金希凡之軟劍劍術走的是詭異多變的路子，白富則佔了個快字，各有千秋，一時難分軒輊。

「嗤!」金希凡軟劍過處，白富的一條袖管已跌落地上，再一劍，白富肩上又添了一道傷痕。

料不到金希凡在軟劍上之造詣這般高，衆殺手心頭又是一緊。

白富極力鎭定下來，此時金希凡已完全豁出去，心中只有一個念

頭——殺死白富便死而無憾！相反，白富諸多顧忌，既要提防金希凡之怪招，又恐官兵壓境，是故始終沒法扳回劣勢。

唐郎在旁看得躍躍欲試，忍不住問道：「頭兒，要我替下你來麼？」

白富道：「如今且慢，你先在旁看清楚！」他要唐郎冷眼旁觀，摸清其劍招變化，是以他不進反退，引對方强攻，以使唐郎全面掌握其劍招之變化。

可是金希凡之劍法實在有過人之處，又鬥了四五十招，白富再中一劍，但白富之反應極快，在對方尚未收回軟劍之前，手腕一振，劍刃回收，切向對方之右上臂。

這一劍十分怪異，有點不合規章，但正因如此，金希凡亦閃不開，白光過處，他右袖已被鮮血染紅。

白富中了那一劍之後，速度慢了下來，唐郎再也忍不住，踏前一步，軟劍一挑，已把金希凡之劍按住。金希凡大聲道：「老夫不怕你們用車輪戰術。」

唐郎道：「頭兒，你去指揮，這閹官我有把握殺他。」

這句話激起金希凡之鬥志，冷笑道：「老夫若連你也打不過，怎能混下去？」

唐郎冷冷地道：「我只打算讓你到下面去混。」他嘴上說着話，手上軟劍絲毫不慢，圍觀的人有點奇怪，怎地今日大戰之三個正點子都使軟劍？

適才唐郎已隱約掌握到金希凡劍法之變化，是以能收料敵先機之效，很快便佔了上風。

金希凡不再打話，越攻越急，唐郎見狀暗道：「這閹官果然有幾分眞材實學。」他之劍法本不如金希凡，幸虧金希凡右臂中了白富一劍，動作大受影响，是以反能佔了上風。

金希凡右臂受傷，但左手威力仍在，他內功深厚，每能以掌協軟劍之不足。唐郎展開平生所能，他並不急於一招取勝，只先求能在金希凡身上再添幾劍。

金希凡則恨不得一掌便取唐郎之性命，但唐郎輕功了得，避重就輕，金希凡幾番求拚不果，反而虛耗了不少精力。

金希凡心頭一沉，唐郎利用對方右臂受傷不靈，加强攻其右邊。「嗤！」劍刃過處，金希凡右臂再中一劍，只見金希凡拿着那把軟劍，連手掌也顫動起來。

上官十五忽然高聲問道：「廿四姐，你說閱過不少男人，可曾閱過太監？」

風廿四啐了他一口。「你亂嚼甚麼舌根。」

「若未見過，稍後叫十一哥先將那斷的褲子割開，讓你開開眼界。」

此言一出，圍觀的人，都忍不住發出一陣哄笑聲。

金希凡表面上威風凜凜，實則最忌人家提及此事，不由勃然大怒，忽然將軟劍抛掉，挾掌向唐郎撲去。「老夫先斃了你。」

那軟劍閃電般射至，唐郎軟劍一撥，將金希凡之劍撥落於地，說時遲，那時快，金希凡人已撲到。

唐郎猛吸一口氣，身子倒飛，金希凡喝道：「那裡逃。」

唐郎背後有人，不能再退，急切之間，身子拔空躍起，凌空折腰斜翻。金希凡不肯放過良機，急奔而去，雙掌蓄勢而發，「嗤」地一聲响，唐郎左袖突然飛出一支强勁之弩矢，直奔其心窩。

金希凡沒奈何，只好先用掌風將弩矢撥開，只這麼一躭誤，唐郎已落地，反向對方撲去。

金希凡見他肯戰，心中大喜，來不及集全身之力，便提掌迎前。

「嗤！」第二支弩矢貼身而發，金希凡又驚又怒，拚着受傷，左掌仍然拍出去。

唐郎再度拔身而起，「蓬！」掌風激在地上，把灰塵捲上半天，唐郎一折腰，抱劍急刺而下。

這幾下，兎起鶻落，看得旁人眼花撩亂。「嗤！」衆人還未看清楚，唐郎之軟劍已自金希凡後頸直插進去，人如蜻蜓般倒豎着。

這一劍，把所有的動作凍結起來，旁觀者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上官十五及莫卅七則隨時準備迎上去。

「啪！」金希凡猛地一轉，唐郎手中之軟劍竟然自柄而斷，只見金希凡左掌舉了上去。

唐郎身子向下墜，左掌急抵住對方之左掌，立時運勁壓下去，他只道對方必有深勁之掌力，誰知大出意料，金希凡的掌力十分輕微。

剎那間，只見金希凡身上傷口之鮮血狂噴而出，雙腿亦慢慢彎曲，唐郎一口氣躍落地上，金希凡雙腿曲地，由於後背插着一柄軟劍，上身只微微彎曲。

唐郎冷笑道：「金希凡，總算你臨死知悔，面南而跪。」直至此時，庭院中方爆出一陣歡呼聲。

白富剛好趕至，乃道：「大家先速離元城再說。」

衆人紛紛抬步，莫卅七道：「十一哥，你的劍……」

唐郎道：「愚兄已決定退出江湖，還要劍作甚？走！」當先躍出圍墻。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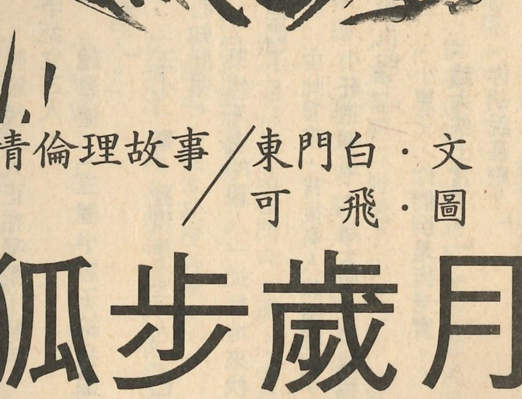
衆人至城西五里處，只見蔡四六和幾名黃蜂殺手成員牽着數十匹馬在那裡等候，柳青青早已抱着兒子坐在馬背上。

唐郎躍上一匹馬，高聲呼道：「諸位，後會有期。」

黃楊木急道：「等等老夫！」三匹馬先後向遠處馳去……

（全文完）





# 狐步歲月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 追查致死眞相　揭發殺人起因

**上文提要：**小莊等救了龍九，小高被林哥翻下了床，才知道果然厲害，龍九才信服。三小又去騙賭詐財捐款賑災，騙的不是賭迷，而是老千，可算中規中矩，符合賭德。捐款後往酒樓小酌，發現林哥和高鴻等在廢園約會，原來他們主使林哥殺害武林高手，現在又想殺之滅口，三小暗中將林哥救走，因他知道令狐慈和莊嚴對決詐死，同時利用他揭發高鴻等的陰謀，公諸於衆……

巫素素道：「花大夫，好人也作不得嗎？」

花旗道：「反正都以爲你們的嫌疑很大！」

「都以爲？那些人？」

「很多，很多。當然是死者的親人或門下。」

小莊苦笑道：「以後沒有人敢作好事了！」

花旗道：「你們已經中了毒，不過放心，我只是一時使你們失去反抗能力，以便在此期間調查此案。」

小高大聲道：「這是小人行徑！」

「總比殺人犯高明吧！」

小莊道：「余大有的生殖器尖端有餘精，而且上面有糞臭，這一點花女士有未想到其中訣竅？」

花旗一愕道：「甚麼，上面很臭？」

小高道：「妳還不明白？」

「你們侮蔑他有雞姦的行爲？」

「不是侮蔑，只怕是眞的。」

「胡說！對手在哪裡？是誰？」

「在哪裡不知道，但我們可以指你一條明路。」

「誰？」

「『陰陽震九州』林哥。」

花旗面色驟變。

小高道：「試問，有幾個男人或女人見到林哥會不想入非非？」

花旗道：「我就不會。」

「當然，妳不重視上面，妳只重視下面的尺碼和造型，你是這方面的大內行，也可以說是大食客。」

花旗道：「口頭上佔點便宜吧！有你們受的。」

小莊道：「花大國手不信會有此事？」

「當然不信。」

「爲甚麼？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因爲以余大有的人品和武功來說，他要玩林哥，幾乎是不可能的。林哥絕對看不上他的。」

小莊道：「如果林哥背後有一根線呢？」

「誰是牽線的人。」

「高鴻、徐起和裴元度，當然，還有個司馬長鞭。」

花旗又爲之動容，道：「你們甚麼都知道？」

「我們已經有證據了。」

「說甚麼也不成，反正我暫時不會爲你們解毒。」

三小一試眞氣，有些關口不暢。眞氣不暢，內力不繼，動手之下，三人合擊也非她的敵手。

小高和巫素素想狙擊，小莊示意不可。

他知道花旗手底下不怎麼樣，但她隨時可以施毒。

中毒更深，即使將來能解，對身體也有傷害。

小高道：「花大國手何時爲我們解毒。」

花旗道：「調查之後，證明你們所言屬實之時。」

巫素素道：「這不公平吧！」

「世上那有公平之事？要是公平，余大有會躺在棺材中。」

「那是他自找的。」

小高道：「花大國手，你給我們解毒藥，我會供給妳一個好消息，保證妳會樂透的。」

「甚麼好消息？」

「這麼說吧！此人比余大有的條件更好些。」

「你以為我是甚麼？」

「花大夫，這可是世上唯一的尤物，但別人不知道。」

花旗不出聲，稍後她就走了。

巫素素大聲道：「花前輩，妳寃枉了我們。」

「是不是寃枉不久便知。」

「花前輩，這會使親者痛仇者快，遇上仇人我們只有死路一條。這對妳也沒有甚麼好處的。」

「對我又有甚麼壞處？」

「幕後之人也不會放過妳的。」

「沒有人敢對我如何，因為我是名醫。」

三小同時嘆了口氣，離開了小水潭。

小莊試了一招，攻出的力道，只怕打不倒一個普通人。

＊　＊　＊

三小在化裝易容上下了更大的工夫。

他們必須如此，目前絕對不能遇上一個仇人。

他們不住大客棧，不吃大館子，也未進賭場。

只不過還是有人找上了他們。

那是「青城五老」老大趙海、老二錢海及老三孫海。

這是一家小客棧，在後街上，他們包了個後院。

現在看來，住小客棧更糟。

晚膳後三人正在喝茶，聊天，院中站立三人。

趙海道：「三個小崽子給我滾出來。」

三小一驚，發現是這三人，已是心知肚明。

果然死者的親人一批批地來找上他們了。

由此看來，背後有人栽贓嫁禍。

小莊抱拳道：「趙大俠是來找我們報仇的？」

「小崽子，你們倒是挺老實。」

「趙大俠上當了。」

「你胡說甚麼？」

「不久之前花旗大夫也來過。」

「她來過與我們有甚麼關係？」

「她也是來報仇的。」

「她為誰報仇？」

「余大有。」

「她怎麼會為余大有報仇？」

「趙大俠不知道他們走得很近？」

「不知道。」

小高道：「余大有除了有錢之外，還有一項很少人能及的特點，那就是尺碼大，而花旗的也正好能配合。」

「你們胡扯。」

小莊道：「趙大俠，我們不必說這種謊，我可以預言，像趙大俠及花旗等來找我們的一定還大有人在。」

「怎見得？」

「因為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都是我們埋的。」

「為甚麼都是你們埋的？這不是很明顯嗎？」

「這一點我們迄今也不知道，但可以猜出一點，那就是說，害人的人總是在我們身邊害人，使我們惹嫌。」

「那背後的人不害別人只想害你們三個小崽子？」

小高道：「三個小崽子未必比你們兩個老崽子差。」

孫海要動手，趙海阻止了他。

小莊說了「陰陽震九州」林哥的事。

孫海大喝一聲衝上。

錢海和趙海也上了，因為他們忍不住這侮蔑。

小高和巫素素接下錢海，小莊獨自接下趙海和孫海。

錢海是「青城五老」的老二，非同小可。

老大是趙海，老三是孫海，被小莊一人接下了。

高、巫兩小接下錢海，一點也不遜色。

至於小莊接下趙、孫兩人，也可以支持，三人幾乎不信這是事實。

打了三四十招之後，這三人知道三小的份量了。

為甚麼有人會害他們？這也是有可能的。

其中兩人會「狐步」，他們再打下去只怕要難堪。

「青城五老」固然了得，他們行動都是同進同出的。

對敵都是五人齊上，合擊術使他們成了名。

死了兩人「老四李海和老五周海」之後，實力大減。

三人合擊的陣法他們還沒有研究出來，何況現在是分開來打，三小知道他們長於合擊，就是不讓他們合在一起。

這麼一來，三人落了下風。

小莊自研究那小册子上的「狐步」，大有進境，為了不使人太意外太驚奇，他不敢露得太多。

他不敢用太犀利的招式。

即使如此，三人也受不了，尤其是老大和老三。

老二獨接高、巫兩小，只落了一點下風。

小莊道：「三位不願意平心靜氣地聽聽下文嗎？」

趙海喝一聲「住手！」三人都停手



後退。

小莊說了林哥害人，很多人上鈎的事。

當然也說了林哥後面的撐腰者。

「是他們撐腰？」

「是的，但在目前，撐腰者要殺林哥滅口，雙方翻了臉，林哥到處逃亡。三位明白了吧？」

趙海道：「二位會『狐步』……」

「在下本是『狐步』門的人，高兄是高登老伯的獨子，他當然也會。我們有甚麼理由害人？」

「這就是了！」趙海道：「陰謀者借刀殺人？」

小莊道：「三位聽說是我三人殺了賢昆仲？」

「很多人說。」

「那是謠言，千萬別上當。」

小高道：「像長白掌門姜一中之死，也有人謠傳是我們下的手，姜的部下長老賈遜就會找過我們。」

孫海道：「結果如何？」

「經過解釋，最後還是信了。」

三人道歉後離去，小莊道：「還會有痲煩。」

巫素素道：「你是說還有人找上門？」

小莊道：「有可能。」

小高道：「小莊，我發現你的進步太多了。」

「是啊！」巫素素道：「你一人接下『青城五老』之二，其中還有老大，這功力就連幾個大門派的掌門只怕也辦不到吧！」

小莊道：「他們五人只是合擊術厲害，放了單，把他們拆開來，那就不靈了，並非我有甚麼進步。倒是我們的毒自動消失了，眞叫人想不通。」

小高道：「儘管如此，你還是大有進境。」

就在這時，眼見花旗走進後院來。

小高輕輕以肘撞了小莊一下，低聲道：「我那句話八成有了反應啦……」

這工夫花旗站在門口，道：「小莊，你們也許沒有殺人。」

小莊道：「根本就沒有殺人。」

花旗道：「我只是說『也許』你們沒有殺人。」

小莊道：「花大夫何不請進坐坐。」

花旗進屋入座，巫素素端上一杯茶。

小莊道：「像趙海及賈遜等都找過我們，最後經過解釋，他們也都信了，因為我們沒有理由殺人。」

花旗道：「小高，那天你說了一個人？」

小高故意裝糊塗，道：「我說過一個人？」

「是啊，你說他不一樣。」

「噢！是有這麼一個人，只不過……」小高也吊她的胃口。

「有甚麼不一樣？」

小高道：「素素，你廻避一下好不好？」

巫素素道：「又要說些沒正經的話是不是？」

小高道：「妳聽了會臉紅的。」

巫素素走開，小高道：「他的尺寸也不是很長，只有六寸七八，頂多有七寸光景。」

花旗稍有失望之色。

她似乎十分重視長度。

小高道：「雖然長度不是十分出色，直徑嘛……」

「多少？」

「很粗！比茶杯口還稍粗些。」

花旗有了點笑容，她道：「不怕兩位見笑，我由於生理不大一樣，就需要合適的人來配合。」

「是的，這也沒有甚麼，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女性比較重視這一點，這是天賦，天生如此。」

花旗道：「所以我說下了毒，事實上並未下毒，也可以說只用了小量的，你們當時氣不暢，稍後即通了。」

小莊道：「原來如此！」

花旗道：「大夫是救人的，怎可害人？」

「這麼說大夫相信余大有不是我們害死的了？」

「當然，必然有人嫁禍。」

小高道：「花大夫對於剛才說的那一位有無興趣？」

花旗點點頭。

小高道：「這個人是瞎子，不知花大夫是否還有興趣？」

「是盲人？」

「是的，但也會武，却不在外走動。」

「多大年紀？」

「五十以內，正好配妳。」

「他的名字是……」

「伍一龍。」

花旗表示沒有聽說過，道：「可以見一見嗎？」

「當然，但是我有個要求。」

「請說。」

「我想只有盲人他才會接受。」

「你要我裝盲人？」

「何不裝裝看，也挺有意思的。」

花旗點點頭。

＊　＊　＊

山崖上有個小石屋，一半是利用山洞，一半用石塊砌成。

小屋無門，有一隻狗在門口，見花旗來了，就吠了起來，花旗道：「別叫，我不是壞人。」

竹杖「答答」點在地上，花旗道：「有人嗎？」

屋中的人走了出來，他沒有用竹杖。

這屋中及附近他太熟了，他不必用竹杖。

這人五十以內，白面有鬚，高大而英武。

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是全盲。

花旗知道，盲人眼睛看不見，聽覺是敏銳的。

盲人的反應也很快，要不，他們會處處吃虧。

「是位女士嗎？」

「是的，請問這是甚麼地方？」

「老龍坡。女士走錯了路？」

「是的，眼睛不靈眞痛苦……」

「多久了？」

「一年多。」

「在下已經失明十年了！往後的日子妳要忍耐，願意進來坐坐嗎？」

花旗猶豫了一下，盲人道：「女士不願意進來我不勉强。」

「不……不，我有點渴了，有茶嗎？」

「有有，我有好茶，是朋友送的……」

花旗就這樣進了屋，她編了一套詞，說是她叫李奇花。不但喝了茶，還在這兒吃了晚飯。

「伍兄，我要走了……」

「李女士要去何處？」

「我幾乎是無處可去了。」

「怎麼會這樣？」

「自我盲了以後，丈夫就變了，脾氣很壞，他很不喜歡聽『瞎子』兩字，而街坊鄰居都『瞎婦、瞎女人』地叫，他聽到就光火。」

「這未免太無情了，又不是女士自己願意盲的。」

「是啊，我被他打過兩次，第三次就逃出了家，所以我不知道該去何處，我已流浪了半年。」

「李大妹子……妳要是不嫌棄，就住在這兒，但妳必須自願，要不，我會落個誘拐婦女之嫌。」

「伍大哥……你的心眞好，不過我……」

「妳不願留下，我是絕不勉强的。」

「我很願意留下，甚至你願意要我，我也……」

「那太好了，只是你仍是別人的妻子。」

「我丈夫說過，我走了也好，死了也好，他不願再見我！所以你不必躭心，我走了他是正合心意的。」

「妹子，妳就留下吧！」

「大哥，我必須告訴你，我並不美。」

「妳這麼坦白，我以爲妳也不會是醜的。」

「大哥……您這句話使我眞想大哭一場，半年多了，沒有一個人說出這麼感人的話。」

「妹子，我的生活枯燥，本來我以爲我會一個人在此終老一生的，想不到妹子來了……」

「大哥……」

「妹子……」兩人手握手，然後緩緩地，一寸一寸地接近而抱在一起。

兩人溫存一會。她的手握住了那粗逾杯口的東西，他顫聲道：「妹子……妳是不是以爲大了些。」

「不會的，大哥，俗語說：石頭底下壓不死螃蟹。」

「對，嬰兒的頭比這個大一兩倍有餘……」

突然，花旗被制住了穴道。

「大哥，你這是幹甚麼？」

「第一，妳不盲。」

花旗心頭一驚，此人眞厲害。

「其次，妳也不是個被丈夫趕出來的普通婦女。」

花旗不出聲，她此刻眞希望她眞是盲人。

她剛才那一握，似乎比小高說的還要碩大。

這簡直是舉世無匹的寶貝。

花旗道：「你說的全對。」

「那妳是甚麼人？甚至妳身上還有藥味。」

「了不起，因爲我成年累月地和藥物在一起。」

「妳是醫生？」

「差不多。」

「妳會武功？」

「不怎麼高明。」

「妳難道是『女扁鵲』花旗？」

「如果正是花旗呢？」

「是妳？」伍一龍有點不信，吶吶道：「妳到此的目的是甚麼？我們沒有仇吧？」

「我要殺你，還用這麼接近坐在你的懷中嗎？」

「的確，名醫只怕沒有不會使毒的。」

「你認識高興嗎？」

「高興？妳認識他？」

「是的，你們是甚麼關係？」

「我們是忘年之交，我教他點武功及賭博方法，他爲我跑跑腿去辦些食物，用品及藥物來。是他叫妳來的？」

「是的。」

「妳喜歡我的人還是僅僅欣賞我的……」

「老實說，未來前我只是要找一個能配合我的男人而已，但來了以後我發現你很英挺……」

「妳不嫌我瞎？」

「不，生活可以自理，和不盲的人沒有多大分別。」

伍一龍道：「妳居然會看上我，這也算是天意了，我們要賀一賀，甚至乎……」

花旗道：「甚至就此成親，成爲夫妻？」

「不，我們應該先試試能否永遠配合，再作最後決定，我不能使妳以後反悔，我是先小人而後君子。」

他們開始對酌，也開始進一步的接近。

她欣賞他的「粗」。

他也喜歡她的寬和大，以前他去過一次妓院，他居然沒有完成銷魂的「工作」，也就是始終進不了「門」。



酒後第一次接觸，雙方都十分滿意。

非但粗壯，其堅逾鐵。

事後伍一龍道：「妹子，還行嗎？」

花旗道：「太好了，哥，你眞行。」

「我更行的你還沒有看到。」

「還有絕活？」

「不是上床的絕活，而是床下的，妳提一隻脚，在我的下面豎挺時墊墊足，大致能借力躍上門外的石壁之上。」

一試之下，還眞不假，只不過要在根部墊足才行。

「哥，這一手可能舉世無匹。是我來穴居還是你跟我走，我打算退出江湖和你隱居了。」

「如要隱居，就隱在這裡吧……」

「哥，你的綽號『擒龍手』，想必身手了得，可惜武林中少了你這把手，邪魔橫行……」

「妹子，我算甚麼。」

「至少你的身手不見得比高鴻、徐起及裴元度任何一個差些，當然還有個司馬長鞭。」

「妹子，妳高估了我。」

「不是我高估，是你謙虛……」

就在這時，兩個人站在洞外，也可以說是石屋之外。

一個是「九幽秀士」司馬長鞭。

另一個花旗不識。

伍一龍道：「是哪兩位朋友紆尊降貴光臨穴居？」

司馬長鞭道：「在下司馬長鞭，伍兄久違了。」

「久違了，」語氣頗冷淡，又道：「另一位是……」

另一人道：「在下藉藉無名，不能和二位比，不報名也罷。」

伍一龍側耳傾聽此人的口音，似乎有點「耳熟」。

他混了十年，江湖人物見得太多，有些也淡忘了。

他低聲問花旗，道：「這位是甚麼樣子？」

花旗也以「蟻語傳音」道：「粗矮、兔唇，目光逼人，揹的是萬字奪，赤髮……」

伍一龍心頭一凜。

他知道這角色不比司馬長鞭差多少，道：「原來人是『九翅梟』夏侯仲夏侯大俠。」

「不敢！不愧爲『擒龍手』，見過世面。」

花旗也吃了一驚，更不能不佩服伍一龍見多識廣。

伍一龍道：「不知二位有何見教？」

司馬長鞭道：「武林紛擾，即將結束，面臨一統的局面，特來邀請伍大俠共襄盛舉。」

伍一龍苦笑道：「二位不是開玩笑吧？」

夏侯仲道：「這件事非常嚴肅，怎可開玩笑。」

伍一龍道：「伍某雙目失明，廢人一個……」

「伍兄殘而不廢，不必自餒。」

伍一龍道：「在下自失明之後即退出了江湖。」

「能者多勞，有用之人是永不退休的。」

伍一龍有點不耐，道：「在下說得很明白，今生也不再到江湖上走動，二位不必浪費時間了。」

夏侯仲道：「今後武林中不該有投閑置散的人才，伍兄三思。」

伍一龍道：「送客。」

夏侯仲道：「伍一龍，你可別不知好歹，本組織邀約的人如果拒絕，一切後果自負。」

「正是，後果本人自負。」

「好！夠氣派。」夏侯仲道：「伍大俠，能和你玩兩手，我會引爲終生最光榮之事。」

伍一龍取下了墻上的大環刀。

夏侯仲也撤下了萬字奪。

司馬長鞭道：「怎麼？非動手不可嗎？」

伍一龍道：「廢話，你沒聽到夏侯仲欺人太甚的話？」

這工夫夏侯仲已攻出了凌厲的一招。

他的萬字奪已有三十年以上的火候。

伍一龍的大環刀「嘩啦啦」猛響，有先聲奪人的作用。

兩件兵刃相撞，四山迴應。

似乎這兩個人還沒有注意花旗。

可能是絕未想到花旗會在這兒，加上花旗換了民婦裝，髮髻又放了下來，不仔細看是看不出來的。

五十招過後，大環刀的威力漸增。

萬字奪有點施展不開了。

司馬長鞭道：「夏侯兄請退下。」

夏侯仲退下，司馬長鞭掄劍攻上。看來平平凡凡，但式子一變，威力陡增，幾乎完全變了。

大環刀仍然嘯響，刀芒翻飛。

五六十招之後，伍一龍落了下風。

兩人輪流上，伍一龍吃了虧，只不過伍一龍還在支撐，司馬長鞭比夏侯仲高明些，這是勉强不得的。

六十招不到，伍一龍中了一劍，但是皮肉之傷。

花旗當然不會袖手不管，她只是想看看自己的男人到底有多厚的底子？

現在她相信，伍一龍比夏侯仲高出很多，比司馬長鞭略差，如他不失明，只怕司馬接不下他的四十招。

的確，雙目不能視是吃虧很大的。

這工夫司馬長鞭忽然眼前一花，向前栽了一步。

他是何等有經驗，他知道中了毒。

幾乎同時，立把那點毒逼住道：「夏侯兄，走！」

夏侯仲也在此時感到不對勁，反應都很快，逼住吸入之毒，使之不致擴散，功力就不會失去。

二人幾個起落就不見了。

「妹子，他們怎麼會虎頭蛇尾。」

「還不是你的大環刀凌厲無比。」

「妹子，只怕不對吧，這二人的品行只怕沒有那麼好，八成是妳用了點毒，但又不多，他們才能離去。」

「哥，如果不施毒，他們就會對你下手。」

「他們還會來，連累了妳……」

「為甚麼要這樣說呢？哥，你願意陪我離開此處嗎？」

「本來不願的，為了妹子，我當然不反對。」

＊　＊　＊

小莊雙手握着骰子，然後在掌心搖動。道：「下注……下注，小注別在這兒丟人現眼。」

這是一局「牌九」，烏木大牌九，磨得甄光瓦亮，拿起來非常耀眼。賭錢，大概就是花錢買這份耀眼吧！

「出門」是小高，嘴上有短短的鬍子。

巫素素在一邊東看看西瞧瞧，化裝成一個駝背的漢子，看來讓人噁心，化裝易容術進步多了。

小高押了兩萬。

「天門」五萬。「末門」三萬。

一枚骰子蹦到小高面前，他撿起遞給小莊。

小莊再擲了一次，因為另一枚半側立在牌邊。

再擲是「五在手」，小莊拿第一把牌。

小高是三、七點！

「天門」是五、八點。

「末門」是六、九點。

小莊是七、九點，他是天九，所以通吃。

「天門」是個粗獷的中年漢子，有點不服氣。

這次他押了十萬，「末門」是個小老頭，看來很深沉。

「末門」居然比他多了兩萬——十二萬。

小莊打出骰子，其中一枚又滾到小高的腿上了。

小高拿起還他，道：「不算，要重擲。」

小莊正要再擲。

「老弟，慢着……」「末門」站起伸出手。

小莊道：「幹甚麼？」

「我看看骰子好嗎？」

小莊冷冷地道：「怎麼？你以為這骰子有鬼？」

「不敢那麼說，看看總可以吧？」

小高道：「對對，是應該看看，拿來！他奶奶的熊！你要是詐賭，我會捏出你的蛋黃來。」

一把抓過小莊手中的骰子。

看了一會却道：「他奶奶的，是俺看走眼了？」

小莊道：「你的眼睛根本沒有開光。」

小高道：「二位再看看，我就不信，這骰子上沒有花梢，老實說，我第一眼看到他就不順眼。」

他送出骰子却沒有人接。

由此可見，「天門」及「末門」已看出兩小合作。

小莊一把拿回骰子打了出去。莊家拿末牌。

這一次「天門」是二十萬兩。

「末門」三十萬，而且賭桌四周出現了二十來個旁觀者。小莊和小高當然不以為是旁觀的。

「末門」七、九點。

「天門」五、八點。

小高一、二開步走。

小莊前面是八點，後面是虎頭一對。

小莊劃過枱面，「末門」一字字地道：「能帶走嗎？」

小莊道：「我想是能的。」

小高狠聲道：「我要是讓你帶走一分銀子，我就是你的兒子，他奶奶的，你玩假……」

小莊道：「光是動嘴皮子不成，說我詐賭要舉出例証來。」

小高厲聲道：「我們要搜他的身。」

「天門」和「末門」還有弄不清小高的眞正身份，說他和小莊同伙吧！看這份火爆，却又不太像。

小莊道：「要搜身，憑甚麼？」

「反正大家都認定你的手脚不乾淨。」

小莊道：「我說你們是蓄意訛詐呢。」

「末門」「嘿嘿」冷笑，却還坐在那兒未動。而此刻，四周至少有二、三十人之衆，似要一湧而上。

小莊發現，這二、三十人並不是賭場中的打手。

其中居然有換了俗裝的大寂和尙。

此人是極樂寺的住持，是高鴻等的同路人。

他又發現一人，竟是「大發」賭場主人「青竹絲」藍大謀，由此可見，這賭場八成也是高鴻等人開的了。

小莊暗暗以「蟻語傳音」和他們打招呼。

就在這時，院中忽然一陣騷動。

有人嘩笑，有人尖叫。

這工夫門外站定二女，都是頭髮散亂，衣衫不整，甚至破碎，而且一看就知道是撕破的。

這兩個少女嘶聲道：「兩個色狠要玷污我們……後來被我們擊退……眼看逃進了這家賭場……」



原來是兩個差點被玷污的少女。

小莊和小高早已看出，是「鈎子」和「隔墻倒」。

只是兩人還弄不清，她們突然出現的動機。

當然，也不大相信她們會差點被人强姦了。

二女四下打量，「鈎子」還一邊道：「一個三十來歲，不高不矮，臉上有青春痘，還有幾個痲子。」

「隔墻倒」道：「另一個高瘦，兩腮無肉……」

這可以說沒有甚麼特徵。

大家都彼此觀望，但目光也不捨得離開二女。

二女衣衫多處撕破，「鈎子」的左邊奶子露出一部份，右邊的屁股也能看到細皮白肉。

「隔墻倒」似也差不多，她的褲襠部份撕裂，雖然看不到甚麼，却吸引了較多的目光。

二女一出現，似乎大家都忘了詐賭的事了。

「鈎子」大聲道：「你們看到那兩個人沒有？」

沒有人回答，因為誰也沒看到那兩個人。

「隔墻倒」大聲道：「我們雖然並未看清那兩賊的臉，却看到他們的『本錢』了……」

傳來一陣爆笑。

「各位可否亮出來看看，我們一看就能認出來。第一位亮『寶』的人有重賞，如他願意，我們二人可以考慮……」

考慮甚麼？大家心照不宣。

於是有人扯褲子。

反正到賭場來的人好人也不多。

他們以為，這兩個少女衣衫如此破碎，幾乎無法蔽體，她們都敢來到，男子漢拿出來看又有何妨？

反正不要臉的人不少。

他們眞以為，先亮出「本錢」的人會有「重賞」。

一旦有人卒先脫褲，就引起了競爭。

你快我比你更快。

有的人用力太大，把腰帶都弄斷了，自然是為了搶第一。這工夫脫下褲子亮出「本錢」的人已有十七八個。

還有些想脫又有點不大好意思，脫了一半又提上了。

也有人見那麼多的人都亮了出來，萬一這二女到最後宣佈，統通有獎，不脫褲豈不是吃了大虧。

於是又有人脫了下來。

還有一位老兄站在偏遠處，唯恐兩女看不到他，他就一手提褲，一手提着那「本錢」根部甩動，打得肚皮及大腿根處「辟哩叭哩」地響。

總之，在這場面上，看到了人性醜惡一面。

也許他們在其他的場合岸然道貌，滿口的仁義道德，儼然一位君子。

兩女看了一下，道：「原來沒有那兩個人。」

兩女似乎要走。

有人大聲道：「姑娘不是有獎？」

「鈎子」道：「是啊！看不出哪一位是第一名？」

有人大聲道：「在下是第一個脫下褲子的人！」

此人的話未說完，立即另有數人大叫他們是第一。

於是「第一」之聲不絕於耳。

兩女互視一眼，「隔墻倒」道：「好好！你們都很勇敢，請先把褲子提上，紮好，我數一二三，各位立刻再脫，優先者有獎！」

有人道：「請問是什麼獎？」

「鈎子」道：「你們希望是什麼獎？」

剛剛在甩動「本錢」的漢子道：「當然是要為這『本錢』找一個『荷包』了！」

有很多人以為他回答得很妙而鼓掌。

「鈎子」道：「可以，可以！一共錄出三名，而且為了公正，還要選出二位公証人，以昭大信……」

二女瞄了一會，每人指了一個。

「鈎子」指向剛才的「天門」那個粗獷漢子。

「隔墻倒」則指向那個「末門」，道：「就是這二位作公証人吧！為了酬勞二位，另外給獎……」

二人目光中跳躍着芒燄，但未出聲。

「另外給獎」是什麼獎？是「金鈎獎」？還是「金牆獎」？反正只要是獎，總和他們想要差不多。

於是二女喊出了一二三。

脫褲聲不絕於耳。

有人聰明，乾脆扯斷褲帶。

眞正是快得如電光一閃，石火之一敲。

就像拔劍撤刀一樣快。

兩位公証人必須盡可能作得公正無私，全神貫注。他們實在分不出誰是最快的，眞難啊！

就在二人低聲協調，交換意見時，好久之後，才選出了一二三名時，發現小莊等早已不見了。

再找二女，也不見了。

到底兩撥人不見了有無連帶關係？

這兩個少女是不是眞的遇見了兩個大色狠差點失身？

至少這兩個少女來得太巧合了。

當然，也不能怪他們，實在是兩個少女的方式正中男人的要害。

那個男人不好色？

世上到底有沒有眞正的君子？

今天似乎都已經找到了答案，利用人性弱點，而且大膽地試探，居然有那麼多的人當衆脫褲。

要是再誘之以利，可能無人不脫。

（未完・十）

**上文提要：**王俊探出白衣少女的口風，得悉女羅剎前來濟南是幹殺人買賣，禁錮王俊，只是順帶撈一筆銀两而已，於是要脅王俊寫了一封家書，着人送去勒索，事至如此地步，王俊的謊言不得不說下去，於是假裝迷戀白衣少女的美色，欲以誠意打動她，該名女羅剎手下四婢之中最狠的脚色竟也信以為眞，芳心開始動搖，眞的有意跟王俊遠走高飛……



# 四君子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卧龍生·文　可飛·圖

## 形勢騎虎難下　答允衷誠合作

王俊道：「咱們要躲到那裏去？」

白衣少女道：「躲是有地方躲，只怕公子你不願意……」語聲頓了一頓，接道：「老實說，因為你能值幾十萬兩銀子，我才留下你，一旦銀子到手，只怕也不會放了你。」

王俊道：「盜亦有道，難道你們會言而無信麼？」

白衣少女道：「你對我們主人瞭解太少了，她如放了你，也不會叫女羅剎了。」突然放低了聲，道：「公子，你知道我們為甚麼要到濟南府來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知道。」

白衣少女道：「如是做成了一筆很大的生意，我們姑娘可以賺上二十萬兩銀子。」

王俊道：「那算甚麼？比起我王某人，還少十萬身價。」

白衣少女道：「至少你還沒有確定，但我們那筆生意，却已先收了五萬兩銀子訂金。」

王俊道：「那是甚麼生意？」

白衣少女道：「殺人。」

王俊道：「殺人也能夠賺二十萬兩銀子麼？」

白衣少女道：「他們的價值是百萬兩紋銀，我們姑娘可分得二十萬兩罷了。」

王俊道：「甚麼人那麼值錢？」

白衣少女道：「你聽過四君子吧？」

王俊搖頭道：「沒有聽過。」

白衣少女道：「是四個人，每人身價二十五萬銀子。」

王俊道：「四個甚麼樣的人，他們會不會武功？」

白衣少女道：「聽說不但會武功，而且很有成就，所以當今最厲害的殺手，大都集中到濟南府中來了。」

王俊輕描淡寫的說道：「這麼說來，那四君子是很重要的人物了？」

白衣少女道：「自然是很重要了，否則怎會有人出一百萬兩銀子，買他們的性命？」

王俊恐怕會引起對方之疑，忍下不再多問，却故意一轉話題，道：「妳應該留在這裏陪我，我也值十萬兩以上的銀子。」

白衣少女歎口氣，道：「如若咱們要逃，明天就最好的機會。」

王俊正愁着如何再把話題引回去，她却搶先又說回主題。故作沉吟道：「為甚麼？」

白衣少女道：「四君子明日午時會到濟南。」

王俊道：「姑娘，四君子究竟是甚麼樣的人？」

白衣少女道：「是四位極受江湖道上敬重的人物。」

王俊心中忖道：「也是江湖中人，那倒容易插手了。」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四君子既然是大好人，你們為甚麼要出手對付他們？」

白衣少女道：「我們是受僱的殺手，只管殺人、賺錢，不管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王俊道：「可惜我無法再見到那位女羅剎了。」

白衣少女道：「見她幹甚麼？」

王俊道：「見了她面，我非要勸阻她退出殺手集團……」

白衣少女笑一笑，接道：「你……」

王俊接口道：「不錯，我知你們只不過是要錢的殺手罷了。我給你們錢，自然就好說了。」

白衣少女突然停口不言，凝神傾聽了一陣，道：「有人來了。」

王俊也在用心的聽，但却聽不到一點的聲息。

等他聽到步履聲響時，木門已被呀然推開。

一個青衣佩劍的少女緩步而入。

白衣少女低聲道：「小青妹妹來換班了，你仔細瞧瞧，她比我標緻多了。」

小青笑一笑，接道：「白梅姊姊，小妹不是換班來的。」

白梅一怔，道：「哦！那你來此作甚？」

小青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劍，道：「我奉了姑娘之命，來此取他人頭。」

白梅笑一笑，道：「小青，不能殺他。」

小青道：「為甚麼？」

白梅道：「他可以值三十萬兩銀子，殺了他，豈不是白白丟了三十萬兩銀子？」

小青撇撇嘴巴，說道：「你相信他的鬼話麼？」

白梅又是一怔，道：「小青，妳在胡亂說些甚麼？」

小青道：「這人外表老實，內藏奸詐，他說的話，只有一句眞實。」

白梅已冷靜下來，回顧了王俊一眼，道：「那一句眞實？」

小青道：「他不會武功，是千眞萬確的事，其他的話，全是胡說。」

白梅笑一笑，道：「小青，是師父對你說的麼？」

原來，白梅、小青和女羅剎之間，亦師亦徒，亦主亦婢，女羅剎傳授了她們武功，却把她們留在身側作婢。

小青道：「是！師父要我來此取他的人頭覆命。」

王俊聽到兩個人的話，心中暗暗叫苦，他自知全無武功，如是想反擊逃走，只是自速其死，唯一能作的，是以不變應萬變，鎮靜坐着。

白梅冷然一笑道：「小青，如是我不讓你殺他呢？」

小青吃了一驚，道：「為甚麼？難道你敢抗拒師父之命？」

白梅道：「我不敢，不過，咱們總得把事情弄清楚，小青妹妹，你一劍下去，割下他的人頭容易，但你如想再把他的人頭接上，那可是千難萬難的事了。」

小青道：「師姊，師父只交代我一句話，帶王公子的人頭回去，除非師妹願替小妹擔代，否則，我只有帶他的人頭去見師父了。」

白梅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小青妹，妳要姊姊如何擔代？」

小青道：「跟我一起回去見師父，就說你不准我殺他。」

白梅哦了一聲，道：「小師妹，妳這麼一說，我這個作姊姊的，如何還敢替妳擔代？你去殺他吧。」

小青一側身，由白梅的身側走過，長劍一舉，橫裏斬去。

就在她長劍舉起的同時，白梅也迅快出手，一指點中了小青的右肩。

小青感覺右臂一麻，長劍脫手落地，道：「師姊，你……」

身體倒了下去。

白梅伏身拾起長劍，道：「小青師妹，姊姊很抱歉，我不得不點了你的穴道。」目光轉到了王俊的身上，道：「公子，現在你還懷疑我麼？」

王俊道：「在下一直沒有懷疑過姑娘。」

突聞金風破空，白梅急急閃身避開，手中的長劍回拍擊出。

一道寒光，在白梅頭頂掠過。

但另一道寒芒却疾如流星，插入了小青的背心。

一個年輕嬌憨的少女立刻玉殞香消。

白梅怔了一怔，道：「甚麼人？」

但聞微風颯然，來人已去，却未聞一聲回答之言。

王俊望望小青背上的匕首，已然直沒及頂，不禁一皺眉頭。

白梅長劍一轉，抵在了王俊的咽喉之上，道：「甚麼人下的毒手？」

王俊定定神，道：「我不知道，但可能是我同行的那個保鏢。」

白梅道：「你還在胡扯甚麼？如是我師父沒有摸清楚你的底子，怎會派小青來殺你？」

王俊道：「姑娘也不相信在下了？」

白梅道：「發生了這些事情，要我如何還能信任你？」

王俊歎口氣，道：「白梅姑娘，我不會武功，你如想殺我，只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小青姑娘之死，你又如何向師父交代呢？」

白梅道：「人不是我殺的，我有甚麼不能交代的？」

王俊道：「你那位羅剎師父肯相信你的話麼？」

白梅道：「這個……這個……」

王俊道：「事已如此，姑娘似乎是只有和在下合作一途了。」

白梅道：「合作？你究竟是幹甚麼的？」

王俊笑一笑，道：「姑娘，至少我們比你那位羅剎師父好相處得多。」

白梅怒道：「姓王的，原來你是個騙子，我先殺了你……」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接道：「殺不得！」

白梅心頭一震，回頭看去，只見一個穿着店小二衣服的人站在身後，兩道炯炯的眼神，盯注在自己手中的寶劍之上。

不知何時，他已經進入了室中，站在身後。

白梅吁一口氣，道：「你是誰？」

來人道：「言小秋，姑娘聽人說過麼？」

白梅搖搖頭，道：「沒有。」

言小秋道：「金燈門，姑娘聽說過麼？」

白梅道：「金燈門則聽說過。」

言小秋道：「我就是金燈門中人。」

白梅道：「他呢？」

言小秋道：「金燈門的掌燈大哥。」

白梅打量了王俊一眼，道：「金燈門的掌燈大哥？爲甚麼不會武功？」

言小秋道：「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比武功更重要一些了。」

白梅望望地上的小青，道：「她是你殺的麼？」

言小秋：「不是。」

白梅道：「不是你，是誰？」

「我，」隨着答應之聲，緩步走入了一個青衣小帽的小斷。是黃媚改扮的。

白梅道：「你也是金燈門的？」

黃媚笑一笑，道：「小妹黃媚，這位小青姑娘來意不善，不但要殺我們的掌燈大哥，而且還要加害姑娘。」

白梅說道：「她是我的師妹，難道敢殺我？」

黃媚微微一笑，道：「看來你對這位師妹還是不太瞭解。」

白梅道：「我們自幼一起長大，同門學藝，同留在師父身側爲婢，相處十年，爲甚麼我不瞭解她？」

黃媚道：「姑娘如何才會相信她要取妳之命？」

白梅道：「證據。」

黃媚道：「哦！如若這位小青姑娘確是奉命殺妳而來，她會有些甚麼證據？」

白梅道：「應該執有家師的羅剎令牌。」

黃媚道：「那麼姑娘何不搜搜妳師妹的身上呢？」

白梅應了一聲，道：「眞有此事麼？」

口中說話，右手已在小青的身上搜了出來。

果然，在小青的衣袋之中，找出了一枚羅剎令牌。

白梅臉色大變，道：「想不到啊！她眞的請了羅剎令牌。」

目光轉注到黃媚的臉上，道：「姑娘，你怎麼知道她請了羅剎令牌，要來殺我？」

黃媚道：「我不知道她請了羅剎令牌，但我知道她要殺妳。」

白梅道：「妳怎麼知道的？」

黃媚笑一笑，道：「你們還有一位叫作白鶯的師妹吧？」

白梅點點頭。

黃媚說道：「我聽到她們商談着對付你的辦法。」

白梅道：「這兩個丫頭，好惡毒的心機，我一直待她們不薄，想不到她們會聯合起來加害於我。」

黃媚道：「小青雖死，還留了白鶯一個活口，妳以後可以查證，但爲今之計，你準備如何應付？」

白梅苦笑一下，道：「你已經殺死了小青，我已經後退無路了。」

黃媚道：「姑娘有何打算呢？」

白梅道：「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經不能回去了。」

黃媚淡淡一笑道：「你如若不回去，令師必會有所警覺，那時，只怕她會立刻下令追殺妳。」

白梅道：「話是不錯，但小青已死，我回去，又如何向師父交差呢？」

黃媚道：「只有一法，但不知姑娘是否願意？」

白梅道：「請教。」

黃媚道：「找一個人假扮小青，和妳同回女羅剎的身側。」

白梅道：「誰能扮她？」

黃媚說道：「我可以扮作小青，但還需你白梅姑娘把小青的性格、舉動，告訴小妹才行。」

白梅道：「我師父很精明，小青又是平常追隨在她身側的心腹，如何能允許別人假冒，只怕她一下子就會發覺了你。」

黃媚道：「只要妳願意誠心和我們合作，小妹自信可以應付得來，問題還是姑娘有沒有這份勇氣？」

白梅道：「我沒有退路了，除非我在師父面前領死。」

黃媚道：「白梅姑娘，有一件事，小妹想請教。」

白梅道：「妳請說。」

黃媚道：「妳是羅剎門下的首徒，爲甚麼師父對妳最不信任？」

白梅道：「因爲，師父罵過我一句話，說我太善良，不適合作羅剎門下弟子……」

黃媚接道：「妳對令師的作爲呢？」

白梅道：「老實說，我對自己作爲羅剎門的弟子，也覺得自己不很合適。」

黃媚道：「爲甚麼？」

白梅道：「因爲我不夠心狠手辣。」

黃媚說道：「所以，妳一向不得師父的歡心？」

白梅點點頭，道：「是。」

王俊突然接口說道：「姑娘，你能對女羅剎的作爲不滿，那證明了一件



事，你的人性未泯，還可救藥，希望你能和我們合作。」

白梅搖搖頭，道：「不行，我雖不滿師門作爲，但我總是師父教養出來的，我可以不幫助她，但我決不能背叛她。」

王俊道：「大義可以滅親，何況女羅剎根本算不上是你們的親人，她傳授你們的武功，只是爲了要妳們作爲她的工具罷了，她並沒有把你們當作徒弟，也沒有把你們當作女婢，姑娘不妨仔細的想一想，女羅剎是否把你們當作人了？」

白梅沉吟了一陣，道：「王門主說得不錯，她確然沒有把我們當人看待。」

王俊道：「既然如此，姑娘爲何不肯挺身而出，爲民除害呢？」

白梅道：「我……我……」

王俊道：「姑娘，妳本是端莊純潔的少女，但在那女羅剎的威迫利誘之下，妳已經變成了淫亂女子……」

白梅道：「我，我……」

王俊道：「妳如能想出任何一件可以爲女羅剎辯護的事，只管請說。」

白梅搖搖頭。

王俊道：「這就是了，姑娘，她對你們除了傳授武功之外，可算是沒有甚麼恩惠可言，再說，她派小青來殺妳，更是義斷情絕。」

白梅道：「不管如何，我是一個流浪的孤兒……」

王俊哈哈一笑，道：「孤兒？這也是那女羅剎告訴妳的了？」

白梅怔了一怔，說道：「是，這有甚麼不對？」

王俊道：「姑娘，以女羅剎那樣的人，會很細心的去撫養一個孤兒麼？再說，一個衣着破爛、滿臉油污的孤兒，又怎能見到女羅剎那樣的人？」

白梅急急說道：「王門主的看法呢？」

王俊道：「女羅剎殺人越貨，無惡不作，令尊、令堂可能都是她刀下的冤魂，極有可能當時見你年幼無知，又長得玉雪可愛，才把你收養起來，告訴妳是個孤兒，在下還可以大膽的斷定一句，姑娘也決非是女羅剎扶養長大，她只不過傳妳們的武功罷了。」

白梅點點頭道：「不錯，我一直是由一個老媽子撫養。」

王俊道：「這就是了，姑娘可以想想，如若願和我們合作，那就全力以赴，如是不願意和我們合作，咱們也不難爲姑娘，妳可以走了。」

白梅似是已被王俊說服，他斷言從事、斬釘截鐵，不能不叫人不信。

沉吟了一陣，白梅點點頭，毅然說道：「好！我答應你們，但要如何一個合作方法呢？女羅剎很精明，瞞過她一雙眼睛並非易事。」

黃媚道：「姑娘如肯合作，咱們就好商量了。」

沉吟了一陣，說出了一番話。

白梅點點頭，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我全力以赴，只不過，要到證實她是殺死我父母的仇人後，我才能和她正面爲敵。」

王俊笑一笑，道：「姑娘苦海回頭，迷途知返，在下爲姑娘慶賀。」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王俊和言小秋先走一步，黃媚却換上了小青的衣服，重回梅花院。

金燈門行俠江湖，人手不多，但他們却能每次克敵致勝，就是仗憑着精奇易容之術，和嚴密的設計。

金燈門在江湖上十分有名，但却沒有幾個人能眞正的見過金燈門中人。

王俊加入了金燈門之後，修訂門規，也廢除了不少的戒律。

使得金燈門變得的更爲靈動，更能夠適應江湖中多變的形勢。

事實上，四個人却是重回連雲客棧去。

只不過，這一次，四個人的身份却完全不同。

黃媚假扮的小青在白梅掩護下進入虎穴。

言小秋和王俊却變成了連雲客棧對面廊沿下那打燒餅的伙計。

這是濟南府有名的燒餅，生意相當的好，一早上，要賣出千隻燒餅。

但忙過了早上一陣，就會忽然清閒下來。

這是一招很精奇的安排，言小秋觀察了很久，才決定選擇了這個身份。

這不會引人起疑，沒有人會注意廊沿下一個賣燒餅的伙計。

監視得清楚，任何一個出入連雲客棧的人，都無法逃過他們的雙目。

連雲客棧中住的人，似乎也提高了警覺，很少有人離開客棧。

事實上，梅花院中雙門緊閉，很少有人出入。

蕭飛燕和方昭還留在連雲客棧，于重也悄然離去，以另一種不同的身份重回連雲客棧。

中午過後時分，打燒餅的師父却重回灶前，又要打上一陣燒餅。

王俊、言小秋，也只能作些打雜的工作。

但兩人的注意力，一直留心着連雲客棧。

到目前爲止，金燈門中人還無法肯定，女羅剎這位當世中第一流的暗殺高手，究竟要對付甚麼人？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女羅剎和很多高人，仍然深居梅花院中未動。

忽然間，方昭代身的馬販子，大步走了過來。

花了兩文銅錢，買了八個燒餅，一面用金燈門的暗記亮了身份，才低聲說道：「大哥，他們可能有所行動了。」

王俊道：「甚麼行動？」（未完・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 東風傳奇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 小諸葛設宴洗塵　祝纖纖暗示小心

**上文提要**：谷飛雲救沈嫣紅、全依雲，廢了項中英一臂，在三官殿替二女易容，却被孫發、高升窺破，伺機揭發，谷飛雲全不發覺，仍扮回四師哥孟時賢，在隴山莊內佈置一切……西路總令主金母一行人已來到華山清虛觀，掌門元眞子率衆迎入，因事前已得谷飛雲通知部署的計劃，互相心照不宣，首先將華山叛徒尹長生逮捕，由成眞子、洞眞子等留守華山，元眞子隨總令主出發……

谷飛雲笑道：「你們不是也有許多同門師兄妹嗎？」

辛七姑道：「我們不同……」剛說到這裡，只聽有人叩了兩下房門，接着响起店伙的聲音說道：「公子爺，有兩位公子來找七公子的。」

辛七姑欣然道：「是她們來了！」一面提高聲音道：「請他們進來。」

房門呀然推開，從門外走進兩個青衫少年，正是全依雲和沈嫣紅，兩人一齊拱着手道：「四公子、七公子請了。」

辛七姑笑道：「到了房裡，就不用這樣稱呼了。」

谷飛雲道：「二位妹子請坐下來好說話。」一面回頭朝辛七姑道：「我們馬上要趕去桐柏，這兩位妹子，妳打算如何安排呢？」

辛七姑笑道：「沒關係，我仍奉派在外面工作，都可以有一兩個得力助手，二位妹子連姓名都不用更改，只要跟着我就好了。」

「這樣就好。」谷飛雲道：「她們的事就不用我再操心了……」

下面的話還沒出口，只聽房門上又起了剝啄之聲，荆溪生的聲音說道：「啓稟莊主，屬下是荆溪生……」

谷飛雲道：「進來。」

荆溪生推門走入，谷飛雲沉着臉道：「你又有甚麼事？」

荆溪生躬着身道：「回莊主，高升、孫發二人並不在房裡……」

谷飛雲道：「他們會到那裡去了？」

荆溪生道：「他們昨晚好像沒有回來。」

谷飛雲雙目陡射寒光，沉哼道：「他們一定是跟項中英走了，哼，撥歸本座差遣，膽敢不告而去，荆護法，你去告訴陳康和，立即要西路總令嚴緝兩名潛逃叛徒高升、孫發，只要發現二人踪跡，只管先廢了他們，帶來見我。」

荆溪生唯唯應「是」，退了出去。

辛七姑含笑道：「高升、孫發，不過是兩個小人而已，大哥幹嗎生這大的氣？」

谷飛雲道：「昨晚我和妳離開客店，依稀發覺似乎有人跟蹤，但經我仔細察看，又毫無可疑之人，一時還當自己多疑，後來我在給依雲妹子易容之際，突然又有一絲警兆，似是有人在十丈光景覷伺，等我凝定目力看去，又隱去不見，如今想來，極可能就是這兩人了。」

辛七姑道：「你昨晚怎不說呢？」

谷飛雲道：「他們隱身十丈之外，你只要一動，他們就先逃了，不容易追得上，所以我只是功運雙目，讓他們看到我的目光，把他們驚退，卻想不到他們以爲我已經看到他們，才嚇得不敢回來了。」

沈嫣紅聽得奇道：「谷大哥在十丈以外，怎麼用目光把他們嚇走的呢？」

全依雲道：「大哥的目光一定比閃電還要亮了。」

辛七姑沉吟道：「大哥說得對，他們這一不告而去，不用說是追隨項中英去的，也一定會向師傅面前顚倒是非，造謠生事，這樣也好，我馬上給大師哥飛鴿傳書，宣告項中英的罪狀，和高、孫二人棄職潛逃、要大師哥截擊三人，交西路總令處置，目前西路總令屢建奇功，又有强大的武力，我想大師哥也不得不賣我們的帳呢！」

谷飛雲喜道：「妳這一着好極了。」

辛七姑道：「但我們的行程，却必須改變了。」

谷飛雲道：「爲甚麼？」

辛七姑道：「高、孫二人跟蹤我們，很可能已經知道你的身份了，這如果讓大師哥知道，那還得了？因此我覺得我們本來預備先行趕去，不如和總令主一行人同行，萬一他們縱然已經知道四師哥是你喬裝的，因有西路總令這些人在你手中，一時也決不敢輕舉妄動，你就有機會可以脫身了。」

全依雲道：「大哥，辛姐姐說的是萬全之計，也是以防萬一之事。」

谷飛雲沉吟了下道：「好，我們就和西路總令的人一起走，但有一點，妳必須記住，萬一束無忌已經知道孟時賢是我喬裝的，妳務必裝作不知道，不論我遇上如何危險，切不可露出行迹，因爲我足可自保，也足可應付，妳們三人中如果有一個露出破綻，就會全盤都輸。我一個人進退可以裕如，如果再要照顧你們，就多了累贅，這一點十分重要，妳們要千萬記住了。」

辛七姑道：「你一個人有把握？」

谷飛雲笑道：「就算是最厲害的敵人，我縱或沒有制勝把握，但若論逃脫的本事，還沒有人攔得住我。」

辛七姑道：「這樣就好。」

午餐之後，谷飛雲偕辛七姑、全依雲、沈嫣紅，和總管陳康和、護法荊溪生，陪同鹿長庚、藍公忌一起趕去華陰，和西路總令主會合。

平半山、元眞子等人雖都知道隴山莊主孟時賢就是谷飛雲所喬裝，但當着辛七姑，自然只好裝作不識，由陸碧梧(席素儀)一一替大家作了介紹，自有一番寒暄。

接着又由谷飛雲給大家引見鹿、藍二人。辛七姑也給全依雲、沈嫣紅引見了陸碧梧、要兩人暫時撥在陸碧梧門下。

這是谷飛雲在路上和辛七姑商量好的，原因是到了桐柏山，谷飛雲和辛七姑當然會和幾個同門師兄弟見面，辛七姑身邊多了兩個人，難免會引起束無忌的疑心，但撥到陸碧梧手下，就不一樣，金母是率同兩代門人一起來的，多上幾個門人，誰也不會注意。

因此在路上谷飛雲早已給全依雲、沈嫣紅洗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恢復了女裝，只是在她們臉上稍加改扮，不使有人認出她們的本來面目就好。

晚餐後，谷飛雲來至娘(陸碧梧)住的房門口，就遇上許蘭芬，她一雙清澈的眼睛望着谷飛雲低聲道：「谷大哥是你！」

谷飛雲問道：「娘在房中嗎？」

許蘭芬點點頭，說道：「就在裡面，今晚上半夜，是我値班。」

谷飛雲低聲問道：「妳好嗎？」

許蘭芬粉臉微酡，低垂着頭點了點，一面說道：「你有事就快進去咯！」

谷飛雲推門走入，席素儀目光一抬，問道：「飛雲，你有事嗎？」

谷飛雲就在娘對面坐下，說道：「娘，孩兒是有兩件事來跟娘稟報的。」

席素儀道：「可是聽到有關桐柏山的消息嗎？」

「不是。」谷飛雲道：「是有關辛七姑撥到娘門下的二位姑娘的事，她們並不是辛七姑手下……」

席素儀問道：「那是甚麼人？」

谷飛雲道：「全依雲是盲師太門下，沈嫣紅則是樂師司徒曠的女弟子。」

席素儀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谷飛雲就把當日項中英假冒自己，在全家莊採花作案之事，詳細說了一遍。後來全依雲痛不欲生，偷偷離家，巧遇盲師太，收列門牆。有一次項中英和自己動手之際，右目被度厄神針所傷。

接着又說出沈嫣紅爲父報仇，刺死鄭州虎段天發之事。然後說到三天前在華縣酒樓上，項中英誤認沈嫣紅是盲師太門下，以及自己趕去華山，回程經過三官殿，項中英以迷藥迷翻二人，意圖非禮，給自己廢去他右臂逃走，自己救醒二女，認全依雲作義妹，因爲就要趕去桐柏，就請託辛七姑暫時安置在她手下，擇要說了。

他對二女赤身露體的一節，自然略了過去，因此如何和全依雲認作義兄妹，就說得較爲含糊。

席素儀是心思縝密的人，她對兒子的含糊其詞，豈會聽不出來，但也只好故作不知，一面問道：「你說有兩件事，還一件呢？」

谷飛雲不覺臉上一熱，差幸他戴着面具(隴山莊主)，看不出來，但口中訥訥的道：「是有關辛七姑的事……」

他把當日在華山派，長眞子約自己出觀，被一張大網網住，他忽然揮劍殺了兩名賊徒，自己問他何以要劍殺二人，他從兩個賊徒袖中搜出兩筒餵毒黃蜂針，並取下面具，自稱是通天教主門下七弟子辛七姑，勸自己行走江湖，不可再和通天教爲敵，就翩然而去。

這次自己假扮隴山莊主，進入地底，才知道辛七姑也在這裡，而且還是副莊主。以及她識破自己行藏，自己就說陸碧梧劫持我娘，我只是尋娘來的，却發現西路總令的秘密。辛七姑就問自己要怎麼辦？自己曉以大義，勸她不可盲從，她也首肯了。

他雖擇要述說，還是說得相當詳盡。

席素儀不禁暗暗皺了下眉，辛七姑是通天教主門下七弟子，自小受通天教主薰陶，她怎麼會幫一個和她師父作對的人？一言以蔽之，因爲她是一個少女！

她如果不是愛上你，肯爲你背叛師門嗎？想到這裡，目注谷飛雲，問道：「你把我們這裡的情形，都告訴她了？」

「沒有。」谷飛雲道：「孩兒今晚來見娘的目的，是讓娘知道辛七姑已被孩兒說服，到了桐柏山，萬一她有甚麼事情，我們該全力協助她才好。」

席素儀點點頭道：「娘答應你，只是有一點，你要記着，她總是從小由通天教主教育長大的，咱們此行關係武林安危，逢人且說三分話，不可全告訴她，因爲一個女孩子心裡，只有愛與恨兩個字，多少對怨耦，都是由愛生恨而造成的。」

谷飛雲臉上又是一熱，忙道：「孩兒知道。」

他起身告辭，退出房內，許蘭芬依然站在離房門不遠的走廊上，看到谷飛雲出來，急忙迎了過來，叫道：「谷大哥……」

她明明有着滿腹的話，但只叫了聲「谷大哥」，底下的話竟然一句也說不出來，她臉上雖易了容，但耳根、粉頸都紅了起來。

谷飛雲看她神情，就溫柔一笑，低聲道：「妳不用說，我都知道了。」

許蘭芬含羞凝注着他，問道：「你知道甚麼呢？」

谷飛雲道：「妳不是爲了妳師父的事，想問我怎麼辦，對不？」

許蘭芬道：「也是咯！」

「也是咯」，就是說並不全是了。

谷飛雲問道：「那妳還有甚麼事呢？」

許蘭芬輕輕頓了下小蠻靴，羞急的道：「你……」急急的走了。

谷飛雲微微一怔，也就出了院落，回轉臥室，剛走到門口，不由腳下一停，因爲方才自己出來之時，房中並未點燈，如今房中已有了燈火，顯然有人在房中等候自己了。

這人是誰呢？他只略爲一停，就舉手推門而入，目光抬處，只見辛七姑坐在床前一把木椅上，一手支頤，似在等人，這就含笑道：「是妳，妳甚麼時候來的？」

辛七姑看着他道：「大概是你剛出去，我就來了，你去了那裡呢？」

谷飛雲原本就不想瞞她，她既然問了，就壓低聲音譏道：「我是看娘去的。」

辛七姑道：「哦，對了，大哥的母親不是被陸碧梧擒來了，如今大哥改扮了四師哥，就可以把伯母救出來了。」

谷飛雲一把摟住了她。低頭在她秀髮上親了一下，還沒開口！

辛七姑已經迅快的閃身而出，嬌嗔道：「你又來了，我們在說正經話咯，大哥，不許胡鬧。」

谷飛雲道：「我說的話，只能讓妳一個人聽見，妳知不知道？」

辛七姑心想：大哥這話也有道理，這裡人多，自然要靠近些說，才不致被人聽到，這就含情脈脈的道：「好嘛，但你不許胡來。」說着，就緩緩走近大哥身邊。

谷飛雲一手搭在她肩上。低聲道：「妹子，謝謝妳，其實我已經把娘救出來了，一直沒有告訴妳，實是此事關係重大，怕被人聽見了，洩露機密。」

辛七姑道：「大哥既然把伯母救出來了，就該送她離開，我們此去桐柏，都在人家監視之下，稍一不愼，就會露出破綻，那就無法彌補，我看明天你找個機會把伯母送走才好。」

谷飛雲伸手抓住她的纖手，說道：「妹子，我很感激妳……」

辛七姑截住他話頭，幽幽的道：「你我還要說感激這兩個字嗎？」

谷飛雲道：「妳聽我說下去呢，我娘現在已經走不了啦。」

辛七姑奇道：「爲甚麼？」

谷飛雲笑了笑道：「因爲我娘已經取代了陸碧梧。」

辛七姑驚哦一聲，問道：「那麼陸碧梧呢？」

谷飛雲道：「她正好和娘對調，改扮成娘。」

辛七姑聽得一陣心驚肉跳，急急問道：「大哥，你易容術到底高不高明？大師哥手下，有的是改頭換面的易容高手，萬一給他們看出來了，就壞事了！」

谷飛雲笑道：「妳怎麼對我沒有信心？我易的容如果還會被人看出破綻來，那還稱是奇胲門的奇技嗎？」

辛七姑驚奇的看着他，問道：「你的易容術是跟奇胲門學來的，原來你和丁易是同門師兄弟。」

「不是師兄弟。」谷飛雲道：「我不能算是奇胲門的人，和丁易也是在隴山莊才認識的。」

辛七姑不依道：「大哥，你好像還有許多事情瞞着我是不是？」

谷飛雲雖然告訴了她娘和陸碧梧對換的事，但有關西路總令的許多事情，委實並沒有告訴她。一面含笑道：「我連娘改扮陸碧梧都告訴妳了，還會有甚麼事情瞞着妳？」

辛七姑忽然仰起臉，幽幽的道：「大哥，谷郎，你改扮四師哥，已經使我替你擔心死了，如今……如今伯母

又改扮了陸碧梧，將來……將來怎麼辦呢？」

「妳不用擔心。」谷飛雲低低說道：「所以我本來是不想告訴妳，妳知道了，在東無忌面前神情就會顯得不安，他人稱小諸葛，目光何等厲害，妳只要臉上稍有不安之色，他立時就會發覺，但就是因爲妳是我的人，我不能瞞着妳，所以才告訴妳的，幾天之後，到了桐柏山，妳要把知道的全當作不知道，即使我被東無忌識破行藏，妳也要漠然處之，不可驚慌，更不可出手相助，我不用人協助，自會脫身的，這一點特別重要，妳務必記住了。」

辛七姑點點頭道：「我記得，你只管放心好了。」

谷飛雲一抱住她香肩，低下頭去，低笑道：「這樣就好。」一下吻住了她兩片櫻唇。

辛七姑只感到一陣甜蜜升上心頭，一顆心隨着一陣窒息感而跳得很猛，人也有着飄飄欲仙的感受，忽然發覺他顫動的手正在摸索着替自己解開衣紐，心頭一驚，急忙輕輕把他推開，幽幽的道：「大哥，我早已是你的人了，但現在不可以，到了桐柏更不可以，你要理智些，時間不早啦，我要走了。」

說完，急急忙忙的拉開房門，走了出去。

* * *

西路總令主一行人馬由華陰起程，一路東行，朝桐柏山趕來，爲了要在大會期前到達，在日程上也已相當逼促。

通天教把這次「天下武林聯誼大會」要選在桐柏山舉行，不外乎地點適中，距離通天教老巢較近。還有一點，則是望仙峯下的望仙觀，一直是通天教視爲心腹大患之地，阻礙問鼎武林的絆脚石。

望仙觀主是醉道人，他門下有八個徒弟，觀中有一百多個道士，個個精通武藝。這份力量，就不在少林、武當之下。「天下武林聯誼大會」選擇在桐柏山舉行，正有一舉吃掉望仙觀之意。

武林大會名義上雖在桐柏山舉行，其實眞正的地點是在天封山的南麓。

通天教是通天的，天封山，正好有「天封」之意存焉！

西路總令主一行人馬，趕到桐柏縣，已是三月二十八日的旁晚，今年三月份小，只有二十九天，離大會正日，(四月初一)只有一天時光。

一行人馬剛剛到達城門口，還有數丈來遠遙，看到一個丰神清秀的藍衫少年率同兩名青衣漢子急步迎了上來，拱着手道：「來的可是西路總令主嗎？」

西路總令主坐的是一輛黑漆皮篷馬車，車前還有三匹馬，前面兩匹並轡而行，馬上人則是隴山莊莊主孟時賢(谷飛雲)和副莊主辛七姑(她也穿着男裝)，兩人後面，則是副總管徐永錫。

谷飛雲看到有人迎了上來，耳中也同時聽到辛七姑「傳音入密」的話聲：「她是五師姐祝纖纖，大會總接待，她穿了男裝，你可要叫她五弟。」

祝纖纖，谷飛雲自然認得，在少室山西山別業中和張少軒扮假鳳虛凰「二少夫人」的就是她，只是她改穿了男裝，一時認不出來罷了，聞言立即一躍下馬，迎着道：「五弟好久不見了。」

祝纖纖雖然穿着男裝，但她一雙秋水般亮晶晶的眼睛却盯着谷飛雲，嫣然一笑道：「四師哥，你好！」

谷飛雲因她是三師兄的人，(她扮了兩年多的二少夫人)不敢朝她多看。

差幸辛七姑緊跟着谷飛雲下馬，隨後走來，抱抱拳道：「小弟見過五師哥。」

祝纖纖才移轉目光，朝辛七姑含笑道：「七弟跟四師哥在一起，一定合作得很愉快了，這回可建了大功，四路總令，要算你們西路的成績最輝煌了。」

辛七姑聽她前面兩句話，語意雙關，心頭驀地一驚，粉臉也不禁微微一熱。

祝纖纖已經悄聲朝谷飛雲道：「四師哥，小妹是大會的總接待，趕來迎接貴賓的，你該給小妹引見總令主才是。」

辛七姑聽得微一怔，五師姐平日是出名冷峭的人，連對二師哥(張少軒)扮了兩三年假凰虛凰，都不稍加顏色，四師哥(指孟時賢)自然更不會在她眼裡；但她今天對四師哥(指谷飛雲)似乎有點特別！

谷飛雲連連點頭道：「是，是，五弟說得是，愚兄這就替妳引見，妳隨愚兄來。」

祝纖纖傍着他身子，輕聲道：「對西路總令主面前，你照直說好了，我是你五師妹。」

谷飛雲看她當着辛七姑和自己靠近說話，有些不大自然，點點頭，就領着她朝馬車前走去，辛七姑也緊跟在二人身後走去。一直走到馬車前面，谷飛雲才脚下一停，拱拱手道：「在下的五師妹祝纖纖，擔任大會總接待，特來恭迓總令主金駕。」

在他說話之時，兩名青衣小丫鬟已經打起車帘。

祝纖纖慌忙躬身道：「晚輩祝纖纖恭迓總令主金駕。」

金母口中含含糊糊的道：「祝姑娘不可多禮。」

祝纖纖直起身，又道：「大會貴賓，都安排在淮瀆廟休息，時光不早，各位掌門人、道長、旅途勞頓，那就請大家到淮瀆廟去吧！」

金母又連說了「好」字，兩名青衣



小丫鬟就放下了車帘。

谷飛雲道：「五師弟，西路總令各位掌門人，還是到了淮瀆廟再介紹吧，天色快黑了，我們就上路吧！」

祝纖纖點點頭，說道：「四師哥說得是，那就請上馬呀！」

她從身後一名青衣漢子手中接過繮繩，翻身上馬，回頭道：「四師哥，小妹給你帶路。」一帶馬繮，當先馳了出去，但她只馳出一箭來路，就等着谷飛雲，和他並轡而行。

辛七姑跟在兩匹牲口後面，心裡直是嘀咕，自己和五師姐同門學藝這麼久，從沒看她對那一位師哥這麼親切過，當了總接待，當眞整個人都變了！

* * *

淮瀆廟廟貌宏偉，覆蓋極廣。西路總令的人馬被安置在第二進西院，那是有兩進自成院落的樓宇。總令主和一干女將，住在後進。各派掌門人都住在前進，門人弟子則住在左右兩廊的廂房裡。

這是大會接待處早就得到報告，知道這一路人馬的人數，預先安排好的，所以衆人趕到之後，經由接待人員指引，很快就安頓好了。

西院東首，本來是一座偏殿，如今臨時改作了膳廳，此刻燈火輝煌，早已擺好了十一張圓枱面，桌子上早已放好杯筷，筵席快要開了！

大廳前，早已鵠立着兩個身穿天藍長衫的年輕人，這兩人生得劍眉朗目，溫文瀟洒，正是這次「天下武林聯誼大會」的負責人總提調東無忌，副總提調張少軒。

他們神色謙恭，站在階上，自然是在恭候貴賓了。

不多一會，只見由隴山莊主孟時賢，副莊主辛七姑，大會總招待祝纖纖陪同總令主金母一起走來，金母是由四名青衣少女攙扶而行，她身後緊跟着四個門人，隨後則是終南平半山、華山元眞子等幾個門派的掌門人和隨行人員，門人弟子。

東無忌、張少軒慌忙搶下石階，躬着身道：「晚輩東無忌、張少軒恭迎總令主金駕，各位掌門人、道長。」

金母脚下一停，烱烱目光，望着兩人沒有作聲。

祝纖纖忙道：「他們是大會的總提調和副總提調，特地趕來迎接總令主的。」

陸碧梧(席素儀)和金母低低的說了兩句。金母才臉露笑意，頷首道：「總提調二位不用客氣。」

東無忌依然躬着身，恭敬的道：「此次大會能蒙總令主寵蒞，眞是無上榮幸，今晚敬備菲酌，給總令主和諸位掌門人、道長洗塵，聊表敬意，恭請總令主入席了。」

他明知金母被迷失神志，這些只是門面話而已！

金母點點頭道：「很好！」

東無忌抬手肅客，陪同金母等人進入大殿。他在跨上石階之際，舉手拍拍谷飛雲肩膀，親切的笑道：「四師弟此次大會，你和七師妹的功勞最大了。」

(項中英不別而去，已由辛七姑以飛鴿傳書，向大師哥報告了，故而不再提他了)。

谷飛雲道：「多謝大師哥誇獎，小弟不敢。」

東無忌笑道：「這不是愚兄誇獎，事實如此，不信你問問二師弟，要算你們西路邀請的門派最多了。」

谷飛雲道：「這是大師兄總提調領導有方了。」

東無忌得意的豁然大笑道：「四師弟這是給愚兄戴高帽子了。」

膳廳上首正中間一席，自然是由總令主金母坐了首席，因爲她神志迷失，一切需有陸碧梧隨時提示，所以她門下四大弟子就坐在她左右兩邊，然後是谷飛雲、辛七姑、東無忌坐了主位。

第二席是平半山、元眞子、齊漱雲等人和身穿僧衣的劉寄禪，是茹素的同在一席，主人是張少軒。

第三席姬存仁、姬存義、許鐵棠等人，和守山四老、鹿長庚、藍公忌主人是總接待祝纖纖。其餘的人分別坐了下面的席次。

谷飛雲站起身，給大家介紹了身爲主人的大會總提調東無忌，副總提調張少軒，和總招待祝纖纖。然後又給三人介紹各位掌門人和各派的人，每一個被介紹的人，隨着他話聲一一站起身來，大家也報以熱烈的掌聲。

東無忌等他介紹完畢，作了簡短的歡迎詞，隨後就有十幾名青衣漢子陸續送上酒菜。

東無忌、張少軒以主人身份，向西路總令主和幾位掌門人等一一敬酒，最後輪到谷飛雲和辛七姑兩人，東無忌舉杯含笑道：「四師弟、七師妹，你們這趟辛苦了，愚兄敬你們一杯。」

谷飛雲道：「小弟應該敬大師兄才是。」

辛七姑因大師兄敬自己兩人，心頭不禁微微一震，一時飛紅了臉，只得舉杯乾了。

接着張少軒也敬了兩人一杯。接着祝纖纖也笑吟吟的走來，說道：「四師哥、七師妹，現在該我敬你們了。」

谷飛雲含笑道：「多謝五師妹。」

一口把酒乾了，突聽耳邊響起祝纖纖「傳音入密」的細聲說道：「今晚少喝些酒。」

谷飛雲聽得不期一怔，抬目看去，祝纖纖眨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朝自己淺淺一笑，轉身敬酒去了，心中不禁暗暗嘀咕，她叮囑自己「今晚少喝些酒」，這是甚麼意思呢？

這一頓洗塵宴，主人表示了敬意，客人表示了謝意，正是賓主盡歡，每個人莫不帶了幾分酒意才散席。

東無忌率同張少軒、孟時賢、祝纖纖、辛七姑，把總令主金母以及幾位掌門人等人送回西院，才行退出。

他似是對西路總令主這些人的歸順通天教十分滿意，一直臉含笑容，這時含笑對谷飛雲、辛七姑二人說道：「四師弟、七師妹一路辛苦，咱們回去吧！」

谷飛雲方才眼看總招待祝纖纖在安排西路總令主的人員住宿房間的時候，並沒安排自己和辛七姑的房間，心中業已料到自己和辛七姑的住處，可能不在這裡，但又不好多問，這時東無忌說出「回去」，想問，但又不敢問，怕問了會露出馬脚來。

這回辛七姑問了：「大師哥，我們不住在這裡嗎？」

祝纖纖含笑道：「這裡是招待西路總令人馬住的地方，我們都住在後進，妳和四師哥回來了，自然要住到後進去了。」

谷飛雲心中暗道：「不知其他東、南、西、北三個總令的人住在那裡？」

淮瀆廟覆蓋甚廣，這時初更已過，夜色如墨，一行人由東無忌走在前面，脚下自然極快，但覺穿行長廊，好像經過了幾重屋宇，才到了一處院落。

進入圓洞門，就是一個大天井，越過大天井，跨上幾級石階，迎面一個大廳，此處燈火輝煌，如同白晝，東無忌率同張少軒、谷飛雲等人走入大廳，廳上已有兩個老道和一個青衫少年、兩位姑娘先在，這時一起迎了上來。

谷飛雲目光一注，這兩個老道，一個是羊角道人，另一個中等身材，面貌清瘦，黑鬚飄胸，年在六旬以上，自己不曾見過。青衫少年是通天教主門下三弟子秦劍秋，兩位姑娘，自己只認識一個，是通天門下六弟子白素素(當日以秦劍秋妻子名義，潛伏武當山下秦家堡)。另外一個年紀和白素素差不多，敢情也是通天教主門下了。

就在他心中思忖之際，突聽耳邊響起辛七姑「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那兩個老道是跟大師哥的羊角道人和天機子，現在迎上來的是三師哥秦劍秋，他身後是六師姐白素素，八師妹雲芸娘。」

秦劍秋迎着東無忌，躬身道：「大師兄回來了。」

東無忌只唔了一聲，大步走到上首，才轉過身來，在中間站定，依然臉含微笑，叫道：「四師弟。」

谷飛雲慌忙站停，應道：「小弟在。」

東無忌道：「愚兄派你隴山莊擔任莊主，爲了不讓人家認出你的本來面目，才戴上面具的，如今回到這裡，師兄弟相聚，你自該把面具取下來了。」

谷飛雲躬身應道：「大師兄吩咐，小弟自當遵命。」

說着，雙手從臉上徐徐揭下一張面具，恢復了他本來清俊面貌，他當然是絲毫不爽的孟時賢！

東無忌目光如電，一霎不霎的盯在谷飛雲臉上，淡淡一笑道：「你眞是四師弟嗎？」

這句話，聽到辛七姑耳朵裡，宛如焦雷一般，比谷飛雲還要感到驚駭！

谷飛雲神色絲毫不變，望着東無忌，惶然道：「大師兄，你這話……」

東無忌依然面含微笑，說道：「沒甚麼，因爲有人向愚兄告密，四師弟已被人假冒頂替，所以愚兄隨便問一聲。」

谷飛雲面存憤色，說道：「大師兄相信嗎？」

東無忌笑道：「愚兄豈是隨便相信人言的人？」

谷飛雲問道：「不知這告密的人是誰？」

「哈哈！」東無忌大笑一聲，道：「這個四師弟就不用問了。」

谷飛雲道：「爲甚麼？他平白無端造小弟的謠，小弟自然要問個清楚了。」

東無忌冷峻的臉上笑容漸漸斂去，說道：「他如是造謠，愚兄自會從嚴處罰，只是愚兄聽說谷飛雲精擅易容術，假冒四師弟前來，也未嘗沒有可能……」

就在此時，谷飛雲耳邊忽然響起一個極細的女子聲音說道：「你快走吧！」

聲音從自自己右首傳來，站在自己右首的正是祝纖纖，他突然想起方才祝纖纖向自己敬酒之際，曾以「傳音入密」說過一句話：「今晚少喝些酒」，看來東無忌早就設計好要對付自己的了！

他臉含微笑，瀟洒的稍稍回頭，目光朝左右兩邊掃過，他看到祝纖纖時，四目相投，她的眼光中竟然含有焦慮之色。

祝纖纖下首是辛七姑，他在衆目之下，嘴皮不好亂動，但已把「傳音入密」的話聲傳了出去：「記着，待會不論發生任何情況，妳都不用管我，不可露出一點形迹來，我不會有事的。」

東無忌看他沒有作聲，但却背負雙手，神色自若，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樣，四師弟在自己面前，決不會如此，也不敢如此，心頭暗暗冷笑，一面續道：「但是眞是假，立可分曉……」說到這裡，目光一抬，喝道：「來呀！」

只見一名青衣漢子手中捧着一個銅面盆走入，放到右首一張几上，便自退去。

東無忌朝谷飛雲冷峻一笑道：「四師弟，面盆中是可以洗去易容劑的鹹水，你要証明並不是谷飛雲所冒名頂替就該去洗把臉才好。」



「洗就洗。」谷飛雲坦然一笑道：「眞金不怕火，小弟自然非洗不可。」

他知道乙道長合製的易容葯劑，和一般江湖易容葯不同之處，就是除了洗容葯液，鹹水是洗不掉的，因此話聲一落，擄擄袖子，轉身朝右首茶几走去，雙手掬起銅面盆中鹹水，往臉上潑去！

他這一下，看得祝纖纖心中暗暗懷疑，辛七姑更是替他躭心。

就在谷飛雲俯身掬水之際，東無忌就站在他邊上，這一瞬間，突然雙手疾發，十指連彈，朝他背後十處大穴閃電般點落！

谷飛雲倏地轉過身來，雙手還在臉上揩拭，張目道：「大師兄，你這是做甚麼？」

東無忌疾退數步，大笑道：「谷飛雲，你裝作得眞像！」

「小弟已經用鹹水洗過臉了。」谷飛雲雙手一攤，驚奇的道：「小弟會是谷飛雲，大師兄沒有弄錯吧？」

辛七姑叫道：「大師哥……」

「妳不用多說，他是谷飛雲錯不了的。」

東無忌刷的一聲掣劍在手，喝道：「谷飛雲，你此時束手就縛還來得及。」

谷飛雲抬目道：「我不是谷飛雲，大師兄要怎麼才能相信呢？」

東無忌目射厲芒，凜然道：「你不是谷飛雲也要束手就縛，等我驗明後再說。」

谷飛雲道：「小弟既非谷飛雲，何用束手就縛？」

「哈哈，東某面前豈容你一再狡辯？」

東無忌長劍向空一振，大聲道：「師弟妹們，他不是四師弟，你們只管給我上，若敢頑抗，就當場格殺勿論。」

他此話一出，張少軒、秦劍秋、祝纖纖、白素素、辛七姑、雲芸娘等六人，不得不一齊掣出長劍，圍了上來。

辛七姑是聽到谷飛雲「傳音入密」說道：「妳快拔劍，不可猶豫」，才拔劍的。

「這是莫須有的罪名。」谷飛雲目光轉動，大聲說道：「看來大師兄就設下圈套，要把小弟置之死地而後快，小弟眞弄不明白那裡得罪你了……」

「住口！」東無忌大喝一聲：「東某劈了你！」長劍一揮，劍光如虹，朝谷飛雲迎面劈去。

谷飛雲脚下跨出一步，就讓開了劍勢。

羊角道人含笑道：「大公子，割雞焉用牛刀，區區小事，由貧道把他拿下就好。」

接着跨上一步，說道：「谷飛雲，你總看得出來，今晚要想從這裡衝出去，那是比登天還難的事，依貧道相勸，還是束手就縛的好。」

谷飛雲雙目一瞪，沉喝道：「羊角道人，大師兄身邊，就是有你這種妖道搬弄是非，才會指鹿爲馬，殘害同門，你給我閉嘴！」

羊角道人被他罵得不禁一呆，幾十年來，還沒有人敢當面罵他「妖道」的，一時雙目盯注着谷飛雲，呵呵笑道：「你果然是谷飛雲！」

笑聲未落，右手直豎，輕飄飄朝谷飛雲推來。

谷飛雲吃過他「子午陰掌」的虧，但如今練成「紫炁神功」，豈會懼他的區區外門陰功，身子凛立不動，瞋目喝道：「好個妖道，你敢對我出手！」

羊角道人一記「子午陰掌」不帶絲毫風聲，悄然印到，但掌風堪堪湧到谷飛雲身前還有三尺來遠，他立時察覺不對，那是陰寒的掌風突然撞上了一道溫煦的無形氣體，他這道掌風雖然沒有强烈風聲，但足有六七尺長，前面一段此時撞上了這堵溫煦氣體，登時如春風解凍，悄無聲息的消失，這明明是遇上了玄門罡氣一類神功，正是自己陰功的尅星，心頭驀地一驚，等他發覺，已經有一半掌風撞了上去。羊角道人數十年修爲，「子午陰掌」已到了收發由心之境，此時那裡還敢收回，身形急急往橫裡閃出，這還是谷飛雲不想在此時此地傷他，否則那裡還有你閃得出去的機會？

東無忌眼看羊角道人一掌出手，谷飛雲身子連動也沒動，羊角道人竟然如遇蛇蝎，臉色發白，急急躍退，這一情形，他自然看得出來，羊角道人準吃了暗虧無疑，心頭也暗暗震驚，口中喝一聲，左手揮手一小掌，朝谷飛雲迎面擊去，右手長劍同時閃電劈出。

他左手發掌，聲如裂帛，敢情也就是發動的暗號了。

這一瞬間，張少軒、秦劍秋、祝纖纖、白素素、辛七姑、雲芸娘六隻手掌同時緊跟着劈出，六支長劍也同時出手，其中辛七姑當然不會眞正使出全力來，但祝纖纖居然也只是虛應故事，沒有盡力施爲。

谷飛雲耳中聽到有人嬌喝了聲：「你還不快走？」

這時要走已經來不及了！

刹那之間，七道掌風，一經交匯，就旋捲成風，勢若雷霆！

七道劍光同樣在空中結成一片網罟，當頭直罩而下！

本來他們每個人的功力並不怎麼樣，但一經匯合，就變得强烈凌厲，森寒劍風，冷礙肌骨！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一掌一劍，大概是通天寶笈上最厲害的武學了。」心念閃電一轉，右手已從身邊取出紫文劍，隨手揮起，一道紫光向四外迸發，但聽一陣嗤然輕响，如雷掌風，如網劍光，倏然盡斂，東無忌等七人手中長劍已經悉被削斷，人影紛退。

(未完・卅八)

**上文提要：**徐不凡被朱玉梅糾纏往遊泰山，遇到上官巧雲也同鍾玉郎同遊，巧雲起醋意，慫恿鍾玉郎和徐不凡拚殺，朱玉梅和巧雲也打起來，兩雙男女，情仇混戰，却來了巴爾勒師徒參戰，法王一掌將徐不凡打落丈人峯下，斷腸人瀉下搶救，得眇目神尼協助，幸未重傷，如睡醒一般，見到神尼，追問小琬之事，亦查不出底細，復將血魔王口信告知，辭別神尼，再打走古月蟬……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血劍屠龍

## 濟南城全面戒備　總督府偷襲成功

上官巧雲正色的道：「只要能殺掉徐不凡，本堡不計代價，不惜犧牲，甚麼地方需要我們上官堡效力，請前輩直管指派，萬死不辭。」

褚忠道：「玉郎，你還沒有說，丈人峯的情形如何？找到徐不凡的屍體沒有？」

鍾玉郎道：「就是因爲屍骨無存，可能又被他逃掉了，判斷他來濟南的成份居多，故而才領着大批高手趕回來，希望能在此地與姓徐的決一死戰。」

褚忠道：「你三哥鵬傑呢？」

鍾玉郎道：「三哥帶領五千兵馬，兗州總捕頭許大力也有百名捕快，正在教場紮營，很快就會進來報到。」

四衣衛、上官堡、五千兵馬，百名捕快，再加上總督府本身的實力，這是一支鐵一般的隊伍，而徐不凡主僕不過才寥寥十三人，簡直不成比例。褚忠的臉上泛起一抹得意的神采，到這時候，他才安安穩穩的坐下去。

此刻，一名銀衣使者匆匆而入，對鍾玉郎說道：「公子，火焰教的古月蟬在找你。」

鍾玉郎一楞，褚艮搶先說道：「玉兒，古月蟬怎麼會曉得你在此地？」

「啊，是這樣的，早年徒兒曾與張半仙有那麼一點點師徒關係，爲了拉攏火焰教這一股强大力量，玉郎主動出面認師，還跑了一趟玄武觀，日前與古月蟬在泰山相遇，曾告訴她如來濟南，可到總督府來找我，藉以連絡感情，伺機說動火眼眞人與義父携手合作。」

褚艮伸出右手，重重的拍在鍾玉郎的肩膀上，笑呵呵的說道：「好，太好了，你現在辦事是越來越練達圓熟，實在難得，如能將火眼眞人拉到我們這邊來，便可高枕無憂，再也不必躭心無根和尚與眇目老尼從中作梗了，快去！快去！」

鍾玉郎問銀衣使者：「古月蟬現在何處？」

銀衣使者恭身答道：「就在府門外面。」

「就她一個人？」

「還有十二名火焰教的道士。」

「走，咱們快去！」

不一時，便將古月蟬領進軍機房來，褚艮親自迎至門口，大獻殷勤，待鍾玉郎替雙方引見完畢，褚艮馬上說道：「古姑娘，由於老夫身份特殊，暫時還不便與姑娘以眞面目相見，尚祈見諒。」

古月蟬抱拳爲禮，聲音爽朗而有力：「那裡，久仰大人虎威，有緣親聆教益，已覺榮幸萬分。」

鍾玉郎道：「師姑此來濟南，是有事？還是想一覩山城風光？」

古月蟬橫掃全場一眼，道：「我是追徐不凡追到濟南來的。」

此話一出，大家皆吃了一驚，褚



忠說道：「如此說來，徐不凡那小子果然沒有死？」

古月蟬道：「當然，姓徐的小子還活得好好的，我是在丈人峯下的一個山岔子裡碰上他的，本想與他決一高下，不料這傢伙滑得很，拔腿就逃，追到濟南城外時，便再也沒見到他們主僕的影子。」

事實擺在眼前，徐不凡已身在濟南，屋子裡的氣氛又告凝重起來，鍾玉郎趁機獻計道：「師姑，徐不凡來濟南的目標，很可能就是總督府，想殺他就在這裡等着他，保証十拿九穩！」

古月蟬頭一甩，眼一瞪，信心十足的道：「好啊，總督府藏龍臥虎，簡直是飛蛾撲火，他要是敢進來，保証連骨頭都剩不下。」

褚忠哈哈大笑道：「好一個飛蛾撲火，連骨頭都剩不下，古姑娘這個比方實在太好了，太好了！」

褚艮也跟着乾笑兩聲，道：「古姑娘，儈、道大戰，聽說最近火眼眞人又扳回一城，彼此扯平，爲甚麼不趁勝追擊，多贏一局？」

古月蟬沒好氣的道：「家師也是這個意思，詎料無根是個老孬種，趁我們不注意便溜了。」

褚艮一雙黑亮的眼珠子轉了二下，笑聲說道：「這不要緊，看那一天眞人有空，替我安排一下，老夫打算拜訪一下這位活神仙，說不定會有更好的妙主意。」

古月蟬肯定的說道：「沒有問題，包在我身上了，只要能勝得了無根和尚，不管甚麼方法，他老人家都會欣然接受的。」

話至此，褚鵬傑、許大力也進來了，五千兵馬、百名捕快，俱已安置妥當，獨獨不見鍾雪娥。

褚艮顯然也注意到這事了，道：「奇怪，怎麼始終沒見到雪娥這孩子？」

鍾玉郎及時接口說道：「義父，不是玉兒在背後說妹妹的壞話，最近這一陣子，總覺得她怪怪的，不大喜歡跟我們在一起，好像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心事似的。」

突聞一個熟悉的聲音，在門外說道：「我有甚麼心事，惟一的心事就是爲義父的安全操心。」

隨着這一陣語聲，鍾雪娥像穿花蝴蝶似的走進來，一逕來到褚艮的面前才停住。

鍾玉郎語含責備的道：「妳如果眞關心義父的安全，就應該留在義父的身邊，不要成天到處亂跑。」

一眼瞥見上官巧雲跟他手拉手站在一起，鍾雪娥反脣相譏道：「亂跑總比你亂追女人好，像上官巧雲這麼好的姑娘，能被你弄到手，是你八輩子修來的福，也該收收心了。」

望了上官巧雲一眼，語意雙關的道：「上官姑娘，我乾哥是一匹野馬，想要抓住他，可得用一番心思，最好請教一下我這個做妹妹的，凡事照着我的話去做，準沒有錯，要是得罪了我，你們一定會吹！」

這話別人聽不懂，上官巧雲却心裡雪亮，知道她是怕自己將她與徐不凡的事抖出來，甩脫鍾玉郎的手，冷冷的哼了一聲，未答一言。

鍾雪娥的話好多，仍在滔滔不絕的繼續說道：「再說，留在義父的身邊，不一定管用，離得遠一點正可以發生大作用。」

鍾玉郎早就聽得不耐煩了，頂她一句：「能發生甚麼作用？」

外面夜幕低垂，屋裡早已掌上了燈，鍾雪娥說道：「怎麼會沒有作用，剛才就有人利用夜暗，潛入總督府，企圖行刺，幸虧我發現得早，未能得逞。」

褚鵬傑吃了一驚，道：「有刺客？在那兒？抓到沒有？」

鍾雪娥道：「就在這棟大樓的屋頂上，來人身手絕佳，沒能抓得住。」

「可知是那條線上的？」

「可能是徐不凡手下的王石娘。」

鍾玉郎不肯置信，認爲是搪塞之詞，藉以掩飾她的行爲過失，道：「總督府十面埋伏，何異虎穴龍潭，我就不信徐不凡還敢派人來。」

篤！鍾雪娥拿出一面旗子來，往褚忠面前的桌子上一插，道：「有血旗爲証，難道還假得了？」

「血旗！」

大家異口同聲的驚呼出聲，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相信，天底下會有這種膽大包天的人，竟在總督府高手雲集，張網以待的時候，來自投羅網。

褚艮聲急語促的道：「血旗一現，血帖很快就會到，快，咱們分頭埋伏，先逮一個再說！」

大家方待出門，一名金衣使者已經拿着一張血帖走過來，褚艮迫不及的問：「這血帖是從那裡來的？」

金衣使者答道：「是從總督府三字的橫匾上撕下來的。」

「貼上去多久了？」

「不久，漿糊還沒有乾。」

「見到貼血帖的人沒有？」

「沒有。」

「徐不凡這一次的目標是誰？」

「山東總督褚忠，兗州提督褚鵬傑。」

金衣使者照實唸出來，褚忠臉色大變，情不自禁的摸摸脖子，伸手接過血帖，攤在桌子上，道：「這小子好大的胃口，鵬擧、鵬飛已死，現在居然又要我們父子的命，今夜不將他碎屍萬段，難消我心頭之恨！」

鍾玉郎上前一步，道：「義父，快看看他下手的時辰。」

褚艮定目一看，道：「糟了，自今夜起更起，至三日以內，這小子一定是知總督內羣英薈萃，故意不確定現身的時間。」

褚鵬傑冷哼一聲，道：「咱們就守他三天三夜好了，有甚麼了不起。」

「問題就是這三天三夜的時間太長，對我們大是不利，須知他主動，我們被動，他可以選擇任何一個有利的時間出手，我們却必須每一時每一刻都要全面戒備，徐不凡的確是個鬼靈精，沒料到他會出此怪招。」

「我看這樣好了，與其被動挨打，不如主動出擊，何不加派重兵，四出搜查，把姓徐的斃在總督府外。」

「話是不錯，但這樣一來，我們的實力勢必要分散，萬一被小賊乘虛而入，後果可能更嚴重。」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置於不敗之地？」

「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加强戒備，張網以待。」

褚忠，褚艮老謀深算，話完之後，立即付諸行動，開始部署。

首先，在濟南府的城外關卡、隘路上佈下重兵，一旦發現血轎，立即徹底摧毁，不擇任何手段。

濟南府的各個城門，即刻起全部關閉，僅得留一小門，供官民出入，緝捕文書，人手一張，守門的官兵發現徐不凡主僕入城，奉命就地正法，不得有誤。

城牆上密佈哨兵，兵與兵之間的距離不得超過五步。

城內街道上，每一個街角，皆佈有眼線，彼此之間，必須擧目可見，聲氣相接，一有動靜，便可能消息瞬間傳至總督府。

總督府的部署更是固若金湯，褚鵬傑的五千兵馬全部安置在圍墻外面，不是摩肩接踵，而是重重疊疊，接連佈下無數道防線。

兗州府的捕快，以及濟南府本身的捕快，負責守衛總督府的圍墻。

其他四衣衛、火焰教、上官堡，乃至褚總督身邊所有第一流的好手，則全部集中在總督府內，機動使用。

而且，還組織了五個巡邏隊，每隊十二人，分別由鍾玉郎、鍾雪娥、古月蟬、上官巧雲、許大力領導，分時分批，定時定點，巡察總督府內外各要衝。

處處都有刀斧手埋伏。

處處都有弓箭手待命。

這樣的部署，是銅牆，是鐵壁，似天網，如地羅，蚊蠅不入，滴水不漏，徐不凡就算是七十二變的孫悟空，恐怕也難越雷池一步。

褚忠、褚艮、褚鵬傑父子叔姪三人，併肩立在軍機房門外，神色凝重中充滿自信，褚鵬傑信心十足的說道：「爹，二叔，這樣的佈置可謂天衣無縫，我現在反而躭心姓徐的小子不敢來。」

褚艮鄭重其事的說道：「鵬傑，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徐不凡是一個機智過人的絕頂聰明人，千萬不要小瞧了他，等一下一旦起更，你與大哥立刻躲藏起來，三天三夜不要露面，以防不測。」

昂首望望天色，接着又說：「差不多快要起更了，大哥，我們該到你的書房去了。」

三個人隨即繞過軍機房，進入側後的一棟精巧平房內。

＊　＊　＊

天，很黑，有雲無月，星星稀疏零落。

「砰！鏘！」更樓上傳來起更的梆聲、鑼聲。

隨着這聲音，總督府內的氣氛，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峯。

所有的人皆豎直耳朵，瞪大眼睛，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一個個刀已出鞘，箭已上弦，隨時準備迎接從任何方向突來的襲擊。

固定位置的崗哨，屏息靜氣，凝神以待，巡邏隊的速度加快了，往來穿梭，川流不息。

緊張！緊張！緊張到每一隻握刀的手皆淌下汗水。

緊張！緊張！緊張到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的聲音。

可是，濟南城外沒有傳來警訊。

城內街角巷尾，也久久沒有動靜。

總督府內外更是寂靜如死，根本沒見徐不凡主僕的踪跡。

不！大謬不然，任何人都料想不到，有徐不凡主僕的消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就藏身在褚忠書房上面的一棵大樹上。

原來高天木貼好血帖後，並未離去，與徐不凡、王石娘利用夜暗，及總督府內外調兵遣將的混亂時刻，早已潛入府內，藏身樹上。因爲徐不凡發現，總督府內外戒備森嚴，硬闖的結果，徒然增加不必要的傷亡。

是以，將血轎、二老八駿遠留在百里以外，輕裝簡從，深入虎穴，打算取了褚忠父子的性命就走，免得禍延無辜。

徐不凡以近乎無聲的聲音，堅定的語氣說道：「石娘，我知道，妳是怕我發生意外，但既來之，則安之，不得褚家父子的人頭，絕不輕言離去。」

「褚艮也在書房內，是否一併解決？」

「當然，這是不可多得的好機會。」

「可是，老賊技深若海，合我們三人之力，未見得能穩操勝劵。」

「要快！要狠！尤其要準！我的要求是務必要一招畢命，根本不給他們還手的機會！」

「好主意！好主意！」

「應付非常的情況，就必須用非常的手段。」

「請問主人何時行動？」

「就是現在！」

徐不凡行事一向果敢明快，眼見鍾玉郎率領的一個巡邏隊剛剛通過，下一個巡邏隊尚未開到，乍然一張臂，悄沒聲息的飄落地面，破門而入。



書房不大，只有二丈見方，褚忠正在一張書桌後面翻閱公文，却不見褚艮、褚鵬傑。

卡察一聲！徐不凡的動作好快，幾乎在入門的同一個時間，橫掌如刀，已將褚忠的人頭砍下來。

高天木、王石娘的動作也不慢，可惜人頭已沒，二人皆攻空了。

奇怪，砍掉人頭，怎未見半點血？

「軋……」

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褚忠的書桌，連同徐不凡主僕三人，陡地疾墜而下，陷入無底深坑中，原來砍掉的是一個假人，人頭正是機關的樞紐所在。

這一驚非同小可，三人一言不發，彈身而起。

「軋……」

又是一陣機關開動的聲音，徐不凡主僕的頭還不曾冒出來，厚厚的鐵皮蓋子，已將洞口封死。

通！通！可以聽到頭撞鐵皮的聲音。

「哈哈哈……」在一陣哈哈大笑聲中，褚忠、褚艮、褚鵬傑相繼從一個側門走進來，志得意滿，神采飛揚。

鍾玉郎、鍾雪娥、古月蟬、上官巧雲等人，均已聞訊趕到，室內立時爆出一陣歡呼。

鍾雪娥望着眼前的厚鐵板，道：「乾爹，你老人家也眞是的，有這麼好的機關佈置，也不先說一聲，害得人家直爲鵬傑哥他們的安危躭心。」

褚艮笑聲說道：「雪娥，這是機密大事，怎可輕易公開宣佈，一旦走漏消息，就不靈了。」

鍾玉郎道：「義父似乎很有把握，他一定會上鈎上當？」

「那是當然，爲父的曾經過精密計算。」

「你老人家是怎麼計算的？」

「徐不凡這小子，聰明、機伶，而又自負，血旗、血帖既已送到，無論如何他一定會出現總督府，而總督府內外的戒備如此嚴密，血轎可以斷言沒有進來的可能，惟一的機會，就是事先潛入府內，伺機下手，爲父的在起更之前進入書房，就已放下鈎餌，算準了他們主僕會上鈎的。」

薑是老的辣，這一番計算的確縝密精細，又贏得不少讚歎之聲。

古月蟬道：「徐不凡身陷囹圄，打算如何處置他們？」

褚忠咬牙說道：「用火燒，直至皮焦肉枯，骨化灰燼爲止。」

立即命人提來數桶燃油，傾倒於鐵板上，以火把點燃，冒出無數火苗。

火勢並不很大，因爲燃燒中的油液，多數順着縫隙，流入坑洞之內。

火，在不斷的燃燒着。

油，在一桶桶的往上加。

沒多久，整張鐵板都燒紅了，微呈扭曲狀。

褚忠的臉上堆下一臉的得意笑容，摸着山羊鬍子，朗聲說道：「差不多了，就算是鐵打的金剛，也該變成灰了。大家辛苦了大半夜，老夫已命人擺下慶功宴，咱們今夜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頓。」

鍾玉郎恨透了徐不凡，提起最後一桶油來澆上去，道：「最好將油注滿，姓徐的精通邪術，必須格外小心。」

褚艮聳着雙肩說道：「玉郎，你放心，洞裡面事先已倒進一百桶油，你看，火舌已經開始往外冒，差不多也該滿了，即便是大羅神仙再世，也早已變成烤雞。」

鍾玉郎細加觀察，可不是嗎，火苗當眞開始向上冒，這才放下心來，跟着大夥兒離開書房。

上官巧雲的心情甚是複雜，以前，她恨不得用盡一切方法，要徐不凡的命，現在徐不凡可能眞的死了，却突然覺得有一股莫名的酸楚襲上心頭，喉頭哽咽，眼圈濕潤，幾至失聲落淚。要不是鍾玉郎拉了她一把，幾乎忘記自己身在何處。

最後一個離開的是鍾雪娥，由於綠紗蒙面，沒有人看得到她的表情，自然更摸不透她心裡在想些甚麼。

半個時辰後，火熄了，慶功宴已經開始。

絕大多數的筵席設在教場上，所有的兵馬、捕快，都在那裡大吃大喝。

四衣衛、火焰教、上官堡，以及總督府裡的一流高手，在軍機房外的庭院裡開懷暢飲。

褚忠、褚艮、褚鵬傑、鍾玉郎、鍾雪娥、古月蟬、許大力，還有上官巧雲，則設宴軍機房，同桌共飲。

大家的情緒都很熱烈，觥籌交錯，吵雜喧囂，每一個人，都好像將自己當作了百戰榮歸的英雄，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俱已樂昏了頭。

酒過三巡，褚艮跟乃兄耳語數言，敬了大家一杯酒，一本正經的說道：「各位請慢慢用，老夫有事去京城，想先走一步，也許咱們很快便可在北京相見。」

交代了鍾玉郎兄妹幾句話，與上官巧雲、古月蟬等人一一握過手，領着部份四衣衛，匆匆離去。

酒宴仍在繼續，大家興高采烈，鍾雪娥這時敬了褚鵬傑一杯酒，道：「鵬傑哥，你到底有沒有參加殺徐全壽全家的壯烈行動？」

褚鵬傑一楞，道：「雪妹，妳問這做甚麼？」

「我是覺得奇怪，姓徐的殺人一向有憑有據才動手，爲何突如其來的你的名字會出現在血帖上？」

「這小子神通廣大，可能已經查清

楚了。」

「如此說，傑哥眞的參加了那次行動？」

「嘿嘿，那是一次最偉大的行動，自此而後，我們褚家在朝中的地位才眞正穩固下來，徐不凡他娘致命的那一刀，就是我捅的！」

「鵬傑哥，小心點，這話可不能給姓徐的聽到。」

「徐不凡早已燒焦了，還聽個屁，哈哈哈哈哈……」

言畢，一陣狂笑，聲震屋宇，神采飛揚，得意忘形。

庭院裡的場面更熱烈，大家差不多已經有了七八分的醉意，一名銀衣使者高高擧起一杯酒，對一名紫巾道士道：「來，道兄，我敬你一杯，乾！」擧杯一飲而盡。

紫巾道士也陪着他乾了一杯，可是，說也邪門，放下酒杯，杯中的酒還是滿的，銀衣使者眼尖發現了，自然不依，大興問罪之師：「喂，朋友，你這樣未免太瞧不起人了，甚麼意思嘛？」

紫巾道士辯道：「我乾了，沒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銀衣使者手一指，道：「乾了酒杯怎麼還是滿的？」

「我也正在爲此納悶。」

「別裝蒜，乾了再說。」

「貧道的確已經喝乾了。」

「那這杯酒是從那裡來的？」

「我怎麼知道。」

「不知道就要罰！」

二人南轅北轍，針鋒相對，越爭火氣越大，眼看就要動起手來。

另一桌上，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一名總督府內的高手，與上官堡的一位朋友發生衝突。

終於，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紫巾道士莫名其妙的在屁股上挨了一下，破口罵道：「他媽的個巴子，你敢打人，老子把你拆掉！」呼地一掌就劈過去。

上官堡的朋友是被人推了一把，總督府的高手就在他旁邊，也順理成章的幹上了。

好在雙方的其他人還算冷靜，及時將大家拉開，未釀成混戰。

霍然，有一個飄忽不定的聲音，好像來自遙遠的地獄九幽，又似乎近在耳畔：「跟各位開了一個小玩笑，幸勿見怪。」

大家齊吃一驚，揚目四望，却甚麼也看不見，只見到火把高挑，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不約而同的皆發出呼喊。

「是誰？是誰？」

「是我，徐不凡！」

「徐不凡？你……你是人？還是鬼？」

「洞很深，火很大，我能活得了嗎？」

「既然是鬼，還不快上奈何橋，入鬼門關。」

「我口乾舌焦，想喝一杯水酒再走。」

「你喝，你喝，你盡量喝。」

大夥兒心裡發毛，頭皮發炸，紛紛起身退避，却似有一隻看見的手，壓在肩上，誰也未能躲開。

這時是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我是王石娘，各位請勿亂動，就乖乖的坐在原來的位子上，我家主人要向大家敬酒。」

另一個男子的聲音在另一桌說道：「我是高天木，今夜被大火一燒，火氣特別大，那一位要是不聽話，小心被鬼打死！」

所有的人都嚇傻了，雙眼發直，全身哆嗦，沒有人敢再移動半寸，也沒有人敢再放半個屁。

酒壺飛起來了，依次給各人滿滿的斟了一杯酒。

酒杯也飛起來了，就在大家頭部的上方，徐不凡的聲音說道：「各位，徐不凡借花獻佛，請盡此杯！」

酒杯斜過來了，看見有酒流出，却不曾流到地上來。

毫無疑問，是流到鬼肚子裡去了。

「喝！」是王石娘的聲音！

「喝！」是高天木的聲音！

各人的肩頭又重重挨了一下，誰還敢違拗，只有恭敬從命。

一名銀衣使者膽大包天，倏的將整杯酒潑向那個空酒杯，身形暴起，探手疾抓，結果兩手空空，甚麼也沒抓着。

劈！劈！反而挨了兩記耳光子，青筋暴現，吐出一口鮮血，三顆犬齒。

「喝！」

王石娘又給他斟滿一杯酒，命令他喝，銀衣使者再也不敢違抗，仰脖一飲而盡。

徐不凡主僕無影無形，飄飄忽忽的，敬完了外面各桌，才標進軍機房去，軍機房內大家呼吆喝，猜拳行令之聲大作，外面的事根本渾然不知。

首先，上官巧雲發現，褚艮的那隻空酒杯忽然飛起來了，接着，酒壺也離開桌子，斜斜地往空酒杯裡倒了一杯酒，不由大吃一驚，喊出聲來：

「有鬼！有鬼！」

大夥兒發現了這件古怪事，不由皆駭然色變，徐不凡的聲音說道：「朋友們，我是徐不凡，承蒙各位厚賜，沒齒難忘，臨去無以爲報，願乾水酒一杯，聊表謝意。」

整桌人都嚇壞了，紛紛離桌而起，却被數隻無形的手壓在肩上，推回原位去。

徐不凡的聲音又道：「各位別忙走，徐某的話還沒有說完，正事還沒有辦呢。」

褚鵬傑惶聲說道：「人死好比鬼吹燈，萬事皆休，你還有甚麼未了之



事？」

「你不要忘記我此行的目的。」

「莫非你已經找到了老子殺人的証據？」

「我有一位姓刁的朋友，是找到了你當年行兇的刀，另外，你剛才不是自己招認了嗎？」

「招認了又怎麼樣，我不信鬼還會殺人。」

「普通的鬼不會殺人，寃鬼可會。」

「哼，鬼就是鬼，沒有甚麼寃不寃，你認命吧！」

想要拔刀出來，奇怪，寶刀好像生了銹，刀鞘似乎上了鎖，用盡力氣，始終拔不出來。

銀虹一閃，血光湧現，頭頂之上，却突然出現一把血劍。

血劍一出，無血不歸，大家才驚呼了半聲，血劍已飛到褚鵬傑的脖子上，卡察！人頭就落在吃飯的桌子上。

王石娘提起人頭，但在旁人看來則是飄在空中。

喪子之痛，痛徹心脾，褚總督勃然大怒道：「還我兒子的命來！」

照準血劍的方向，呼！呼！呼！連攻三掌，此人功力深厚，原來也是身懷絕技的頂尖人物，一時軍機房內狂風呼號，暗力洶湧，桌椅早已碎裂，門窗搖搖欲墜，猛銳强勁之處，一點也不輸於乃弟褚艮。

可是，徐不凡只是一個無影無形的幽靈，根本奈何不了他，褚忠進攻的方向，正巧面對許大力，這位兗州府的總捕頭閃躲稍嫌遲緩，當場作了替死鬼，被褚總督活活劈死。

就利用這一陣混亂，鍾玉郎、古月蟬、上官巧雲，俱已衝出軍機房。

褚忠也想衝出去好調兵遣將，猛覺脖子上一涼，血劍已架上來，徐不凡的聲音說道：「慢着，凡是名字上了血帖的人，一個也跑不掉。」

「徐不凡，你已經殺了老夫的三個兒子，還要怎麼樣？」

「還要殺你！」

「老夫可沒有參加大同府的行動。」

「你與四衣衛的首腦，是整個事件的共同主謀人！」

「小子，空口無憑，老夫要你拿証據來。」

「你兒子的書信、文件裡多得很！」

褚忠氣極怒極，頸項一歪，劈出兩掌，企圖豁出老命去，放手一搏，萬不料，血劍好似被漿糊黏住，根本甩不掉，反而被血劍劃了一道血口子，血流如注。

禍不單行，兩隻手也被高天木、王石娘分別扣住。

至此，褚忠始意識到事情大大不妙，死神似乎已在向他招手，當下心一橫，咬牙說道：「徐不凡，本督這一輩子，南征北討，所向披靡，從來就沒有吃過敗仗，想不到今夜會栽在一個鬼的手裡，你……你可以下手了。」

「別忙，在你未死之前，還必須替徐某辦一件事。」

「辦甚麼事？」

「把你書房裡的機關打開。」

「你已經死了，開機關作甚？」

「縱然燒成灰，還是入土爲安。」

「那裡面也挺好的，何必這麼煩。」

王石娘聞言大怒，一掄褚鵬傑的人頭，通！一聲，在褚忠的背上猛一搥，道：「走！再囉七八嗦就有你的苦頭吃了！」

褚忠只覺得有一股無形的力道在身後推着他，身不由己的走出軍機房，向書房走去。

在庭院裡的各派高手，早已被鬼嚇得魄散魂飛，多數皆鼠竄而去，少數膽大的，還有鍾玉郎等人，雖有援手之心，一則鬼魂飄浮不定，無從下手，再則總督被制，又投鼠忌器，同樣未敢貿然出手。

徐不凡很順利的，押着褚忠，走進書房。

「開！」

「扣着本督的手，如何開？」

「放開你一隻手，最好不要玩花樣。」

王石娘鬆開他的右手，褚忠行至牆邊，伸手按住一個嵌在壁上的老虎頭上。

也不知他怎麼一動，「軋……」鐵板已開始移動。

猛可間，褚忠又一動，四壁射出無數飛刀，徐不凡主僕猝然無防，完全是基於本能的反應，飄入坑洞去。

連褚忠自己也料想不到，居然會死裡逃生，驚喜之餘，再度按住虎頭，準備關閉坑洞，又發生了更意外的事，徐不凡竟然活蹦亂跳的從坑洞裡出來了。

還不止他一個，王石娘、高天木也接踵而出。

褚忠看得傻眼了，簡直不敢相信這會是事實，驚惶萬狀的說道：「你……你們沒有死？」

徐不凡頭一昂，胸一挺，道：「死人會說話嗎？」

「剛才明明有鬼魂出現，怎麼會沒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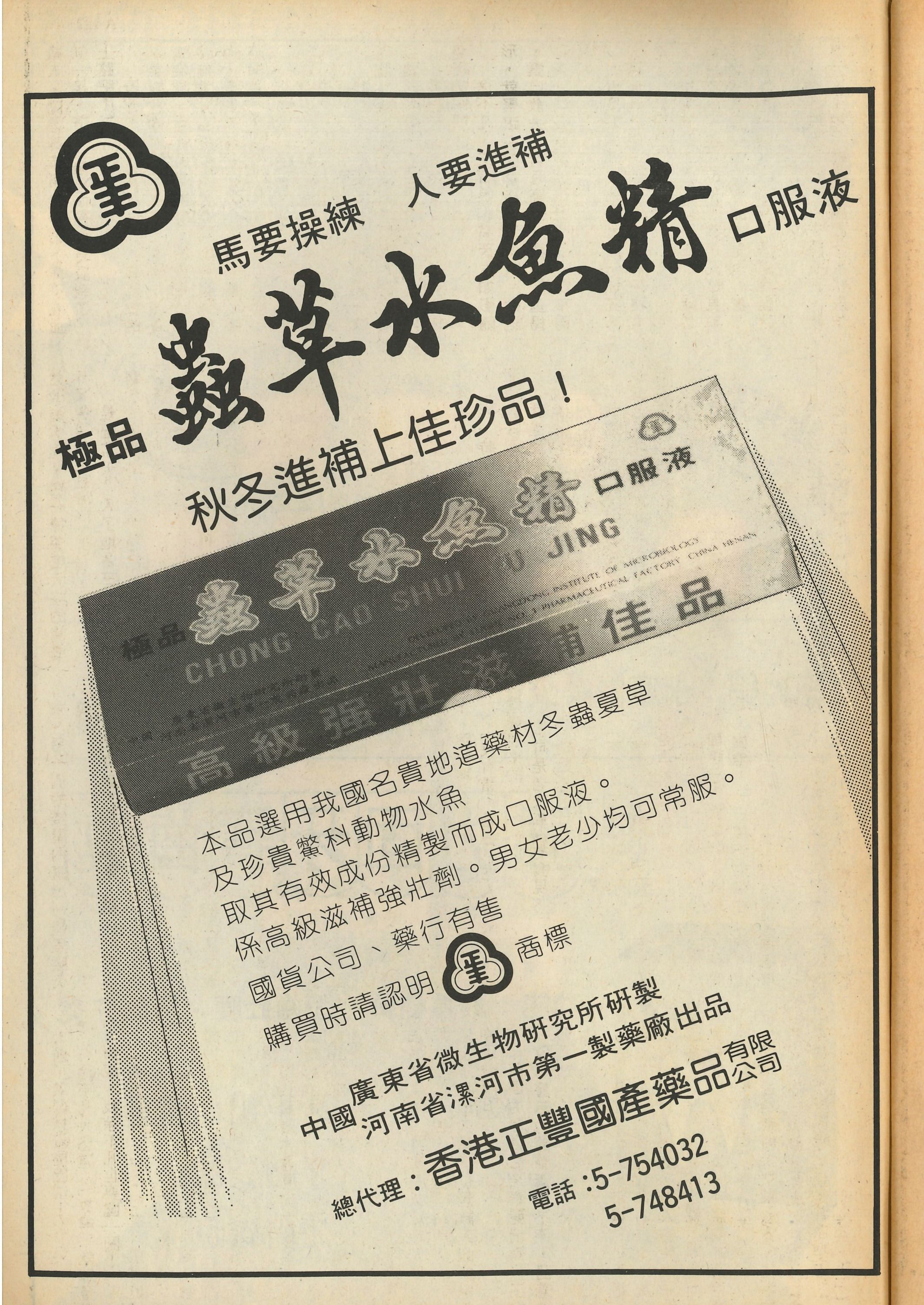
「那是我們的元神。」

「洞內火勢猛烈，本督不信有人能逃過此劫。」

「玄冰大法有禦火之功，在頭上腳下築起二道冰牆，自可高枕無憂，而且火舌使鐵板扭曲，正是絕佳的交通孔道。」

褚忠勃然大怒道：「大膽妖民，竟敢以邪術惑衆，來人哪，給本督拿下！」

所有的高手，不是醉酒倒地，就是被鬼嚇跑，門外只有鍾玉郎等寥寥






數人，聞言脚步甫一移動，徐不凡血劍一揚，道：「褚忠，你的時辰到了，上路吧！」

身形一長，劍如怒矢，血紅色的劍氣直往褚忠脖子上竄，事情一再奇峯突起，處處神鬼莫測，褚忠早已六神無主，心膽俱寒，那還敢再逞強相搏，急切間在老虎頭上猛劈一掌，彈腿倒退，奪門而出。

數不清的暗器，再度從壁上射出，當徐不凡主僕躲過飛刀，衝出書房時，褚忠已經飛上了房。

砰砰彭彭！雙方短兵相接，一陣亂打，徐不凡主僕以雷霆萬鈞之勢逼退鍾玉郎等人，立即縱身追上房去。

褚忠好快的速度，這時已越過總督府的院牆。

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如影隨形，就緊跟在他身後五六丈處。此刻，雲已散去，新月高懸，濟南府垂楊綠柳，荷花吐芬，山光水色，美不勝收。

褚忠穿大街，過小巷，一路狂奔，藉地利之便，徐不凡主僕非但沒有追上，反而有落後的趨勢。

眼看褚忠走進一條死巷了，陡然越屋而過，沒了踪影，徐不凡眼見前面碧波蕩漾，那還有褚總督的人影？還是王石娘眼尖，發現他鑽進樹蔭之中。

褚忠在前，徐不凡主僕在後，繞着一座小湖，轉了半個圈子，褚忠乍然改變方向，在一棟深宅大院的高牆外又告消失不見。

是上了天？入了地？三人面面相覷，一臉茫然，徐不凡道：「莫非躲進這棟屋子裡去了？」

石娘娘搖頭道：「好像沒有。」

高天木指着前面的一棵大樹，道：「剛才似乎有一個黑影竄上樹上去了。」

徐不凡舉頭一望，果見樹梢頭有一團黑影，當即「一鶴冲天」，挺劍一冲而上，登時枝斷莖折，落葉繽紛。

「找死！」

褚忠行藏敗露，猛地劈出一掌，這一掌威猛無匹，有如五雷貫頂，徐不凡好像撞上了山，悶哼一聲，墜落在地。

同一時間，褚忠身形再起，瀉入深宅大院內。

就這麼一升一降之隔，徐不凡主僕翻牆進入大院，已經看不見褚總督。

此處，正當大院的後花園內，小橋流水，花木扶疏，一聲聲的狗吠此起彼落，一犬吠影，十犬吠聲，無疑是發現了褚忠的影踪。

徐不凡主僕三人互換一個眼色，立朝狗吠之處追去。

「甚麼人？」

「甚麼人？」

剛剛追出花園，踏進一道月洞門，長廊的拐角處，冒出一個駝背老人來，另一側的矮屋內竄出一條黑臉大漢。

駝背老人目光如電，橫掃三人一眼，傲氣十足的道：「大膽狂徒，快快報上名來受死。」

徐不凡急忙解釋道：「在下徐不凡，是追一個人追到這裡來的，請勿誤會。」

駝背老人怒氣未消，口氣像審問犯人：「你們在追誰？爲了甚麼事？」

「徐某在追濟南總督褚忠。」

「甚麼？你敢追褚大人？甚麼事？」

「私事，想找他討一筆陳年老帳。」

「找褚大人討債，你應該到總督府去，跑錯地方了。」

「沒有錯，是在下三人親眼見他逃進貴府來的。」

「可是老夫並沒有發現。」

「前輩是否可以通融一下，容在下進去一搜？」

「不行！」

「那麼，請兩位自己去查一查，看褚忠是否確在府內？」

「也不行！」

駝背老人說來斬釘截鐵，毫無商量的餘地，王石娘不由氣往上冲，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準備怎麼樣？」

一直不曾開口的黑臉大漢怪叫一聲，道：「不怎麼樣，趁老子還不想殺人前，最好挾着尾巴滾！」

徐不凡大怒道：「放肆，就算是虎穴龍潭，我徐不凡也要闖一闖！」

橫劍當胸，跨步而進，王石娘，高天木緊隨在後，形成一個鐵三角。

驀然，駝背老人一聲暴喝，勢如離山猛虎，左掌「海底撈月」，右拳「隔山打虎」兩招快攻，好似山崩海嘯，聲威駭人。

黑臉大漢亦非易與之輩，一支丈二長的粗鐵棍，舞來呼呼生風，將三人的進路全部封死不算，還節節進攻，八面威風。

這二人，武功之高，出乎徐不凡的意料之外，主僕三人聯手闖關，居然沒有闖過去，不由心頭震悚，知道遇上了扎手人物，也意識到此處絕非普通的民宅。

前面的房舍甚是華麗精緻，正有一連串警示的鈴聲響個不停，隨着鈴聲，四下裡人影閃晃，又湧來七八條勁裝佩劍的漢子。

褚忠潛入已久，時機稍縱即逝，徐不凡不敢躭擱，立與石娘娘、高天木彈身而起，打算從衆人的頭頂一掠而過。駝背老人毫不含糊，率衆而上，佈下一道肉屏風，硬將徐不凡主僕從半空中截下來，寸步難進。

聞警趕到的人愈來愈多，其中赫然還有盔甲齊整的兵士，徐不凡心念電轉，沉聲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未完・廿二）